谢德林童话集

张孟恢译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上海

САЛТЫКОВ ЩЕДРИН

СКАЗКИ

本书根据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16.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37年版本译出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谢德林童话集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0.875 插页 2 字数 233,000
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44,100册(内精装2,800册)

平装定价：(六)1.15元 精装定价：(六)1.80元

书号：10188·413

目　次

一个庄稼汉养活两个将军的故事

从前有两位将军①，因为都很轻浮，所以念了一声天灵灵，地灵灵，立刻到了荒无人烟的孤岛。

这两位将军在某衙门的收发室办了一辈子公事。生在那里，长在那里，也老在那里，因此之故，什么事都不懂得。除了“请接受卑职的崇高敬意，耿耿忠心”，任何话都不会讲。

由于没有多大用处，收发室撤消了，两位将军被放出来，自由自在过着日子。他们退职之后，都住在彼得堡师爷街，各有各的房子。他们每人有自己的女厨司，都领养老金。忽然来到了荒岛，他们一觉醒来，看见两人共盖一条被子。当然，起初他们什么也不明白，便闲谈起来，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

“大人，我今天作了一个奇怪的梦，”一位将军说。“我看见我好象生活在荒岛上……”

说完这话，他立刻一跃而起！另一位将军也一跃而起。

“我的老天爷！这是怎么回事！咱们在什么地方呀！”两人都拉开嗓门，拚命喊起来。

于是两人你摸摸我，我摸摸你，这到底真是作梦，还是实实在在遇见了这种怪事！然而，无论他们怎么竭力安慰自己，说反正这不过是个梦，可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悲惨的现实。

他们眼前一面是无边无际的大海，而另一面是一小片陆地，陆地那边也是望不见边的大海。两位将军在收发室关门以后，

头一遭哭起来了。

他们又互相看看，发觉都穿着睡衣，脖子上还挂着勋章。

“现在能喝点咖啡多好啊！”一位将军说道，但是一想起他们碰上这个闻所未闻的怪事儿，又第二次哭了。

“咱们到底怎么办呢？”他含着眼泪继续说，“要是现在写份呈文，会不会有用处？”

“我看这么办吧，大人，”另一位将军答道，“您往东边走，我到西边去，天黑时候，咱们再来这里碰头。也许能找到点什么的。”

于是两人开始找寻，哪里是东，哪里是西。他们想起有一次上司说过：如果你要找东方，那么你面对北方，右面就是你找寻的方向。他们又去找寻北方，这样那样站了一阵，东西南北都试过了，但因为他们在收发室里办了一辈子公事，所以什么都没有找到。

“我看这么办，大人，你往右边走，我往左边走，这样更好点！”一位将军说，他除去收发室以外，还在科班军校② 当过书法教师，因此，比较聪明一点。

说过就作。一位将军往右边走去，看见地上长着树木，树上结着各种各样的果子。这位将军很想摘苹果，能摘到一个也好，可是苹果都高高地挂在树枝上，非得爬上去不可。他试着爬了几下，除去撕破睡衣，结果一无所得。将军又向河边走去，看见

---

① 帝俄时代三等以上文官与武职的将军相当，因此人们常把一些高级文官称作将军。

② 科班军校（或少年军校）设立于十九世纪上半叶，学生主要是下级军官子弟，一出生便被编入军籍。这些人自幼在棍棒之下长大成人，大都不学无术，是谢德林笔下典型粗人的代名。

河中有鱼，象在喷泉河①上的运鱼船里似的，挤得满满。

“要是师爷街上有这么些鱼儿可就好啦！”将军这样想着，食欲甚至使得他的面部表情也发生了变化。

将军走进树林，那里松鸡叽叽地叫，黑山鸡咯咯地啼，兔子到处奔跑。

“我的老天爷！尽是能吃的！尽是能吃的！”将军说，他觉得他已经有点恶心了。

没有办法，只得空着双手回约定的地点去。当他走到的时候，另一位将军早已等在那里了。

“您怎么样，大人，弄到点什么没有？”

“只找到一份旧的《莫斯科公报》②，再没有别的了！”

两位将军又躺下来睡觉了，可是空着肚子怎么也睡不着。一会儿他们忐忑不安地想着，谁会替他们领养老金；一会儿白天看见的那些果子、鱼、松鸡、黑山鸡、兔子，又在脑海里浮现出来。

“大人，谁会想到，人类的食物原来是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树上长的？”一位将军说。

“是呀，”另一位将军回答，“老实说，直到现在我还以为，早晨喝咖啡时端来的面包，天生就是那个样儿。”

“所以，比方说吧，谁要是想吃沙鸡，就得先去捉住它，把它宰杀，拔掉毛，用火烤……不过这究竟是怎么个作法呢？”

“这究竟是怎么个作法呢？”仿佛回声似的，另一位将军重复着。

---

① 喷泉河是涅瓦河的一条支流，流经彼得堡。

② 历史悠久的反动报纸，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掌握在反动文人卡特科夫手里，代表农奴主的利益。以下几段，是谢德林讽刺它的内容空洞无物，满纸都是官场中的热闹场面。

大家不作声了，都在想方设法入睡。但饥饿却断然把睡梦赶走了。松鸡、火鸡、奶猪一个劲儿直在他们眼前闪，都那么肥肥的，烤得焦黄，还有黄瓜、酸菜以及其他凉菜。

“看样子我现在要吃掉自己的靴子了！”一位将军说。

“戴过许久的手套也不错呀！”另一位将军长叹了一声。

忽然两位将军互相打量一番；他们眼里闪着恶狠狠的火花，牙齿咯吱直响，胸膛里发出低沉的咆哮。他们各自慢慢向着对方爬去，转眼之间都变得凶神恶煞似的，十分怕人。只见衣服撕得满天飞舞，不断响起吼叫和哼哼声。那位当过书法教师的将军，咬下他同僚的勋章，一口吞下肚去。但是，那鲜血淋淋的模样儿，仿佛把他们的理智恢复过来了。

“上帝保佑啊！”两人同声说道，“这样我们会彼此吃掉的呀！”

“我们怎么跑到这儿来的！哪个混蛋给我们开的这个玩笑！”

“大人，咱们应该聊点什么开开心，不然咱们会弄出人命案子的！”一位将军说。

“您开头吧！”另一位将军答道。

“您有什么高见，比方说，为什么太阳先升起，然后再落下，而不是相反？”

“您这人真奇怪，大人，您不也是先起床，到部里去，在那儿抄抄写写，登记注册，然后再躺下睡觉的？”

“为什么不可以重新安排：先躺下睡觉，作各种各样的梦，然后再起床？”

“唔……是呀……不过，说实话，我在部里办公总是这样想：现在是早晨，过一会儿是中午，再过一会儿开晚饭，随后就该睡

觉了！"

但是，一提到晚饭，两人又都变得垂头丧气，谈话刚刚开始，便告中断。

"我听一位大夫说过，人依靠自己身上一种液体可以长命百岁。"一位将军又开头了。

"那是怎么回事？"

"是这么回事，老爷。自己身上的液体据说能制造另一些液体，同时这些液体又制造液体，如此周而复始，液体永远不断……"

"那又怎么样呢？"

"那就得吃点什么了……"

"呸！"

一句话，无论两位将军谈什么，总免不了要想起吃的，这又把他们的辘辘饥肠刺激了一番。两人决定停止谈话。一想起那份拾来的《莫斯科公报》，便贪婪地读起来。

"昨日，"一位将军用激动不已的声音念道，"我国古都市座大人举行盛大宴会，赴宴宾客近百人，名酒佳肴丰盛无比，珍贵绝世。前来赴宴宾客，均携有各地山珍海味，以作礼品，犹如前赴伦德乌①一般。有'谢克斯纳河的金色鲟鱼'②，有高加索林中野鸡，以及在我国北方二月极为罕见之草莓……"

"去你的，我的老天爷！大人，难道您不能找点别的新闻念念吗？"另一位将军无可奈何地嚷道，把他同僚手上的报纸夺过来，念了如下一条新闻：

"图拉讯：昨日，因乌帕河中捕得大鲟鱼一条（甚至当地老

① 法文 rendez-vous 的音译，意为约会。

② 这是十八世纪俄国著名诗人杰尔查文《午宴诗》中的诗句。

居民也不记得是否有过此种事件，何况此一鲟鱼后被认出原是警察所长勃某)，此间俱乐部特为设宴庆贺。受庆贺之鲟鱼被置于大木盘中，覆以黄瓜，鱼嘴插青菜叶一片。当日主持其事之帕博士照料极为殷勤周到，全体嘉宾均人尝一块。佐料花色繁多，甚至可说是琳琅满目……”

“对不起，大人，您选择读的东西好象也不怎么细心！”头一位将军打断他的话，同时也把报纸夺了过去，念道：

“维亚特卡讯：此间有一老居民发明一种烧鱼汤之方法，甚为别致。取来活鲶鱼之后，先将其痛打一顿；因疼痛之故，鲶鱼肝脏则分量大增……”

两位将军都垂头丧气了。他们目光所及，无不是谈吃的。他们自己的思想也存心跟他们捣蛋，因为无论怎么努力把煎牛排之类的念头赶走，但这些念头总是蛮不讲理地排开道路，闯了出来。

忽然，那位当过书法教师的将军灵机一动，恍然大悟……

“这么办好不好？大人，”他欢欢喜喜地说，“咱们去找个庄稼汉？”

“找个……找个什么庄稼汉？”

“喏，普通的庄稼汉……平常那样的庄稼汉！他会给咱们端面包，抓松鸡，捉鱼！”

“唔……找个庄稼汉……可是，没有这种庄稼汉的时候，上哪儿去找呢？”

“怎么没有庄稼汉，只要找，处处都是庄稼汉！大概他躲在什么地方偷懒去了！”

这主意给两位将军莫大鼓舞，他们立时精神抖擞，一跃而起，动身找庄稼汉去了。

他们在岛上逛了许久许久，结果一事无成，但到最后，忽然传来谷糠面包和酸羊皮的刺鼻味儿，于是跟踪追去。有位彪形庄稼大汉，躺在一棵树下睡觉，肚皮朝天，手枕在头下，肆无忌惮地在那儿偷闲躲懒。两位将军大为震怒。

"你倒睡得舒服，懒骨头！"他们一齐扑过去。"两位将军老爷两天两夜没有一点儿东西下肚，都快给饿死了，你倒满不在乎，连耳朵也不动一动！赶快给我干活去！"

那庄稼汉站了起来，看见两位将军严厉吓人。他本想撒腿跑开，可他们一个劲儿抓住他，死也不放。

于是他在他们面前干起活来。

他先是爬上树去，给将军摘了十来个熟透的苹果，自己留一个酸的。然后到地里刨了一阵子，刨出些马铃薯；随后又取了两截木头，摩擦出火来。之后他又用自己的头发做了个索套儿，拿它捉了一只松鸡。最后，他点燃一堆柴火，烤出许许多多食品，以致叫两位将军也不得不考虑，是否分一点给这个寄生虫了！

将军看见庄稼汉勤奋努力的果实，心儿乐得直跳。他们早已忘记昨天差点儿没有饿死，只顾想着：你看做官多好啊，无论哪里都不会完蛋！

"启禀将军大人，你们满意吗？"懒骨头庄稼汉问。

"很满意，亲爱的朋友，我们看见你很努力啊！"将军答道。

"现在可以让我歇会儿了吧？"

"歇歇吧，好朋友，不过你得先搓根绳子。"

庄稼汉立刻找了些野麻，拿到水里泡软，捣一阵，揉一会儿，——到天黑，绳子便搓成了。将军用这根绳子把庄稼汉绑在一棵树上，以免逃跑，而自己便躺下来睡了。

一天过去了，另一天也过去了，这位庄稼汉想出许多巧主意，居然在手掌心里烧出菜汤来。我们的将军变得快快活活，肥肥胖胖，肚儿饱饱，脸儿白白。他们开始谈起来了，说生活在这里管吃管住，而在彼得堡，他们的养老金都一笔一笔地攒下来了。

“您有何高见，大人，巴比伦的通天塔① 是真有其事呢，或者只是一个寓言?”一位将军吃过早餐之后对另一位将军说。

“大人，我以为真有其事，不然如何解释世间有各种各样的语言呢!”

“这样说来，洪水② 也是真的了?”

“洪水也是真的，否则如何解释有洪水之前的野兽存在呢?况且《莫斯科公报》讲……”

“咱们来读读《莫斯科公报》好吗?”

他们找来那份报纸，坐在树荫下面，从头到尾读着，莫斯科怎么吃东西，图拉怎么吃东西，平兹怎么吃东西，梁赞怎么吃东西，——没关系，反正不会打恶心了啊!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然而两位将军都感觉寂寞无聊了。他们常常想起被他们抛在彼得堡的女厨司，甚至偷偷哭了起来。

“大人，不知师爷街现在是什么样子?”一位将军问另一位

---

① 据《圣经》传说，古时候人们的语言都是相通的，后来巴比伦城居民建造了城市，并打算修砌一座通天高塔，来扬名天下。上帝认为此塔如果修成，那他们任何事都可作到了，于是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语言不通，彼此无法了解。参见《创世记》。

② 据《圣经》传说，世界上最初洪水成灾，人及飞禽走兽都被淹死。挪亚造方舟，躲避洪水。后来世界上的生物，都是由挪亚带到方舟上的那些禽畜昆虫发展起来的。参见《创世记》。

将军。

“别提啦，大人！我这颗心也碎了啊！”另一位将军答道。

“这里好倒是好，没说的！不过，您可知道，公羊离开了母羊总有点儿不舒服！再说那身官服也真可惜啊！”

“的确可惜啊！尤其是四等文官的官服，只消瞧瞧那绣金边儿，脑袋就会发晕！”

于是他们开始强迫庄稼汉，要他设法送他们到师爷街去！真奇怪！原来这庄稼汉也知道师爷街，他在那儿待过，喝过蜜糖啤酒，不过都顺着胡子流走了，没有喝下肚去！

“我们正是打师爷街来的将军！”两位将军兴高采烈地说。

“大概你们曾经瞧见：有个人在房子外头，站在绳子吊着的木箱里，用彩漆刷墙壁，或者象苍蝇似的，在房顶上爬来爬去，——那人就是我！”庄稼汉回答说。

于是庄稼汉思索起来，仿佛他要让他的将军老爷高兴高兴，因为他们很赏识他这个寄生虫，也不讨厌他那庄稼汉的劳动！他造了一艘海船，不，不是海船，只是一只可以飘洋过海，一直能划到师爷街的独木舟。

“当心点啊，你这混蛋，别把我们淹死啦！”将军看见小船儿在波浪上摇来晃去，说道。

“请放心，将军老爷，我不是头一次划船！”庄稼汉答道，接着就准备出发了。

庄稼汉找来一些柔软的天鹅毛，铺在船底。铺好以后，就请将军在船底坐下，画了个十字，便划起船来。将军在途中因为暴风和刮各种各样的风而经受了多少恐怖，他们骂了庄稼汉多少声寄生虫，这一层，笔墨写不尽，故事说不完。而庄稼汉依旧划着，划着，依旧拿鲱鱼给将军吃。

终于涅瓦河出现了，叶卡杰琳娜大运河出现了，师爷街也出现了！女厨司看见她们的将军肚儿圆圆，脸儿白白，快快活活的，不禁鼓起掌来！将军喝了咖啡，吃过甜蜜的奶油面包，穿上官服，立刻去到官库。他们在那里拿了多少银钱，这也是故事说不尽，笔墨写不完的！

然而，那庄稼汉，将军们却没有忘记。他们请他喝了一杯伏特加，赏了一枚五戈比的银角子，说道：快活快活吧，庄稼汉！

1869 年

良 心 丢 了

良心丢了。人群照旧齐集街头，拥挤在戏园子里；照旧时而追赶，时而相互追逐；照旧忙忙碌碌，顺手牵羊，谁也没有想到：一件东西忽然缺少，共同生活的乐队里有一管笛子停止了吹奏。许多人甚至觉得更加劲头十足，更加自由了。人的举动变得更为轻松，要绊倒身边的人更加容易，谄媚奉承、趋炎附势、欺骗蒙混、诬蔑造谣等等也更方便了。种种痛楚忽然烟消云散，无影无踪，人们不是在走，倒仿佛在飞驰。没有什么会使他们苦恼，没有什么能强使他们思索。不论现在，还是未来，——一切都仿佛交给他们这些没发觉良心丢了的幸运儿掌握了。

良心忽然……几乎眨眼之间丢了！就在昨天，这讨厌的食客还在眼前闪现，那激越的想象力还感到奇怪，可是突然……什么也没有了！那些令人烦恼的幽灵消失不见了，而良心，这隐私的揭发者所引起的精神内讧，也随之而告平息。剩下来的只是观赏大千世界，欢乐高兴一番。聪明人士都懂得，他们终于摆脱了使得他们行动困难的最后的桎梏，自然，都忙于利用这解放的果实。人们发疯了，到处是打家劫舍，强取豪夺，总之，毁坏开始了。

然而，可怜的良心却躺在大路上，被过往行人作践得七零八碎，受他们的唾弃和污辱。人人当它无用的物件，把它扔得离自己老远老远；人人都很惊讶，在一个设备完善的城市，在热闹非

凡的地方，怎么可以胡乱扔下这么一个令人生气的丢脸东西。要不是一位倒霉的醉汉对这无用的破玩意儿看得醉眼发红，把它拾了起来，想拿去换杯酒喝的话，天知道这可怜的亡命徒还会这样躺多久。

忽然那醉汉觉得，仿佛一道电流穿过他身上。他用蒙眬的眼四下里看了看，异常明显地感到，他的头脑已经摆脱酒气，对现实的痛苦认识也逐步回到他身上，他在这现实里为了求得解脱，曾经耗费了许多精力。起初他只觉得有些恐惧，由于预感到面临某种危险而使人陷入不安的、不怎么感觉得出来的恐惧；随后记忆翻腾起来，想象力开始起作用了。记忆从大量可耻的往事之中，把强奸、背叛、精神不振以及谎言假语的一切细枝末节毫不留情地揪了出来，想象力又给这些细枝末节穿上活龙活现的衣衫。然后，审判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可怜的醉汉觉得，他的全部往事仿佛都是胡作非为，累累罪孽。他不分析，不提问，也不思索；这眼前呈现的他道德堕落的景象，沉沉地压着他，以致他甘愿身受自我谴责，打得他十分疼痛，十分无情，比人间最无情的审判更严厉得多。虽然因为那些往事他咒骂自己，但他仍然不认为那大部分往事决不属于他，一个贫穷和可怜的醉汉的，而是属于象草原上的旋风卷起一根小草那样卷起他的某种神秘和怪异的力量。他的以往是什么呢？为什么他过的生活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他自己又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他只能以惊异和茫无所措作为回答。枷锁支配了他的一生；他在枷锁之下诞生，又戴着枷锁进入坟墓。现在也许是觉悟了，但这对他有什么用呢？是为了无情提出问题而又给以沉默的回答吗？是为了被毁坏了的生活重新涌进破败不堪的、早已经不起冲击的殿堂吗？

可惜，那苏生的觉悟既没有使他对自己妥协，也没有给他带来希望，而猛然振作起来的良心仅仅指出一条唯一的出路，——徒劳的自我控诉。从前周围是一片黑暗，现在也是一片黑暗，只不过有了一些折磨人的魑魅怪影而已；从前手上啷当响着沉重的镣铐，现在仍然是同样的镣铐，只不过重量增添了一倍，因此他明白这是镣铐。无用的醉汉的眼泪象河水般流着；善心人在他面前停留下来，一口咬定说，他把肚里的酒哭出来了。

“天啊！我不能……太难受啦！”可怜的醉汉大声喊着，而人群却哈哈大笑，他们讥笑他，作弄他。他们不懂得，醉汉从来不曾象在此刻那样完全解脱了酒气，他只不过拾得一件倒霉的宝贝，这宝贝却把他可怜的心撕成几块。如果他们自己发现这个宝贝，自然也会明白，人世间的痛苦，最难忍受的痛苦，这就是突然发现了良心的痛苦。他们会明白，他们也是精神上受奴役和被摧残的芸芸众生，正象这个呼唤他们的醉汉所受的精神奴役和摧残一样。

“不，得想法子把它甩掉！要不然会倒大霉！”可怜的醉汉想着，已经打算把那拾来的宝贝扔到路上，但站在旁边的一个狗腿子把他拦住了。

“老弟，你好象想偷偷散发诽谤传单吧！”他说，用吓唬的姿态向他指了指。“我为了这事还在警察局里坐过几天班房呢！”

醉汉连忙把拾来的宝贝揣进衣袋，立刻走开。他四下里望了望，偷偷向一家小酒店走去。这酒店是他的老友普罗霍内奇开的。起初他悄悄瞧了瞧窗口，见酒店里没有人，普罗霍内奇正孤孤单单一个人坐在柜台后面打瞌睡，于是眨眼间把门推开，一下子跑了进去，没等普罗霍内奇清醒过来，那可怕的拾来的宝贝已经放在他的手上了。

普罗霍内奇瞪大着眼睛站了一会儿，后来忽然满身大汗。不知为什么，他仿佛觉得他做生意好象没有营业执照。但是等他回头仔细瞧了一瞧，便很有把握地认为，随便什么执照，蓝的、绿的、黄的，他全有。他看了看手上那个破玩意儿，觉得很面熟。

“嘿！”他回想着：“这好象就是买执照的时候我好不容易才甩掉的那个破玩意儿吧！不错！就是它！”

他认为确是如此，但不知为什么，他又觉得，他现在难免要破产了。

“如果一个人忙着做生意，而这个龌龊东西却来把他缠住，可就倒了霉了！什么生意都没法做，也不可能做！”他几乎本能地作了这样的论断，可是他忽然浑身战栗，面色惨白，仿佛面临从未有过的恐怖似的。

“要知道，把可怜的人灌得烂醉，这可是万分可恶的啊！”苏醒的良心低声说道。

“太太！阿琳娜·伊凡诺夫娜！”他喊道，简直吓得魂不附体了。

阿琳娜·伊凡诺夫娜跑过来，但等她看出普罗霍内奇得到了什么收获的时候，就用异乎寻常的声音喊道：“救命呀！老天爷！抢人啦！”

“我为什么要为这个混蛋眨眼之间失掉全部财产呢？”普罗霍内奇想道，很清楚，这是暗指把拾来的宝贝塞给他的那个醉汉。这时他额头上冒出了大颗大颗的汗珠。

然而，酒店里渐渐挤满人了。普罗霍内奇没有象往常那样殷勤招待顾客，叫顾客们大吃一惊的倒是，他不仅不给他们倒酒，甚至还极为令人感动地说明，对可怜人来说，酒是万恶之

源。

“如果你只喝一杯，这倒不要紧，甚至还有一点好处！”他噙着眼泪说道。“要不然，你拚老命把整整一大桶都给灌了下去！结果如何呢？为了这点小事，人家会把你抓进警察局。叫你在警察局里光穿着衬衫挨一顿揍，你打那里出来的时候，好象领得了奖赏！可你的全部奖赏却是一百鞭子！所以，亲爱的朋友，你得认真想想，为了这点小事值不值得费力气，何况还得把你辛苦挣来的钱付给我这个糊涂人！”

“你怎么啦，普罗霍内奇，你好象发疯了！”大为惊讶的顾客对他说。

“老兄，如果你碰到这种倒霉事，你也要发疯！”普罗霍内奇答道。“最好你还是瞧瞧，现在我领到了什么营业执照！”

普罗霍内奇叫大家看那个塞给他的良心，问哪位顾客愿意拿去使用使用。但顾客知道了是怎么一回事，不仅没有人表示同意，甚而都恐惧地躲闪一旁，纷纷走开了。

“就是这样一张营业执照！”普罗霍内奇不无忿恨地补充说。

“那你现在怎么办？”顾客们问他。

“我现在想，留给的只有一条死路！因为我现在不能骗人，也不答应拿酒去灌可怜人，除了去死，我能有什么办法？”

“有道理！”顾客们嘲笑他。

“我现在甚至这样想，”普罗霍内奇继续说，“打烂眼前这个酒坛子，把酒倒到沟里去！因为谁要是有了这个美德，只消闻到一点酒味儿，那肚子里就够他折腾了！”

“你敢这样作！”阿琳娜·伊凡诺夫娜终于干涉了，显然，普罗霍内奇忽然得到的天福，并没有打动她的心，“哼，居然讲起美德来了！”

但普罗霍内奇已经很难劝动了。他流着痛苦的泪，不断说着，说着。

“因为，”他说，“谁要是碰上这种不幸，谁就只好当不幸的人。他对自己不持任何看法，也不敢下结论，自己是买卖人还是商人。因为这只会徒然使他不安。不过他应当这样看待自己：我是世上不幸的人，——再没有别的了。”

他就这样做着哲学练习度过整整一天，虽然阿琳娜·伊凡诺夫娜毅然反对她丈夫打烂坛子，把酒倒进水沟，但是，这一天他们仍然没有卖出一滴酒。到了天黑，普罗霍内奇甚至快活起来，夜里睡在床上，对哭哭啼啼的阿琳娜·伊凡诺夫娜说：

“听我说吧，我的宝贝儿，我心爱的夫人！虽然今天我们一个子儿也没赚着，可是一个有了良心的人，是多么松快啊！”

果然如此，他一躺下，立刻睡着了。他在睡梦中没有辗转反侧，甚至也没有打鼾，象以前他赚了钱而没有良心时所出现的情形那样。

然而，阿琳娜·伊凡诺夫娜考虑这件事情却不一样。她十分清楚，做酒店生意，良心决不是可以赚钱的好东西，因此她打定主意，无论如何要甩开这个不速之客。她提心吊胆，等着黑夜过去；但当天开始破晓，酒店蒙着尘土的窗子刚闪出微光，她就从酣睡的丈夫那儿悄悄取出良心，拿着它飞也似的跑到街上去了。

说也凑巧，这天正是赶集日子；邻村里的庄稼人已经接二连三赶着大车来了，警察所长顺手抓也亲临集市，维持秩序。阿琳娜·伊凡诺夫娜一看见急急忙忙的顺手抓，脑海里立刻闪出一个好主意。她一口气跟着他跑去，等到赶上他，马上以惊人的巧妙手法，悄悄把良心塞进他的外衣口袋。

顺手抓是个小人物，还不能说他无耻之尤，但他不大喜欢管束自己，只是随心所欲伸伸爪子罢了。他外貌并不蛮横，只是有一副凝神注视的神态。一双手并不过分胡来，只是喜欢抓顺手碰上的一切东西。总之，他是一个规矩的剥皮家。

突然这人开始走样了。

他来到集市的广场上，觉得无论摆在大车上的，或者放在箱子里的，乃至摆在店铺内的一切东西，都不是他的，而是别人的。以前他从来不曾有过这种情况。他擦了擦自己恬不知耻的眼睛，心想：我该不是害了傻病吧，我不是在作梦吧？他向一辆大车走去，打算伸出他的爪子，可是爪子举不起来；他又向另一辆大车走去，想揪揪庄稼人的胡子，哦哟，真可怕啊！这巴掌张不开啦！

他恐惧起来。

"我现在怎么啦？"顺手抓想道，"要知道，这样下去我马上会出事的，好不好趁早回家去？"

然而，他还怀着一线希望：也许过一阵子就好了。于是他在集上逛起来。他看见，这里摆着各种各样的鸡鸭，那里铺着花花绿绿的布匹，这一切仿佛都在说：你瞧，近在手边，干吗不拿点！

但这时那些庄稼人忽然有了胆量。他们看见这人害了傻病，尽望着自己的财物眨眼，就开起玩笑来，管顺手抓叫傻瓜·傻瓜内奇。

"不，我准是得了什么病了！"顺手抓下了决心，连个包袱也没有，就双手空空，回家去了。

当他回家的时候，顺手抓太太早已在那里等候，心里想：今

天我亲爱的丈夫会给我带回多少包袱。突然，——一个都没有。于是心头一阵火起，立刻冲到顺手抓面前。

“你把包袱藏到哪儿去了？”她问他。

“我可以当着我的良心说……”顺手抓开始说道。

“人家问你，你的包袱在哪里？”

“我可以当着我的良心说……”顺手抓又这么说着。

“好吧，到下次赶集之前，你就拿你的良心当午餐，我可没有午餐给你吃！”顺手抓太太作了决定。

顺手抓耷拉着脑袋，因为他知道，顺手抓太太的话是说一不二的。他脱下自己身上的外衣，——突然一下子仿佛全变了样儿！因为良心同外衣一起挂到墙上去了，这使得他又感到轻松、自由，而且又一次觉得，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别人的东西，一切都是他的。于是他又觉得自己有了狼吞虎咽和抓东拿西的本领。

“喏，现在你们可躲不开我了，我的朋友们！”顺手抓说道，搓了搓手，连忙把外衣穿到身上，想鼓足浑身劲儿，飞奔到集上去。

然而，真是奇怪极了！他一穿上外衣，又感到了别扭。真的，他一身仿佛两人似的：不穿外衣是一种样儿，——鲜廉寡耻，贪得无厌，手毒心狠；穿上外衣又是一种样儿，——羞羞答答，胆小怕事。不过，他虽然看得明白，不等跨出大门就会宣告投降，但他仍然不放弃去集上的念头。他心想，说不定我还会克敌制胜的。

但是，他离集市越近，他的心就跳得越厉害，他想同所有这些中等人以及为了一个铜子儿成天在风里雨里劳碌奔波的小人物和睦相处的愿望，也越发纠缠不已了。他早已顾不得去看别

人的包袱，衣袋里自己那个钱包，他觉得也变成了沉重的负担，仿佛忽然之间他从可靠方面得知，放在这钱包中的不是他的钱，而是别人的钱。

"喏，好朋友，给你十五戈比！"他走到一个庄稼人面前说，递给他一个钱币。

"为什么给钱，傻瓜·傻瓜内奇？"

"为了我往日的不是，朋友！原谅我吧，愿上帝保佑！"

"是啊，上帝会原谅你的！"

就这样，他走遍整个集市，把身上带的钱都花光了。然而，这样作过之后，他虽然觉得心头轻松了，但仍旧在深深思索。

"不，我今天准是害上什么病了，"他又一次自言自语说，"最好我还是回家去，路上顺便抓几个叫花子，给他们饭吃，家里有啥就给啥！"

说了就作。他召集了一大群叫花子，领他们到自己家里。顺手抓太太两手一摊，无可奈何地等候着，看他还会搞出什么恶作剧来。他却轻轻走过她身边，非常温存地说：

"费多秀什卡，这就是你要我领来的游方之人，给他们饭吃吧，上帝保佑！"

但他刚刚把他的外衣挂到钉子上，他马上又感到轻松和自由了。他望望窗口，看见来自全城的一大群穷哥儿们把他的院子挤得满满的。他看着，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难道要打这么一大群人吗？

"这是些什么人？"他发狂似的跑到院子里。

"怎么什么人？这不是你叫给饭吃的游方之人吗！"顺手抓太太咬牙切齿说。

"把他们撵出去！轰走！就这么着！"他拉开嗓门大喊大叫，

跟着就象个疯人似的，又跑进屋子去了。

他在屋里踱了好半天方步，老想着他今天究竟怎么啦？他这个人向来不出毛病，执行职务时简直就是一头狮子，可是忽然，竟成了一个废物！

"费多霞·彼得罗夫娜！孩子的妈！上帝保佑，你把我捆起来吧！我觉得，我今天干的这些事情，以后就是花上整整一年工夫也挽回不了啊！"他哀求着说。

顺手抓太太也看到，她的顺手抓变得太厉害了。她给他脱去衣服，安排他睡到床上，给他喝了一杯热茶。刚过一刻钟，她就到前室去，心里琢磨着：我可要检查检查他的外衣，说不定衣袋里还有几个铜子儿呢！她搜了一个衣袋，找到一个空钱包；她又搜了另一个衣袋，发现有个油腻腻的脏纸包。她打开这个纸包，不禁哎呀叫了一声！

"他今天干了这么一些蠢事！"她对自己说，"原来把良心揣到衣袋里啦！"

于是她开始考虑，为了不至于使人家负担过重，只是引起一些轻微的不安，她应该把这良心推销给谁。她想到，最合适不过的是退休包税人，如今的金融家和铁路创办者，犹太人沙姆尔·达维多维奇·勃尔若茨斯基。

"不管怎么着，这个人脖儿粗！"她拿定了主意：也许会碰上点麻烦，但她顶得住！

这样决定之后，她便小心翼翼把良心装进一个贴了邮票的信封，写上勃尔若茨斯基的地址，投进了邮箱。

"喏，我的朋友，你现在大胆到集上去吧。"她回家对丈夫说。

沙姆尔·达维狄奇·勃尔若茨斯基坐在全家围坐着的餐桌旁。十岁的儿子鲁维姆·沙姆依洛维奇坐在他身边，脑子里正想着银行业务。

“你看怎么样，爸爸，如果我把你送我的这块金币拿去放利，月息二分，那么到年底我该有多少钱？”他问。

“你照哪种利息，单利还是复利？”沙姆尔·达维狄奇也问。

“当然复利，爸爸！”

“假使是复利，刨去零头不算，就有四十五卢布七十九戈比！”

“那我就拿去放利，爸爸！”

“拿去放利吧，好孩子，不过得有可靠的抵押！”

约塞尔·沙姆依洛维奇，一个约莫七岁的男孩子，坐在另一边，他也在脑子里作答题：一群鹅飞来啦。稍远一点坐着所罗门·沙姆依洛维奇，他旁边是达维德·沙姆依洛维奇，他们两人都在盘算，后者借前者的水果糖该付多少利息。桌子的另一端坐着沙姆尔·达维狄奇的漂亮的夫人丽雅·所罗门诺夫娜，手上抱着小宝宝丽佛奇卡，这孩子正本能地想去拿她母亲戴着的金手镯。

总而言之，沙姆尔·达维狄奇是幸福的。他正打算吃一种极不寻常的差不多是插着鸵鸟羽毛、贴上布鲁塞尔花边的调味汁，恰恰这个时候，仆人托着一个银盘子把一封信送给他。

沙姆尔·达维狄奇刚刚把信拿到手上，立刻乱窜起来，好象一条鳗鱼放到炭火上似的。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要这东西干啥用！”他大声喊着，浑身在发抖。

虽然在座的人谁也不懂得他叫喊些什么，但大家都非常明白，这顿午餐是吃不下去了。

这里我不想描写沙姆尔·达维狄奇在这很值得他纪念的一天之中所经受的痛苦，我只说一点：这个外表瘦弱无力的人，英勇地忍受了最残酷的折磨，但是，即使要他偿还一个十五戈比的铜子儿，他也不干。

“为什么！一点儿没有关系！不过你得把我牢牢抓住，丽雅！”他在无可奈何的时候这样关照他的妻子，“如果我叫你去拿钱箱，千万别给！最好让我死！”

然而，世间是没有毫无出路的困难处境的，眼下这个时刻，出路也找着了。沙姆尔·达维狄奇回想起，许久以前他曾答应给他熟识的一位将军主持的慈善机关捐一笔款子，可是不知为什么，这件事一天天拖了下来。现在，这件意外事情却直率指出实现这个宿愿的办法了。

主意既定，立刻实行。沙姆尔·达维狄奇小心翼翼拆开邮局送来的信，掏出那个寄来的物件，装在另一个信封里，再放进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封好信封，就出发见那位熟识的将军去了。

“大人，我希望捐一笔款子！”他说，把一包东西摆在颇为高兴的将军面前的桌上。

“哦！这太好了！”将军答道，“我一向知道，您……是犹太人……照大卫的律法……跳舞，游戏……好象是这么说的吧？”

将军顿住了，因为他大概不知道，颁布律法的，究竟是大卫，还是别的什么人。

“不错，不错，不过我们算什么犹太人，大人！”沙姆尔·达维狄奇已经十分轻松了，连忙说道，“不过就外表看，我们是犹太

人，但心灵完完全全是俄罗斯人！”

“谢谢！”将军说，“有一点我很遗憾，……比方说，您为什么要作……基督徒？……嗯？……”

“大人……我们只是外表……请相信我说的实话，只是外表！”

“有这种怪事？”

“大人！”

“好啦，好啦！您怎么这样啊！”

沙姆尔·达维狄奇仿佛长了翅膀，飞也似的回家去了。这天晚上，他已经完全忘记他所遭受的痛苦，而且还想出一种极为古怪的手术来医治他的全部创伤，以致到了次日，当人们得知的时候，无不大为惊讶。

可怜的到处被逐的良心在这大千世界上颠沛流离，在千千万万的人那儿待过。但是谁也不愿收留她，恰恰相反，人人都想着，最好是躲开她，即使采用欺骗手段，也要把她甩掉。

最后，她很苦恼，可怜的她简直无处容身，只好在陌生人中过这一辈子，永无长久栖身之地。如今她恳求她最后的主人，一位摆摊子卖灰尘，一个铜子儿也赚不着的小市民。

“你为什么要折磨我！”可怜的良心埋怨说，“你为什么胡乱扔我，当我一块破布似的？”

“我有什么办法呢，良心夫人，如果谁都不要你？”那小市民也问道。

“那就这么办吧，”良心回答说，“你替我找一个俄罗斯小孩儿，你在我面前打开他那纯洁的心，把我埋进去！也许那天真无邪的孩子会收留我，爱护我；也许他会随着他的年龄抚养我长

大，然后带我到社会上去，而不嫌弃我。”

一切都照她的话办了。小市民找了一个俄罗斯小孩儿，打开他纯洁的心，把良心埋在里面。

小孩子在成长，而他心内的良心也随着他一起成长。小孩子会成为一个大的人，他心内的良心也会成为大的良心。那时候一切的虚伪、奸诈、强暴都会消失，因为那不是一个怯懦的良心，她自己要支配一切。

1869年

野　地　主

不知哪朝哪国，从前有位地主。他在世上过得很快活。农民、粮食、牲口、土地、果园，这些他全有了，都心满意足。可是，那地主很愚蠢，时常读《新闻报》①，一身肥肉松垮垮的，又白又嫩。

不过有一天这地主求告上帝说：

“主啊！我对你所赐的一切，完全满意，只有一点我这颗心儿没法忍受：我们这个朝代，庄稼汉实在太多啦！”

但上帝知道这位地主愚蠢，没有接受他的请求。

地主看见，庄稼汉不是一天天减少，反而越来越多。见到这种情况，他心里就害怕：“喏，要是吃光我的财产怎么办？”

地主立刻看《新闻报》，想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如何行事，只见报上写着：努力吧！

“话只这么一句，”愚蠢的地主说，“可这话倒是金玉良言！”

于是他开始努力了，不是敷衍马虎，而是一切都按规矩办理。农民的鸡误入老爷地里吃了燕麦，按规矩立刻烧汤；农民想到老爷的林子里偷偷砍点柴禾，柴禾会立刻搬进老爷的院子，按规矩对砍柴的人处以罚金。

“我现在要多多处他们罚金！”地主向他的街坊说。“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个比较好懂。”

庄稼汉看见，他们的地主虽然愚蠢，才学倒也不小。他把他

们整得走投无路，怎么都不行，这里——不许，那里——不是你们的！牲口出来喝水，地主嚷："我的水！"鸡走出栅栏，地主嚷："我的地！"土地、水、空气，全成了他的！庄稼汉没有点灯的松明，没有打扫房屋的树枝，如今农民们大家一起求告上帝了：

"主啊！我们同小娃儿一起完蛋，也比一辈子受这种罪好啊！"

慈悲的上帝听了这泣不成声的哀求，于是愚蠢地主的广阔领地上，再也见不着庄稼汉了。庄稼汉躲到哪里去了？谁都不知道，人们只看见，仿佛一片乌云似的，忽然卷来一阵带谷糠的旋风，把庄稼汉的粗布裤子吹到空中。地主登上阳台，拿鼻子嗅了嗅，觉得他整个领地上的空气变得异常清新，当然，心上十分满意。他想："眼下我该将息将息我这松软白嫩的身子了！"

于是，他舒舒服服过起日子来了，心里还想，最好弄点什么开开心。

"我要在家里演场戏！写封信给沙多夫斯基②，来吧，亲爱的朋友，带女演员一块儿来吧！"他这样想。

沙多夫斯基答应了他的请求。他本人来了，也带来一些女演员。可是，他看见地主家里空寂无人，连搭戏台和拉幕的人也没有。

"你把你的农民藏到哪儿去啦？"沙多夫斯基问地主。

"这是上帝根据我的祈求，把我领地上的庄稼汉清扫光啦！"

"老兄，你真是个愚蠢地主！谁给你这个蠢人端水洗脸？"

"是呀，我已经好多天没洗脸啦！"

"看来，你是打算在脸上种蘑菇吧？"沙多夫斯基说，就领着

---

① 一八六三年至一八七〇年在彼得堡出版的反动报纸，主张严厉惩罚农民。

② 十九世纪中叶俄国著名演员。

女演员走了。

地主想起附近有四位将军①都是他认得的熟朋友，他想："我干吗老玩派西扬②！何不把几位将军邀来，五个人一块儿打两盘扑克！"

说过就做。他写了一张请帖，定好日子，把请帖送去了。这几位将军虽然是真牌子，但都饿得慌，因此很快全来了。他们来了，不禁大为惊讶，为什么地主这里空气如此新鲜。

"这是因为，"地主夸耀说。"上帝根据我的祈求，把我所有领地上的庄稼汉清扫光啦！"

"啊，好极了！"将军们夸奖地主。"现在你这里大概一点农奴味儿也没有了吧？"

"一点也没有了。"地主答道。

他们打了一盘扑克，又打了一盘扑克。将军觉得该喝酒了，心里有些着急，不断东张西望。

"将军先生们，你们是不是想吃点东西？"地主问。

"能吃点东西，那就太好了，地主先生！"

他从桌边站起来，走到柜子跟前，从柜子里给每人拿出一粒水果糖，一块压花甜饼干。

"这是什么？"将军问，眼睛睁得圆圆地看着他。

"请吃吧，有什么吃什么！"

"我们要吃牛肉！我们要牛肉！"

"喏，我没有牛肉请你们，将军先生们，因为自从上帝赶走了庄稼汉，打救了我，厨房里的炉子就没有生过火啊！"

---

① 参看第2页注①。

② 一种单人玩的牌戏。

几位将军对他大发脾气，甚至牙齿也咬得咯咯直响。

“要知道，你自己不就在大吃大喝吗？”他们责备他。

“我马马虎虎靠点野果青菜过活，只是眼下暂时还有点饼干吃……”

“老兄，你真是个愚蠢地主！”将军们说，连扑克也没有打完，各自回家去了。

地主看见，人家又一次赐予他傻瓜这个雅号，本想再仔细考虑考虑，可是，恰恰这个时候，一叠牌闯入他的眼里，于是把手一挥，又去摆弄他的派西扬了。

“自由主义先生们，咱们走着瞧吧，”他说，“谁战胜谁！我要向你们证明，真正心硬会有一番什么作为！”

他摆了一盘“夫人的任性”①，心想，“如果一连三盘通关，那就用不着管什么了。”好象故意似的，不管摆多少回，他都通了关，都通了关！他心上毫无疑虑了。

“既然幸运之神已经给了指点，”他说。“那就应该强硬到底。现在派西扬也打够了，我得作点事情啦！”

于是他走着，在房里踱方步，然后又坐下来。他不断思考着。他想，他要向英国订购一些机器，不断放出蒸汽，叫农奴味儿一点也闻不着。他想，他要开辟一座果园，种上梨树和李树，这边是桃树，那边是胡桃！他瞧一瞧窗口，——原来他所想的一切，那儿全有了！口中念声天灵灵，那梨树、桃树、杏树立刻果实累累，压断树枝，而他只消用机器把果子采下来，放进嘴里，这就成啦！他想，他要养些牛，没有皮，也没有肉，全是牛奶，全是牛奶啊！他想，他要栽一种草莓，都是双胞胎或三胞胎，五个草莓

---

① 派西扬牌的一种打法。

果重一磅，拿到莫斯科会卖多少多少钱。最后，他想累了，跑去照照镜子，——可是镜子上已经积了厚厚一层灰。

“塞恩卡！”他忘记了，忽然喊道，但随后便清醒过来，说道：“啫，暂时就让它这样吧！我要向这些自由主义者证明，心硬会有一番什么作为！”

他就这样混时光，天黑了，就去睡觉。

他睡时的梦可比醒时的梦还要快活。他梦见，省长本人听说他这种地主的百折不挠精神，问警察局长：“你们县里是不是有一个坚强的狗杂种？”后来他又梦见，由于这种百折不挠，请他当了部长，他挂着绶带，写着通告：仰各位坚强到底，不得瞻前顾后！后来他还梦见，他漫步在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河岸上①……

“夏娃，我的朋友！”他说。

现在，什么梦都作过了，应该起床了。

“塞恩卡！”他忘记了，又喊一声，但忽然回想起来……又垂下脑袋。

“可是，干什么事情呢？”他问自己。“魔鬼能派个妖精来也好啊！”

随着他的话音，县警察局长本人忽然来到。愚蠢地主看见他来了，真说不出的高兴；他跑到橱柜前，拿出两块压花饼干，心想：“啫，这一位看来会满意我啦！”

“地主先生，请您说说，您那些暂时义务农民② 忽然都不见

---

① 亚洲西部两条大河，著名的古文明发源地。据《圣经》传说，天国就在两河之间。这里指地主梦见自己到了天国，成了亚当。

② 一八六一年农奴制废除后，沙皇政府规定，农民与地主未订立土地赎取契约前，农民还得为地主干活，仍然要缴纳赋税，即还有所谓暂时义务。因此，当时称这种农民为“暂时义务农民”。

了，这是怎么一回怪事？"警察局长问。

"是这么一回事，上帝根据我的祈求，把我所有领地上的庄稼汉清扫光了。"

"是这样，不过，地主先生，您知道不知道今后谁替他们上税？"

"上税？……是他们呀！是他们自己呀！这是他们最神圣的责任和义务！"

"是呀，既然由于您的祈求，他们都被赶出这个世界了，那么有何办法收他们的税呢？"

"这个……我不知道……就我本人来说，我是不同意缴税的！"

"不过，地主先生，您知道不知道，如果没有赋税和徭役，尤其是没有盐酒专卖，国库就不能维持了？"

"那么我……我愿意！我缴一杯烧酒！"

"还有，您知道不知道，亏您老人家好心，我们市场上既买不到一块肉，也买不到一磅面包啦？您可知道，这是什么气味儿？"

"请恕罪！就我自己来说，我愿意捐献！这里有两块饼干！"

"地主先生，您真是愚蠢！"警察局长说，转身就走，那两块压花饼干，他连瞧也没有瞧一眼。

这一次，地主认真思索起来了。你瞧，已经第三个人叫他傻瓜，第三个人把他瞧了瞧，啐了一口就走开了。难道他真是个傻瓜？难道他内心如此珍视的百折不挠精神，翻译成日常用语不过是愚蠢和疯狂？难道仅仅由于他百折不挠，便赋税无着，专卖告吹，市场上既买不到一磅面粉，也买不到一块肉了吗？

既然他是愚蠢地主，所以开始，当想到他玩了一个多么美妙的戏法的时候，他甚至满意极了，鼻子也嗤嗤响了两声，但后来

他忽然想起警察局长的话："您可知道，这是什么气味儿？"他又一本正经地担心害怕了。

他按照平常的习惯，开始在屋里踱方步，心里不断在想：这究竟是什么气味儿？该不是充军的气味儿吧？比方说，充到契包克沙雷，还是瓦尔纳文？

"要充就充到契包克沙雷去！至少社会各界对心硬的意义会深信不疑！"地主说着，可自己也瞒着自己想道："我到了契包克沙雷，不定能见到那亲爱的庄稼汉呢！"地主走一阵子，坐一阵子，又走一阵子。无论他走到什么东西前面，仿佛都在说：你真愚蠢啊，地主先生！他看见一只老鼠跑出来，穿过屋子，悄悄朝牌那儿溜去。这叠牌正是他用来摆派西扬的，那上面的油腻味儿早就足以引起老鼠的食欲了。

"嘘！"他向老鼠扑去。

但老鼠很聪明，它懂得这位地主没有了塞恩卡，不会给它造成任何危害。它只是摇摇尾巴，来回答地主威严的喊叫，转眼之间，它又跑到他的沙发底下探头瞧他，仿佛在说：你等着瞧吧，愚蠢地主！这算得什么！我不仅要吃掉这些牌，而且还要吃掉你的长褂子，因为你已经把它穿得够油腻了！

又过了一段时候，地主看见，他果园中的小路全长满了牛蒡，小树丛里尽是蛇蝎之类的爬虫，而大花园内却有野兽的吼啸声。有一天，一只熊还来到他的庄园里，蹲在地上，在窗外望着地主直舔舌头。

"塞恩卡！"地主喊了一声，但忽然又明白过来……于是哭起来了。

然而他心硬一如既往。他已经软弱过好儿回了，但每当他感到他的心儿开始软化的时候，立刻去看《新闻报》，不过眨眼工

夫又变得硬如铁石了。

“不，最好我完全变成个野人，最好让我同野兽一起在树林里漫游，只希望谁也不要说，俄罗斯贵族，乌鲁斯-库楚姆-基尔吉巴也夫公爵背离原则！”

就这样他成了野人。虽然那时秋天已经来临，天气相当冷，可是他并不感觉寒冷。他从头到脚浑身长满了毛，象古时的以扫①似的，而他的指甲，也变得好似钢铁作成。他早已不擤鼻涕，常常双手趴在地上走路，象个四脚动物，甚至还觉得奇怪，从前他怎么没发觉这种散步方法是最合适和最舒服的。他甚至丧失了发音清楚的能力，只习惯于某一种特别的、得意扬扬的、介乎吆吆声和呵斥声之间的喊叫。可就是没有长出尾巴。

他来到从前他养息自己白嫩、松软的身体的花园里，象只猫儿似的，一刹那就攀上树梢，在那儿守望着。一只兔子跑过来，举起前脚蹲在地上，尖起耳朵倾听着，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可是，他早已恭候在那里了。他飞箭似的跳下树来，一把抓住兔子，拿爪子撕开它，就这样连肠肠肚肚，甚至连同皮毛，一起吃掉。

他变得力大无穷，大到他甚至认为自己完全应该同那只曾在窗外望他的狗熊交朋友。

“米哈依洛·伊凡内奇②，你愿不愿咱们一起捉兔子？”他对熊说。

“愿呀，干吗不愿！”熊回答说，“不过，老弟，你可是不该消灭庄稼汉。”

“为什么？”

---

① 《圣经》故事中以撒的儿子，他生下地来便身体发红，浑身是毛。

② 俄罗斯人习惯，常称熊为“米哈依尔”。米哈依洛是米哈依尔的小称。

“因为庄稼汉要比你们贵族老爷能干得多。所以我现在老实告诉你：你是愚蠢地主，虽然是我的朋友！”

然而，县警察局长虽然包庇地主，但庄稼汉忽然无踪无影这件事实，他也不敢闭口不讲。他禀报的呈文，使省里的上司甚为不安，于是给他下了一道文书：您有何见解，现在谁纳捐上税？谁上酒馆喝酒？谁从事清白的营生？县警察局长回答道：现在国库行将取缔，清白的营生便自行取缔，抢劫、掠夺、凶杀代之而起，在本县广为流行。近数日内，他，警察局长，险些被一个似熊非熊，似人非人之物咬死，他怀疑这个人熊兼备的东西，即为愚蠢地主，混乱局势的罪魁祸首。

上司们感到焦急，召开了会议。他们作了如下决定：庄稼汉捉将起来，加以安置；而愚蠢地主，混乱局势的罪魁祸首，则予以善言劝导，希望他停止吹牛，别再为国库征收赋税设置障碍。

仿佛有意似的，这时候，一群庄稼汉好似一窝蜜蜂飞过省城，把市集挤得满满。他们立刻将这天赐的宝贝捉住，关进格子笼中，送往县里去了。

忽然那县里又有了谷糠和羊皮的气味儿，同时市场上也出现了面粉、肉、各种家禽，仅仅一日工夫便收得大量赋税，以致司库员见到这一大堆钱币，只顾拍手，惊奇得大声喊道：

“老滑头，你们打哪儿弄来的？！”

“那么，地主怎么了呢？”读者们要问我了。关于这问题我只能这样说：虽然费了极大力气，还是把他捉住了。捉住以后，立刻给他擤鼻涕，洗了澡，剪去指甲。然后，县警察局长对他作了一番适当的劝导，拿走《新闻报》，交给塞恩卡看管起来，跟着就走了。

直到如今他还活着，摆弄他的派西扬，老怀念着他从前在树

林里的生活，只是迫不得已才洗洗脸，而且有时还要哞哞叫几声。

1869年

聪明绝顶的鮈鱼

从前有一条鮈鱼。他的父母很聪明，谨小慎微，太平无事，在河里过了一生，都是长命寿星，既没有给人家捉去熬鱼汤，也没有掉进梭鱼的喉咙去。他们吩咐儿子也要这样。“当心啊，好儿子，”老鮈鱼临死的时候说，“如果你想快快活活过日子，就得时刻留神！”

而年轻的鮈鱼也满脑子智慧。他开始运用这些智慧，于是看见：无论往哪儿弯，到处是绝路一条。周围水中，尽是大鱼游来游去，而他却小不点儿；任何一条鱼都能吞下他，他却一条也吞不下，而且他也不懂：为什么要吞下？龙虾能用螯把他夹成两段，水蚤能叮在他背上把他折磨个要死。甚至他那些鮈鱼弟兄，只要见他捉了一只蚊子，就会蜂拥而上，要把蚊子抢走。大家你抢我夺，于是互相厮打起来，结果只是把蚊子白白扯了个稀烂。

那么人呢？人是多么阴险的造物者啊！要叫他鮈鱼死于非命，什么坏主意他们使不出来！拖网啦，鱼网啦，鱼篓子啦，鱼围子啦，最后……还有鱼钩！乍一看你也许要说：鱼钩，那不是最愚蠢不过的吗？一根线，线上吊个钩子，钩子上挂条虫子或者苍蝇……你瞧，那是怎么挂的？……可以说最假不过了！然而，鮈鱼却多半恰恰是在鱼钩上给捉去的！

作父亲的老鮈鱼曾不止一次说起鱼钩，要他小心为是。他说：“千万要当心鱼钩啊！这套家伙虽然笨拙不堪，可是要捉我

们鮈鱼，愈笨拙就愈是十拿九稳。人们扔给我们一只苍蝇，样儿倒仿佛想心疼心疼我们，你要是去衔它，苍蝇可就要你的命啦！”

老鮈鱼还讲，有一次他怎么差点儿给人家捉去烧了鱼汤。那时候，一大伙渔夫来捉他们。宽阔的河里，撒下了一面拖网，就这么贴着河底拖了两三里。落网的鱼真不少啊！梭鱼，桂鱼，大头鱼，石斑鱼，光溜鱼，甚至连懒骨头鳊鱼也从水藻里一古脑儿给拖了去！至于鮈鱼，简直数也数不清。当人家拖着他在河里走着的时候，他，这老鮈鱼，感到什么样的恐怖，可以说是故事讲不尽，笔墨写不完。他觉得，他被带走了，可是带到哪里去，却不知道。他看见，身旁一边是梭鱼，一边是桂鱼；他心想，眼看马上就要被吃掉，不是被这个吃掉，就是被那个吃掉，可是他们没动他一下……“哪还有心思想吃的！”大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死期到啦！可死期是怎么来到的，为什么会来到，谁也不懂。最后，渔夫收拢了网，把他拖到岸上，接着又把网里的鱼往草地上倒。就在这个时候，他知道了什么是鱼汤。一团红色的玩意儿在沙滩上抖动，冒着灰色的云，热烘烘的，使得他立刻连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没有水已经闷得够受，可这里还加了一个……听人家说是“火堆”。这“火堆”上摆了个黑糊糊的玩意儿，里面盛着水，象风暴时的湖水那样翻腾不已。人家说这叫做“锅子”。到后来又听见说：把鱼扔到“锅子”里，来点“鱼汤”喝喝！于是他们就把咱们弟兄往那儿扔了。有个渔夫扔了一条大鱼下去，——起初，他往水里钻，随后象疯子似的跳了起来，跟着又往水里钻，于是便规规矩矩的一动不动了。这就是说，他已经尝到了“鱼汤”的滋味。他们起初就这么扔着，扔着，连挑选也不挑选一下，可后来，有位老头子把他瞧了一眼，说道：这小家伙能熬什么鱼汤，让他到水里长长大吧！他就揭着他的鳃，把他放到了河水里

去。而他，既然并不愚蠢，当然拼命往家里奔！当他跑到家的时候，他那鮈鱼妈妈正半死不活地在洞口张望呢……

说也奇怪！那时候老鮈鱼不知解释了多少次，什么是鱼汤，这是怎么一回事，然而，直到如今，很难看见河里有谁对鱼汤有正确的理解！

但他，小鮈鱼，却牢牢记住了老鮈鱼的训诫，真所谓铭刻肺腑，永世不忘。他是一条有教养的、温文尔雅和信奉自由主义的鮈鱼，他很透彻地懂得：过日子不是舐舐面棍儿，没那么惬意。他对自己说："必须小心为是，不然就要摔跤子！"于是就这样生活起来。第一件事，给自己修这样一个洞，他可以爬得进，别的鱼却钻不进来！这个洞他用鼻子整整打了一年。这期间，当他时而在淤泥里，时而在水牛蒡下，时而在苔草丛里过夜的时候，他真是提心吊胆，经受了不少的恐怖。最后，洞子终于顺利打成了。清洁，整齐，正好适合他一条鱼居住。第二件事，自己的生活决定这么安排：夜晚，当人、野兽、鸟雀以及鱼类都睡着了，他才出来散散步；白天，他就在洞里呆着，打哆嗦。但因为毕竟需要有点儿吃喝，而他又没有俸禄，也没有听差，所以在中午时分，当所有的鱼都吃得饱饱，这才走出洞去，上帝保佑，也许他还能捉到一两条虫子呢。如果捉不到，那就饿着肚子躺在洞里，再一次打哆嗦。因为不吃不喝总比吃饱肚子送命好一点。

于是他就这样作了。晚间他披星戴月，出来散步，白天，就钻进洞里哆嗦。只有中午才出来捉点什么的，——可中午时候你能捉到什么呢！这时蚊子热得藏到树叶下面去了，小甲虫躲在树皮里不见个影儿。吞口清水，就算啦！

他整天躺在洞里，夜晚不睡觉，也不吃点儿东西，心里老想着：我好象还是活着的吧？唉，明天会怎样呢？

不过说实在的，他也打起瞌睡来了，而且作了个梦，梦见他得了一张彩票，中彩两万卢布。在他乐得得意忘形的当儿，翻了一个身，好险，原来他已经半个嘴伸到洞外去了……要是这时附近有一条小梭鱼，怎么得了啊！不就把他从洞里拖出去了吗！

有一次，他一觉醒来，看见洞口对面有一只龙虾。它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仿佛着了魔似的大睁着算盘珠般的眼睛，盯着他。只有它的须随着流水飘啊飘的。这时候他真是吓得要死！整整一个下午，直到天黑，这只龙虾都恭候着他，而他只是不断哆嗦，不断哆嗦。

另一次，天明之前他刚刚回到洞里，才打了一个甜蜜的呵欠，正预备享受一下美梦，——好家伙，不知怎么的，忽然有条梭鱼站在洞口，咯吱咯吱磨着牙齿。那梭鱼整整把他守候了一天，仿佛光看他也能饱肚似的。他倒是叫梭鱼上了一回当：不出洞去，也就完事大吉啦！

这类事他不止遇到过一次，也不止两次，几乎天天都有。每一天他都一面哆嗦，一面得胜。每一天他都欢呼：谢天谢地，又活着啦！

但事情并未仅此而已：他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虽然他父亲有一大家子。他认为，父亲是可以嘻嘻哈哈过日子的！那时梭鱼比较善良，桂鱼瞧见我们这些小不点儿也不眼红。虽然他曾一度给捉去熬鱼汤，但毕竟还有个老头把他放了！可如今河里的鱼一天天减少，鮈鱼大受欢迎。这种情形还谈得上什么成家立业，自己能活着就算不错啦！

聪明绝顶的鮈鱼就这样活了百多年。他不断地哆嗦着，不断地哆嗦着。他既无朋友，也无亲眷。他不去找谁，谁也不来找他。他不打牌，不喝酒，不抽烟，不追求漂亮姑娘，——他只是哆

嗦，只想着一件事：谢天谢地！我好象还活着呢！

后来，甚至梭鱼也夸奖起他来了：你瞧，要是大家都这样生活，河里就太平无事了！当然，它们只是故意这么说说的，以为他听见夸奖就会自我介绍道："愚下有礼了！"于是一口吃掉！但是这种玩意儿是骗不过他的，他又一次以自己的聪明战胜了敌人的阴谋诡计。

百年之后又是多少年，我们不知道。不过聪明绝顶的鮈鱼却一天天走向死亡。他躺在洞里想道：谢天谢地，我总算能寿终正寝了，就象我的父母一样。这时他又想起梭鱼的话：要是大家都象这条聪明绝顶的鮈鱼那样生活……喏，想想吧，那时真的会是个什么样子？

于是他又动用起他满腹的才学来了，忽然仿佛有谁向他低声说：真是这样的话，也许鮈鱼早就绝种啦！

因为要鮈鱼能传宗接代，首先需要有个家庭，而他却没有。仅仅如此还不行，若要鮈鱼的家庭根基稳固，繁荣昌盛，若要这家庭的成员身强力壮，神采奕奕，还需要生活在美好的环境中，而不是呆在那终日黑暗得几乎叫眼睛也瞎掉的洞子里。必需使鮈鱼得到充足营养，不可与世隔绝，有福彼此同享，在道德和其他美好品性上互相截长补短。因为只有这样的生活才能使鮈鱼的种族日益完美，而不至于庸俗不堪，退化为胡瓜鱼。

有些人的看法是不对的，他们认为只有那些吓得失魂落魄、躺在洞里哆嗦的鮈鱼，才算是可敬的公民。不，这不是公民，至少也该说是无用的鮈鱼。既没有谁从他们那里得到温暖，也没有谁得到寒冷，他们既未给谁带来荣誉，也未带来耻辱，他们生活着既不感到光荣，也不感到羞愧……他们只是白白占据一席之地，白白吃着伙食。

这一切是如此清晰，如此明白，以致他忽然有了一个迫不及待的愿望：我要爬出洞去，在河里昂首而游！但是他刚刚想到这里，马上又畏惧起来了。于是他又开始一边哆嗦，一边走向死亡。他活的时候哆嗦，死的时候也哆嗦。

整整一生瞬息之间便在他眼前过去了。他有过什么欢乐？他解除过谁的忧愁？他对谁有过善言劝告？他向谁说过一句好话？他庇护过谁，保护过谁，给过谁温暖？谁听见讲起他？谁想得起他的存在？

对于这一切问题，他只好这样回答：没有谁，谁也没有。

他生活着，哆嗦着——如此而已。甚至就是现在，当他死已临头，而他依然哆嗦的时候，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洞子黑暗、窄狭，连身子也转不过来；那里既没有阳光，也没有温暖。可是他，这视而不见的、身心衰竭的、谁也不需要的鮈鱼，却躺在这潮湿的阴暗里，躺着，等着：哪一天他才会饿死，叫他彻底解脱这毫无益处的生存？

他仿佛听见有别的鱼在他洞口走来走去，也许这是象他一样的鮈鱼吧，但它们谁也没有对他发生兴趣。谁都没有考虑：让我去问问聪明绝顶的鮈鱼吧，他到底有什么妙法，居然活了百多年，既没有给梭鱼吞下，又没有被龙虾夹成两段，也没有叫渔夫捉去烧鱼汤？它们只顾游来游去，也许还不知道，这个洞里有一条聪明绝顶的鮈鱼正在结束他生活的旅程哩！

最使他痛心的是：甚至没听见有谁说他聪明绝顶。大家只是说：你们听见讲起一个傻瓜没有，他不吃，不喝，没瞧见过谁，也没有同谁分享过荣华，只顾小心翼翼地保全他那十分叫人厌恶的性命？而且许多鱼甚至干脆管他叫笨蛋或无耻之徒，同时很奇怪河水怎么会容许有这样的蠢货。

他就这样运用着脑子里的智慧，渐渐入睡。其实这并不是入睡，而是已经开始昏迷。死前的低语传进他的耳里，慵倦无力渗透他的全身。这时他又作起往日的美梦来了。他梦见他仿佛中了两万卢布的彩，整整长了半尺①，而且亲口吞下了梭鱼。

可是，正当他作这个梦的时候，他的头也谨小慎微地整个儿伸到洞外去了。

他忽然失踪了。这意外究竟怎么发生的，——是梭鱼吞掉了他，龙虾把他夹成两段了，还是他寿终正寝，浮到水面，——这些都无见证，所以无从得知。多半是他自己寿终正寝的，因为对梭鱼来说，吞食他这条病入膏肓的、垂危的、何况还是聪明绝顶的𬶋鱼，有什么好滋味呢？

1883年

---

① 指俄尺，1俄尺等于0.71公尺。

忘我的兔子

有一次，兔子对狼犯了罪。你看见没有，他在离狼窝不远的地方奔跑，狼瞧见了他，便喊道：小兔儿！站住吧，亲爱的！那兔子不仅不站住，反而更加快了步子。于是，狼三步两跳立刻把他捉住，说道：我喊第一声你不站住，现在我决定处你极刑，要把你撕个稀烂。可是这会儿我肚子很饱，我那狼太太也很饱，而我们的存粮还能吃五天，所以这会儿你就在这个小树丛旁边呆着，等候死期。说不定……哈哈……我会饶了你！

兔子蹲在小树丛旁，一动不动。他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再过多少天，再过多少时辰，死期就到啦。他瞧了瞧狼窝那个地方，那炯炯放光的狼眼打那儿盯着他。但有一次，情况更不妙：狼先生领着狼太太走出来，在他身边的旷地上散步。他们看了他一眼，狼先生对狼太太说了几句狼话，两位都放声大笑：哈哈！马上狼崽子又跟着他们跑来，跳跳闹闹地跑到他跟前，亲热地摸摸弄弄，牙齿咬得咯吱咯吱直响……而他那颗心啊，简直要掉下来啦！

他从来不曾象现在这样喜爱生活。他是一只精明的兔子，看中一位兔寡妇的女儿，想和她结婚。正当他跑去见他未婚妻的时候，狼就揪住了他的脖子。也许，未婚妻这时正在等他，说不定还以为：兔哥儿对我变心啦！可也说不定她等着等着，就同别的兔子……相爱了……但也可能这样：那可怜的姑娘在灌木丛

里玩耍，狼就把她……一口吃掉啦！……

可怜的兔子一想到这里，眼泪就扑簌簌地掉下来。瞧呀，这就是兔子的美梦啊！他打算结婚，买了茶炊，希望同年轻的兔姑娘喝杯糖茶，但代替这一切的，却是一场春梦！啊哟，离死到底还有多少时辰啊？

一天夜间，他正坐着打瞌睡的时候，作了个梦。他梦见狼派他当身边的特任官，趁着狼出外视察的当儿，他自己跑到他的兔姑娘那儿去作客……忽然觉得有谁撞了撞他的腰。回头一看，原来是未婚妻的哥哥。

"你的未婚妻快死啦，"他说道，"她听说你大祸临头，立刻病得不成样儿。现在她心里只是想：还没有同我心爱的人儿告别，难道我就这样死去吗！"

死囚听见这话，心都碎了。为的什么？为什么他这样命苦？他活得正大光明，没有鼓吹革命，也没有拿起武器，他只是出于自己的需要才奔跑的，——难道为了这个就该死么？死！你们想想吧，这是个什么字眼儿啊！要死掉的不光是他一个，还有她，那灰兔姑娘，她的罪过只是因为她一心一意爱上了他，爱上了兔哥儿啊！他巴不得立刻飞到她身边去，用前爪抓抓灰兔姑娘的耳朵，一个劲儿和她亲热，一个劲儿抚摸她的头。

"咱们跑吧！"这时使者说。

死囚听见这话，霎时间好象变了个样儿。他已经躬起了身子，耳朵也贴到背上去了。马上那么一跳，就会杳无踪影的。这阵子他本不该去看狼窝的，可他却看了一眼。于是那颗兔儿的心又掉下来了。

"不行，"他说，"狼没有吩咐。"

这时狼却在看着，听着，同狼太太低声谈着狼话：他们大概

在夸奖兔子的高尚。

“咱们跑吧！”使者又一次说道。

“不行！”死囚重复说了一遍。

“你们说什么悄悄话，使什么坏主意呀？”狼忽然嚷起来。

两只兔子立刻呆若木鸡。这下使者也倒了霉！唆使哨兵逃跑，——嗨，依法该当何罪？唉，灰兔姑娘丢了未婚夫，又失去哥哥。狼先生和狼太太会把两个一起吃掉！

两位兔哥儿忽然清醒过来，看见狼先生和狼太太都把牙齿咬得咯吱直响，而他们的眼睛就象灯笼似的在黑暗中放亮。

“大人，我们没有什么……只是彼此谈谈……这位老乡是来探望我的！”死囚结结巴巴说着，吓得要死。

“问题就是这个‘没有什么’呀！我知道你们想干啥！可不能把指头放在你们嘴里①！讲吧，怎么回事？”

“是这么回事，大人，”这时未婚妻的哥哥出来说话了，“我的妹妹，他的未婚妻，快要死了，因此恳请大人，能不能放他去跟她告别？”

“唔……这倒不错，未婚妻爱未婚夫，”狼太太说道，“这么说来，她会生许多兔崽子，给我们狼增添口粮。我同狼先生也彼此相爱，我们也有许多狼孩子。有好些能独立生活了，眼下还有四个在我们身边过日子。喂，狼先生！放未婚夫去跟未婚妻告别好吗？”

“可是后天就该吃他啦……”

“大人，我赶回来……眨眼工夫我就回来……我就这……总之，我怎么也赶回来！”死囚连忙说，为了使狼不怀疑他能够眨眼

① 俄国成语，意思是：也得小心防范。

工夫就回来，他忽然装得象个英雄好汉似的，连狼看了也不禁大为称赞，心想：我能有这样一些兵士该多好啊！

但狼太太却闷闷不乐了，说道：

“你看看人家！这么一只兔子，可是多么爱他的兔姑娘啊！”

没有办法，狼先生只得同意放兔哥儿两天假，但是要他如期回来。至于未婚妻的哥哥，他就留下来作为兔质。

“如果两天以后的早晨六点钟你不回来，”他说，“我就把他当作你吃掉。如果你回来，我两个都吃，不过也说不定……哈哈……我还会饶了你们！”

兔哥儿出发了，象一根离弦的箭。他跑着，大地仿佛在颤动。路上遇见山，他一声“乌拉”，翻了过去；遇见河流，连浅滩也不找，泅水而过；遇见沼泽，就一气跳过五个草墩。难道是闹着玩的？他必须赶到七重天外，还要上澡堂洗个澡，还要结婚（他每时每刻都低声念着：“我一定要结婚！”），还要赶回来给狼作早餐……

甚至鸟儿们也对他的速度大为惊奇，——他们说：《莫斯科公报》不是写着，兔子没有灵魂，只是一团热气，——你瞧，他怎么着……在飞啊！

最后，他终于跑到了。这时究竟多么快活，——故事讲不尽，笔墨写不完。灰兔姑娘刚看见自己的心爱人儿，立刻把病忘得一干二净。她用后腿立起来，把鼓挂到身上，而且还用脚爪敲着《骑兵快步进行曲》。这是她给未婚夫预备的新鲜礼物！而兔寡妇简直乐得乱了章法，不知请未婚女婿坐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才好。姑姑婶婶，干爹干妈，姊姊妹妹，也从四面八方跑来，——大家都把瞧瞧新郎引以为荣，可也说不定是想尝尝喜酒。

只有新郎仿佛心神不定。没等到跟未婚妻亲热亲热，就说：

“我马上到澡堂去，咱们赶快结婚！”

“干吗急得这么狠？”兔妈妈取笑他说。

“我得赶快回去。狼只放我一天一夜假。”

于是他一五一十讲了一番，他讲着，流着伤心的眼泪。他不想回去，可又不能不回去。你瞧吧，有言在先啊，而兔子对自己的诺言是信守不渝的。这时姑姑婶婶和姊姊妹妹们拿出主张来了，他们异口同声说：兔哥儿，你说得对，没有诺言就别理那个碴儿，既然有言在先，就要守信用！咱们全兔族内还从来不曾有过兔子骗人的事哩！

说时迟，那时快，可是兔子办事比这还要快。早上大伙给兔哥儿办了喜事，到了傍晚他就同年轻的妻子告别了。

“狼必定会吃掉我的，”他说，“所以你对我要忠实。如果你生了儿子，你要严加管教。最好送他们到马戏团去，那里人家不仅会教他们打鼓，还会教他们用豌豆开大炮哩。”

忽然，他仿佛沉思似的（显然又想起狼了）补充说：

“说不定狼还会……哈哈……饶了我！”

说完眨眼就不见了。

然而，当兔哥儿又吃又喝大办喜事的时候，从七重天到狼窝那一段广阔无垠的地方，却发生了极大的天灾人祸。一个地方是大雨倾盆，因此前一天兔子轻易渡过的那条河，现在泛滥成灾，河面宽达十里了。另一个地方，是安德隆王向尼基大王宣了战，酣战地点正是兔子必经之路。第三个地方，出现了霍乱，必须绕过整整一百里地的隔离区……除此之外，还有狼、狐狸、枭鸟，——他们处处守得十分严密。

但兔哥儿是聪明的，他早已作过估计，多留了三小时以备不时之需，然而障碍却接踵而来，他连心也冷了。黄昏薄暮他在奔

跑，夜静更深也在奔跑，腿子给石头碰伤，腰间的毛被带刺的樫枝扯得乱蓬蓬的，一片一片挂在身上；他眼睛花了，嘴上流着绯红的血沫，可是他还有多少路要跑啊！而且他那兔质朋友，又仿佛活生生地老在他眼前晃动。这阵子他正在狼那里站岗，心里想着：再过多少时辰，亲爱的妹夫就来救我啦！他想到这里，就跑得更快了。高山，深谷，树林，沼泽，——全不当一回事！他的心好多次都要裂开，他也一个劲儿管束着那颗心，以免毫无益处的激动转移他的主要目标。现在不是痛心的时候，也不是流眼泪的时候，让一切感情都沉默吧，救朋友出狼嘴要紧啊！

现在天已大亮。枭鸟，夜猫子，蝙蝠都回窝去了。空中袭来一阵寒气。突然四周变得死一般的寂静。可是兔哥儿仍然在跑，仍然想着唯一的心事：难道我真救不了朋友吗！

东方发出红光了；起初，那遥远地平线上的云朵上面，冒出一点火苗，随后越燃越旺，突然成了一片红红的火焰！露水在草上燃烧起来了；白天活动的鸟儿醒来了，蚂蚁、虫蛆、甲虫爬起来了；不知什么地方飘来一缕青烟；黑麦和燕麦丛中响起一阵私语般的声响，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可是兔哥儿什么都不看，什么都不听，只是唠唠叨叨地说着：我害了我的朋友啊，害了我的朋友啊！

现在一座山终于出现。山那边就是沼泽，沼泽中间就是狼窝……来迟了，兔哥儿，你来迟了！

他鼓足最后的力气，准备跳过山峰……他跳过去啦！但他再也跑不动了，他已经筋疲力尽，倒下来了……难道他果真跑不到了吗？

狼窝就在眼前，象摆在盘子上那么清楚。远远什么地方的钟楼上，正敲起六时的钟声，钟声每敲一下，就象一把铁锤打在

这疲惫不堪的小野兽心上。最后一下钟声刚刚响起，狼先生立刻从狼窝里走出来，一步一步走着，乐得直摇摆尾巴。瞧，他向兔质走去，用爪子抓住他，又把爪子伸到肚子上，准备把他撕成两半：一半自已吃，另一半给狼太太。狼孩子也在那儿，围在爹妈身旁坐着，咯吱咯吱地咬着牙齿，学着样儿。

"我在这儿！在这儿！"兔哥儿大喊一声，好象千千万万只兔子齐声叫喊似的。接着便一个倒栽葱，从山上滚到沼泽里。

狼大大夸奖了他一番。

"我看兔子是可以信任的。"他说，"现在我给你们这样裁决：你们两个暂时都坐在这小树丛旁边，以后我会把你们……哈哈……饶了的！"

1883年

可 怜 的 狼

另一只野兽大概被兔子的忘我精神感动了，不是仅仅许下诺言，而是立刻饶恕。但栖息在北方温和气候里的一切猛兽当中，狼是最不懂得宽宏大量的。

然而，他这种凶残并非出于本意，而是因为他的体质构造麻烦难办：他除去肉类，什么也不能吃。为了得到肉类食品，非夺去生物生命不可，此外别无他法。总之，他不能不行凶抢劫。

他得来食物也不容易。要知道，无论对谁，死亡都不怎么美妙，而他却恰恰同死神一起来到跟前。因此，谁更强，谁就自己起来自卫，以免受到残害，而另一种不能自卫的动物，则由别的动物来保卫他们。饿狼不免要常常出来逛逛，而且还带着一个发瘪的肚子。那时候他蹲在那里，把嘴脸抬得高高的，发出尖利刺耳的嚎叫，以致周围一里内外每一个生物都吓得或者心烦得要命。而他那狼太太的嚎叫，听来就更加觉得心烦了，因为她有狼崽子，却没有东西喂他们。

世界上没有不憎恨狼、不咒骂狼的兽类。当他出现的时候，森林里总是一片呼嚎：该死的狼！凶手！害人精！他只顾往前逃窜，不敢回过头来，而他只听见后面在喊：强盗！追命鬼！一个月以前，狼拖走了一位妇女的羊；从此那位妇女的眼泪就不曾干过，边哭边喊：该死的狼！害人精！这以后他就没捞到一点沾牙齿的东西。他饱餐了一顿羊肉，可是他无法再抓第二只了……

妇女在哭嚎，他也在哭嚎……你怎么能分辨清楚！

据说，狼把庄稼汉害得家破人亡；不过，庄稼汉也好象发了狠心似的，凶得不得了！他拿棍子揍狼，用枪打狼，刨狼窝，设陷阱，搞围捕。"害人精！强盗！"只听见村子里都在讲狼："咬死最后一头牛！拖走剩下的一只羊！"如果他在世界上没有别的法子过活，那他有什么罪呢？

你杀了他，他也不会给你什么好处。肉没啥用场，皮毛粗硬，毫不暖和。要说好处，那只是你可以拿这个该死的东西好好寻一番开心，用叉子活活挑起来：狗杂种，就让你的鲜血一滴一滴地流吧！

狼活在世界上不能不残害生命，这就是他的不幸！可是他不懂得这一点。如果人家管他叫恶徒，那他也同样把那些追捕他、残害他、杀死他的人叫做恶徒。难道他懂得他的生存会给别人的生存带来危害吗？他所想的只是活，如此而已。马是负重的，牛是拿来挤奶的，羊是给剪毛的，而他是抢劫、行凶。马，牛，羊，狼，——大家都"活着"，各有各的方式。

然而，狼中间却有那么一只狼，长久以来，他一直行凶抢劫，忽然到了老年，他开始想，他的生活中有一点不对头的东西。

这只狼从年轻时候起，就生活得非常利落，是少数几乎从不挨饿的猛兽中的一个。白天黑夜他都抢劫，而且总是一帆风顺，没出漏子。他在牧人的鼻子底下拖走羊；他钻进村里的各户人家；他咬死牛；有一次他差点儿没有把一位守林人咬死；他在大家的眼前，把街上一个小孩子拖进森林。他听见，人们为这些事件恨他、咒骂他；不过他在这些咒骂声中却变得越来越凶残了。

"去打听打听吧，看看森林里是什么情形，"他说，"无时无刻不会没有凶杀，不会没有野兽发出嘶叫的声音，同生命告

别，——看见这种情形，难道能不学学样儿吗？”

他就这样在抢劫之中生活下去，一直活到人家把他这只狼叫做“老家伙”的年岁。虽然他动作不那么灵便了，仍然没有放弃抢劫，相反，甚而好象是爱上了它似的。不过，有一次他出乎意外地落到熊的爪子里。而熊是不喜欢狼的，因为狼成群结队袭击他们，并且森林里也时常流传一些谣言，说某处某处米哈依洛·伊凡内奇有所疏忽，灰色仇敌把他一身皮毛撕了个稀烂。

熊把这只狼抓在爪子里，心想：这个卑鄙家伙，怎么处置他？如果吃掉他，心里会作呕；如果把他压死，然后扔掉，可他那尸体又会弄得森林臭气熏天。让我看看：也许他还有良心。如果他有良心，并且发誓以后不再抢劫，我就放了他。

“狼呀！狼呀！”踏扑太君① 说，“难道你没有良心吗？”

“嗨，大人，您这是什么话！”狼回答说，“没有良心难道能在世界上过活一天吗！”

“既然你活着，说不定也可能有。你想想，每天尽听见你的新闻，你不是撕人家的皮，就是咬人家的喉管，难道这象有良心吗？”

“大人，容我回禀！我该不该吃喝，该不该供养我的狼太太，该不该抚育我的狼崽子？请问大人，这个问题您有何指示？”

米哈依洛·伊凡内奇想了一会儿，认为：既然把狼安顿在世界上，可见他也有养活自己的权利。

“应该。”他说。

“不过要知道，除了肉类，我可毫无办法！就拿大人来说吧，马林果您吃得津津有味，蜂蜜您吃得挺香，燕麦您嚼起来也满是

① 俄国民间为熊取的外号，俄文为 топтыгин，由动词 топтать 演化而来，意为踏、踩、践踏、蹂躏、冲撞等。

味儿，可对我来说，就完全不是这样的了！而且大人还享有额外的优惠：到了冬天，您呆在洞里，除去自己的爪子，别无需求。可是我，无论冬夏，没有一分钟脑子里不想到食物！总是想着吃肉。如果不先来一番咬死或者掐死，我有什么办法得到这类食品？”

熊开始考虑狼讲的这番话了，但他还想再考问考问。

“你难道不可以搞得轻松一点吗……”熊说。

“大人，我是尽可能搞得轻松一点。狐狸才叫麻烦哩，他撕一下，跳开，然后，再撕一下，又跳开……我是直截了当咬住喉管，一家伙就完啦！”

熊又开始作更多的考虑。他认为，狼对他说的倒是实话，可是放了他又有些担心，怕他马上又去干抢劫勾当。

“狼，你悔过吧！”他说。

“大人，我没有什么可悔过的。谁也不是自己生活的仇敌，包括我在内。那么我的过错在哪儿呢？”

“那你最好作个保证！”

“大人，我不能作保证。要是狐狸，他什么都能向您保证，可是我不能。”

怎么办？熊想了一会儿，又想了一会儿，终于作了决定。

“你是最最不幸的野兽，这就是我对你说的话！”他对狼说。“我不能判决你，虽然我知道我会罪孽深重，我还是放走你。我再补充一点：要是我处在你的地位，我不仅不看重这条命，而且会把死看作是自己的幸福哩！你去想想我这番话吧！”

于是他释放了狼，让他自由自在了。

狼从熊的爪子里出来，立刻又搞起他的老行当来了。整座森林被他弄得哀声四起，——再也没有别的。他常常钻进一个

村子瞎胡闹；两三个夜晚活活咬死整整一群牲畜，这在他是算不上一回事的。他吃饱了肚子躺在沼泽地里，伸伸懒腰，眯眯眼睛。甚至对熊，他的恩人，他也要开战，幸亏那家伙及时醒悟，立刻在老远地方举起爪子吓唬他。

他就这样猖獗了不知多少年，然而，老年终于向他走来了。力气一天小似一天，机灵样儿也消失不见了，加之一个庄稼汉还拿棍子打断了他的脊梁，哪怕躺下休息一阵，起来也不象从前那种追命好汉的模样了。追赶一只兔子，眼看到了脚下也会跑掉，落了个一场空。走到树林边缘，想从羊群里抓只羊，而狗也会一个劲儿又跳又叫。他只好夹着尾巴，空手跑掉。

“我怎么也怕起狗来啦？”他问自己。

回到狼窝，他又开始嚎叫了。猫头鹰在森林里叫，他在沼泽里嚎，——太可怕啦，村子里多么慌乱啊！

有一天，他捉到一只羊羔，咬着颈脖拖到森林去。那羊羔是一个最没有脑筋的家伙；狼拖着他，可是他还不懂得。他只是不断说着：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

“我马上叫你看看是怎么回事……混一混蛋！”狼大发脾气。

“大叔！我不想去森林里逛！我要去找妈妈！我不去，大叔，我不去！”羊羔忽然好象猜到了，不知是咩叫，还是嚎哭起来：“哎哟，牧人，牧人啊！哎哟，狗啊！狗啊！”

狼停下来，倾听着。他这辈子咬死的羊不计其数，个个都是满不在乎，无动于衷的。不等狼把他捉住，早就眯起眼睛，躺下来，一动不动，仿佛献上一宗实物贡品似的。可是这个小家伙，现在倒哭起来了：他要活下去！唉，这早已过腻了的生活，显然大家都觉得还很甜美啊！所以，他，龙钟老态的狼，也希望再活上

百多年！

这时他想起了踏扑太君的话："如果我处在你的地位，我不会把生，而是把死看作自己的幸福……"这有什么理由？为什么对于大地上其余一切兽类生是幸福，偏偏对他生却是咒骂和耻辱？

他没有作出回答，就一张嘴把羊羔放走，拖着一条尾巴，向洞穴慢慢走去；趁着这阵空闲，好在那里开动脑筋，好好地想一想。

但是，开动脑筋也没有想出什么名堂来，除了他早就知道的那一点：如不行凶，不抢劫，他这只狼无论如何是活不下去的。

他躺在地上，怎么也躺不安稳。脑子里想的是一回事，肚子里象火烧似的翻腾着又是另一回事。是疾病使他身子衰弱了，老迈把他毁了，饥饿把他折磨够了，总之他再不能象从前那样为所欲为了。他耳里震天价响着：该死的！害人精！追命鬼！问题在于他不知道自己有意犯罪吗？要知道，这些咒骂之声仍然压不下去啊！唉，很清楚，熊说的倒是真话：剩下来的只有自杀！

然而，这里又是不幸，因为哪怕是自杀，野兽也没有那个能耐。野兽自身是什么都不会的，既不能改变生活秩序，也不会去死。他生好似一场梦，死也象一场梦。他也许会被狗撕得七零八碎，或者给庄稼汉一枪打死；到这时他只不过呼噜呼噜儿声，抽搐一会儿，——就灵魂出窍了。死神从哪里来，怎么来的，——他却不知道。

这时他正受着饥饿的折磨……如今他已不再追赶兔子，只是在鸟雀们的身边转。捉一只年轻乌鸦或者林鸽，这就够他饱餐一顿了。即使如此，这时候其余的林鸽也是齐声叫喊：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

的确是该死的。喏，仅仅为了行凶和抢劫，到底怎样过活呢？比方说，大家诅咒他是不公平的，没有道理的，因为他抢劫并非出于本意，——但是又怎能不诅咒呢！他这辈子残害了多少野兽！他叫多少男女家破人亡，造成终生不幸！

这些思想使他痛苦了许多年，他耳里只听到一句话：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而他自己也越来越频繁地重复着说：的确该死！真是该死！害人精，追命鬼！可是，他为饥饿所折磨，仍然去搜捕牺牲品，他掐着、扯着、撕裂着……

他开始呼唤死神了。“死神！死神啊！你让我解脱野兽、庄稼人、鸟雀吧！你让我解脱我自己吧！”——白日黑夜他都望天哀嚎。而野兽和庄稼人听见他哀嚎的声音，也在恐惧中哭喊：害人精啊！害人精啊！害人精啊！甚至在他向苍天哭诉的时候，也不可能不听见四面八方向他涌来的诅咒声。

最后，死神终于垂怜他了。那一带地方出现了“野兽通”①，附近的地主们利用他们的到来，要安排一次打狼的狩猎。有一天，那只狼正躺在自己的洞穴里，忽然听见叫唤声音。他立起来，走了出去。他看见前面路上插满了标记，后面和两旁许多庄稼汉跟着他走来。但是他已经不想冲出重围了，而是垂头走去，迎接死亡……

突然，当头一下打在他两眼之间。

“那是她……救主死神！”

1883年

① “野兽通”是普斯科夫省维里科鲁茨克县的庄稼人，他们研究森林中各种野兽的习性，向猎人们提供围捕方法。——原作者

美德先生与缺德鬼

美德先生与缺德鬼自古以来就是冤家对头。缺德鬼日子过得快活，自己的事办得很巧妙；美德先生却过活得平淡无奇，但所有的识字课本和文选，都把他作为效法的范例写了进去。然而，大家也悄悄地在心里想：我们要是象缺德鬼那样，能办成一件好事可就好啦！是啊，老实说，我们是在不声不响地办。

很难说他们的纠纷是由什么起的头，谁首先挑起。看来最早是美德先生起的头。缺德鬼很机灵，会用心计。他走起来象一匹快马，大步跨着，而且身着绫罗绸缎，在世上到处炫耀。美德先生跟在后面，总是追赶不上。赶不上，心里很不痛快，说道："得啦，无耻之徒，你就穿着绸缎衣服夸耀去吧！我们穿粗布衣裳，也会受到大家尊敬的！"缺德鬼回答他们说："愿上帝保佑你们受到尊敬！"

美德先生忍受不了讥笑，到处痛骂缺德鬼。他们穿着粗布衣裳走到十字路口，喋喋不休地对过往行人说："正直的先生们，你们喜欢不喜欢我们穿粗布衣裳？"过往行人答道："瞧你们这些穿破烂的，怎么这么多！去吧，别停留啦！上帝会保佑你们的！"

美德先生试着去找警察，请求帮助。"你们看见没有？民众都给败坏了！眼看他们浑身都要沾满缺德鬼的污秽啦！"但警察只顾站在一旁，还把手举到帽沿，向缺德鬼敬礼。

美德先生一无所获，只是懊丧地威胁说：等着吧！干这种

事，不久会罚你们去作苦工的！

然而，缺德鬼却一直向前飞跑，还吹牛说大话："你们以为罚苦工就能吓住人！对我们罚不罚苦工还不知道呢，可你们生下来就整个儿泡在苦工里了！哼，都是坏蛋！浑身皮包骨头，却眼红得快着火啦！对着馅饼嘴皮巴哒直响，可是不知道怎么去拿它！"

总之，争吵一天比一天厉害。好多次甚至闹到公开打起架来，但幸运之神几乎总是背弃美德先生。缺德鬼得到胜利，给美德先生戴上脚镣手铐：歹徒，老老实实坐牢！于是，他们一直坐到上司出来过问，释放他们为止。

在这样的一次交战中，傻瓜伊凡从旁走过，停下来对战斗者说：

"你们简直是笨蛋，真笨啊！为了一点点事情就互相残杀！要知道当初你们的属性是同样的，后来由于杂乱无章和人的捣鬼，才出现了美德先生和缺德鬼。一种属性受到挤压，另一种属性却可以自由行动，——机器里的轮子就使坏了。于是世间充满了混乱、争吵、悲伤……你们现在这么办：去找最初的本源吧，——说不定，你们看事物就意见一致啦！"

他说完这话就上路到衙门里告状去了。

不知是伊凡的话对战斗者起了作用，还是继续作战的火药不够，反正战士们都把剑插入了鞘，开始思索起来。

然而，美德先生想的比较多，因此他们肚子已经饿瘪了，而缺德鬼刚听见吹响休战的号声，立刻各自散去，干他们从前的坏事，而且又过起美好的生活来了。

"他倒堂而皇之讲起'属性'来了！"温顺贤良先生首先发言，"我们懂这些'属性'不比他差！如今一种属性穿天鹅绒衣服，吃

山珍海味，另一种属性穿粗布衫，整天饿着肚皮呆着。伊瓦努什卡是受半分罪：拿谷糠填财神爷，——这也公平合理；不过拿谷糠可骗不了我们，——我们是深知其中奥妙的！”

“这种‘属性’究竟是什么东西啊！”循规蹈矩先生惊恐不安了，“这里有没有什么祸害？从来就有美德先生，也有缺德鬼的。这现象已经存在了几十万年，写这种事的书也有几十万卷，可是，真奇怪，他马上解答说：‘属性’！不，你试试吧，去翻翻这几十万卷书，就会看见扬起一股灰尘来！”

谈来谈去，最后，大家认为循规蹈矩先生讲的是真话。美德先生被认为是美德先生，缺德鬼被认为是缺德鬼，这已经有多少万个年头了啊！写这件事的书何止千万卷，耗费了多大一堆纸，多少墨水啊！美德先生历来站在右边，缺德鬼站在左边；听了傻瓜伊瓦努什卡的话，忽然放弃一切，叫起什么“属性”来了！要知道，这差不多等于放弃公权而自称为“人”！当然，它简单倒也简单，不过有一种简单比偷盗还要糟糕。小心别随便碰着，要不然你刚迈出第一步就会掉进多得不可胜数的陷阱，也许你会全身陷进去，只露出一个脑袋！

不，别再想“属性”啦，如今该寻找一种折衷，或者象俄国话说的花招，——说不定这倒有效。这种花招会叫美德先生感到愉快，也合缺德鬼的口味。因为缺德鬼有时候也有畏惧之心。就在不久之前，淫欲先生在澡堂子里被当场抓住，把他的犯罪行为记录在案，当天夜里通奸先生穿着一件衬衫跑下了楼。自由思想之树早已开出艳丽的花朵，如今也把他连根拔掉啦！所以，缺德鬼要耍花招不无好处。诸位先生！诸位女士！有谁愿意提个问题：谁心中有“济世良方”？

首先响应号召的是一位名为经验的龙钟老头儿（有两位经

验大爷：一个向来缺德，另一个心地善良，而这位是心地善良的)。他提出一个办法："你们去找这样一个宝物，它尊敬美德先生，也不回避缺德鬼。你们请他当使者，派他到敌方的营盘里去。"

他们开始找寻，当然也找着了。他们找到两个穷光蛋：温顺先生与规矩老爷。两位都住美德村后院，种一块可怜的份地，但贩卖私酒，而且在自已家里悄悄招待缺德鬼。

然而，办事总是开头难。两位穷光蛋不够堂堂正正，履行使命又极易被人左右。他们刚刚到缺德鬼的营房，刚开始谨小慎微、小心翼翼瞎磨蹭，缺德鬼就象一大帮子似的大声嚷道：

"我们可是听过这些俏皮话的！你们早就说着这些话在我们身边蹓跶了，不过都是白费工夫！穷光蛋，好好去吧，别白吃饭啦！"

仿佛要向美德先生证明休想骗过他们似的，他们在"撒马尔罕"客店厮混了一个通宵，到第二天早晨正要分手的时候，又捉住了节食和戒色这两位先生，并以卑劣不堪的态度对待他们，甚至连"撒马尔罕"客店里的鞑靼人也大为惊异：这些高贵的先生们在干什么呀！

于是美德先生明白，这是一件郑重的事，必需认真办理。

那时他们当中降生了一种中性生物：既非虾，也非鱼；既非鸡，也非鸟；既非夫人，也非男友，反正都是平安降生的。降生，成长，开花结果。这不三不四的东西也有一个中性的名字，叫做伪善①……

从诞生开始，这生物的一切都是一个谜。听老居民说，有一

① 在俄语里伪善这个词属中性名词。

次温顺和淫欲在阴暗的走廊里相识，因此结出了果实。这果实得到美德先生们的共同栽培和抚育，后来送进寄宿学校交给法国女人柯米尔佛。伪善先生的外表说明了这个谜，因为，他那双眼睛虽然必定是朝下看，但目光敏锐的人不止一次发现他脸上常常闪现淫欲的神色，一旦遇有机会，腰就极为不雅地抖动起来。毫无疑问，这种外表的不协调，大半是柯米尔佛寄宿学校的过错。在那里，伪善先生学会了全部主要学科，如"唯命是从"、"谦和柔顺"、"溜须拍马"之类，总之，能保证美满生活的一切。同时他也没有避免康康舞① 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浸透了寄宿学校的墙壁和空气的。除此之外，柯米尔佛夫人还在暗中捣鬼，她向伪善先生源源本本讲了她父母的情况。讲到父亲(淫欲)，她说他是个下流东西，胆大妄为，——他爬到大家身上又揪又拧！至于母亲(温顺)，她虽然没有出色的外貌，但当人家拧她时，她那突然的一声叫喊也是十分可爱的，甚至不乐意拧人的缺德鬼们(诸如贿赂、爱上司、沮丧等等)，也不会放弃享受这番乐趣的机会。

就是这样一个两眼下垂，却以淫荡目光从闭着的眼皮后面窥视周围的中性生物，被美德先生选来和缺德鬼进行谈判，并且还想出一种使双方都能自由过活的共同的 modus vivendi② 。

"我们那套办法你会吗？"殷勤先生想要预先考他一下。

"我吗？"伪善先生很惊讶，"我就这么……"

美德先生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楚，伪善先生已经两眼垂下，双手放在胸上，两颊泛起红晕……简直是个姑娘！

"瞧，真机灵！喏，要是照他们的办法，照缺德鬼那套办

---

① 法国游艺场中动作下流的舞蹈。

② 拉丁语：暂行办法。

法……怎么样?"

对这个问题，伪善先生甚至不予回答。就在这当儿，他已经作出一件东西，这东西谁也不会看得清楚，可是却十分可靠，只有锐眼先生才啐了一口:呸!

随后大家一致作出决定:到公证人比兹雅也夫那里，写一张用于举办诸种修善积德之事的委托书交给伪善先生。

一不做，二不休:无论多么痛苦，只得请缺德鬼原谅。伪善先生走进他们下流的巢穴，羞得连眼睛也不知往哪里瞧了。"现在这里到处都是荒淫无耻啊!"他口头大声埋怨，可心里面却加上一句:"嗨，缺德鬼们日子过得真不错!"的确，伪善先生走出美德府还不到一里地，就感到狂饮烂醉的气味从四面八方向他扑来。笑声，舞蹈，表演，——都乐得人喘不过气了。缺德鬼为自己建了一座极为美妙的城市:宽阔，明朗，有大街小巷，有广场和林荫路。这里是伪证街，那里是叛卖广场，而这里是无耻路。谎话神父亲自坐在那里，在店铺里做诽谤酒买卖，当场喝与取走喝都一律欢迎。

然而，不论缺德鬼过得多么快活，不论他们干各种混帐事情多么经验丰富，可是当他们见到伪善先生，也禁不住大叫啊呀了。从外貌看，不多不少恰到好处，一位真正的姑娘;但是否确实是真正的，这就连鬼也闹不清楚了。谎话神父本来认为世界上不会有他不曾做过的坏事，连他也两眼瞪得圆圆了。

"喏，"他说，"我这是白费力气，自以为了不起，仿佛世间没有谁比我更坏了。我算个啥!瞧他，那才是真正的祸害，没法比!我要作混蛋还得多多努力，——因为，我虽然不是经常、毕竟有时也给人家撵下楼梯;可是，这个宝贝，如果他贴到你身上，你就别想脱身啦!他把你缠了又缠，绕了又绕，不挤干油水，决不放

你！"

然而，伪善先生激发起来的热情不论有多大，这里也不会没有争吵。缺德鬼是上了些年纪的(土著居民)，最珍视古时的遗训，诸如想入非非，思想空洞，妄自尊大，恨人哲学之类，他们非但自己不迎接伪善先生，而且还提防别人迎接。

"真正的缺德鬼用不着掩饰，"他们说，"而且还威风凛凛地把自己的旗帜举得高高的。伪善先生能让我们看见什么真正的新鲜玩意儿，古往今来有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曾采用？确实没有。相反，他教我们说一些危险的遁辞，迫使我们如果不是直接表示自己感到可耻，那么，无论如何也要做出感到可耻的样子。Cavent consules！① 如今我们已有足够坚定和忠实的追随者，但要知道，他们看见我们满口遁辞，那就会说：既然诸位缺德鬼都自己否定自己，大概他们真的遇到了难题啊！大家就转身不来理睬我们了，你瞧吧，——都转身走啦。"

这是顽固不化的加图② 派老缺德鬼们说的，他们既不承认新思潮，也不承认新诱惑或新情况。他们在大粪堆里降生之后，宁愿在那里闷死，也不背离祖先遗训。

另一派缺德鬼追随其后，他们迎接伪善先生的时候，并没有表现特别的热忱；然而这倒不是由于他们厌恶伪善，而是由于他们不用假手伪善已经同诸位美德先生秘密往来了。这里有变节、背信弃义、叛卖、挑拨离间、谗言诽谤等等。他们不欢呼胜利，不拍手鼓掌，不举杯祝贺，而是只眨眨眼睛：敬请光临！

不管怎样，伪善先生的胜利是有了保证的。以淫欲、酗酒、

① 拉丁语：要谨慎啊！

② 加图是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出身贵族。他极端仇视迦太基人，每次演讲，结尾都说：我赞成消灭迦太基。

贪食、放荡、掌嘴为代表的青年们，立刻召集大会欢迎使者，那喝彩之声使想入非非先生也不得不永远不再发牢骚了。

“你们这些老混蛋，光给大家捣乱！”青年们对老人们大声嚷道。“我们要生活，可你们尽叫人泄气！我们都上了文选（这是特别令人高兴的），在沙龙里我们会出人头地啊！老太太会喜欢我们的！”

总之，达成协议的基础立刻找到了，所以当伪善先生回家后，向美德先生报告了出使经过，大家一致认为，美德先生与缺德鬼作为单独的或互相仇视的集团而存在的种种理由都永远消除了。然而，却没有决定取消旧的名单，——谁知道，说不定还用得着的？——不过准备使用的时候，要想到使大家看出他所掩饰的仅仅是尸骸罢了。

自此以后，在美德先生与缺德鬼之间便出现了盛大的招待会。放荡先生想去节食先生那里作客，挽着伪善先生的手，——节食看见他们，老远表示欢迎：

“敬请光临！愚下有请！我们正说起您……”

反过来说，节食先生想在放荡先生那里享用一顿斋戒的素餐，也挽着伪善先生的手，而放荡先生的大门也早已敞开了：

“敬请光临！愚下有请！我们正说起您……”

斋戒日子，素餐招待；荤食日子，荤菜请客。他们一只手画十字，另一只手任意胡来。他们一只眼举目望天，另一只眼欲火闪射不停。美德先生第一次尝到了甜头，而缺德鬼也没有吃亏。恰恰相反，他们还对大家和每个人说：象现在随便吃的这些美酒佳肴，我们是从来不曾见过的！

可是，傻瓜伊瓦努什卡至今都不明白，为什么美德先生和缺德鬼对待伪善先生都乐意妥协，言归于好，如果他们能够一

致认为彼此都是同样的"属性"，这就更为自然了，——如此而已。

1884年

熊 都 督

巨大和严重的罪行，往往冠以美名，写进历史记事碑。细小和微不足道的罪行，却称为耻辱，不仅没有把历史引入歧途，而且也没有得到同时代人的赞扬。

一 踏扑太君[①]一世

踏扑太君一世深明此中道理。他是野兽中的一员老差官，有打洞子的本领，能把大树连根拔掉，由此可见，他是多少懂一点工程技术的。但他最可贵的品德，是无论如何总希望历史记事碑上能记他一笔，因此，他认为世界上最为灿烂辉煌的莫过于屠杀。无论同他讲什么，商业也好，工业也好，科学也好，——他总是那么一句：杀……杀……这是非有不可的！

正因为如此，狮子授他少校官衔，并作为临时措施，委他担任都督，派往遥远的森林，平定内贼。

森林中的庶民百姓知道少校要到他们的林子来，都开始思索。那时候，森林的庄稼汉中间，有一种自由民，都各按各的一套营生。野兽搜索食物，鸟雀飞翔，昆虫乱爬，谁都不愿以整齐划一的步法前进。庄稼汉明白，他们这种现象不会得到夸奖，但自己也不能作到老成持重。他们纷纷说：“不久少校就要来啦，鞭子临到我们头上，那时我们就懂得喊爹叫娘了啊！”

果然，庄稼汉还没有来得及回头看看，踏扑太君已经到了眼前。在米哈依尔日[②]清晨，他就任都督之后，立刻作出决定：明天屠杀。是什么迫使他采取这个决定的，我们无从知道，因为，老实说吧，他算不上什么凶恶，只不过是一头畜生而已。

如果不是鬼使神差，他定然会实现自己的计划的。

问题在于，踏扑太君等候屠杀的时候，忽然心血来潮，想要庆贺自己的命名日。他买来一桶酒，自斟自酌，喝了个酩酊大醉。可是他还没有打好自己的洞子，所以喝醉了也只好躺在林子里的草地上睡觉。他刚躺下，马上鼾声大作。第二天清晨，好象有意为难似的，一只黄雀偶然飞过那片草地。这是一只特别的、聪明的黄雀，他会搬运水桶，如果需要，还会替金丝雀唱歌。全体鸟雀看见他，都非常欢喜，他们说："你们瞧啊，我们的黄雀往后还会衔东西呢！"黄雀的聪明，甚至传到了狮子耳里，他不止一次对驴子（那时在狮子身边任顾问的驴子，是以聪明才智闻名的）说："哪怕一只耳朵能听到黄雀在我的爪子里唱唱歌，那就不错了啊！"

但是，无论黄雀多么聪明，也没有料到这一点。他以为这是一根腐朽的木头横在草地上，就坐到熊的身上唱起歌来。但熊的睡梦很易惊醒。他觉得仿佛有谁在他身上跳，便认为这定是内贼无疑！

"谁如此无法无天，居然到都督身上来跳！"他终于咆哮了。

黄雀本来应该飞走的，但他没有想到这一点。他依然蹲在那里，心里很奇怪：木头怎么说起话来啦！喏，当然啦，少校是不能忍耐的，他一爪抓住这个无礼的家伙，由于醉意蒙眬，看也不

---

① 参见第51页注。

② 即熊的命名日。

看一眼，就一口吃掉了。

吃是吃了，但吃过之后却恍然大悟：我吃了个什么玩意儿呀！这东西连粘牙齿都不够，算个什么贼寇啊？他就这样想来想去，但他，这个畜生，却没有想出什么名堂来，吃啦，——这就完了。这桩蠢事无论如何没有法子纠正。因为，即使吃了一只无罪的鸟儿，那也同有罪的鸟儿差不多，反正在少校的肚里一样腐烂。

“我为什么吃他？”踏扑太君自己问自己，“狮子派我来这里的时候，事先打过招呼：要干轰轰烈烈的大事，严防不法之徒！可是我，第一遭却想到吃黄雀来了！喏，不要紧！凡事总是开头难！好在时间早，谁也没有看见我干的蠢事。”

唉，真可惜！踏扑太君显然还不知道，行政工作上的第一个错误必然会造成不幸。行政步伐的方向开头有了偏差，结果便会失之千里，离直线越来越远……

果然，他还没有来得及心安理得，以为谁也没有看见他干了蠢事，忽然听见一只白头翁在旁边的白桦树上向他大喊：

“蠢货！派他来把我们大家归纳为一，他却吃下黄雀啦！”

少校勃然大怒。他爬上白桦树去捉白头翁，而白头翁也不愚蠢，纵身一跳，飞到另一棵白桦树上去了。等熊爬上这棵白桦树，白头翁又飞回原来那棵树上。少校就这样爬来爬去，爬得筋疲力尽。乌鸦看见白头翁，也胆大妄为起来：

“好一个畜生啊！好心人巴望他来一场屠杀，他却把黄雀吃啦！”

他去捉乌鸦，小树丛里又跳出一只兔子来：

“好一个笨蛋布尔朋①！把黄雀吃啦！”

① 布尔朋原为法国一王朝，因为国王昏庸愚蠢，后来便成为愚蠢的代名词。

一只蚊子也从七重天外飞来：

"Risum teneatis, amici！① 把黄雀吃啦！"

青蛙在池沼里呱呱叫道：

"真是愚蠢大王啊！把黄雀吃啦！"

总之，既好笑，又可气。少校时而冲到这边，时而撞到那边，想捉住那些嘲笑者，但都滑脱了。他越是卖劲，就越加显得愚蠢。不到一小时，森林中大大小小一切动物，都知道踏扑太君少校吃了黄雀。整个森林一片愤怒。大家期待于都督的并不是这个。他们以为他会以屠杀为丛林沼泽生色增光，可是他却干出这种事情来！无论米哈依尔·伊凡内奇往哪里走，到处仿佛呻吟似的叫着：你真蠢，真蠢！把黄雀吃啦！

踏扑太君焦急不安地东奔西突，拼命吼叫。类似这样的事情，他在生活中只遇见过一次。那时人家把他赶出洞穴，放出一群小狗；狗崽子们一个劲儿咬他耳朵，咬他后颈脖，还咬他屁股呢！那阵子可真是死已临头了啊！然而，总算躲开了这场灾难：他咬伤了十来条小狗，躲过了其余的小狗。而现在要躲也没个地方。每一簇小树丛，每一棵树，每一个土墩，仿佛全活了似的，都在逗弄他，而他只有洗耳恭听！雕鸮本来是最愚蠢不过的鸟儿，可是他听见了其他鸟儿叫喊，每天夜晚也高声叫着：蠢货！把黄雀吃啦！

然而，最为重要的是他自己不仅受到侮辱，而且眼睁睁看着长官的威信从根本上每况愈下，一天天降低。一旦消息传到相邻的丛林荒野，那里就会拿他当作笑柄！

很奇怪，有时候一些极其微不足道的原由，竟会造成最为严

① 这是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诗句，意为：不要笑，朋友们！

重的后果。一只小小的黄雀，居然把他这个可以称之为鹫鹰的勇猛之士，弄得一生名誉扫地！在他没有吃掉黄雀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说，踏扑太君是个傻瓜。大家喊着：大人！您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您的孩子！大家都知道：驴子亲自在狮子面前说他好话，既然驴子有所赏识，可见他也有值得赏识之处。而现在，由于一种极其微不足道的行政错误，一下子就闹得全都露了馅。大家仿佛会自然而然脱口说出这样的话来：蠢货！把黄雀吃啦！情况倒跟谁运用教育措施把一个可怜而又小小的中学生逼得自杀一样……但是，不，这件事并不一样，因为逼得一个中学生自杀，并不是可耻的罪行，而是历史也许会加以注意的眼下的事件……但是……黄雀！真没有想到！黄雀！"弟兄们，这件事实在可笑之至！"麻雀、刺猬、青蛙同时大声嚷道。

起初，大家谈起踏扑太君的行为都十分气愤（为亲爱的丛林荒野感到羞耻）；后来就撩惹起来。起初是附近居民来撩惹一番，后来远地居民也开始响应附和。起初是鸟雀，后来是青蛙、蚊子、苍蝇。整个沼泽，整个森林。

"所谓社会舆论原来就是如此！"踏扑太君苦苦一声长叹，用脚爪擦了擦被树枝扎破的嘴脸。"以后我也许会同这只黄雀一起……写上历史记事碑！"

而历史却是一桩大事，一提起它，踏扑太君就思索起来。他本身对历史是颇为茫然的，但他曾经听见驴子说过，甚至狮子对历史也畏惧三分，他说，以野兽的模样儿上了历史记事碑，那是不妙的！历史只看重最为出类拔萃的屠杀，而对细小的屠杀是不屑一顾的。如果他一上任就咬死一群牛，抢劫整个村庄，弄它一个遍地荒凉，或者把守林人的木头房子夷为平地，喏，那时历史……可是历史又算什么！主要的是，如果驴子能写一封赞美

信就好了！而现在，你瞧，吃了一只黄雀，弄得臭名远扬！乘马车颠簸几千里地，花费那么多川资和口粮，——第一件事却吃了黄雀……唉！小学校里念书的孩子也知道的啊！野蛮的通古斯人，草原之子的卡尔梅克人往后也要说：人家派踏扑太君少校去平定贼寇，他却吃了只黄雀！要知道，他，少校，自己也有小孩在中学校念书啊！直到现在人家都管他们叫少校公子，可是今后那些小学生们就会拦住他们，高声喊着：吃了黄雀啦！吃了黄雀啦！想要抹掉这桩窝囊事，得制造多少大屠杀！要抢夺、毁灭、伤害多少人啊！

要靠弥天大罪来建造公共设施完备的城堡的时代，是该诅咒的时代；但自以为仰仗可耻和微小的罪行可以达到同样目的的时代，也是可耻的，可耻的，一千倍可耻的时代！

踏扑太君辗转不安，夜不成眠，报告也听不入耳，老想着一件心事：唉，对我这少校的恶作剧驴子会说些什么呢！

突然，仿佛梦应验了似的，驴子来了一道命令："狮子陛下据报，得知阁下未曾进剿内匪，仅吃黄雀一只，此事是否属实？"

只好承认了。踏扑太君表示悔悟，写去一份报告，便敬候回音。当然，除了"蠢货！吃了黄雀！"之外，不会有任何别的回答。但驴子却私下给罪犯通风报信（熊在寄出报告时送了他一桶蜜作为礼物）：您非进行一次特别屠杀不可，以消除此种恶劣印象……

"事情既然如此，我就要洗刷我的名声！"米哈依洛·伊凡内奇说，立刻向一群羊扑去，撕咬齐下，来了个一只不留。随后又在草莓丛中捉住一个妇女，抢去一筐草莓。后来便追根刨底，挨家搜查，差不多把整座森林都闹翻了天。最后他在夜间钻进印刷所，捣毁机器，打乱活字，把人类智慧的创作抛进毛厕。

干过这一切，这个狗杂种，就蹲在那儿，等候传令嘉奖了。

然而，他所期望的并未实现。

虽然驴子利用头一个情况，运用生花妙笔，把踏扑太君的功绩大事渲染，但狮子不仅不予嘉奖，反而亲自动起爪子，在驴子的奏折上胡乱抓出这样的字行："吾不相信，该项军官为勇者，因正是此个踏扑太君，食了吾之可爱的黄雀也！"①

于是下令免去他的步兵官职。

如此一来，踏扑太君一世终身都是一名少校。如果他当时直接从印刷所动手，现在说不定已经是将军了。

二　踏扑太君二世

但情况往往也会这样，甚至灿烂辉煌的罪行也无济于事。现在来讲讲另外一位踏扑太君，作为这种情况可悲的例子。

正当踏扑太君一世在他那个丛林荒野大出风头的时候，狮子派了另一位都督去另一个同样的丛林荒野，也是少校，也是踏扑太君。这一位比他的同名者聪明，最重要的是，他懂得一个行政官吏的整个前程，决定于行政声望的第一步。因此，他在领得驿马川资之前，先把自己的行动计划作了一番慎重考虑，这才奔赴都督任上。

然而，他的官运还不如踏扑太君一世久长。

主要的是，他寄希望于一上任立刻捣毁印刷所。这是驴子替他出的主意。但是，他管辖的那片丛林荒野，原来一家印刷所也没有。虽然老居民们谈到，就在那棵松树附近，从前曾经有过

① 苏联的谢德林研究者认为，这段文理不通的文字，是影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这位沙皇不学无术，他的御批常常别字连篇。

一台印刷森林报纸的官产手摇机器，但早在马格尼茨基①时代，这台机器已经当众烧毁了，而留下来的不过是一所图书检查机关，同时这机关又把出版报纸的职务交由白头翁担负。这些白头翁每天早晨在森林中飞，传布当天的政治新闻，谁都不觉得这有任何不便之处。后来大家还知道，啄木鸟在树皮上不停地写《丛林荒野史》，但树皮上凡有字迹的地方，都给小偷蚂蚁蛀坏和搬走。因此，森林中的庄稼汉们虽然生活着，却不知道过去和现在，也看不见未来，或者换句话说，他们徘徊来去，被包围在时代的暗影里。

于是少校问道，最低限度林中是否也有一所大学或者科学院，以便放火烧毁。可是，哪里知道，他这打算马格尼茨基早已料到：他早把大学的全部人马送去充军，戍守边陲，而科学院的院士们，却抓来关进树洞，至今都在那里陷于昏睡状态。踏扑太君大为震怒，吩咐把马格尼茨基给他抓来，以便处以极刑，撕个稀烂（“Similia similibus curantur”②），但得到的回答却是，马格尼茨基已顺天意亡故了。

毫无办法，踏扑太君二世伤心了一会儿，但并未陷入沮丧。“如果这批混蛋由于没有灵魂而无法伤害他们的灵魂，”他暗自说道，“那么干脆就剥下他们的皮！”

说了就作。他选了一个比较黑暗的夜晚，钻进附近一位庄稼汉的院子。他依次咬死一匹马，一头牛，一口猪，一对羊，这混帐王八蛋虽然知道已经把庄稼汉搞得完全破产，但是还嫌不够。“慢着，”他说，“我要把你的木头房子夷为平地，叫你一辈子当叫

---

① 马格尼茨基是亚历山大一世时代的极端反动人物，曾任学校总署委员。压制先进思想，迫害进步分子，许多学者教授都受过他的迫害。

② 拉丁语，意为：以毒攻毒。

化子！”说完这话，他立刻爬上房顶，以便完成自己的暴行。可是他没有料到，那撑着房子的柱头早已朽烂。他刚刚一脚踏上去，房顶哗啦一声就塌下来了。少校悬在空中，眼看免不了要摔到地上，可他是不愿如此的。他抱住一根木头柱子，大声吼叫起来。

庄稼汉听见吼叫声都跑出来了，有的拿着棍子，有的拿着斧头，有的拿熊叉。他们举目一望，到处一片破坏景象。篱笆墙弄破了，院门大开，牲口圈里一滩一滩鲜血，仇敌却悬在院子中央的半空中。这可把庄稼汉气炸了。

“瞧，这该死的东西！他想在上司面前邀功，我们却遭了殃！来呀，弟兄们，咱们来给他点面子！”

说完这话，他们看准熊会掉下来的地方，把熊叉安好，大大地给了他一番面子。然后便剥掉他的皮，尸体扔进沼泽，第二天早上，一些猛禽便把他啄了个七零八碎。

这样，一项新的森林实践出现了，它说明灿烂辉煌的罪行，正如可耻的罪行一样，也可能有同样悲惨的结局。

森林历史也肯定了这项新实践，而且，为了更为通俗起见，还作了如下补充：历史手册（为中等学校出版的）所采用的将罪行分为灿烂辉煌的与可耻的这样一种办法，应当永远取缔；从今以后，凡属罪行，无论其规模如何，应一律名之为“可耻的”。

在驴子呈报此事的奏折上，狮子亲自用爪子抓了几下，作了如下批示：“将历史判决着即知照踏扑太君三世少校，令其竭尽全力，设法避免。”

三　踏扑太君三世

踏扑太君三世比他同名的前辈聪明一点。他念过狮子的批

示之后，暗自说道："事情不大妙啊！烂污拆小了，大家笑话你，拆大了，叫你尝尝熊叉的味儿……该不该去呢？"

他写了一份报告请示驴子："既然大小罪行都不允许，那么是否可以制造中等罪行呢？"驴子的回答却含糊其词："此项问题所需的一切指示，可查阅《森林条例》。"于是他翻阅了《森林条例》，其中万般诸品，如毛皮税啦，蘑菇税啦，浆果税啦，乃至枞球果税，都有明文规定，唯独罪行一项，却只字不提！后来，经过他再三纠缠，不断请示，驴子才作了答复，但也同样是一个谜："采用适当方式行动吧！"

"我们的日子居然到了这个地步！"踏扑太君三世埋怨说，"封你高官，但用何等罪行证明不负所望，却又不给指示！"

该不该去呢？这念头又在他脑里闪了一下。要是没有想起官库里给他备有大大一笔驿马川资，说不定他就不去了！

他靠自己的四条腿走到丛林荒野，——这是一切从简。他既不举行正式接见仪式，也不定听取汇报的日子，而是一到任就往洞子里钻，把爪子塞进口里，立刻躺下来。他一面躺着，一面心里想："甚至剥一只兔子的皮也不行，也许人家认为这是罪行！谁会这样认为呢？多半是狮子或者驴子，——只好如此啊！要不然就是那些庄稼汉。是啊，还找什么历史，这不就是真正的历史！！"踏扑太君在洞里哈哈大笑，他一想到历史，心上不觉一紧：他觉得狮子自己害怕历史……眼下如何管束这帮森林混蛋，实在想不出办法。对他提的要求很多很多，可又不准抢劫！不论他想奔往什么地方，刚刚迈腿跑上几步，立刻就喊：站住，等一等！那不是你去的地方！到处都有"权利"。甚至就是松鼠，他如今也有权利！枪子儿对准你鼻子打来，——这就是你的权利！**他们**有权利，可是他，你看，只有义务！再说也没有真正的义务，这不

过有名无实！他们彼此吃来吃去，而他却不敢咬谁一口！还象个什么东西啊！都是驴子不好！他，正是他自作聪明，是他搞出的这种麻烦！“谁使野驴生就如飞之腿？谁解除他的羁绊？”这是他应当时刻紧记在心的，可是他却老念叨着“权利”！“采用适当方式行动吧！”——唉！

好长一段时间他就这样舐着爪子，甚至不认真管理那片交他管辖的丛林荒野。有一天，他打算“采用适当方式”显示一下自己，就爬上一棵最高的松树，打那里拉开嗓门拼命吼叫了几声，但这并未得到什么效果。那帮森林混蛋们，由于早已不见罪行，所以放肆已极，以致听见他的吼声，只说：“听，米什卡① 发吼啦！瞧呀，他睡着的时候把爪子都咬破啦！”于是踏扑太君三世只好走开，又回洞去……

但我要再说一次：他是一只聪明的熊，他睡在洞里，目的不是在无用的牢骚之中苦闷烦恼，而是要想出一个稳妥的办法来。

终于也想出来了。

问题在于，当他躺着的时候，林中的一切都按自身规定的秩序进行。当然，这秩序说不上完全“太平无事”，但要知道，都督的任务决不是得到某种理想的太平，而是要维护和防范自古奠定的秩序（虽然不是太平的）免受危害。不是制造巨大的、中等的、或微小的罪行，而是满足于“天然的”罪行。如果说自古以来便是狼剥兔子的皮，鹞鹰和猫头鹰扯乌鸦的毛，那么即使这种“秩序”毫无太平可言，但因为这毕竟是一种“秩序”，因而也应当承认它就是如此。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兔子也罢，乌鸦也罢，不

① 米哈依尔的爱称。

仅不发牢骚，而且继续繁殖，把大地栖息得满满，那么这就是说，这“秩序”并未越出自古规定的界限。难道这些“天然的”罪行还不够吗？

此刻一切情况恰恰如此。森林一次也没有改变它应有的面貌。白天黑夜它都响彻着万千声音，这当中一些是垂死的呼嚎，另一些是胜利的喊叫。外貌，音响，明暗，居民的组成，——一切毫无变化，仿佛都凝固了似的。换句话说，这种秩序已经建立并且稳固到了这样的程度，在它面前甚至最凶狠、最热心的都督，脑子里也不敢想某些能够功成名就的罪行，何况还得“由阁下亲自负责”呢。

因此，在踏扑太君三世的慧眼之前，一套完整的不太平的太平理论突然产生了。不仅产生，而且还有全部细节，甚至也有现成的实用考查。于是他回想起，有一次，驴子在亲切的谈话中说道：

“您还问什么罪行呢？咱们这个行业里面，主要的就是 laissez passer, laissez faire！① 或者用俄国的说法：傻瓜骑傻瓜，让傻瓜去赶傻瓜！这就是您应该懂得的。如果您，我的朋友，遵照这项规则，那么罪行便自然而生，您也就样样如意，太平无事了！”

原来情形正跟他说的一样。只须欢欢喜喜坐在那里，让傻瓜骑傻瓜，傻瓜去赶傻瓜，其余一切也就迎刃而解了。

“我甚至不明白，为什么派都督来！要知道没有他也……”少校正打算发挥一下自由主义思想，但一想起他享有的俸禄，便打断这个不谦虚的念头，“没关系，没关系，别作声……”

---

① 法语，意为：对不起，请别碍事！

他就这么说着翻了一个身，决定只在领取俸禄的时候才走出洞去。此后森林里万事一帆风顺。少校睡大觉，庄稼汉献出小猪、鸡、蜂蜜，甚至白酒，把他们的贡物摆在熊洞口。到了他说的那个时刻，少校一觉醒来，便走出洞去大吃一顿。

踏扑太君三世就这样在洞里躺了许多年。由于这期间那不太平的然而却是心向往之的森林秩序一次也未遭到破坏，也由于这时期除了“天然的”罪行之外，并未发生任何罪行，所以狮子也没有忘记给他恩赐。起初他被提升为中校，继而又当了上校，最后……

但这时那片丛林荒野却出现了叫做“野兽通”①的庄稼汉，踏扑太君三世也从洞里走到野外，皮毛野兽的共同命运就落到他头上来了。

1884 年

---

① 参见第55页注。

骗子报人和轻信的读者

从前有位报人，也有位读者。报人是骗子，总是骗人；读者却很轻信，什么都信。世界上自古如此：骗子骗人，轻信者信以为真。Suum cuique ①。

报人蹲在自己的洞府，只顾骗人。他说："小心啊！白喉症害死不少居民啦！"他说："开春以来没有下过雨，眼看我们就要没有粮食吃啦！""火灾烧毁了好些村庄和城镇呀！""官家财产和公共财物都四分五散，给搬走啦！"读者却读着，认为报人打开了他的眼睛。他说："我们已经有了出版自由，你只消睁眼一看，就看见到处不是白喉症，就是火灾，再不就是荒年……"

越来越不象话。报人看出他的欺骗很合读者心意，于是更加起劲了。他说："我们没有任何安全保证！读者啊，别到街上去，说不定正好碰上请你坐班房！"可是轻信的读者却大摇大摆走在街上，边走边说："嘿，报人说我们没有安全保证，说得真不错啊！"不仅如此，他遇见了另一位轻信的读者，也问："今天报人说我们没有安全保证，说得真好，您读过没有？"那另一位轻信的读者答道："怎么不读！妙极了！不能，的确不能在街上逛，不然立刻请你坐班房！"

大家对出版自由赞不绝口。轻信的读者们合唱似的异口同声说："我们真不知道我们这里到处是白喉症，——可不正是这样！"出于这种信念，他们心上感到轻松。倘使这位报人只说有

白喉症，从此不见下文，说不定人家就不读他的报纸了。

报人对此却感到高兴，因为对他来说，欺骗大有好处。真理不是人人都懂得的，不信你就试试看！为它每行付出十戈比，也许你也敷衍不了！欺骗可就不同啦！你只管写，只管骗吧。每行五戈比，一大堆欺骗从四面八方给你送钱来！

报人和读者建立了牢固的友谊，水也冲不散。报人欺骗越多，发财就越大（一个骗子还需要别的什么呢！）；而读者，人家越骗他，他给报人的铜子儿也越多。酒不管是店里喝还是打走吃，报人反正有戈比赚！

“从前裤子都没得穿！”眼红的人讲他们闲话了，“可是如今，你瞧，好神气啊！自己雇了‘马屁精’！请了民间故事说唱人！享福啦！”

另一些报人想用真理引诱读者，——他们说，订户说不定会上我们钩的，——这也不管用！读者什么都不想知道，只是一个劲儿念着：

我珍视抬高我们身价的欺骗，
甚于大量低劣的真理……

光阴荏苒，情况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但也有一些好心人可怜轻信的读者。他们把骗子报人请来，对他说：搞得差不多啦，你这无耻和不老实的人！买卖欺骗到此为止了，从今以后做真理生意吧！

正好这个时候，读者逐渐清醒过来，写了几封短信给报人寄

---

① 拉丁语：各行其是。

去。信上说，今天我领着女儿逛涅瓦大街，原以为会到警察局过夜(女儿甚至带了面包片，以备不时之需，——她说，嘿，真快活啊！)，可是完全相反，我们两人都平安回府了……这令人欣慰的事实怎能同意你们那些说什么我们没有安全保证的社论呢？

自然，报人也预料到会有这一招。说实在的，他自己对欺骗也感到腻了。他的心早已向往真理。既然读者光挑选欺骗，又有什么办法呢！只好一边哭，一边骗。如今，当四面八方都把刀子架在他脖子上，逼着讲真理，——也好，那就讲吧！真理就是真理，简直活见鬼！他靠欺骗赚了两幢石砌房子，其余两幢石砌房子只好用真理来赚了！

于是他每天用真理折腾读者！不谈白喉症，不就完啦！没有班房，也没有火灾。如果大火烧光柯诺托普，火灾之后它会修建得更加美好。至于收成，由于下了几场暖和的雨，不但自己可以吃个够，最后，甚至还扔到德国人的餐桌上：拿去塞喉咙吧！

但最妙不过的是，报人只刊登真理，每行付酬五戈比。自从店里出售真理以来，真理就落价了。原来，真理也罢，欺骗也罢，反正一样，都值不了几个铜子儿。但报纸的各项栏目不仅不因此变得枯燥无味，反而更加生动活跃了。因为，如果把大好风光好好修饰一番，就会是一幅极好的良辰美景！

最后，读者恍然大悟，完全清醒过来了。从前，当他把欺骗当作真理，他日子过得不坏；如今，他就完全放心了。走进面包店，人家对他说：过几天面包准落价！到鸡店看看，人家对他说：过几天松鸡准会更便宜！

“喏，现在什么价钱？”

“现在每对一卢布二十戈比！”

托上帝的福，变化真大！

可是，有一天，轻信的读者走在大街上，穿着象个公子哥儿。他走动着，“怀着光荣与至善的希望”①，挥着手杖说：告诉你，从今以后我完全有安全保证啦！

但是就在这一天，好象有意为难似的，发生了如下事件：

他没有走上几步路，就犯了法律错误，于是被关进了班房。

他在班房里整整蹲了一天，什么也没有吃。因为，他虽然受到了款待，仍然东张张，西望望，口上只是说着：我们的丰收原来如此！

在那里他也害了白喉症。

到了第二天，法律错误当然也讲清楚了，于是交保（以备不时之需）释放。他回到家里，不久就死了。

可是骗子报人如今还活着。他在给第四幢石砌房子盖房顶，从早到晚一直琢磨着一桩事：往后要更加巧妙地欺骗轻信的读者，他该采用什么，用欺骗还是用真理？

1884年

① 这是普希金的诗句。谢德林常用这句诗嘲讽俄国自由主义者的改良主义幻想。

鲂 鱼 干

一条鲂鱼被捉住了，挖掉了内脏（只留下精腺以便繁殖），用绳子挂起来在太阳下晒。鲂鱼挂了一天，又挂了一天，到了第三天，肚腹的皮皱了，脑袋干了，脑袋里面的脑髓也风干了，变得软绵绵的。

鲂鱼却一天天活了下来。①

“这太好了，”鲂鱼干说，“我已经办过手续啦！现在我没有多余的思想了，也没有多余的感情，更没有多余的良心，——今后这类东西一点也没有啦！我的一切多余之物都风干了，挖掉了，干瘪了，今后我谨小慎微，平平安安，走自己的路！”

世界上总会有多余的思想，多余的良心，多余的感情，——这种话，鲂鱼还自由生活的时候就听说过了。然而，老实说吧，他是从来不羡慕拥有这种多余之物的。有生以来他就是一条规规矩矩的鲂鱼，不管闲事，不追逐“多余”，不想入非非，对靠不住的朋辈伙友也敬鬼神而远之。有一次，他在什么地方听见鮈鱼们高谈阔论，大讲宪法，立刻来了个左转弯，到水草丛里躲起来。然而，尽管如此，他生活仍然不是没有恐惧，因为，万一突然……“如今是个奇怪的时代！”他想，“居然有这种怪事，无罪正好有罪！人家动手搜查，你在附近什么地方躲起来，——可是偏偏就要搜查附近！原来在什么地方？有什么事情？怎么来的？——上帝啊，发发善心，救救我吧！”所以，你们可想而知，当人家捉住他，

把他的思想与感情全部阉割一空的时候，他多么高兴啊！“现在，欢迎欢迎，”他得意洋洋地说道：“什么时候方便，谁方便，请赏光吧！我现在证据俱全，都摆在这儿啦！”

鲟鱼干称之为“多余的思想与感情”的东西，究竟指什么，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眼前确实有许多多余的东西，这一点我们不能不表示同意。这种多余之物还没有人叫出过名字，但是每个人都依稀感觉到：不论你往哪儿瞧，到处都显现着某一种添补。不管一个人的愿望怎样，这种添补或是必需考虑，或是必需回避，以免他以为人家在欺骗他。这一切产生着不可胜数的新的忧虑，纠葛，以及一般所谓的不安。想要照老办法走直路，可是直路上堆着狂风吹倒的树木，布满了雨水冲积的水洼，——喏，喝一碗果子羹得跑七里路。每一个庶民百姓现在都意识到了这种困苦，然而对于上司来说，这种困苦究竟如何，——这可是故事难讲，笔墨难书。定员是旧的，而事情是新的，同时定员里面也出现了添补。从前，作官的都有铁打的腰杆：早晨十点钟坐下来，不到下午四点不起身，——一直办公！如今，他来的时刻已是早餐之后②；抽一小时烟，哼一小时小调，其余时间便围着桌子打转。衙门里的秘密，那是根本保不住的。他拿着一本卷宗翻来翻去：“你瞧，好一桩奇闻！”又拿起另一本卷宗：“你看！这简直妙极了！”他收集了许许多多奇闻，就上巴尔金③那儿吃午饭去了。你怎能阻止奇闻不在巴尔金饭店里张扬呢！我可以告诉你，如果说衙门里每一桩不体面的事情都有罚苦役的危险，他

① 我知道，实际上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但因为童话不能挑剔字眼儿，看来这件事只能这样了。——原作者

② 俄国人旧时习惯，早餐时间一般在上午十一点左右。

③ 当时彼得堡著名饭店的老板。

们也不会躲开不体面的事情的！

请问：这里上司同谁一道高升呢！大家都有帮手，他却没有；大家都有庇护之人，他却没有！当在自己的城堡里，随便举目一望，多余之物及不应有之物到处满坑满谷的时候，怎能阻止“多余之物”不涌到庶民百姓的天地里去呢！

艰难啊，唉，在这么一大堆添补当中生活真艰难啊！整条路只好摸着走。你以为你摸着了一个可靠的地方，可哪里知道，正好摸着了“附近”。尽是徒劳，枉然，残酷，可耻。比方说，无罪也有罪，这还算不上什么大麻烦，因为他们，这无罪的人，反正多得很！今天他无罪，明天谁知道怎么样？不过货真价实的麻烦正好在这里：真正的罪人始终没有！因此，又必需摸索，又从边上滑了过去！整个时光都在这当中过去了。很显然，甚至庶民百姓当中最聪明的人士（他们不吃牛油蜡烛，也不用玻璃擦脸），也给弄得不知所措了！因为谁都不乐意光着身子坐在刺猬上面，所以每个人都大声疾呼：我的天啊！饶了我吧！

不，不管你意下如何，总有一天必需考虑这些添补，还得仔细观察观察它们；打听它们从哪儿来？为什么？打算钻到哪里去？它们毕竟不是厚着脸皮直往前钻的，因为它们身上还可以找到一点别的有用的东西。

可是，非常可能，鲟鱼的脑子里完全没有想到这些问题。然而，我再说一遍：同其余的鱼一起，他感到躲开添补也罢，跟着添补走也罢，——反正死路一条。只有在太阳下面舒舒服服地晒干，风干，只有他相信，他肚子里面，除了精腺之外，什么也没有了，——只有这时，他才精神抖擞，自言自语地说：喏，现在随你怎样我全不在乎！

的确如此，现在，他甚至一反常态，变得更为坚实，更加可靠

了。他的思想，合情合理；感情，任何人都不触犯；良心，只值一枚五戈比的铜子儿。他袖手端坐一旁，说话满口正经。乞丐走到他面前，他先张望张望，如果有过往行人，就拿出一个铜子儿塞到乞丐手里；如果谁也没有，就把头一摇：上帝保佑你！遇见什么人，必然高谈阔论。他直言不讳地表示自己的意见，恭维大家谈的都是有根有据。他不横冲，不直闯，不抗议，不发誓，而是合情合理地高谈种种合情合理的事。谈论慢行可以致远，小鱼儿胜过大蟑螂，慌里慌张——笑话一缸，等等。而谈论得最多的，是耳朵不会长得高过额头。

“唉，鮈鱼儿啊！你老是闲扯淡太无聊啦！你吐得真恶心啊！”如果谈话对手是条鲜鱼的话，就会这样大声说。

“开头大家觉得无聊，”鮈鱼儿羞答答地回答。“开头无聊，可以后就好了。告诉你吧，你生活在世界上，人家要在附近到处搜查①你，——那时候，你想起鮈鱼儿就会说声谢谢，幸亏把我们教聪明了！”

的确不能不说谢谢，因为，如果说实话，确实只有鮈鱼说得最为中肯。常常有这样的情况：真正的聪明听都没有听说，而有的只是鮈鱼的聪明。人们萎靡不振，什么也不做，没有什么使他欢乐，也没有什么令他悲伤。突然，耳里传来令人欣慰和不胜神往的喃喃声：谨小慎微，平平安安，两次死不会有，一次免不了……这就是他，就是鮈鱼在悄悄地说啦！谢谢你，鮈鱼儿！你道出了真理：两次死不会有，一次可是自古以来就得经历的！

如果鮈鱼不来拉你一把，剩下只有绝路一条。然而，他不仅指出了避难所，而且建造了整整一座城堡。同时这也不是好事

① 谢德林这句话是暗指七十至八十年代沙皇政府的大规模搜捕。

之徒蹲在里面搜寻奇闻的城堡，而是瞧那么一眼谁也不会想到伤害的名副其实的城堡！那里一切严严实实，那里无论什么添补听也没有听说！想吃就吃！想睡就睡！走吧，坐吧，闲扯淡吧！没法子给这个添补什么。幸福美满，如此而已。

你自己会幸福，你周围的一切人也会幸福！你不碰动谁，谁也不来碰动你。朋友们，睡吧，安寝吧！不会在附近搜查你，因为到处都是平坦的路，一切门都是敞开的。“前进，不要畏惧和犹疑！”① 或者，换句话说，向该去的地方行进吧！

“鮈鱼儿，你哪来这满脑袋的聪明？”感恩不尽的鮈鱼问他，多亏他的忠言，他们才没有遭受伤害，安全活了下来。

“一出娘胎上帝就赐给我智慧，”鮈鱼谦逊地答道，“何况晒干时候我脑子里的脑髓也风干了……自此以后我就开始运用聪明……”

的确如此：当天真的人们正在九重天上神游，而为非作歹之徒却以报章论文的毒素毒害现实生活的时候，只有鮈鱼在运用聪明，并且带来好处。任何中伤诽谤，任何恨人哲学，任何阴险毒辣的报章论文，都不如这个平凡的鮈鱼模范能起极大的教育作用。“耳朵不会长得高过额头！”——正是古罗马人说的：respice finem！② 不过这更合我们的口味而已。

中伤诽谤固然好，恨人哲学尤其不错，可是它们味道难闻，不是每一个老实人都接受得了。整个看来，这里一半是卑鄙，一半是撒谎。而主要的是没完没了，瞧不见一个边儿。听人讲，或者在书上读，你都不免要想想：巧妙倒也巧妙，可是下文如何

---

① 这里作者套用了普希金的诗句。普希金有一首著名的抒情短诗，原诗头两句为：怀着光荣与至善的希望，我毫无畏惧两眼望前。

② 拉丁语：想想后果！

呢？下文依然是中伤诽谤，依然是毒素……就这么个东西弄得人非常难堪。而平凡的鮈鱼的道理那就完全不同了！“你不碰动谁，谁也不碰动你！”真是诗意无穷啊！不错，这个人人皆知的道理并无光彩，可是，你们瞧瞧吧，它把人缠得多么牢固，磨得多么光洁啊！开初谰言折磨，随后是牲口棚中的毒物麻醉，当受苦的整个过程完成了，当一个人觉着他的整个机体无一不是痛处，而心灵中除了无穷的苦闷外别无其他感觉，——就在这个时候，鮈鱼便带着他那平凡的格言登场了。他悄悄来到伤者面前，打一针无痛麻醉剂。于是，领他走到墙边，说道：“你瞧，这里记载着许多救命符，学一辈子你也学不完的！”

看看这些救命符吧，如果有兴趣，不妨探索探索它们的意义。这一大堆东西百物俱备，应有尽有：往日的遗教，今天的毒素，未来的谜。而这一切上面，还厚厚盖了一层形形色色的污秽，鸟兽的残食，春潮的水迹，凄风苦雨时期的遗痕。要是没有兴趣研究这些救命符，那就更好。不过，请信我一言，这些救命符的真谛用简单几个字就可以表达清楚：耳朵不会长得高过额头。然后，——过日子去吧。

这一切鮈鱼于是了解得非常清楚的，或者，最好说，不是他自己了解，而是他所经历的那番晒干过程使他了解这一点的。后来，时间和环境又收他作了干儿子，为他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

活动园地一个接一个出现在他面前，每项差使他都担任。他到处讲自己的话，那句空洞无物，不值分文，但正好由于环境而变得最好不过的话。

混进官场之后，他竭力主张严守官府秘密，必须讲究推敲词句。他反复说：“主要之点，就是让谁也不知道，谁也没有任何怀

疑，谁也不懂得；让大家迷迷糊糊，象喝醉似的！”果然不错，事情非常明白，这正是需要的。至于讲究推敲词句，鲹鱼便理直气壮地说，不如此无论如何掩盖不了痕迹。世界上的词句多得很，但其中最危险不过的，就是那些直率的、真实的词句。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讲真实的词句，因为它们会露出漏洞来。你说一句空话，然后兜圈子；兜过去，再兜过来，一边瞧，一边跑；要会说“非常遗憾，我承认”，而同时又不丧失希望；要追随时代精神，但也不忽略欲望放肆无羁。于是漏洞便自行消失，而留下的只有鲹鱼的真理了。这个时刻盼望的真理，会帮你度过今天，毋须猜测明天。

鲹鱼干挤身进了“得宠人士”的行列，——他在那里担任了差使。开初得宠人士态度十分傲慢：“我们，乃至于你们……应将我们的高明见解禀呈上司，伏乞鉴核！”只这么几句话。可是鲹鱼干仍旧恭恭敬敬独自坐在角落里，暗自想道：我的话还在后头哩。果然，他们禀呈了一次，又禀呈一次，还准备禀呈第三次，但都不能自圆其说。一些人喊着：不够！另一些人嚷着：太多！第三种人简直是宣布造反了：弟兄们，咱们走吧，干脆……放走你们算了！这时候鲹鱼干就来显示自己的本事了。他等候片刻，等大家喊干了喉咙，才说：“如果问我们，我们就禀呈，倘使不问我们，我们就该规规矩矩坐着，领我们的俸禄。”“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因为，自古以来就是这么个规矩：如果问，就禀呈！不问，你就坐着，好好记住，耳朵不会长得高过额头！”鲹鱼干这番话，顿时使大家恍然大悟，于是得宠人士大大夸奖鲹鱼干，对他的聪明才智甚为惊奇。

“你哪来这满脑袋的聪明？”大伙儿把他团团围住，“要知道，如果不是你，说不定我们已经跟不赶牲口的玛卡尔作朋

友了①！”

鲹鱼干对自己的功绩，谦逊地表示高兴，解释说：

“我之所以聪明，是因为我适时地被晒干了。从那以后，仿佛有股光把我照得透亮，多余的感情，多余的思想，多余的良心，我身上一点儿也没有。时时刻刻对己对人我都反复说着：耳朵不会长得高过额头！高不过的啊！”

“不错！”得宠人士表示同意，于是一劳永逸地作了一项规定：如果人家问，就禀呈！不问，就坐着，领自己的俸禄……

这规矩一直遵守到今。

鲹鱼干试图评判人类的谬误，这一点他也作得不错。他以显著的例子证明，如果用不着的多余的思想和多余的感情把生活弄得纷繁复杂，那么多余的良心就更加不受欢迎了。多余的良心会用怯懦把一颗心塞得满满，拦住准备扔出石头的手，向法官低声说：“检查一下自己吧！”倘使把谁的良心，连同五脏六腑，一古脑儿从肚子剜出来，那么，谁就再也不会有怯懦，因而揣的也尽是石头了。鲹鱼干连眼也不眨一下，只顾看着人类的谬误，满不在乎地不时扔去石头。每一件谬误他都编了号码，对每件谬误扔去的石头，也编上了号码。剩下的只是记铁面无私的账。以眼还眼，以号码还号码。如果该全身残废的，就弄他个全身残废，这是咎由自取啊！如果该部分残废的，就叫他残废一部分，这是以儆效尤！由于他这番道理，个个都喜欢他，以至于不久以后，无论谁想起良心来，都不能不觉得好笑……

然而成效最大的，是鲹鱼干自愿在社会上传播合理思想的活动。他从早到晚不知疲倦地在城市和乡村逛来逛去，老唱着

① 谢德林常用“到赶牲口的玛卡尔也不去的地方去”这句话暗指流放。这里讲法略有不同，意思仍然一样。

一支歌：耳朵不会长得高过额头！高不过的啊！他不是唱得慷慨激昂，而是稳重、有节有理，因此没有理由对他发脾气。不过，要是有谁火气一来，也会大喊一声：下流东西，唱得那么起劲！其实，在传播合理思想的工作中，想要人家不骂你下流东西，那是不可能的……

然而，鮈鱼干并不因这些赠言而感到难堪。他不无理由地暗自说道："先让他们听惯我的声音，随后我就会达到自己的目的……"

说实话，鮈鱼的训诫所面向的社会，并不是特别稳固的。这当中有信念坚定的人，但大多数却是杂色人等①。可以说，这在任何地方都是如此，但在另一些地方，对信念坚定的人也会出现一些颇为不错的明澈的间隔，可是这里，那些间隔却十分短促。请问，能否一小时之内叫这一大帮子杂色人等走上正路；请问，是否能使他们懂得自己的生存权利的概念，并且不是本能地仅仅懂得而已，而是必要时也能保卫这种权利。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一项折磨人的任务。然而，为了它却毁了多少生命，流了多少血汗，有过多少痛苦和沉重的思索啊！如果说，经过这一切的努力，闪现了片刻的快乐（补充一句，是假想的快乐），那么，这已经是一种奖赏了，而且可以认为这奖赏足以抵偿将来经年累月的扫兴……

此外，时代又是混乱不安、动荡不定、残酷无情的。信心坚定的人苦苦挣扎，受尽折磨，四处奔波，不断发问，可是得不着回答，只见眼前是关闭的门。杂色人等在困惑不解之中跟随在他们后面挣扎，同时也闻闻空气，看有什么味儿。味儿不怎么好

① 指缺乏坚定信念的自由派人士。

闻，而且感觉着有一天紧似一天的铁箍存在。有谁拯救我们？有谁说出合适的话？杂色人等每时每刻都在这样发愁，当那令人清醒的声音传入他们耳里的时候，他们才感到高兴。

短暂的思考时期来临了，因为杂色人等虽已下定决心，但还感到羞愧。后来，这杂色的一群激动起来。激动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突然发出了大声的嚎叫：耳朵不会长得高过额头，高不过的！

社会各界清醒了。一个一个摆脱多余思想、多余感情、多余良心的情景，确实极为令人感动，甚至那些制造谰言和崇拜恨人哲学的人，也暂时默不作声了。他们不能不承认，一条普通而又平凡的鮈鱼，只有晒干的精腺和风干的脑髓，却完成了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保守主义的奇迹。有一点可以安慰他们：这伟绩是鮈鱼在他们的仇恨人类的嚎叫声掩护之下建立的。如果他们不推荐“刺猬手套”，不拿“弯羊角腰”吓唬人①，鮈鱼能顺利进行和平复兴的宣传吗？人家不会迫害他吗？不会讥笑他吗？最后，那些谰言制造者时时刻刻指出的一群蝎子和遍体鳞伤的前途，不会影响杂色人等的决心吗？

有些谰言制造者甚至准备好了应付困难的办法，以备不时之需。夸奖照旧夸奖，但怀里仍然揣着石头。他们说：“好极了，我们乐意容许社会各界清醒，非非之想得以取缔，由健康的朴实无华的生活取而代之，行使自己的权利。但这会长久吗？我们能长久清醒吗？这就是问题了。就这一点而言，说明我们复兴过程的和平性质，应当引起十分认真的思考。迄今为止，我们知道，谬误并不那么容易放下武器，甚至在一目了然的事实面前；

---

① 俄罗斯民间俗语。戴“刺猬手套”，意为严厉对待，严加管束。“弯羊角腰”，意为要人俯首帖耳，绝对服从，不得乱说乱动。

而这里，突然之间，完全在意料之外，由于一句谚语（虽然这里意愿良好，并且由于数百年来的经验而成为十分可贵的谚语，但仍然不过是谚语而已）的权威，却出现了彻底和普遍的清醒！算啦，会这样吗？我们眼前发生的转变是真诚的吗？会不会是巧妙的妥协或者用以转移目光的暂时的modus vivendi①？轻浮的自由主义回避诸如刺猬手套之类久经考验的手段，希望用温和措施驱散压在我们头顶的阴云，在这个随之而有复兴到来的办法当中，会不会有这种自由主义的迹象呢？这样一来不就十分容易忘记，我们的社会无非是一个各种潮流和积层的五花八门与毫无性格的块结物，只有把它各色各样的成份预先归纳为一，才能对这个块结物起有效的作用？”

不管怎样，真正的、健康的调子找到了。起初，它在沙龙里为人们所领会，后来，它钻进小饭馆，后来……夫人们兴高采烈，说道：“现在我们的舞会开始啦。”商店老板摆出货物，期待着生意兴隆。

只剩下一件事了：寻找用得上“健康”调子的、真正的、健康的“事业”。

然而这时却出现了一种异乎寻常的现象。原来到现在为止大家脑子里只想到刺猬手套，很少考虑到事业，以致它的名字谁也叫不出来。大家都乐意地说：应该办事业，但什么事业，却不知道。而鲫鱼这时却在复苏过来的人群之中踱来踱去，洋洋得意地嚷道：耳朵不会长得高过额头！高不过的！

“别那么说啦，鲫鱼儿！要知道这不过是‘调子’，还不是‘事业’。”大伙儿反驳他。“我们该办什么事业，你讲讲吧！”

---

① 拉丁语：举动。

但是，他仍然唱他那个老调子，一步也不愿退让！所以，无论向谁打听这项事业的情况，什么也打听不出来。

但是，除此以外，这时又忽然从旁边跳出另一个问题来：要是真正的事业终于办成，——会是谁来办？

“伊凡·伊凡雷奇，您要办事业吗？”

“我哪行呀，伊凡·尼基佛内奇！我的房子在边儿上①……莫非您……”

“您怎么啦！怎么啦！难道我有两个脑袋！老兄，我可没有忘记……”

全是这个样儿。这个说：我的房子在边儿上。那个说：我没有两个脑袋。再一个说：我可没有忘记……大家都在张望，仿佛想往门缝里钻，大家的心都七上八下，一双手象挨鞭子的时候那样……

“耳朵不会长得高过额头！”这话说得很好，有力量，可是下文如何呢？念墙上的救命符吗？——虽然这也很好，可是下文如何呢？不乱说乱动，不管闲事，不发议论好不好？——这也好极了，可是下文如何呢？

越是努力寻求鲟鱼主义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就会越加讨厌这个下文如何的问题。

谰言制造者和信奉恨人哲学的人来回答这个问题了。

“名为干鲟鱼主义而为人们所知的整套学说本身，”他们嘴上说着，文章中写道，“不仅不该指责，甚而可以称之为完全忠诚可靠。但问题不在于主义及其论点，而在于用以实现并且一开始我们便警告有关执事人员必须加以注意的那些方法。正如眼

---

① 俄罗斯谚语，意为“各人自扫门前雪”。

下已经显示出来的，这些方法是极不中用的。它们本身打着龌龊不堪的、屡次使我们濒临深渊的自由主义烙印。如果说，我们现在还没有掉进深渊，那仅仅由于自古以来就成为我们生活基础的合理思想的缘故。现在还是让这个合理思想为我们效平凡之劳吧。但愿它能提醒一切真正懂得祖国利益的人们，我们可以借以达到某种结果的唯一恰当的方法，就是刺猬手套。旧时的传说叫我们想到这点，今日的混乱也证明了这点。如果人们适时听取并注意我们的警告，那就永远也不会有这种混乱了。我们一再说'Caveant consules'①，同时还为不懂拉丁文的人补充说：这句话翻译成俄语意思是'别睡觉啊！'"

因此，虽然鲂鱼已经晾干，五脏六腑也挖出来了，脑髓风干了，最后他仍然不得不解下腰带，以便招架。他从胜利者变为嫌疑犯，从忠良臣民变成自由主义者。在自由主义者身上，那成为他们宣传的基础的思想愈是忠诚可靠，那就愈加危险。

于是，有一天早晨出现了闻所未闻的暴行。一位最狂热的谰言制造者，一把揪住鲂鱼干的鳃，咬下他的头，剥了他的皮，当着大家的面把他吃掉了。

杂色人等看见这个情景，都鼓掌高呼：刺猬手套万岁！然而历史对此事却另有看法，并且心中暗自拿定主意：百年之后我非把这一切发表出来不可！

1884年

① 拉丁语：需要谨慎。

充任文化艺术保护神的鹫鹰

关于鹫鹰，诗人们在诗里写了许多许多，总是赞不绝口。也有不少文章，说鹫鹰之美难于形容，他目光锐利，飞翔起来庄严雄伟，气势磅礴。他不是象其他鸟儿那样飞，而是凌空展翅，上下翱翔。此外，他还直视太阳，同雷电争鸣。有些人甚至说他心地宽宏大量。比如，他们想写诗颂扬警士，必定将他和鹫鹰相比。他们说，某某号警士，象鹫鹰一样，巡视，抓住，听完供述，——就饶恕啦。

我自己长久以来一直相信这些颂辞。我心想：是啊，可不是好极啦！抓住……再饶恕！饶恕?!——这一招特别迷人。饶恕谁？——耗子!！什么是耗子?！于是我连忙跑去找一位诗人朋友，告诉他鹫鹰这种新的宽宏行为。这位诗人朋友却摆出一副架势，呼哧呼哧喘着气，念了一会儿，随后就对诗感到腻味了。

但有一天，我脑里忽然闪出一个念头：可是，鹫鹰为什么"饶恕"耗子呢？耗子因为有事跑过马路，鹫鹰看见了，冷不防飞过去，一把抓住就……饶恕啦！为什么是他"饶恕"耗子，而不是耗子"饶恕"他？

越想越糊涂。于是我仔细听，仔细瞧。我发现这里有点蹊跷。第一，鹫鹰之所以抓耗子，并非为了饶恕。第二，就算鹫鹰"饶恕"耗子，但是如果他对耗子完全不感兴趣，岂不更好。第三，

也是最后一点，管他鹫鹰还是鹫鹰之王，反正是鸟。这样的鸟，只有出于误会，警士才甘愿同他相比。

关于鹫鹰我现在是这么个想法：鹫鹰就是鹫鹰，如此而已。他们凶猛，肉食，但对自己这些特点，他们也有辩解：是大自然安排他们专门反对吃素的。同时又因为他们强而有力，看得远，飞得快，残忍无情，所以很自然，只要他一出现，天下凡是长羽毛的，便赶忙躲藏起来。这现象是出于恐惧，而不是出于赞美，象诗人们说的那样。鹫鹰向来离群索居，住在高不可攀之处，不慷慨好客，专干抢劫勾当，抢劫之余就打瞌睡。

然而，有一只鹫鹰却对离群索居感到了厌倦。有一天，他对鹫鹰太太说道：

"咱们俩孤零零过日子实在寂寞，整天看太阳，真会变傻的。"

于是他开始思索了。他越想，越恍惚觉得，最好莫过于象古时的地主那样生活。他应当招募一批家奴，快快活活过日子。让乌鸦转告他流言蜚语，鹦鹉给他翻筋斗，喜鹊熬粥，白头翁唱赞歌，猫头鹰、鸱鸮、雕鸮每天夜间飞出巡逻，鹞鹰、大雕和鹰给他找吃食。他自己只管吃肉喝血。他想着，想着，最后定了主意。有一天，他把鹞鹰、大雕、鹰叫到面前，对他们说道：

"你们照古时候地主家里那样，给我搜罗一批家奴。他们要让我快活开心，我要叫他们恐惧。我的话就这些。"

这些猛禽听过他的命令，立即四下飞去。他们把事情办得热火朝天，毫不含糊。首先，追捕一大群乌鸦。追捕之后，又在纳税人的花名册上登记，发税额通知单。乌鸦是繁殖力极大的鸟儿，凡事一概表示同意。而最主要的，他们好就好在是充当

"庄稼汉"这类角色的行家。大家知道，既然有了现成的"庄稼汉"，余下的事情只不过细枝末节，费不了多少力气就可以组织起来。也真的组织起来了。长脚秧鸡和潜水鸟组成了铜管乐队，鹦鹉当了优伶，本来就是小偷的白肋喜鹊，管国库钥匙，至于鸱鸮和雕鸮，则责令每夜飞出巡逻。总之，他们安排了这样一种局面；随便哪个贵族地主处在这种境地，都不会有廉耻之心的。甚至布谷鸟，他们也没有忘记，被派在鹫鹰太太身边当算命巫婆，而且还为布谷鸟的孤儿们办了一所教养院。

但是，这些家奴们还没有来得及好好履行职务，他们已经确信，这里面还有一点疏漏。他们想来想去，这到底是什么，最后，终于揣摩出来了：凡是地主之家都应当有科学和艺术，唯独这鹫鹰之家，既无科学，也无艺术。

特别是三种鸟儿：山鹊、啄木鸟、夜莺，认为这疏漏简直是对他们的侮辱。

山鹊小巧玲珑，动作敏捷，自幼练就一副婉转歌喉。他先是在士官子弟学校受业，后来在团队里当文书，到了学会使用标点符号，就开始出版毋需事先送审的《森林公报》。不过他怎么也不能得心应手，左右逢源。一会儿，那根本不能碰的事，他去碰了；一会儿，那不仅能碰，而且应当碰的事，他却没有碰。因此他的脑袋常常给敲得笃笃发响。现在他想出一个主意：到鹫鹰那儿当家奴去！让他吩咐我每天早晨逍遥自在传扬他的美名！

啄木鸟是温文尔雅的学者，过着严格的幽居生活。他从来不同谁会晤（许多鸟儿甚至认为，他正象一切严肃的学者一样，成天狂饮烂醉），而是整天整天地呆在松树枝头，老这么啄着。他已经啄出了一大捆历史研究著作，如《林精家谱》，《妖婆雅加曾否出嫁考》，《在纳税人花名册上妖精应登记何种性别？》等等。但

无论啄出了多少著作，他始终找不到一个出版者。因此他拿定了主意：到鹫鹰那儿当宫廷历史编纂家！也许他会用乌鸦的资金刊印我的研究著作呢！

至于夜莺，他是不会倾诉生活的苦痛的。自古以来他的歌声就娓娓动听，美妙迷人，以致不仅一棵棵挺立的松树，连莫斯科那些商店老板听了也感动不已。世界上谁都喜欢他，当他钻进密密的枝丛，唱起他那美妙动人的歌儿，大家都会屏息静听。但他是个淫荡好色之徒，最爱沽名钓誉。他并不满足于以自由的歌声响彻树林，也不满足于以和谐悦耳的音响慰藉痛苦的心……他心里想，鹫鹰会把蚂蚁蛋串成的项链挂上他的脖子，用活蟑螂装饰他的胸脯，而鹫鹰太太也会在明月之夜约他幽会……

总之一句话，这三种鸟都跑到鹰那里说道：请你禀报禀报大人！

鹫鹰听了鹰讲必须创办科学与艺术事业的报告之后，并不是一下子就明白的。他只是坐在那儿吱吱叫着，舞弄爪子，他那眼睛，象磨光了的石头子儿似的，在阳光里闪闪放亮。他从不看报，妖婆雅加也罢，妖精也罢，他都不感兴趣，关于夜莺他只有一点感觉：这鸟儿太小，不值得为他弄脏嘴巴。

“波纳巴特[①]去世了，你大概还不知道吧？”鹰问道。

“什么波纳巴特？”

“问题就在这里啦。知道这些事并不坏。往后有客人来，也会闲谈闲谈的。人家说：这是波纳巴特时代的事，而你光是眨眼睛。这就不好了。”

---

① 即拿破仑。

他们请猫头鹰来商量。他也断言，家奴之中应有管理科学和艺术的，因为有了科学和艺术，鹫鹰的日子会过得更有意思，而且从旁看来也不至于不体面。学问是光明，不学无术则是黑暗。睡觉与吃喝谁都会，可要是人家出个题目："雁群飞翔"，给解答解答吧，——你却答不上来。聪明的地主常常是为一个打死的而给你两个没有被打死的，——意思是说，他们认为这里有好处。你瞧，那黄雀，他的学问只不过会拖一桶水，可是人家为这给他多少钱啊！

"我在黑暗中能看见东西，所以都说我贤明。你可以一连看几个钟头太阳，眼也不眨一下，可人家却这样讲你：鹫鹰动作敏捷，可他是个傻瓜。"

"好吧，我不反对科学！"鹫鹰喝了一声。

说了就做。第二天，鹫鹰的家奴开始了"黄金时代"。白头翁学会了唱颂歌《科学给青年以精神食粮》①，长脚秧鸡和潜水鸟吹喇叭，鹦鹉编出了新鲜把戏。对乌鸦决定加收名为"教育费"的新捐税，给年青的鹰和鹞鹰办士官学校，为猫头鹰、鸱鸮和雕鸮办科学院，顺便也给那些小乌鸦各买一册识字课本。最后，又委最年老的白头翁充任诗人，赐名瓦西里·基里雷奇·特烈贾可夫斯基②，并且给他下了一道命令，要他明天准备同夜莺竞赛。

盼望的日子现在到来了。大家把新兵领到鹫鹰面前，吩咐他们夸口吹牛。

---

① 这是俄国科学家兼诗人罗蒙诺索夫的著名颂诗«一七四七年，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女皇登基日»中的诗句。

② 十八世纪俄国著名学者及诗人，喜用古僻难解的字句，以诘屈聱牙，晦涩艰深著称。

得到最大成功的是山鹊。他不致欢迎辞，却念了一篇小品文，这篇文章十分容易理解，甚至鹫鹰也觉得好象懂了。山鹊说，必须快快活活过日子；鹫鹰立即认可：巴(不)错！山鹊说，只要他的小生意能够兴隆，其余一切他都不管；鹫鹰立即认可：巴错！山鹊说，奴隶的生活比老爷的好，老爷有许多操心事，奴隶是不会为老爷痛苦的；鹫鹰立即认可：巴错！山鹊说，当他有良心的时候，他连裤子也穿不上，而现在，他一丁点儿良心都没有了，却一次穿上了两条裤子；鹫鹰立即认可：巴错！

最后山鹊的话鹫鹰听腻了。

“下一个！”鹫鹰喝道。

啄木鸟是这样开头的。他说，鹫鹰的家系源出太阳；鹫鹰也承认：我听见我爸爸说过大致差不多的话。啄木鸟说，太阳有三个孩子，女儿是鲛，一个儿子是狮，一个儿子是鹫鹰。鲛性情淫荡，因此父亲把她关在大海深处；儿子狮离开了父亲，因为父亲叫他作了旷野之王；鹫鹰是个孝顺儿子，父亲就把他留在自己身边，——划出一片广阔的空间交他管辖。

但是啄木鸟还没有把这项研究的序论说完，鹫鹰已经不耐烦地喊道：

“下一个！下一个！”

于是夜莺开始歌唱，可是立刻出了丑。他歌唱农奴的欢乐，而农奴却知道上帝给他派来了地主；他歌唱鹫鹰们的宽宏大量，因为他们并不吝惜请农奴喝酒……然而，尽管他使出浑身力气，想要与农奴齐一步法，但他怎么也控制不住那生存在他身上的“艺术”。他自己从头到脚都是一个农奴（甚至他还在什么地方弄来一条旧的白色领带，把羊羔皮缠在脑袋上），而“艺术”在农奴的圈子里却坐不住，总是不停地要冲往自由。无论他唱多少

回，鹫鹰始终听不懂，事情就这么完了！

“这个傻瓜嘟哝些什么！”他嚷了一声，最后说：“叫特烈贾可夫斯基来！”

而瓦西里·基里雷奇正好也在。他所选用的内容情节同样是奴隶的，却把它讲得明白易懂，以致鹫鹰听得只是连声说着：巴错！巴错！巴错！最后，他给特烈贾可夫斯基戴上蚂蚁蛋串成的项链，对夜莺却转了转炯炯放光的眼珠，大声喝道：把这混蛋赶出去！

到这里夜莺沽名钓誉的企图便完结了。他们立刻把他装进鸟笼，带到野味市场，卖给“别友客栈”，至今他还在那里以甜蜜的毒酒来伤害那些醉醺醺的“陨星们”的心灵。

然而，教育事业毕竟没被抛弃。小鹞鹰和小鹰们照旧上中学，科学院着手出版字典，把A字部的词汇编了一半，啄木鸟的《林精史》写到第十卷。但山鹊却躲藏起来了。他从头一天起就感觉到，这种教育的热闹场面，不久会有一个迅速和不留情面的收场。显然，他这预感倒有相当可靠的根据。

问题就在担负教育领导职务的鹰和猫头鹰犯了极大的错误：他们想教鹫鹰念书识字。教他发音倒不难，也满有意思，但是，不管他们费了多大力气，一年过后，他还是把“鹫鹰”写成“臭鹰”，结果闹得凡是稳重的债主，都不收签这个字样的支票。然而，还有更大的错误：正象每一个教育家那样，不管是猫头鹰还是鹰，都不让鹫鹰有片刻的休息。猫头鹰每时每刻跟在他脚跟后面，老嚷着：勃……兹……亥……，而鹰也每时每刻对他说，不知道头四个算术公式，就不能分抢得的东西。

“你偷了十只鹅，两只给了警察局的文牍员，自己吃了一只，——还剩下几只？”鹰带着责备的口气问。

鹫鹰解答不了，就默不作声，但心里对鹰的怀恨却一天天增强。

于是，关系变得紧张了，而且立刻为阴谋所利用。这阴谋由大雕带头，还带领着布谷鸟。后者就在鹫鹰太太耳边悄悄说：他们折磨咱们的父母大人，教他背书！而鹫鹰太太也开始故意气鹫鹰，喊着：学者！学者！随后，又以联合的力量挑动鹞鹰"想入非非"。

有一天，正当晨光初露，鹫鹰刚睁开眼，猫头鹰出于平素的习惯，悄悄跟在后边，对着他的耳朵说：符……兹……艾儿……

"滚开，讨厌的东西！"鹫鹰咬牙切齿说。

"大人，请跟着念：勃……凯……艾姆……"

"我再说一次：滚开！"

"帕……亥……沙……"

这时，鹫鹰忽然向猫头鹰转过身来，一下子把他撕成两段。

一个钟头之后，鹰打完早猎归来，一点儿情况都不知道。

"我给你出了一道习题，"他说，"昨儿夜间抢到两普特野味。如果把这猎获物平均分成两份，一份给你，另一份给其余家奴，你该得多少？"

"全部。"鹫鹰答道。

"你说实话吧，"鹰表示异议。"如果是'全部'，我就不会问你啦！"

鹰并不是头一次出这样的习题，但他这次使用的口气，鹫鹰显然无法忍受。当他想到他说"全部"，而奴仆竟敢反驳"不是全部"，真按捺不住无名火起。大家知道，鹫鹰们一旦无名火起，就分不清教育方法和叛乱有何区别了。他正是这样行动的。

但鹫鹰把鹰的性命结果之后，却失言说：

"科学院照原样留下!"

白头翁又唱起了《科学给青年以精神食粮》,但大家都清楚,"黄金时代"已是日薄西山,眼看快要过去。愚昧无知的暗影带着它形影不离的伴侣——倾轧和混乱,正在前方步步袭来。

混乱始于鹞鹰和大雕都想得到死去的鹰的位子。由于这两个竞争者只顾自己盘算,结果管理家奴的事便放到次要地位,而且渐渐变得谁也不闻不问了。

过了一月,那不久前的黄金时代,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了。白头翁偷懒,长脚秧鸡开始弄虚作假,白肋喜鹊偷个不停,乌鸦却债台高筑,欠税如山,以至于不得不动用重刑。事情竟然闹到供应鹫鹰和鹫鹰太太的伙食,也是腐烂馊臭的了。

为了证明自己在这场纷争之中清白无瑕,鹞鹰和大雕暂时携手合作,互相支援,把所有灾祸全归罪于教育。他们说,科学无疑是有益的,但也只有适合时宜才成。我们的爷爷没有科学不也活了过来,没有这玩意儿我们也能活下去……

为了证明科学是万恶之源,便开始揭发阴谋,甚至念日课经也难免不受牵连。搜索、侦查、审讯开始了……

"算啦!"这声音突然从山顶传来。

这是鹫鹰在叫喊。教育停止了自己的进程。

家奴中间一片寂静,甚至听得出地面上传播着低声的谰言诽语。

啄木鸟成了新潮流的第一个牺牲品。这可怜的鸟儿的确无辜。但他知书识字,这就完全足以构成罪名了。

"你会不会打标点符号?"

"不仅普通的标点符号,而且特殊的,例如,引号、破折号、括号,——凭良心说,什么时候我都会。"

“你能分别阴性和阳性吗?”

“能。甚至夜里我也不会弄错。”

全部经过如此而已。啄木鸟戴上了镣铐,被永远关进树洞。但第二天,他就在蚂蚁蛀过的树洞里与世长辞了。

啄木鸟的故事刚刚结束,接着又出了大破科学院的事件。

然而,鸮鸮们和雕鸮们却坚决自卫,因为他们舍不得离开温暖的官邸。他们说,办科学不是为了传播它,而是为了保护它,免得给妖眼看出毛病①。但大雕问了一声:要科学干什么?一下子推翻了他们的遁辞。这问题他们回答不出(没有料到)。于是便把他们一个一个卖给种菜园的,这些种菜园的又把他们作了标本,挂在地里看园子。

就在这个时候,他们从小乌鸦手里夺走识字课本,扔进石臼捣得稀烂,随后又用捣烂的纸浆作成纸牌。

事情越闹越大。猫头鹰和雕鸮出事之后,跟着又是白头翁、长脚秧鸡、鹦鹉、黄雀……甚至大雷鸟也受到怀疑,认为他“思想方式”有问题,根据是白天闷声不响,夜里睡觉……

家奴完全没有了。只剩下鹫鹰和鹫鹰太太,以及还在他们身边的鹞鹰和大雕。而远方是一群拚命繁殖的乌鸦。乌鸦繁殖得愈多,他们的欠税也愈多。

这时大雕和鹞鹰还不知道该消灭谁(乌鸦不在考虑之列),就开始彼此消灭起来。一切都起因于科学。鹞鹰密告说,大雕秘密念日课经;而大雕也大进谗言,说鹞鹰的树洞里藏了一本《最新歌曲集》。

鹫鹰不知如何是好……

---

① 俄国旧时民间迷信,认为给怀有恶意的眼睛看了,会引起灾祸。

但这时历史加快了自己的进程，以便结束这个纷乱局面。非同凡响的事发生了。乌鸦看见自己不受监视了，恍然大悟：这一点识字课本上说过什么来着？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好好想想，立刻本能地成群结队飞了起来。

鹫鹰也跟着飞去追赶，可是不行了：甜蜜的地主生活把他娇惯坏了，只能勉勉强强扇动翅膀。

于是他向鹫鹰太太转过身来，高声说：

“此事可作鹫鹰们的教训！”

但“教训”一词此时意味着什么，是文化教育对鹫鹰有害，还是鹫鹰对文化教育有害，或者两者全有害，——这一点他闭口不谈。

1884年

信奉理想主义的鲫鱼

鲫鱼和刺儿鱼争吵。鲫鱼说，只要靠真理就能在世上过活。刺儿鱼却断然说，不耍滑头绝对不行。刺儿鱼所说的“耍滑头”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无从知道，不过每当他说出这话，鲫鱼总是气愤不已地嚷着：

“这岂不是卑鄙吗！”

刺儿鱼却反驳说：

“以后你瞧着吧！”

鲫鱼是一条温顺的鱼，对理想主义颇有偏爱，无怪乎僧侣们都喜欢他。他多半躺在河湾深处（那里比较安静），或者躲藏在池塘的淤泥里，找点极小极小的贝壳充饥。当然，躺着躺着就不免要胡思乱想点什么。有时甚至想得自由之极。但因为鲫鱼既不把自己的思想提出来呈请审查，也不上警察局去注册登记，所以，谁也不怀疑他们有叵测之心。如果有时候我们看见鲫鱼偶尔也遭到围捕，那决不是因为他们有自由思想，而是因为他们鲜美可口。

人们捕鲫鱼多半用普通鱼网或大鱼网，但要获得成功，也需要有点儿窍门。有经验的渔夫总是在刚刚下过雨，水浑的当儿，选定一个时候，把大鱼网撒到水里，再用粗绳或者木棍把水打得噼啪作响，总之，就是造成一片喧哗。当鲫鱼听见喧哗声，便认为这是宣布自由思想凯旋得胜，从水底浮游上来，开始张罗，看

看能不能多少沾点胜利之光。这样，就往往闯进鱼网，直至作了人们饕餮的牺牲品。因为，我再说一遍，鲫鱼是非常鲜美可口的菜（尤其是用酸奶油烧的时候），贵族理事也喜欢拿他们孝敬省长大人。

至于刺儿鱼，由于这种鱼沾染了怀疑主义，同时也多刺，所以一经煮成鱼汤，便是一份味道极美的清汤。

鲫鱼和刺儿鱼怎么会碰在一起，这一点我不知道，我知道的仅仅是：有一次，他们碰了头，立刻争吵起来。他们争吵了一次，接着又争吵一次，后来竟争吵出兴趣来了，互相开始约会。他们游到水牛蒡下面的什么地方，谈起很有学识的话来。而白肚皮的石斑鱼就在他们身旁游来游去，向他们学见识。

鲫鱼总是第一个说话。

“我不相信，”他说，“斗争和争吵是正常的定则，大地上一切生物仿佛都非在它的影响之下成长不可。我相信不流血的功业，我相信和谐，我也深信幸福不是理想家的无聊幻想，而是或早或迟会为大家所享有的！”

“那你就等着吧！”刺儿鱼讥讽说。

刺儿鱼在争论的时候，说话声音断断续续，显得不安的样子。这条鱼有点神经质，看样子，那一肚子的委屈，他还记在心上。他有满腔的愤怒……唉，满腔的愤怒啊！虽然他还没有达到憎恨的地步，但信心和稚气却早已没有了。他看不见和平生活，却看见到处都是纷争；他看不见进步，却看见一片野蛮景象。他断言，谁要求生存，谁就应当把这一切放在心上，好好盘算。他认为鲫鱼“傻里傻气”，虽然同时又意识到还可以同他“吐吐胸中积闷”。

“我会等着的！”鲫鱼答道，“而且不光我一个，大家都会等着

的。我们所浮游的这片黑暗，是痛苦的历史偶然性的产物。但因为现在有最新的科学研究作依据，能详细分析这种偶然性的底细，所以它产生的原因，不能认为无法铲除。黑暗是既成事实，而光明则是我们所期待的未来。光明会到来的，会到来的！”

“这么说，你认为没有梭鱼的时代也会到来？”

“什么梭鱼？”鲫鱼感到惊讶，他确实天真极了，以致当人家在他面前说：梭鱼在大海，鲫鱼不得安眠，他还以为这无非是水精水怪之类，不过拿来吓唬小娃娃的，当然，不足惧怕。

“唉，你真是个迂夫子，真是个迂夫子！你想解决天下大事，可是连梭鱼都不知道！”

刺儿鱼鄙夷地摇了摇鳍儿，游回家去了。但是，没过多久，两个清谈朋友又游到一个幽静处所（在水里是够寂寞的），又开始了学术辩论。

“生活中善起着首要作用，”鲫鱼夸夸其谈起来，“恶是由于误解而产生的，主要的生命力仍然蕴藏在善那儿。”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嘿，刺儿鱼，你怎么说这种岂有此理的话！‘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难道这能算回答吗？”

“对你，老实说，根本不该回答。你很愚蠢——再没有别的好说了！”

“不，你听着，看我给你说什么。恶从来不是创造力量，这一切历史早已作了证明。恶扼杀一切，压榨一切，蹂躏一切，把一切交给火与剑，只有善才是创造力量。它竭力帮助被压迫者，它不受枷锁与镣铐的束缚，它激起心中的美好感情，它让智慧展翅高飞，随意翱翔。如果没有这种真正富有创造作用的生活动因，也就不会有历史。因为要知道，就实际而论，什么是历史呢？历

史，这就是解放的纪事，就是善与理性战胜恶与疯狂的故事。”

“看来，你是确凿无误地知道恶与疯狂已经被打败了？”刺儿鱼给他开了个小玩笑。

“还没有打败，但将来一定被打败，这是我对你说的老实话。现在我还是要引证历史。以往是什么情形，如今又是什么情形，如果你拿来比较比较，你就会毫无困难地同意我的话：如今不仅恶的外表手段已经有了缓和，而且数量也显著减少了。就拿我们鱼族来说吧，从前人家任何时候都捕捉我们，尤其是在所谓‘汛期’，当我们象傻瓜似的自个儿一直往鱼网里钻的时候；而现在，即使在‘汛期’，也认为捉我们是有害的。从前，可以说是用最野蛮的方法消灭我们，据说，乌拉尔地方在叉鱼的时候，好几里河水，都给鱼血染得鲜红，现在，不来这一套了。拖网，鱼篓，钓竿什么的，一律不准用！关于这个问题人家还在委员会里讨论：用哪种拖网？选什么时机？挑什么样的对象？”

“人家用什么方法拿你作鱼汤，你大概不会觉得反正一样吧？”

“什么鱼汤？”鲫鱼惊奇地问。

“嘿，真该死！名为鲫鱼，却连鱼汤都没有听说过！既然如此，你还有什么权利同我谈话？因为，要进行辩论，要坚持意见，至少得先把情况摸清楚。每条鲫鱼都可以作鱼汤，如果你连这个简单的真理都不知道，你还能谈什么呢？去吧……我要戳你啦！”

刺儿鱼竖起了身上的刺，鲫鱼却以他的笨拙所能许可的程度，尽快钻到水底去了。但是，过了一天一夜，这对朋友和论敌又游到一起，想出一段新鲜的话题来。

“前两天梭鱼来瞧咱们河湾啦。”刺儿鱼宣布说。

“就是前两天你提起的那种鱼吗?”

“就是他。他游过来，瞧了一阵，说道：这地方好象太安静啦！这样的水里大概有鲫鱼吧?……他说着这话就游走了。”

“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准备着呗，没有别的。你得好好留心，等他游过来，两眼盯着你的时候，你就把鳞呀鳍呀紧紧收缩起来，朝着他的大嘴一直钻进去！”

“为什么我要钻进去? 我犯了什么罪……”

“你真笨，这就是你的罪。再说你也长得肥。又笨又肥，这就是要你钻进梭鱼大嘴的法律！”

“不可能有这样的法律！”鲫鱼真正气愤了，“梭鱼平白无故没有把人家吞下肚去的权利，这是首先应当解释清楚的。所以我要找他谈谈，我要把全部真理摆出来。我能用真理叫他出一身大汗。”

“我早就跟你说过，你是个迂夫子，这话现在我还要重复说：迂夫子！迂夫子！迂夫子！”

刺儿鱼非常生气，发誓以后决不再同鲫鱼有任何往来。但是，没过几天，你看，习惯又占了上风。

“只要全鱼类彼此同意……”鲫鱼神秘莫测地先说起来。

但这时刺儿鱼却大为慌张。“这个迂夫子讲什么来着?”他想道：“眼看这家伙要胡说八道了，而大头鱼就在这儿不远地方蹓跶。你瞧，他眼睛斜视一旁，好象若无其事的样子，实际却竖起耳朵在静听呢。”

“不过，你脑子里想到的话，可别全讲出来！”他劝告鲫鱼，“不要动不动就开口乱说，可以小声点儿，挑需要的讲。”

“我不打算小声说话，”鲫鱼泰然自若地继续说。“我要直截

了当地说，如果全鱼类彼此同意，那么……”

刚说到这儿，刺儿鱼就粗暴地打断自己朋友的话。

“看样子，吃饱了撑得难受，才需要同你谈话！”他对鲫鱼大声说，接着便三步当两步，连忙游回家去了。

他很懊恼，同时也很可怜鲫鱼。虽然鲫鱼很愚蠢，到底还可以同他谈谈心。他不随便泄露机密，不出卖朋友，——这些品德眼下你能在谁身上找到？如今世道不好，这是一个连父母也靠不住的时代。就拿石斑鱼来说吧，虽然不能说他怎么坏，可是一旦没摸清底细，还是会说走嘴！至于大头鱼，圆肚鲦鱼，冬穴鱼，以及其他一些奴才们，那就不用说了！为了一条虫蛆，他们准备鸣钟宣誓①！可怜的鲫鱼啊！碰在他们手上无论如何会完蛋的啊！

“你瞧瞧你自己吧，”他对鲫鱼说，“喏，万一有个什么事情，你能拿什么防卫？你肚皮大，脑袋小，使不出什么心眼儿，嘴巴也小得很，刚刚看得见。甚至你那一身鳞甲，也不怎么样。你既不机灵，也不敏捷，——一个十足的笨蛋！无论谁，只要愿意，就会走过来把你吃掉！”

“为什么吃我，如果我没有犯罪？”鲫鱼仍然和先前一样固执。

“你听着，蠢种！吃难道还要讲‘为什么’？难道人家吃你是因为想惩罚你吗？吃就是因为想吃，如此而已。你，大概也要吃吧。你总不是白白拿着嘴尖子在淤泥里翻，你是要捉贝壳。他们，那些贝壳，想活下去，可你这个糊涂蛋却从早到晚拿他们填肚皮。你说吧：他们对你犯了什么罪，你每时每刻都惩罚他们？记不记得，你前两天怎么说的：只要全鱼类彼此意见一致……如

---

① 意思是宣誓效忠。俄国习俗，举行宣誓仪式时，都要敲钟。

果那些贝壳彼此意见一致，会怎么样——你这糊涂蛋那时会觉得舒服吗？”

问题提得如此直截了当，如此不愉快，以致鲫鱼也感到难为情，脸上微微泛起一阵红晕。

“不过贝壳，要知道这……”他不知所措地嘟哝道。

“贝壳就是贝壳，鲫鱼就是鲫鱼。贝壳是给鲫鱼吃的，而鲫鱼又是给梭鱼吃的。贝壳没有任何罪孽，鲫鱼也没有犯罪，可是这方也罢，那方也罢，都应该负起这个责任。这问题你就是想上一百年，也想不出什么名堂来。”

在刺儿鱼说过这番话以后，鲫鱼便藏到水藻丛里，闲来无事也开始思索起来。他不断想着，同时也不断吃贝壳。吃得愈多，就愈是想吃。但终于也想出一点道理来了。

“我吃贝壳，不是因为他们犯了罪，——这点你说得很对。”他向刺儿鱼解释，“我吃他们，那是因为他们，这些贝壳，天生便是供我吃的。”

“是谁给你讲的？”

“谁也没有讲，我自己考察出来的。贝壳没有灵魂，只有一口热气；你吃他，他也不会懂得。而且给他的安排也是如此，要你不吃他，那是无论如何不行的。只要你喝那么一口水，就有一大堆贝壳在你嘴巴里爬。我并没有捉他们，是他们自己钻到我嘴里来的。喏，至于鲫鱼，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老兄，鲫鱼平常总有十来寸①长，对待这样一位老人家，你吃他之前，总得同他谈谈才成。必需他作了严重坏事，喏，那时候，当然……”

“那么，等梭鱼吞了你，你就知道这么作是必需什么了。现

---

① 指俄寸，1俄寸等于4.4厘米。

在顶好闭口不谈。”

“不，我不愿闭口不谈。虽然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梭鱼，不过从听来的故事中我可以断定，他们对真理的声音不是充耳不闻的。请你讲讲，能有这样混帐事情吗！鲫鱼躺在那儿，又没动谁一下，忽然，就那么无缘无故掉进梭鱼肚子里去了！我不相信真有这种事情。”

“真新鲜！就在前两天，你不是亲眼看见，有位僧侣从河湾里把你们弟兄整整拖走了两大网……你以为怎么样：他会把鲫鱼养起来看着玩儿，是不是？”

“不知道。不过这还是老太婆说话，可没有定准，这些鲫鱼也许给吃掉，也许给放在鱼池子里。他们也会吃着寺院的粮食，快快活活在那儿过日子哩！”

“嗳，如果是这样，那你也去吧，真是不要命的家伙！”

日子一天天过去，鲫鱼同刺儿鱼的学术辩论还不见有个完结的影儿。他们生活的地方十分安静，甚至已经蒙上一层薄薄的绿霉，这对于学术辩论倒是一个极好的地方。无论聊些什么，无论怎么想入非非，完全逍遥法外，不会遭受惩罚。这给了鲫鱼莫大的勇气，以致他大谈仙山琼阁的声调越来越高了。

“必需做到鱼类彼此相爱！”他发表演说了，“要能够我为大家，大家为我，这时候真正的和谐就实现了！”

“我很想知道，你怀抱着你这种爱走到梭鱼跟前会是一番什么景象！”刺儿鱼给他泼了一瓢冷水。

“我要到他跟前去的，老兄！”鲫鱼坚持己见，“我有这么一些话，任何一条梭鱼听了会立刻变成鲫鱼！”

“好极，那你讲讲看！”

“我只消问问：梭鱼，你可知道什么是道德，对待街坊近邻你

负有什么义务?”

“一定给问得哑口无言,没什么说的! 可是你愿不愿我听见这个问题就用我的刺儿戳你的肚皮?”

“唉,不可如此! 劳你驾,别开这个玩笑!”

要不就说:

“只有从小在我们身上培养公民情感,我们鱼类才能意识到自己的权利!”

“公民情感对你有屁用?”

“毕竟……”

“问题就在这个‘毕竟’上头。要有广阔的天地,公民情感才有用处。可是你躺在水藻丛里,能干什么?”

“不是水藻丛里,而是本来……”

“能不能举个例子?”

“例如,僧侣想拿我烧鱼汤,我就对他说:神父,不经审问你无权处我这种极刑!”

“可是由于你鲁莽,他把你扔进煎锅,或者丢到火灰里……不,朋友,生活在水藻丛里,用不着公民情感,倒是需要有傻瓜情感——这就是实话。找个地方躲严实一点,别作声,傻瓜!”

要不还可以说:

“鱼类不应当以鱼类为食物,”鲫鱼睁眼说梦话了。“大自然本来就为鱼类的口粮准备了许许多多可口的菜肴。贝壳啦,苍蝇啦,虫子啦,蜘蛛啦,水蚤啦,最后还有虾,蛇,青蛙。全是财富,全是供我们享用的。”

“鲫鱼却是供梭鱼享用的。”刺儿鱼提醒他。

“不,鲫鱼是独立存在的。如果大自然没有为他提供防卫武器,比如象你那样的武器,那么这意思就是说,应当颁布特别的

法律，以便保障他的安全！”

“如果人家不遵守这条法律，怎么办？”

“那么就应当公开表示谴责，说如果不遵守法律，最好是根本不颁布法律。”

“这就成了吗？”

“我认为，许多鱼会感到羞耻的。”

再说一遍：日子一天天过去，而鲫鱼依然满嘴胡说。别的鱼认为这至少会碰一鼻子灰，而他却满不在乎。如果他稍有一点儿警觉之心，他也许会成为一个长命寿星，胡扯个百来年的。但他自命不凡，以至于什么都不在考虑之列。他就这样胡说着，胡说着，突然，大头鱼拿着一张传票来到他跟前，说道：明天梭鱼大人要到河湾来，所以，鲫鱼，你听着！天一亮赶快去回话！

然而鲫鱼并不畏惧。第一，他听见过各种各样对梭鱼的评语，以致自己也很有意思同他认识认识；第二，他知道他有一个魔力无边的词儿，只消讲出口，最凶残的梭鱼立刻会变成鲫鱼。这个词儿是很靠得住的。

刺儿鱼见他有这样的信心，甚至也开始考虑：自己是不是在否定方面作得太过分了。也许，梭鱼实际上所期望的只不过是要人家喜欢他，给他一点善意的劝告，为他的智慧与心送去光明？也许，他……是善良的吧？再说鲫鱼也许决不是如外貌所表现的那种傻瓜，说不定恰恰相反，倒是很会替自己的功名打算的？你瞧，明天他就上梭鱼那儿去，直言不讳地向他说出他有生以来从未听见说过的实实在在的真理；而梭鱼也会点头称是，说道：鲫鱼，因为你向我说了实实在在的真理，现在我把这河湾赐给你，今后你就是这河湾的长官啦！

第二天早晨，梭鱼果然游来了。鲫鱼看见他，不免感觉奇

怪：尽管人家编了梭鱼许多坏话，可他到底还是一条鱼！只是嘴巴裂到耳根下面，而喉咙正好能让他鲫鱼钻进去。

"鲫鱼，"梭鱼说，"我听说你很有点儿才华，是个能说会道的好手。我愿意同你来一次学术辩论。你开头吧。"

"关于幸福我想得较多，"鲫鱼谦逊但是颇有自尊地答道，"希望不光我一个，而是大家都能幸福。希望一切鱼在任何水里能自由游来游去，如果他想躲在水藻丛里，那就让他躺在水藻丛里。"

"唔……你认为这种事情是可能的吗？"

"我不仅认为可能，而且时时刻刻都在等待这个哩。"

"比方说，我在水里游着，而我身边恰恰有……一条鲫鱼呢？"

"这是什么意思？"

"我倒是第一次听见。如果我转过身来，把鲫鱼……吃掉呢？"

"没有这种法律，大人。法律上明文规定：贝壳，蚊子，苍蝇以及蚊蚋之类可供鱼类食用。除此之外，最近各项指令又增列了如下食品：水蚤，蜘蛛，虫蛆，甲虫，青蛙，虾以及其他水中居民。但是没有鱼类。"

"对我来说略嫌少了点。大头鱼！难道真有这种法律吗？"梭鱼掉头问大头鱼。

"早忘啦，大人！"大头鱼巧妙地滑过去了。

"其实我也知道，不会有这条法律的。喏，鲫鱼，那么你还要时时刻刻等待什么呢？"

"我还要等待公道赢得胜利。强者不再排挤弱者，富者不再排挤贫者。等待出现这样一种共同的事业，就是一切鱼都有自

己的所得，每条鱼都作自己的一份事。梭鱼，你最强，也最机灵，你要把比较艰巨的工作担当起来，而我，鲫鱼，大伙就本着我卑微的才能，指给我一项卑微的工作。我为大家，大家为我，——将来就是这样。只要我们能互相支持，那就谁也不能叫我们上当了。什么地方出现鱼网，我们撒腿就跑！有的在石头下面，有的在淤泥底处，有的在洞里，或者在木头下面。鱼汤么，看样子，势必非抛开不可啦！"

"不知道。人们可不大喜欢把他们认为鲜美可口的东西抛开的。喏，这还是将来不定什么时候的事。现在我倒要问：照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也应当工作吗？"

"人家怎么样，你也该怎么样。"

"这还是头一次听见。去吧，好好去睡一觉吧！"

鲫鱼睡了没有，不知道，总之他的智慧未见增多。中午，他又来参加学术辩论，不仅毫无畏惧之心，甚至比先前更为愉快了。

"你是否以为我会工作，而你就会从我的劳动里捞到点好吃的东西？"梭鱼直截了当提出问题。

"大家彼此彼此……从共同的、相互的劳动里得到……"

"我明白这个'彼此彼此'……可是顺便也要从我这儿……哼！然而，我以为，你在讲极不体面的话。大头鱼！这些话照现在的说法叫什么名儿？"

"谢会主义①，大人！"

"原来我已经知道了，我早就听说：鲫鱼在讲大逆不道的话！不过我心里想：最好让我自己听听……原来你是这个样儿！"

① 社会主义的讹音。这里谢德林是嘲讽抱有不切实际幻想的空想社会主义者。

梭鱼说完话，就极其明显地用尾巴把水打得啪的响了一声，无论鲫鱼何等老实，也能猜出这是什么意思。

“我，大人，没有什么意思，”他嘟哝着，显出一副窘相，“这是我本着老实……”

“算啦。常言道，老实比偷盗还坏。如果对傻瓜听其自由，他们就会把聪明人撵出世界。人家对我讲了你好多好多，真是天花乱坠，可你到底还是一条鲫鱼，如此而已。我同你还没有谈上五分钟话，可是你已经叫我讨厌得要死。”

梭鱼思索起来，而且用一种鲫鱼也能完全懂得的神秘神情瞧了鲫鱼一眼。但在昨天一顿饱餐之后，梭鱼大概肚皮还很饱，所以，他打了一个呵欠，立刻就发出了鼾声。

但这一回鲫鱼却不那么称心如意。梭鱼刚刚话音一落，大头鱼就从四方八面包围了他，把他看管起来。

傍晚，太阳还没有落坡，鲫鱼第三次去梭鱼那儿参加学术辩论。不过这回是押着去的，而且身上还带着几处伤痕。原来，桂鱼在审问的时候，咬伤了他的背和一部分尾巴。

但他依然精神抖擞，因为他还备有一个魔力无边的词儿。

“虽然你是我的仇人，”梭鱼又是头一个说，“显然这也是我的不幸：我太喜欢学术辩论啦！请吧，你开头！”

鲫鱼听见这些话，忽然感觉他的心燃起了怒火。在这眨眼之间，他缩紧肚子，打着哆嗦，用剩下的尾巴把水打得噼啪作响，一直瞧着梭鱼的眼睛，使出浑身力气喊道：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道德？”

梭鱼吃惊得张开大口，本能地吸了一口水，虽然完全无心吞下鲫鱼，可是却把他吞下肚了。

那些目击这场事故的鱼儿们，立刻目瞪口呆，但马上也就清

醒过来，连忙向梭鱼打听，问他老人家这顿晚餐吃得是否如意，有没有卡住喉咙。而事前即已预见并预言了这一切的刺儿鱼，却游到前头，庄严宣布道：

“瞧，我们的学术辩论就是这样啊！”

1884年

玩 具 人 儿

一八四×年，我住在俄国北方一个省里。所谓住在，正如当时不言而喻的，就是做官。我那时做的事，可说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躺在上司的天国里饱享清福，同省长夫人翩翩起舞，和宪兵队长大谈俄国伟大；当国家资财管理局局长认为未来属于本州诸位上司时，我们一起热泪盈眶。而最重要的是，人家当着我的面把本州各位上司称为普加乔夫①的密使，我大发雷霆。总之，光阴并未很好利用。

那个时候，省城附近的殷勤县县城，最是兴盛繁华（也许如今也是兴盛繁华）。我时常到那里去，首先这是因为闲暇颇多，其次，因为我的朋友，华丽雅士上尉在那里当知事，而他家又有一位女管家安努什卡。这安努什卡是个非常可爱的女子，说实话，每当我在华丽雅士家喝茶或喝咖啡的时候，想到给我斟饮料的是个好心肠的姑娘，而不是什么压花饼干那样的女人，心里总是十分惬意。然而，也不过仅此而已。虽然有人密告我，说什么我去殷勤县是"贪图酒色"，但由于我为官方正，这是难于使人相信的，省长大人就亲自在密告信上批示："本人不信，前去可也。"

正如每个家长都有信得过的孩子那样，作父母的提起他们总是说：这孩子不会给我丢脸！同样，每个省长也有自己心爱的城市，大人阁下称它是自己的"近卫军"，他那颗心对它是不会有任何不安的。无论在省长办公厅，还是省公署，有时候整整几个

月也听不见讲这些城市。那里警察局长都不喝酒；知事在早晨起床之后喝上两盅，午饭三盅，晚饭三盅，——自己就说：够了！至于县总管，他们心里想的也只是如何弄到新的消防水龙，或者办一家社会银行。而庶民百姓则勤劳刻苦，对上司和蔼温顺、乐意上捐纳税。

殷勤县就是这样一个使上司心欢的城市。我记得，当我讲起这座城市的时候，省长甚至得意得搓起手来。"殷勤县我很放心！殷勤县居民不会给我丢脸的！"大人阁下高声赞扬，而省公署全体官员也跟着说道："是啊，殷勤县我们很放心！殷勤县居民不会给我们丢脸的！"因此，彼得堡刚刚来了公文，要大家募捐给费奥方·普罗柯波维奇② 建立纪念碑，或者设立马尔达利·奥特恰雅内少将奖学金，首先想到的就是：赶快通知殷勤县居民！果然，上司还没有来得及回头看看，警察局长笑面罗夫已经送来了五十戈比，而知事华丽雅士也送来了七十五戈比。而半智县知事苦恼地呈报说，经他百般邀请，为此事募得的捐款总共一个戈比……同时还请予指示，这一个戈比如何处置，因为邮局汇款只收整数！

殷勤县是个不大的城市，但相当整洁，只有深秋时节才会泥泞难行，而且也不是每条街都如此。那里有一家社会银行，装备精良的消防队，殷勤河畔的林荫路，一座不大的石砌旅馆，一座教堂，两条碎石马路，——总之，凡是可以使最难侍候的上司开心的东西，这里应有尽有。但城里最主要的明星，却是县总管。

---

① 十八世纪俄国农民起义领袖。

② 彼得大帝时期的大主教和学者，曾任基辅科学院院长。是彼得大帝有名的合作者。

这个精明能干的人物，在三年一任的总管任上，一连做了整整五任。这期间他经常大摆筵席，宴请省上各位权贵，而对地方官绅，也略施小恩小惠。凭着这种对内政策，他本人在当地稳如磐石，同时也把殷勤县各界人士，管教得个个循规蹈矩，人人严守纪律，都给戴上了所谓"刺猬手套"①。也许，正是由于这后一项措施，殷勤县才百业兴盛，工商繁荣。这城市不仅誉满省内，而且也驰名省外了。

然而，这辉煌的成就也不是轻易得来的。有这样一个传说，殷勤县从前叫做暴乱县，由于这个县的居民放肆已极，才有了这个名字。据说曾经有这样一个时期，那时候殷勤县居民过着放荡和无所事事的日子。钱到手里，就照"叛逆风习"狂饮滥醉，大吃大喝，花个精光；那时候他们不仅不向上司表示应有的敬意，而且还把自己一位市长卖给邻县作了奴隶（参阅《北方民权》，Н·И·柯斯托马罗夫文集②）。甚至今天县城内最通用的姓氏，也清楚说明它们的叛逆根性。例如，一阵威罗夫氏，迂头洛夫氏，死顽固采夫氏，自由尼津氏，捏不牢妙诺夫氏，等等都是。所以，见到一位迂头洛夫，总不免有些奇怪。他们祖先过去曾把市长卖作奴隶，可如今，这后辈儿孙为了取悦上司，却一步一步地自己也甘心自作奴隶了。

幸而暴乱县接连出了四任成绩斐然、任期长久的县总管。他们结束了这个混乱的局面。这些成绩斐然的县总管头一位使城市伤痕累累，第二位弄来许多蝎子，第三位叫居民弯羊角腰，第四位却让大家见识见识刺猬手套。除此之外，四位总管也采用

---

① 见第91页注。

② 十九世纪俄国著名历史学家，古代文献的出版者，属自由主义派学者，曾受沙皇政府迫害，一度被流放。

温和手段，同时向惊讶不止的公民们不断灌输一种思想：人生目的有三：第一，要经常不断劳动；第二，遇见上司要脱帽致敬；第三，要流泪。我再说一遍：成就是辉煌的。迂头洛夫们不仅不从事“反对活动”，而且还搞起perpetuum mobile① 的发明来了；他们怀着成功的希望造自动车，做些特别的、“几乎会说话”的玩具。迂头洛夫们停办了“慈善事业”，选择了装配木制钟表的专门手艺，这种钟表一天一夜会走出两天两夜的时间来，但作为俄罗斯聪明才智的样品，它们成了思索俄国的伟大的理由。死顽固采夫们抛弃了“革命”，发明了一种碰不得的匣子，谁要是碰它一下，一阵叫响和铃声就会响遍整座房子。而在捏不牢妙诺夫一族人中，有个做蚂蚁蛋(用来喂夜莺)生意的，却胆大包天，竟然写了一篇题为《论蚂蚁蛋的比较密度》的学位论文，寄给有关学术团体(同时附去一份未欠税的证件)之后，收到了候补会员的证书。

现在，当县城已经完全肃清叛乱，交清了所有的陈年欠税；当最后一位市民也埋头于自己的专门手艺，再也没有工夫闹事，正好进贡纳税和脱帽致敬，——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庄严和奇妙的事。奉召来开市民会议②（这是最后一次市民会议，会后市民会议的那座大钟就给推到河里去了）的居民们，向县总管呈交了一份公开的忏悔书，然后，突然群情激奋，一致作出决议：请求最高当局把暴乱这个名字从阿尔申也夫③ 的地理课本中删

---

① 拉丁语，意为：永动机。

② 市民会议是古代俄国城市的最高权力机构，有邀请大公统治，放逐大公、选举官吏及执掌司法等大权。召集市民开会时，以敲钟为记。过去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认为市民会议是古时的民主政治，因此有时被看作自由的象征。

③ 十九世纪俄国地理学家，著有《简明世界地理》，是当时最有名的课本。

去，再命名为殷勤，以便该城在新生活中获得重生……

此项请求之值得尊敬，还用多说吗？

我再说一次：一八四×年，殷勤县已经不想什么“民权”，只不过是一座非得叫省长快活不可的城市了。因为那时是宗法制时代，所以省里阁僚会议的成员常去那里，第一，欣赏欣赏那些勤劳而又和蔼可亲的市民，第二，上殷勤好客的总管家吃喝一番。出于一种人皆有之的心情，我也到那里去了。

有一天，我直接去找我的朋友华丽雅士。刚上楼梯，觉得知事房里有点异乎寻常。我推开门，看见一个场面。知事站在穿堂中间，一面叫喊，一面搓手（有没有打耳光，我不敢担保），在他对面，紧靠屋角站着一个上了点年纪的男人，穿一身蓝色薄布长衫，外表老成持重，但面色苍白，仿佛受了折磨似的。显然，这是一个殷勤县的公民，他的过失甚为严重，乃至总管认为他掌握的文明手段不够使用，要把罪人送给权威当局，请他给以教育感化了。

“斯杰潘·斯杰潘内奇！我的老兄！”我喊道，招呼尊敬的主人，“我们省里都以为殷勤县连‘惩罚’这个词儿也取缔不用了啊！”

“是啊……现在……”华丽雅士感到尴尬，但很快又恢复过来，接着就对站在那里的“甲长们”说：“喂！快到铺子里去找硬头洛波夫，叫法官……咱们来一局波士顿① 好吗？”他转身对我说。

“好呀。”

“好极啦。请吧！我这就完！”

---

① 一种纸牌戏。

我脱大衣的时候(这是冬天的事),他继续审问。

"说呀! 你为什么不愿和妻子'过活'?"

华丽雅士停了一会儿,责难地摇摇头。被告没有作声。

"多好的女人啊……刚才来过……胖嘟嘟好大一堆! 是啊,同这样的女人……这样的女人是不会有个完的! 可你呀!! 唉,你呀!"

但被告仍旧默不作声。

"你知道不知道,《圣经》上说过:丈夫对其妻……"华丽雅士想引用《圣经》来教训教训,但他卡住了,于是又说:"唉,唉,唉!"

那位市民仍然踟蹰犹豫,不知如何是好,但他脸上渐渐流露出无限痛苦的神情。

"说呀! 你为什么不说话?"

"我还说什么呢,大人?"

"你要不要同妻子好好'过活'……象法律定的那样?说呀!"

被告沉默了一会儿,后来,突然激动起来。

"大人! 我不仅要说,甚至还想……放了我吧,大人!"

"既然如此,你赶快给我到班房里去! 明天不准说话! 你要是说话,我就招待一顿,叫你永世难忘! 快去!"

于是华丽雅士用食指在被告鼻子前面晃了几晃(那是要他坚强一点),吩咐把他带走,然后转过身来,向我伸出两手喊道:

"喏,您来啦! 非常高兴! 非常高兴! 安努什卡! 倒茶!"

玩波士顿牌之前,我同华丽雅士争论了半个钟头。他说"法律上有",我说"法律上无"。我们把师爷请来,他的回答模棱两可:"我本人没见到,不过说不定什么地方会有的。"听我们谈话的安努什卡赞成这条意见,即说不定什么地方会有,"因为,现在

他们既然结了婚，如果妻子不能在丈夫那里得到自己的地位，那么这算什么规矩。”甚至赶来玩波士顿的法官也说，需要到什么地方的注解里找一找，因为有时候正好在你料想不到的地方会找到宝贝。最后，华丽雅士吩咐师爷明天把那条法律找出来，末了又补充说：

“就让他在班房里蹲一夜！不管以后如何，先得给他一顿教训！”

这件案子晚上审得虽然不够详尽，但我还是没费多大力气就弄清楚了。被告原来是殷勤县市民，名叫尼康诺尔·谢尔盖也夫·一阵威罗夫，他在县城里有一间很好的玩具作坊。主人不喝酒，勤劳而又安分，正象他在上帝和他所畏惧的审判面前应有的表现那样，是市民之中的理想人物。他的手艺很驰名，甚至传到了京城，因为京城里每一位出差来的文武官员，都认为自己有责任鼓励鼓励这块“真金”，向他买几个特别精巧的机动玩具。他们说，他作的不是玩具，而是“真正的木头人儿”。还说，如果把埋藏在俄罗斯大地腹心内的所有真金都挖出来，就会出现一碗叫俄国的敌人永远也喝不完的稀粥。

一阵威罗夫单身和老母亲一起过活到四十岁。他一心一意埋头于自己的专业，显然没感觉到需要有个妻子共同生活。但五年前老母亲去世，一阵威罗夫就给鬼迷了心窍。饭没人烧，裤子破了没人补。他发愁起来，甚至开始喝酒了。这时候忽然碰上了一个二十五岁的姑娘玛特辽娜·迂头洛娃，高高的个儿，胖胖的身体，仿佛天生就是要她抓起火叉取炉子里的瓦罐似的。一阵威罗夫打定了主意。他甚至非常高兴他将有一个身强力壮，块头肥大的妻子。心想有了这个强健的女人，家里就会秩序井然了。但是，唉！一开头玛特辽娜就声明，与其说她愿意取炉子

里的瓦罐，不如说她希望丈夫对待她要象个夫人的情侣那样。显然，因为尼康诺尔·谢尔盖也夫对讨好夫人这样的角色，感到难于胜任，所以立刻出现了极大的家庭纠纷，最后竟然闹到上警察局打官司。

当然，第二天师爷报告"法律上没有"。但除此之外，也还有点东西，即是说，连"招待"一阵威罗夫也不行，因为，法律对这点作了明文规定，凡有真才实学的市民，免受皮鞭感化。因此马上释放了一阵威罗夫，对他的妻子，华丽雅士只好简短地说：没有这条法律。

这结果，我认为我自己有一份功劳。自然，我在那里是偶然得宠的，甚至是受难的工具，但作为省上的官员，毕竟体现了一定的权威。我相信，要不是我碰上了这个场面，不提出法律上有没有的问题，无论谁(尤其是一阵威罗夫自己)也不会想到这个问题。尼康诺尔·谢尔盖也夫不仅会在班房蹲完"规定期限"，而且大概还会备受"招待"的。现在，充其量不过是临到"招待"的时候，华丽雅士说一声："喂，有真才实学的人，趴下来吧！"这是仅有的一项折衷，而他也愿意让这项折衷证明城防公署里确有一个把法律当罪犯监禁起来的柜子。

说来惭愧得很，应当承认，我虽然时常听说一阵威罗夫有非凡的才能，可是至今一次也没有产生好奇之心，想去见识一下他那技巧高明的作品。所以现在，除了他的名望，这位"真金"匠人本人，也使我发生了兴趣，我认为拜访他和他的作坊，是责无旁贷的了。

一阵威罗夫居住的小房子，在城郊一个自由居民区，它和相邻的房屋几乎毫无差别，都整齐清洁，象刮过了似的，都是三扇窗户，都有一个小小的院子。总之，这殷勤县的技师工匠居住

区，安排和建立之单调实在惊人，所以，公民们常常开玩笑说：我们好象是在服苦役啊！在这些房子里，从早到晚工作不停，男女老少，乃至小孩儿，人人都干活儿。因此，街道上空空荡荡，寂然无声。

我在工场里只遇见主人一个人。一阵威罗夫带着畏缩的亲热态度接待我，那样子我觉得十分可爱。他那苍白而又发黄，同时略有倦意的面容，很是招人喜欢；尤其令人感到愉快的是，他那双灰色的大眼看人时偶尔会闪现出一种深沉的忧伤。他身体非常孱弱，一下子能看出，他天生不是一个够格的情侣。狭窄的肩膀，塌陷的胸脯，瘦削的手，疏疏落落几根头发，显然不适于干沉重的活儿。当我进去的时候，他只穿着汗衫站在工作台旁边，慌慌张张把挂在旁边钉子上的上衣取来连忙穿上。工作台上摆着一个木偶，那还是毛坯。秃顶脑袋上没有眼睛，胸脯和肚皮还是两个准备装机件的空盒子，做手和脚的木头骨架上露出折叶。

自然，我这辈子曾经见过许许多多残破不堪的木偶，但从未使我产生多大的印象。然而在这里，在这到处都是“玩具手艺”的氛围里，我突然被一种痛苦的感情攫住了，这感情不是使我忧伤，倒象叫我感到惊惶。我仿佛走进一个胡作非为的王国。这里一切都在神智不清的绝望之中僵化和麻木了。这后一种情况特别令人难受，因为正好是麻木包藏着绝望。所以我觉得这人非常可怜，他命定要在这个僵化的王国里生活，命定看那雕凿出来的眼睛，用种种废料填充空空的胸膛，把自己全部发明创造的才智，都用来使一双由隐蔽的机件操纵的手，不象“木头手”那样磕磕碰碰，而是象伪君子和谰言中伤者那样，从容不迫、轻盈自如地放在薄薄垫了一层破布和棉花，并且“为了自然逼真”而包着细羊皮的胸口。

“你过得好吧？”我问候主人。

“很安静。我们这里都安分守己。普罗霍尔·彼得罗维奇（总管）把我们县城弄得那么安静，我竟害怕机床发出响声，心想最好自己也死去。”

“不觉得闷吗？”

“不闷，倒象是什么也没有，既没有苦闷，也没有快活，——只有安静。我们这里大家一律平等，仿佛都串在一条绳子上。一个人早上醒来，一拉绳子，大家都醒来了；一个人开动机床，大家也就开动了。可说秩序井然。”

“真不错啊。秩序井然，而且安静——这是首要的。所以上司看见你们，心里高兴；所以你们也没有欠税。这一来，你们那些坏习气，很可能就不会再有养料……”

幸而说到这里我呛了一下，我咳嗽时乱了思路，于是教训的心情自然而然离我而去了。

“我听说，你是做玩具手艺的？你还作特别的、非常精彩的木偶吗？”

“我自己不敢夸口，当然，我要努力作到精益求精。一辈子在木偶中间过活，成天闷声不响，脑子里尽琢磨……想啊，想啊，一个活生生的木偶忽然出现在眼前！喏，自然啦，想要人家满意……可这回，光靠破布和细羊皮当然不行。”

“这么说，你多少还要花点雕刻工夫？”

“老爷，这问题我不知道怎样回禀您了。照我的意思，我做木偶，——当然，我要竭力使人家满意。比方说，我现在想做一个木偶师爷官儿，——怎么办呢？当然可以这么办：取一段桦木，给画上眼睛、鼻子、嘴唇，穿上小坎肩和小裤子，拿到市上每个卖一个银角子。不这么做也行。可以把这个师爷官儿做得能

讲话，面带表情地摊开双手。”

“真的！”

“不会假，请听我报告吧，还没有完呢。师爷官儿也有各种各样的。一位师爷官儿是个贪官；另一位不受贿赂，但喜欢酒色；再一位无缘无故伸出一双手；又一位只想他如何给庄稼人施恩惠。您瞧，我只举了四种，可这里就得有四个特别的木偶。”

“那么，要是把所有种类的师爷官儿都做成木偶，说不定会挤满你这间工场吧？”

“不要紧。或者，比方说女性吧，这里也有好多做木偶的材料！单是‘穿红着绿的’，数一数就有好几十。还有好多寡廉鲜耻的，不愿改邪归正的；装疯卖傻的；好多游手好闲，浪荡一生，连个屁事也不会做的！那不就是她！请好好瞧瞧！”他指着窗口喊道。“这是我们的街坊，死顽固采娃太太，来逛马路啦！她的丈夫是做钟表手艺的，看来她对他厌倦了，出来散散心！请看看，哪点不象个木偶？”

果然，对面街上走过一位年轻女人，神情有些奇怪，好象失魂落魄的样子。她走着，挥着手，摇着头，迈着两条腿。她似乎在找寻什么，又仿佛在回想：我在寻找什么呢？

“就是这样一个木偶，如果好好去探寻她的秘密，请问，值不值得坐下来为她花一番工夫？可是请问，我们做玩具的人有多少懂得这个？大多数都以为，塞进破布，蒙上细羊皮，再穿上衣服，——一个女的就做好啦！是啊，请看这里：这种东西我这儿有一个最好的样品，欣赏一下好吗？”

他走到玻璃橱柜前，取出一个相当大、相当珍贵的木偶。这木偶是位装扮豪华的“新娘”，穿钟式裙①，白缎子外衣绣着银线

① 旧时在俄国流行的一种用细骨架撑起的裙。

花纹，镶着花边。她的面孔是蜡做的，脸颊上有一朵柔美的红晕；小眼珠是瓷的；满头黄灿灿的头发。从头到脚拖着一条长长的透花纱巾。

“这里征兵处有位上校，”一阵威罗夫解释说，“他参观了我的作坊，后来他从彼得堡寄来这个木偶，作为赠我的礼品。老爷，依您看怎么样，这木偶很值钱吧？”

“恐怕要二十到二十五卢布吧。”

“你瞧。这数目我可说不出口，依我看，这个木偶总共不过值一个铜子儿！”

“为什么？”

“是个空木偶，——道理就在这儿。有没有它，都不觉得心疼。你现在打破了它的头，——没有头也很好；撕破了衣服，——可以另外缝上一件。瞧，它的眼珠是乱转的，不管斜着看，还是往上翻，——都不会。一个空木偶，如此而已！”

确实，仔细看过这个彼得堡的华丽木偶，我自己也认为这是一个空木偶。把它交到孩子手上，他会立刻咬下它的头，那也活该。然而，我还是试图多少减轻一阵威罗夫的判决。

“听我说吧！这可是个‘新娘’啊！”我说，“你想要她怎样呢？”

“大人，您这话如果指才学，那么请允许我禀告您：虽然很难期望‘新娘’有真正的才学，但是，如果没有才学，至少也应当有朴实啊！可是这个木偶，甚至连真正的朴实也没有。她为什么是‘新娘’，她哪一点象，有多少地方象？——这些问题她能作出什么回答呢？头上披一条长纱巾，这就表示洁白无瑕啦？到底还是可以取下来啊！那么她会是什么呢？是‘新娘’，还是想用自己的色相遮住过往行人眼目的袒胸露肩的女人？”

“既然她是‘新娘’，难道能要求她回答吗？要知道，她自己

大概也讲不出自己什么东西来的。”

“当然啦，这情况她们是常有的。她们姐妹当中就常常有这样一种人，无论你同她谈什么，她都缠着你亲嘴……必需让人立刻明白这一点才好。要每个人只消看她一眼就会说：原来是这么个女人……唉，唉，唉！要不然，——你就拿去吧！戴上一条纱巾，以为事情就完啦！这样的木偶，我们市场上一个银角子可买一个。这种木头傻瓜，墙角里堆了好些呢！”

“这么说，你也做普通木偶？”

“不做普通木偶我们没饭吃。有了工夫，我才做真正的木偶。”

“你觉得这很有意思吗？”

“你知道，要是没有意思，倒不如去做木头傻瓜；至少口袋里会多几个钱。可是，从这些‘小人儿’身上，你不会给家里捞到好处，而且保不准什么时候叫你愁苦不堪，同他们一起完蛋。”

“愁什么呢？”

“愁就愁在想要‘弄出名堂’来，但事实却说明你眼高手低。你想要，比方说吧，想要这‘师爷官儿’……喏，生生气……可他不生气，光是‘大发雷霆’！想要他今天一个样儿，明天换个样儿，可他从早到晚尽讲同样的废话！你想要这些‘小人儿’有行为举止，可他们只是挥挥手！”

“你还想要什么呢，连木偶都要有行为举止啊！”

“老爷，我知道，这希望算不上什么聪明，可是谁也没有禁止希望呀，——这就是我们的不幸啊！我真想把手一挥，跑掉算啦！可是‘小人儿’却抓住你不放。只要踏上功名仕途，他就不会离去。我甚至想出一种机件，能叫我的小人面孔发红，——可这还是没有用。脸上给他涂点红色，以为他马上就要生气

啦！——可他一阵‘大发雷霆’，这就完啦！现在我又使了一个花招，动手在他腹内装一颗心，不过我也早知道，这只是一种装潢罢了。”

于是他让我看一捆小巧的木偶的心，每颗心上都用又小又细的字样刻着："此心每枚一戈比”。

“你看我就是这样同他们一起过活的。他们没有智慧，没有行为举止，没有愿望，有的只是外貌，喏，真吓死人，一不留心，就会宰掉你。你呆在这暗哑无声的死寂之中，不禁想：老天爷啊！真正的人躲到哪里去啦？”

“唉，老兄，要知道，在名副其实的生活里，能有多少人称得上‘真正的’人呢？”

“对啊，老爷，对啊。光这句话，我就心服了。你看看周围全是木偶！遍地木偶！没完没了的木偶！他们折磨人！横行霸道！他们造成绝望，制造罪孽！你信不信，有时我心里想：老天爷！要不是这些木偶，恐怕坏事情连现在的十分之一也到不了啊！”

“嗯……恐怕多多少少是这样吧。”

“一点不错。因为真正的人是往前看的。他知道种种痛苦，懂得悲伤，也有畏惧之心。他态度慎重。可是这些木偶，没有畏惧，也没有痛苦，——什么都没有。他活着象把什么都忘记了，没有苦痛，没有真正的欢乐，活着，还要叫人难受，——如此而已！就拿这位死顽固采娃太太来说吧，现在请您看看她，——要是拿她来开膛，除了破布和其他做木偶的材料外，她胸膛里是找不出任何东西来的。可是，就凭着这些破布，她做了多少坏事啊！判定她这样过活一生，她整整一生也就这样过活下去。因为你认为这是秩序，所以听从摆布。我说，我宁愿去找我的小木头人儿，也不愿跟这些活木偶一起受罪！”

"这么说，跟小木头人儿一起，还要痛快一些？"

"怎么不！对木头'人儿'，我想要他怎么办，就跟他说什么话。如果我觉得腻了，可以叫他安分一会儿：进盒子去，躺下！可是活木偶，你能叫他安分？他折磨你，弄得你苦不堪言，一辈子不得安生！"

一阵威罗夫讲这话很激动，几乎怀着憎恨。显然，他知道了一个"活木偶"，大概正是眼前这个时刻，这"活木偶"在悄悄地折磨他，揪他的心，在他耳边诉苦。

"老爷，在这儿的地方法院里任职的，有一个好人。"他继续说，"他只要脑子里想到一点什么，立刻跑来找我，对我说：'一阵威罗夫，警察所长烦死人啦！从早到晚尽说废话，真要命啊！你给我做这样一个木偶，让我能和他谈话，好拿来代替警察所长！'"

"能看看你做的警察所长倒满有意思，你有吗？"

"大人，把警察所长老爷的相貌雕凿成木偶的样子，眼下我们材料还不够。不过原因也很清楚：如果我把秘书老爷的馊主意照办不误，他得到的快活也不多。今天他乐上一阵子，心满意足了，可是明天他又得到那个活木偶那儿活受罪。老爷，在世上的木偶中间过活真不好受，甚至是很不好受啊！"

他沉默了一会儿，叹一口气，又补充说：

"大教堂的执事神父不止一次对我说：'一阵威罗夫，你真是个大傻瓜！这世上已经把活人搞得没法过活了，可还要繁殖一些木头人来！'"

一阵威罗夫又不作声了，这时他显然甚至也产生了怀疑：他给这段谈话加添一层哲学色彩，这作得是否对。他带着羞怯的神情在工作台旁边踱步，用衣襟掸去锯末和刨花。

“你让我看看你的‘小人儿’好吗？”我问。

“说到哪里去啦！有什么不好！”他答道，“我甚至感到十分光荣啊！请看这个，让我首先把这位‘师爷官儿’给您介绍介绍吧。”

“喂，八等文官老爷，出来吧！”一阵威罗夫喊了一声，从硬纸盒里取出一个木偶，放在工作台上。

一个“小人儿”立在我面前，高矮约莫五寸；他的面孔和身体各部分大体匀称；头、手、脚都能自由活动。师爷官儿这个典型刻画得非常之好。头上的黑发梳得光光的，鬓角卷着涡纹发式，额上有一片刘海式额发；面孔向上昂着，一副自命不凡的模样儿，狭窄的额头，突出的颧骨，鬼鬼祟祟的小眼滴溜溜转个不停，闪着逼人的光；面颊有些浮肿，带着黄色，突出的地方仿佛用红砖块磨过（代替红晕）；嘴唇肥厚，红红的，油光光的，好象刚刚吃过油腻食物；下巴剃得精光，有一道剃破的伤痕；脸上有的地方长着粉刺。他身穿灰色粗呢文官制服，镶了一圈红色的粗呢领子，式样有点奇怪；狭长的后襟几乎拖到地上；官服下边穿一条短小破旧的灰裤子；衣袋都很深，装得下一个满载而归的讨饭乞丐口袋里所有的东西。扣眼上挂着一枚银箔奖章，题有“救死扶伤”字样。大腿肥厚，是女人型的；圆鼓鼓、软呼呼的肚皮，乐呵呵地晃动着，仿佛刚刚生吞下去的鸡以及其他活物，还在里面抖动。他一只手撑着大腿，另一只手伸进裤兜，象是慌慌张张要把什么东西塞进去；他叉开双脚，象一把剪刀。总之，他那个姿态，就象一把刀尖向下的剪刀。虽然我不能真切地想起，究竟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么个人物，但毫无疑问，我是在什么地方遇见过的，甚至不止一二次。

"是个'贪官'吧?"我问。

"正是,您看怎么样?"

"不错呀。不过,说实在的,我不太明白,你为什么给他穿灰色文官制服,还带一个红领子?就我所知,这种制服如今没有啦。"

"便于审查通过啊。如果给他穿上今天的文官制服,——我同他往哪儿躲呀?现在可就找不出我的岔儿了。要问我是什么意思,我只回答一句:在野人士,——这就完啦。"

"喏,那你为什么叫他八等文官?"

"也是为了通过审查。请听我禀报,有个人曾经到我作坊来过,他是彼得堡做官的。他对我这样说,那里不准把八等文官以上的官儿做成木偶,八等以下好象还可以。打那时起,我就把这个规矩当作自己的守则。"

"很对。哦,现在让我看看你的八等文官,看看他怎么个动作。"

"稍等一下,大人。我们先来考考他。八等文官,你说说:你喜不喜欢贿赂?"

"帕卜—帕!"突然"小人儿"十分清晰地叫了一声。

我甚至哆嗦了一下。不知为什么,那发出这种声响的嗓音,听来十分刺耳,叫人很不舒服,好象隔壁屋里有只鹦鹉在叫喊;还有,在旧式地主家里,那些食客太太和牧师夫人们想要恩主开心,也是用这样的声音说话的。

"他是说,我喜欢。"一阵威罗夫解释说,随后又转向"八等文官"继续说道:"看来,大宗贿赂你也喜欢吧?"

"帕卜—帕!"

"这种贿赂就要去抢?抢它个精光?"

"帕卜巴！帕卜巴！帕卜巴！"

八等文官一连贼叫三声，显得非常兴奋：他乱转着眼珠，晃脑袋，摇肚子，两手拍着大腿，就象一只鸟儿无意之中见到撒满一地饲料，欢喜得拍打着翅膀一样。我觉得，甚至有一瞬间，他也脸红了……

"刚才你说，你的'小人儿'没有行为举止，"我说，"可是你看看，你这八等文官表示出来的欢乐多么真切！"

"问题是不够圆满，大人！"一阵威罗夫表示异议，"他拍手，转眼珠，——这都不错；可是，脸上仍然没有真正的贪婪神色！我们县议会里有位秘书，只要看见赃款，立刻就发傻！眼神儿模糊了，手发抖，嘴角垂涎三尺。喏，我这个就比不上他。"

"我觉得你太谦虚了，尼康诺尔·谢尔盖依奇。依我看，你的'师爷官儿'倒是一个难得的混蛋！"

"不，老爷，哪儿的话呀！越往下看，您会看得越清楚。证明我对他不满不是没有道理的。现在还是让我继续考问下去——喏，八等文官，你说说！你喜欢大宗贿赂，这我们知道，那么小笔贿赂怎么样呢，你受不受？"

"帕卜……夫兹……"

"小人儿"好象恍然大悟，咝咝叫了起来。说实在的，我还以为他身上的机件坏了呢，但一阵威罗夫很快让我打消了这个念头。

"他的意思是：如果实在没有东西可捞，也受小贿——喏，比方说，要是根本没有贿赂，你如何办事？"

"夫兹……"

八等文官不仅发出咝咝声，而且手忙脚乱地转着圈子。他的脸涨得通红，象灌满了红色液体，眼珠子贼里贼气地在眼窝里

转。总之可以看出，单单办事不受贿这个想法，就会使他大怒若狂。

甚至一阵威罗夫也为这种厚颜无耻感到愤怒，严厉地摇摇头。

“我看你这个‘贪官’简直贪得无厌，贪心到了看来只要给你贿赂，连亲爸爸也要出卖？”他说道。

“帕卜—帕！帕卜—帕！帕卜—帕！”

“你这不是想去公堂受审吗？”

“夫兹……”

“不喜欢？当然啦！……谁愿意到公堂受审！不管多少养老金，哪怕只有一个铜子儿，也值得高兴啊！你大概已经给自己物色了庄园吧？”

“帕卜—帕！”

“你贪赃受贿，娶老婆，到领地住下，管教孩子，驱使农民服劳役，节日做弥撒就在唱诗班里唱圣歌！”

“帕卜—帕！”

“万一中了风呢？！”

“夫兹……”

“不喜欢？大人，除非对他说死已临头，不然就没有什么会使他感到痛苦了。喏，好啦，八等文官！你听着，现在我们让你跟一个人见见面……”

一阵威罗夫找出另一个硬纸盒，取出一个“农夫”来。

这农夫完全和真的一样，看起来甚至很富裕。下巴上是长长的斑白胡须，头发厚厚涂了一层牛油，肩披天蓝色上衣，腰系红色宽腰带，脚穿崭新树皮鞋。他怀里鼓鼓囊囊揣着鸡、鹅、鸭、火鸡、小猪，一只衣兜里甚至还露出一整头牛。一阵威罗夫先把

他放在离八等文官稍远一点的地方。

"喂，庄稼汉！你犯了罪吧？"

"姆—姆乌！"

"既然犯罪，你就该跪下！"

他把农夫摆成跪着的样子，面对八等文官。

"爬过去！"

农夫爬了几步，在"贪官"面前停住。八等文官先是把脑袋转向一旁，装作没有看见这位求告者，但姆—姆乌之声接连响过几次之后，就慢慢掉过头来，朝罪犯看去，最后，突然发出一声贪婪和刺耳的嘶叫：

"帕卜—帕！"

于是，他立刻从农夫怀里揪出一只鹅来。那鹅还在呷呷乱叫，就生吞活剥把它吃掉了。

"磕头呀！磕头呀，庄稼汉！"一阵威罗夫鼓励他，"快求饶吧……对了！大人，犯人说，他今后不敢啦！"

"姆—乌—乌！姆—乌—乌！姆—乌—乌！"农夫接连叫了几声，表示首肯。

这八等文官受到鼓励，仿佛发疯了。他全身往后一仰，用这种姿势站了一会儿，象是仔细端详自己的牺牲品。然后他开始左右摇晃，身上的血也涌了上来，涨红了脸；最后，飞也似地向农夫扑去，抓着他又揪又扯，动手抢劫了。这一切他都做得活龙活现，看得我连头发都竖起来了。"贪官"从农夫怀里拉出所有的鸡，抓住牛角把衣兜里的牛拖了出来，接着又翻另一只衣兜，找出一头猪来，这猪给吓得立刻又生下十头小猪。每次有所发现，他都惊呼：

"帕卜—帕！帕卜—帕！帕卜—帕！"

农夫也大为感动，应声叫道：

“姆—乌—乌！！”

最后，“贪官”放开了手，农夫以为他的罪已经得到饶恕，连忙站起来。然而这时却碰到了麻烦。八等文官忽然又想起什么来了（而且，显然是最重要的），于是毅然把手一挥，指着农夫的树皮鞋。农夫十分尴尬，仿佛他的骗局被揭穿了，因此乖乖蹲在地上，开始解包脚布，脱树皮鞋。脱鞋的时候，“贪官”一直注意观察罪犯，面带狡黠的笑，仿佛在说：你想骗人……混蛋！！果然，等到农夫解开包脚布，里面掉出许多白色和黄色的小圆片。

“这是十字银币和帝国金币！”一阵威罗夫解释说。

八等文官又一次发疯了。他一下子向犯人扑去，从头到脚仔仔细细把他搜查了一遍，取走了钱，剥下农夫的上衣，甚至还拿走了挂在他腰间的铜梳子。

“帕卜—帕！帕卜—帕！帕卜—帕！”他兴高采烈地惊叫了。

“姆—乌—乌！”农夫应声喊。

“好啦，现在起来吧！”一阵威罗夫作了决定，让农夫站立起来。

农夫给糟蹋得不成样子，但是，他显然一点也不觉得痛苦。他懂得他已经尽了自己的义务，只是轻轻抖动了几下。

“够了吧？”一阵威罗夫对他说。

“姆—乌—乌！”

“喏，这就对啦！现在你的事可以放心了！回到家里，你可以这样对大家说：哪怕把我熬成稀粥吃，哪怕把我宰成几大块，——我的事也可以放心了！好啦！你还是爬回纸盒去吧，等下次再来！”

他横里抓住农夫的腰，把他放进硬纸盒。

“我这个庄稼汉是作‘表演’用的，”一阵威罗夫向我解释，“他本身不代表哪个人物，但是，如果需要向谁显示一下灵魂的力量，那就找不到更合适的小伙子了！现在，大人，请让我问问：您要不要向这位八等文官老爷提点问题？”

“提什么问题呢？”

“老爷，想到什么就问什么吧。您看，起码他会让您看见是什么力量。”

“请问！拿什么做例子呢？……喏，比方说吧，八等文官，你懂不懂‘真理’这话是什么意思？”

沉默。

“上帝……你怕不怕？”

沉默。

“喏，还有什么呢？……你不反对为别人服务吧？”

依然沉默。我迷惑不解地看了一阵威罗夫一眼。

“他不懂。”他简短解释了一句。

“真是，怎么连这个都不懂？看来，问题并不很高深啊？”

“不很高深，可是他不能回答。一句话，‘仁义道德’他是谈不来的！他脑子里尽是抢劫偷盗，卑鄙下流！总之，请允许我向您禀告，我费了好大力气，总想做一个德高望重的木偶，可是怎么也作不成！混帐王八蛋，要多少有多少，至于仁义道德，在当今这个朝代，看来工厂里还没有造出这个词儿呢！”

“不过，这也是很自然的事。你就拿那个活木偶来说吧，难道她懂得什么是仁义道德吗？”

“是的，她不懂。可是，她至少还会假仁假义，当伪君子啊。比方，您去问问我们那位县议会秘书：你怕不怕上帝？——他也许会大为感动呢？喏，我这个八等文官就不会这一套。”

"我认为，这是因为，实际上你的'八等文官'比县议会秘书更有道德，——整个问题不过如此。但你也可以试一试，从伪善出发，大谈一番'仁义道德'，——那么，我相信，你的'贪官'回答任何一个问题，决不比县议会秘书逊色。"

这想法本来是简单明了的，——让一个无赖汉懂得，使用伪善手段，可以把仁义道德变成卑鄙下流，——显然，到目前为止，一阵威罗夫脑子里还没有想到这一层。甚至现在他也不能立刻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这会儿是仁义道德……可突然又成了下流卑鄙！！但最后，这变形记他当然也完全明白了。

"既然如此，大人，我就试一试！"他畏怯地看着我说。

"当然，你可以试试！我相信，一定圆满成功。"

"既然这样说，大人，大概我完全可以作出一个死顽固采娃太太吧？"

"那还用说！现在你先别忙，咱们马上拿你这个'贪官'试验一下，另外向他提点问题，——看他对我们说什么？"

于是，我向木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贪官'，你听着！你不懂什么是真理，——这个我们知道。但是，比方说吧，如果在总管的馅饼宴上，① 有人高谈阔论，大讲其真理，那么你能不能装装样子，说说只因有了真理，这人间世上才显得可爱？"

"八等文官"看了看我们，感到迷惑不解，转瞬间，他仿佛在思考什么，竭力想理解这番话。忽然他兴高采烈地尖声喊道：

"帕卜—帕！帕卜—帕！帕卜—帕！"

又一个木偶是"花花太岁"，外貌也过得去，和"贪官"差不

① 指分赃。

多。“花花太岁”是个不知多大年纪的“人”，头戴扑粉假发，脑后拖一条发辫，鬓角有鬈发，身穿一套十八世纪的时髦服装，象装饰外省客店墙壁的廉价印版画上描绘的人物一样。脸蛋圆圆的，红红的，露着笑容，嘴唇厚实，有一双情意绵绵的眼睛。一只手拿着三角宽边帽，另一只手挥举着，仿佛向空中送去一个飞吻。他背后摆着一面屏风，上面用金箔写着“快活林”几个字。旁边摆着另一面屏风，题字是：“佳人入口处”。总之，布置这样一个环境，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能立刻指明登场人物做的事情很可耻。

“他也做官吗？”我问。

“算啦！还有扣子挂勋章呢！”

经过这番预先的解说，“花花太岁”按照一定的记号，频频挥动那只空手，时而贴在心口，时而放上嘴唇。同时，他仿佛出于一种微妙的心理动机，举起一只脚来。

“这是他嗅出了女人味道！”尼康诺尔·谢尔盖依奇向我解释，这时“花花太岁”使出浑身力气大声喊道：

“妈姆—奇卡！妈姆—奇卡！妈姆—奇卡！”

仿佛在应和这声呼喊，挂在“佳人入口处”的门帘晃动起来了。我以为马上会出来一位风骚的侯爵夫人，但是，叫我大大吃了一惊，却出来……一个老太婆！……不是侯爵夫人，而是一个年老的女市民，穿着破旧的裙衫，扎着头巾，看起来甚至是位贤淑端庄的妇女。她满面皱纹，眼里噙着泪水，下巴在颤动，鼻子显出时常伤风的征兆，口里见不到一颗牙齿。她手上拿了一张呈文，立刻跑到“花花太岁”面前跪下，仿佛在表白，除了对她颇有德行的生活有着徒劳无益的回忆之外，她现在是什么也没有了。

起初，"花花太岁"好象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但后来就勃然大怒了。

"夫兹兹……"他恶狠狠地嘶叫着，跺着脚，拚命摇一只小铃子。

"瞧这个犹大①，发疯啦！"一阵威罗夫低声对我说，显然，他非常同情这位老妇人。"大人，他是我们这里慈善事业的监护人，所以妇女们成群结队潮水般向他涌去。希望这个大混蛋，在她们有个三病两痛或年老体衰的时候，能够对她们有点帮助。可生活里决不会有这种事情！这个老太婆就是抱着这种希望来的！她要求进养老院已经好多年了，至今一点下文也没有！"

正当一阵威罗夫愤愤不平的时候，随着铃声跑出一个看门人来，于是这些出场人物当中出现了所谓"喜剧性的"场面。"花花太岁"举起拳头向看门人扑去，看门人也使出同样的武器扑向老太婆；头巾一下子从老太婆头上掉下来，她一发狠，就在"花花太岁"身上肥厚的地方使劲拧了一把。这一来，看门人和"花花太岁"都凶相毕露，暴跳如雷，立刻联合起来，拳脚交加，痛打老太婆了。总之，发生了一种不自然的、混乱和不愉快的事，当这位贤淑端庄的老太婆最后被推走的时候，我甚至也感到这已经足够了。

"夫兹兹……""花花太岁"轻轻嘶叫着，对着镜子整理身上的衣服，勉强抑制着心头的怒气。

然而，渐渐地一切都恢复了正常，看门人不见了，"花花太岁"也心平气和，又站成原先那种姿势，拚命叫喊起来：

"妈姆—奇卡！妈姆—奇卡！妈姆—奇卡！"

---

① 据《圣经》载，犹大为耶稣十二门徒之一，曾为三十个银币出卖耶稣。后世即以此名专指叛徒、坏蛋、忘恩负义者。

这一回门帘旁边出现了一位年轻妇人。但因为一阵威罗夫的审美感并不特别发达，所以这位"佳人"的美显得极为特别，非同一般。她的一切，面孔或者身体，都长得肥肥的；脸上的红晕不知是退掉了，还是由于不洗脸和贪睡而被堆起的厚厚一层污垢盖住，看不见了。她打扮成十八世纪的侯爵夫人，穿着旧窗帘碎布头做的短上衣，箍架式裙子，腰肢以下几乎全部裸露在外。"佳人"虽然没有什么迷人之处，可是当"花花太岁"看见她的时候，甚至手里的帽子也掉了下来：她多么中他的意啊！

"这是火鸡太太！"一阵威罗夫低声对我说。

果然，"佳人"停留在"花花太岁"面前，象埋怨什么似的拉长声音，慢条斯理地叫道：

"帕—帕里雅！帕—帕里雅！帕—帕里雅！"

"花花太岁"立刻高声作答：

"库尔内—尔内—尔内！库尔—库尔内！"

一幕引诱的表演开场了。不管"火鸡太太"显得多么愚蠢，但她还是懂得，事先不作一番表演，她的请求是不会受到重视的。可是，她这请求又不能不使一个从国库领取俸禄的人须要郑重考虑。也就是说，要求"花花太岁"忘记职责和誓言，同内部敌人联合起来，把他所管辖的机关变成秘密庇护所，让不轨分子有个藏身之处，并且能逍遥法外地在那里散播犯上作乱的种子。很清楚，"火鸡太太"必须使出浑身媚力，才能使她罪恶的计谋取得胜利。

我们这些一生中见过无数酷爱自由的官府衙门出现而又消失的人，如今感觉已经麻木了，甚至是法院或地方自治局闹事造反，对我们也起不了应有的影响。但那时造反还是一件新鲜事儿。显然，"花花太岁"自己也不完全明白危险究竟是什么，只不

过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他将要迈出的这一步，对他的功名仕途可能有不祥的结局。在这种预感的压力之下，他悄悄地发抖了。

这幕引诱的戏继续在演下去。"火鸡太太"翻起白眼珠，弯着腰肢，摇晃着大腿，"花花太岁"仍然站着不动，用浑浊的目光注视着她，身子还在发抖。这时候他心灵里出现了什么呢？最后他明白了吗？是这个素不相识的孽障女人的大胆举动引起了他的恐惧，还是他在天真地想：我先快活快活一两个钟头，然后叫看门人把她送进警察局，再作处置……

然而，不管怎么样，当"火鸡太太"看出这种犹豫不决，便决心采取最后手段了：她伸手在自己大腿上一把一把挠抓着，懒洋洋地叫道：

"帕一里雅！帕一里雅！帕一里雅！"

这一来他忍受不住了。他忘记了自己的职责，满头冒汗，冲到这个勾人魂魄的女人身旁，一下子把她拦腰抱住……老实说，我真狼狈极了。"快活林"近在咫尺，我心想：眼看就要出丑啦。但一阵威罗夫猜出我的担心，连忙劝我不用着急，放心好了。

"不用担心，大人！不该有的决不会有！"在这作乱显然已阻挡不住的时刻，他说。

果然，不知从什么地方忽然出来一个……农夫！！这正是几分钟前出现在"贪官"面前的那个汉子，——但他在短短的时间里又长得多么好啊！他仍然穿天蓝色上衣，腰系红色宽腰带，怀里仍然鼓鼓囊囊揣着鸡、鸭、鹅以及其他东西，衣兜里伸出长角的牛头，而且还亲热地哞哞叫着；他的包脚布上仍然冒出牛奶和蜂蜜，也就是银子和金子……而且他仍然犯了罪！

他急如星火，慌慌张张地跑了出来，一下子跪在地上，呆呆地一动不动了。

"这是他弄错了！"一阵威罗夫解释说，"他还是该去见'贪官'的，可他这回弄错了，跑到'花花太岁'这里来啦！"

同时他还讲了一则笑话。有一天，乡村牧师来到省城，带着旧银子要去找银匠，给女儿打首饰作嫁妆。他这回也弄错了，没去找银匠，却闯到宗教法庭的秘书那里去了。

"这么一来，他回家时候就没有银子了。"一阵威罗夫结束时补充说。

开头一阵子，"花花太岁"和"火鸡太太"都站着发楞，仿佛刚刚睡醒似的。但过不多久，两人都嘶叫起来，向农夫扑去，动手打他了。不用说，听见吵闹声，看门人立刻跑来，也开始在左右两旁拳打脚踢。又一次出现了相当粗鲁的"喜剧"场面，这时出场人物简直乱作一团，混战一场，不管身边是谁，只要碰上，一概饱以拳头。农夫自然是被推走了，但我感到十分满意的是，大打群架的当儿，"火鸡太太"却消失不见了。

"我看，她不会再来了吧？"我对一阵威罗夫说。

"会来的，"他答道。"不过要等作乱问题完全成熟的时候。"

现在只剩"花花太岁"一个人了。他心事重重地对着一面镜子，矫正着他那略微有些脱臼的下巴骨。

虽然遭了一顿殴打，但他并没有安分守己，那受伤的下巴骨刚刚矫正过来，甚至比先前更加温柔地立刻叫了起来：

"妈姆一奇卡！妈姆一奇卡！妈姆一奇卡！"

一个颇为漂亮的婢女（也是照十八世纪的画上作的）跑出来，恭恭敬敬行了个屈膝礼，把一本书交给"花花太岁"，富有表情地解释说：

"小姐吩咐向您请安，谢谢您。还有没有这样的书借来读读？"

唉！真叫我痛心之至，我不能不说，送来那本书的封面上写着："巴尔科夫①文集。莫斯科。大学印刷厂。经礼仪风化局批准印行。"

我发现了这个，真不知如何是好，甚至不好意思打听小姐姓甚名谁。

然而，"花花太岁"却小心翼翼地把带来的书放在桌上，立刻跑到婢女身边，拧了她一把。一场富有表情的戏上演了，就它的表现力来说，决不比玛丽乌波尔城的剧院里彼季巴②的演出逊色。

"我还没看见您拿点什么来，您倒先来拧我啦！"婢女说。

于是"花花太岁"打量了几下，看见他眼前是一位通情达理的姑娘，就毫不迟疑地从柜子里拿出一罐香脂和一磅干炒榛子，一起呈献婢女，伏乞笑纳。

"如果你答应了我，"他一边说，一边以身体的动作作补充。"那么，就象这个一样，还可以把我别的宝贝立刻交你享用！"

婢女思索起来，甚至扳着手指数了一阵，最后说道：

"你要是再添半个银卢布，我就答应你！"

整段谈话进行得非常之快。因为没有理由认为非等结局不可（我看见，"花花太岁"已在掏腰包，寻找他需要的钱币了），所以，我颇为恐惧地想：喏，现在恐怕难免要出丑事啦！

但是，这个卑鄙的好色之徒，命里注定这一天是吃不着"美酒佳肴"的。正当他已经伸出颤抖的手，准备攫取他那无底欲壑的新的牺牲品，这时候旁边的帷幕后面却发出一片呐喊，一大群

① 伊凡·谢苗诺维奇·巴尔科夫，十八世纪俄国翻译家、诗人，以写色情的诗歌和戏剧闻名。

② 马利乌斯·伊凡诺维奇·彼季巴，十九世纪俄国著名的芭蕾舞蹈家。

妇女忽然冲出场来。那都是“花花太岁”的老情人。我数了数，不下二十个。她们穿着各色各样的衣服，每个人手上都抱着新生婴儿。

“帕一里雅！帕一里雅！帕一里雅！”她们同声喊道。

“花花太岁”刹那间仿佛有些发慌，但马上就镇静下来，转身面向我们，指着婴儿骄傲地说：

“这就是一年来我做监护工作的成绩！”

表演到此结束。

这以后，一阵威罗夫又给我作了两次“表演”：一次名为《狂徒受惩记》，另一次叫做《不通情理的瞎编捏造者》或者《劳驾，停止吧！》不过，我不打算在这里详细叙述这两次表演的脚本，只简单说说它们的内容。

《狂徒受惩记》这场戏，开头是八等文官乘坐一辆套了三匹骏马的马车出场，以飞快的速度在工作台上跑了几圈。他刚刚走出场来，立刻使尽力气大声喊着：嗬—嗬—嗬！宣布他是来平乱的，还用拳头打车夫的背。他穿着钮扣锃亮的官式大衣，头戴有帽徽的制帽；他左手拿一只口袋，里面装着由于种种行政理由被打掉的牙齿，右手保持准备着的姿势。虽然马匹的奔驰已经叫人喘不过气来，但他仍然一刻不停地嗬嗬叫着，很有节奏地打马夫的背，拔他的牙，扯他的头发。最后，他觉得身体遭受局部伤残显然效果不大，于是他决意立刻结果马夫的性命。他揪下他的头，扔进了小树丛。那几匹马感到有了自由，疯狂似的直往前冲，我预料到，马车和它那不结实的乘客将会无情地摔得粉身碎骨的时刻就要来了。但是，很幸运，驿站已经不远。出于本能，马在驿站的柱子前站住，象陷在那儿似的一动不动，紧接着

三匹马都倒毙了。当“狂徒”在最后半里路上奔驰的时候，我发现驿站大院里发生了一阵非常忙乱的骚动；但等这三套马车跑到，响亮地发出“嗬—嗬—嗬！”的时候，却无人管理。“狂徒”昂首挺胸，来回走动，手上拿了一只表，满以为再过分把钟新的驿车就套好了。但是时限已经过去，却没有一点动静。于是“狂徒”惊讶地环顾四周，一片凄凉景象呈现在他眼前……

驿站院子孤零零地座落在树林里，那里面仿佛什么都死亡了。院子里传出一些神秘的声响，不知是窃窃私语，还是嗤鼻之声，而且能听见密林深处远远什么地方林精在呼唤。“狂徒”心里非常清楚，这里躲藏着反抗官府的势力，于是马上冲去搜查。果然，没过几分钟，他就从隐蔽的庇护所里，揪住领子抓出了一名文书和四名车夫。他拖出这些人后，立刻结果他们的性命，连审问也不审问一下。当他结果最后一名车夫性命的时候，又一次大喊：嗬—嗬—嗬！以为这下子必定有一辆套好马的驿车驶来了。不过，这一次还是无人应声来到。于是，他盛怒之下忘乎所以，捉住一只鸡，立刻揪下头来；随后，见到一只奔跑的狗，马上去追，追上之后，又把它撕成几块。但这都无济于事了。

然而，时间已经过去不少了。暮色降临大地，树林深处出现一群饿狼。首先“狂徒”脑里闪出一个念头，如果他不是为了保护朝廷特权操这么多心，这时候他也许正太平无事地继续行进在旅途上，而且说不定已经到达目的地了。那些狼嗅出了死人的气味，就越走越近，最后，终于发出一片惊心动魄的嚎叫，甚至聚集在旁边松树上等着赴宴的乌鸦，也明白这里没有油水可捞，都呱呱叫着离开树枝，往远处飞去。

夜色正浓，群狼嚎叫，树林响起嗡嗡之声……“狂徒”坚持了许久，心里一直认为：这不可能！——但最后他哭起来了。他哭

了好一阵子，哭得又伤心又绝望，好象一个人忽然间明白，戕害性命的行为是何等残忍，何等狠毒而毫无意义。他一面哭，一面回想爸爸、妈妈、兄弟、姐妹，而且痛苦地呼唤他们：你们在哪里？后来又把念头转到上司身上，也大声叫喊着：你们在哪里？在这眼泪汪汪，垂死昏迷之中，他竟然亵渎神灵，说道：统治和烧杀可不是一回事啊！

但这时可怕的事发生了。狼群已经离得很近，把"狂人"完全遮没了。又过了一会儿，驿站院子的门槛上，只摆着一顶帽子，上面有一颗帽徽……

《不通情理的瞎编捏造者》内容稍稍复杂一点。

有一位八等文官，掌权之后，不知为什么，忽然想到这权不是白给他的。由于授予他权力的上司，对这点并未向他作过任何解释，他就自己琢磨其中的道理了。他左思右想，想来想去，终于想出名堂来了：这权是用来铲除愚昧无知的。他对自己说道："各位八等文官铲除俄国的愚昧无知已有百多年啦，可总是不见成效。为什么？这是因为，我的老爷，不是所有的八等文官都齐心协力，一致行动。这当中有许多贪官污吏，许多好色之徒，许多拔牙的人，真正铲除愚昧无知的十分少见。真正的铲除者动手铲除了，可是只消花上半个银卢布，一下子又把愚昧无知买了回来。必须给愚昧无知施加压力，叫它喘不过气，要它没地方躲，——到处死路一条。"

这"瞎编捏造者"把他面临的任务暗自思量了一番，立刻坐到书桌旁，从此不再离开。他不喝，不吃，不睡，——成天瞎编乱造，杜撰"不通情理"的妖言邪说。

他从早到晚秉笔疾书，写了一行又一行。但由于他自己不明白他在写什么，结果写得颠三倒四，语无伦次。可是，忽然间

又聪明盖世，觉得俄国之所以愚昧无知，那是由于村社捆绑着庄稼人的手脚，——于是方案出来了：取缔村社。但忽然又闪出一个念头：愚昧无知主宰了一切，农村里就没有良种公马了，而这样的马是必须立刻得到的！或者又想起：大家认为酒馆是俄国愚昧无知的真正渊薮，于是立刻作出决议：关闭酒馆，各地开办压花姜饼生意，以作代替。最后，又想到了一条：如果庄稼人不在地里种黑麦，而是种波斯菊；不在园子里种芜菁，而是种胡萝卜，我们就会文明多啦！于是又作了决议：着即知照执事人员，等等。

然而，糟就糟在愚昧无知十分顽固。仅仅对它说：作为铲除你的明证，必须取缔村社，这是十分不够的。除此之外，还必须使它能够领悟这个真理。否则，恐怕它就不会明白人家根据什么理由称它为愚昧无知，为什么非铲除它不可。如何使愚昧无知能领悟这一点呢？八等文官想了又想，最后，虽然心中感到痛苦，但还是得出了结论：最好的方法就是动用鞭刑！当然，他自己也认为，这就是古时候称作笞刑的那种东西，但两相比较，毕竟有一个更有价值：或者彬彬有礼，或者达到目的！笞刑就笞刑吧！

这时，他正坐在那里，以想这些不通情理的东西为乐事，而且毫无倦意。而士兵们却在路上吹号角，乡里的长官们在树林里砍树枝做笤帚，一个庄稼人在村子里大声叫喊：大人呀！往后我不啦！“瞎编捏造者”听着这喊叫声，有一阵子装作不懂的样子。然而，最后他看出，再不能装不懂了，他一跃而起，一只手放在胸口上，替自己辩解说：亲爱的，我知道你们现在很痛苦，但是我希望今天你们会明白，这对你们好处可多啦！

最可怕的是这家伙不仅收买不动，而且还有一副无动于衷

的铁石心肠。有多少次庄稼人结伙走来，拿着贿赂，跪地苦苦哀求，可他既不听从，也不接纳。他说："简直是蠢人！别说两口子没感情，过惯了就会相爱的，以后你们还会感谢我啊！"

这样，直到如今他们的事情总是矛盾重重，不称心愿。他杜撰不通情理的妖言邪说，而他们却大声疾呼：大人啊！往后我们不啦！他们种了波斯菊，可是臭虫闹得比以前更厉害；① 他们一再纠缠，请求给良种公马，而上司由于误解，却送来配种的猪仔；小酒馆封闭了，却出现了许多私酒商。

只有村社至今仍然完好无损，屹立不动：显然，这是上帝在保佑啊！

"师爷官儿"就这么一些，到此算是完了。一阵威罗夫只想到这四种类型，也许在当时那个并不复杂的时代，实际上也只有这么一些。然而，我对此却十分高兴。虽然我的访问总共不过两小时，我已经感到异乎寻常的疲乏。这不仅是肉体的，而且也是精神上的疲乏。我前面讲到的那种胡作非为的感受，仿佛渐渐钻到我自己身上，我内心的一切也麻木了，消失了。

我这辈子遇见过不少活木偶，深知他们为人类的生存带来何等危害；但这一次麻木不仁的感觉，却使我感到无比压抑，只要能离开这个"小人儿"的世界，我宁愿忍受那众多的活木偶的折磨。甚至这时正在街上走回家去的死顽固采娃太太，我觉得她也是个"聪明妇人"。

我觉得，这压抑感的谜底，就在于这些活木偶我们是在各种不同的局面之中遇见的，而这种局面又不允许他们永远保持

---

① 波斯菊可作杀虫剂，故有此说。

纯真，永远忠于木偶天性。除此以外，他们虽然过着贫乏枯燥的生活，但毕竟是活生生的生活，其中多少也有一些人类共同的本能和欲望。总而言之，他们是参加了共同的生活戏剧。然而，不知为什么，这些木头小人儿，总叫我们感到他们集丑恶于一身，坚决彻底到了死硬的地步，完全脱离生活本能引起的某些复杂现象。一个活木偶参加共同的生活戏剧，是和另一些同样的木偶轮流交替的，他之所以不能放手敲诈勒索，只是由于生活中种种不同的偶然因素，使他那令人恶心的行径减少了一点。木头小人儿没有遇到这种回击。他们身上只备有一根弦，但他们却弹得十分流畅，有板有眼，叫一个有思想的观众听了会感到绝望。

不错，一阵威罗夫说得很明白，要他的“小人儿”安分守己是很容易的，然而活木偶却百般折磨你，搞得你不得不咒骂自己生不逢时。我们可以假定事实确实如此，但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值得对这些小人儿如此关心，是否值得在他们身上花费精力？那位教堂执事曾经劝告一阵威罗夫：世上活着的小人儿已经够多了，你还要繁殖木头人儿，这不也说得很对吗！

然而，除此之外，如果把此事深入研究一番，那么一阵威罗夫在另一方面就不对了。他对彼得堡寄来的“新娘”过分鄙薄，太瞧不起人家，把他们称作“空”木偶也过于匆忙。第一，要作这样一个木偶，既用不着思索，也用不着发明创造，更用不着自以为是天才，只要掌握某些技能，手头有足够数量的破布和细羊皮，把外貌装扮得有点美感，这就够了。第二，作为“新娘”，这个木偶就不会给人留下任何指望。一阵威罗夫问：“有哪一点象，多少地方象？”真是奇怪的问题！随便哪一点都象，随便多少都象，——不就完啦。

大自然是宽厚的，人就比较凶狠了。大自然不容许有彻头

彻尾的空肚腹，恰恰相反，人总喜欢做到底，坚持彻头彻尾精神。如果大自然想变得极端残酷无情，它也会给活小人儿的动机和行为以白痴一般的顽固，象一阵威罗夫赋予他那些木头小人儿的一样。到了那个时候，这就可怕、可怕、可怕了，名副其实的可怕了！既不能叫木偶安分守己，也不能离开他！你就规规矩矩呆着吧，每时每刻去感受他给你的折磨！也别动一动，因为任何反抗、任何行动都会招来新的残害，新的难于忍受的痛苦。

然而，生活也许已经创造了这样的小人儿吧？在那四面八方都守候着人们的无尽强制的氛围中，活木偶践踏活人的惊心动魄的“木偶喜剧”，也决非罕见吧？也许一阵威罗夫根本不是发明家，只不过是抄袭生活早已发明了的那些事物的苍白无力的抄袭者？

谁有勇气敢说事情不是如此？谁不同意世上人们最感兴趣、都想揭穿的一切秘密之中，“木偶的秘密”是最根本、最引人入胜的秘密？

1880 年

黄雀的不幸

金丝雀嫁给黄雀，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他们在“娱乐与正业”百货店买了一座崭新的教堂；满腹学问的山鹊担任牧师，白头翁唱赞歌，警察局长派来一队青鹰维持秩序。鸟儿们几乎从整个林子飞来看这对新婚夫妇，而且还有不少贵宾。黄雀的傧相是金翅雀，金丝雀的傧相是夜莺。鹞鹰自己表示非作新娘的男主婚人不可，但父母婉言谢绝这项荣誉，另请大雷鸟担任。这大雷鸟早在豌豆皇帝年间①，由于龙钟老迈和昏聩糊涂被请进了元老院。

新郎新娘，父母双亲，乘坐马车的送亲宾客，总之，大家都快快活活，十分高兴。黄雀得意洋洋地走出场来，欣赏着行将到来的欢乐；金丝雀用嘴尖理着羽毛；父母心里想，好啦，谢天谢地，把一个闺女打发出去啦！而送亲的宾客，却一心想着那堆积如山的大麻籽儿、醋渍蚊子、糖煮苍蝇等等，这些都应当由他们在黄雀的新居里加以消灭的。只有预言者乌鸦平白无故地呱呱叫着，这门亲事结果是一场空！一场空！一场空！一场空！

虽然在人们中间乌鸦以愚蠢闻名，然而鸟儿们都清楚地知道，如果他呱呱叫了，那就是说，他有他叫的理由。果然如此，乌鸦的叫声刚刚传来，杜鹃又头一个叫起了：咕咕！可别真的应了预言家的话啊！而紧跟在他之后发出同样意义的叫声的，又有山雀、朗鹞、柳莺……

于是大家开始细心观察新郎新娘，回忆起往事了。大家回想到前不久由于不解的因缘互相结合起来的两只鸟儿的恋爱秘史，回想到他们的癖好、趣味、习惯。这样一来，正象往常一样，情况就清楚了。

黄雀是一个忠厚老实、心地善良的小家伙，他有三点明显的性格特征：不挑剔，认真仔细，善于操持家务。除此之外，他年纪也不轻了，虽然他怀着一种希望：万一有个什么意外，他还是能够保卫自己的。他一生都在军需署供职，在那里做到了少校官位，而他的智慧和心地也是在那里培育出来的。他没有受过贿赂（贪赃枉法的朝代业已结束），然而，却凭着公正无私的行为积攒了一笔小小的资财。有一天，出于偶然的机会，他得到了很好的一批喂养金丝雀的草籽饲料，于是脑里闪出一个念头：我要娶金丝雀为妻，用金丝雀饲料养活老婆孩子！他刚刚学飞就失去父母，没得到任何遗产，因此他很喜欢摆出一副样子，表明他在社会上的牢靠地位，是全凭自己的本事挣来的。甚至他拖那盛满了水的水桶，也是靠自修学会的。

这就是新郎的才智和精神面貌。令人喜欢的特殊理由，他当然提不出来，但是从合法的观点来看，这倒是一个再好也没有的平民百姓。

他的外表也看不出任何迷人或者出色之处。恰恰相反，他整个体态所显示的那种毫无疑义的普通与平庸，着实使人惊讶。甚至麻雀也禁不住笑他，在对一位姑娘大肆恭维的时候，老是抖动着后襟，斜起眼睛。其实他嘴里的恭维话也是枯燥无味的，不是讲军需署的轶闻，就是吹嘘不管车夫向他讨价多么便宜，他付

---

① 俄国民间传说中的人物，意为远古年代。

给的钱总要少五戈比铜子儿，如果时间容许，他就步行走到。

“所以，谢谢上帝，”他通常总是这样结束他的谈话，“我不仅能养活自己，而且能养活一家子。”

父母很喜欢这样的话，所以他们总是想方设法用网套捉他，有一回差点儿没把他挤死。但是闺女们都管他叫“军需署的瘟疫”，当他一出现，就立刻各自飞开，虽然妈妈命令她们：列斯台①！姑娘们的这种行为，他不仅不感到侮辱，甚至还安慰父母，说：

“没关系，我已经见惯啦。这是她们的姑娘脾气。我在军需署任职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位鹡鸰姑娘。喏，启禀大人，她的美，怎么说也没法形容！开初也是那么嘻嘻哈哈！我对她说：小姐，咱们作个朋友吧！可她却说：哎哟，不，你讨厌死了！换句话说，我追她，她躲开我！东搞西搞……还是到手啦！结果如何呢？后来她甚至还夸奖我哩！”

“你真有两下子，伊凡·伊凡诺维奇！”父母开玩笑说，“保不准你有孩子在外面吧？”

“我不能肯定说有，可也不敢打保票说没有。天生的毛病有时候我也犯得够多的。关于这种事，一般说我有这么个看法：太过份是不应该的，但适当满足有何不可！酒我并不谢绝，也喝点，但不是烂醉如泥，而是‘因此之故’，象歌儿里唱的那样。”

最近他辞去了职务。说是“吃饱了”。他没有多少古怪脾气，而且供职期间上帝赐予的那笔资金，他又牢牢抓在手里。所以，单是存放官库的利息，对他已经绰绰有余；要是他再拿自己的资金抵押放债，那他的钱可就没有地方放了。

---

① 法文 Restez 的译音，意为停住。

“我穿衣服不用花钱，是上帝给的，”他说，“我吃东西不用买，也是上帝给的；如果我自己想开开心，满足满足，也不用花多大代价，唱支歌儿，这就行了！所以，只要世间有苍蝇、蜘蛛、虫子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食品，只要我能够捉住，我生活是不成问题的。如果没有了力气，那就只好等死啦。这有什么办法呢！别的鸟儿从来也都是这样的啊！”

如果说，供职期间他以最为满意的心情，向往着家庭、茶炊、晨衣、双人床以及在军需署里养成的其他家庭幸福的理想（他有这样的高论：“什么是无家的黄雀？这只是一个医学术语罢了！”），那么，辞职以后，这念头就日甚一日地折磨着他了。如今，当他看中通身金黄的金丝雀，便穿上制服，套上马刺（所有这些都是他辞职时得来的“奖赏”），去他未婚妻的父母那里，以新郎身份作一番自我介绍了。

有生以来第一次欢乐占有了他的心，有生以来第一次他唱了《漫步在碎石马路上》，——这都不是假装的！对美人儿金丝雀的恋情，简直支配了他所有一切的思想，以致使他一反平日的稳重，甚至忽略问一问他这位未婚妻是只什么鸟儿，是否有陪嫁。

看来，这并非多余，因为未婚妻是一位上流社会的有教养的小姐。她喜欢忸怩作态，爱好打扮；她唱《Si vous n'avez rien à me dire》①，在风琴上演奏《Le Ruisseau》②，如果身边没有男伴，她就感到苦闷寂寞。也许她心地善良，她也没有工夫想这种事情。一会儿是商店里送来时新服装，一会儿是贵族士官飞到伙伴这儿来作客。所以，在一大堆事情中间，她没有考察自己的善良。

---

① 法语：如果你没有话对我说。

② 法语：小溪。

“小姐，吻吻你的脚好吗？”贵族士官纠缠着她。

“哎哟，你们真是……喏，吻吧！”

如此而已，再没有别的了。

她父母也属于上流社会，没有宾客也会感到寂寞苦闷。爸爸在金丝雀省做过五任三年一任的贵族理事，挥霍了四份遗产，一年前又吃掉了最后一份农奴赎身文契。如今他靠办理财务手续过日子。他非常机灵，能巧妙躲开车夫，跨过大门悄悄溜掉。至于妈妈，她年轻时是一只金丝雀，到了老年仍然是一只金丝雀。她从这根树枝跳到那根树枝，看看什么地方有男伴，而且怀着感激的心情，回想她做贵族理事夫人时如何吃压花蜜糖饼干，孔雀省长见到她，立刻开屏。她也用这种精神来教养自己的大女儿。

“我不送我的闺女进高等学堂，”黄雀求婚时她对他说，“依我看，大姑娘会说点法语，能从这根树枝跳到那根树枝，穿着合身，会招待客人，——女人的幸福所需要的，这就全有了！”

“你做得很不错啊，夫人，在神灵的威严之下教养你的闺女。”黄雀十分赞同。“说实在的，我们男子也该知道点地理，因为，不定什么时候，上司命令你飞，可你不知道往哪里飞！每一位男伴都很乐意陪送姑娘。但要不迷路才好。”

“哎哟，不会的！这一点你尽管放心，少校！我这个女儿可是聪明伶俐，哪怕和枪骑兵一道钻进密林，也不会吃一点儿亏的。”

“但愿上帝保佑。”

除这三位外，这家子还有一个小女儿和两个儿子。小女儿很象刚生的小穴鸟，不大象金丝雀（所以都叫她加洛奇卡或加林娜①，管大女儿叫普罗则尔比诺奇卡），因此，家中鸟儿对待她，

---

① 穴鸟，俄文为 Галка（加尔卡），所以这样说。

就象对待桑德里利奥娜①一样。但她是善良的姑娘，对家庭忠心耿耿，精力旺盛，虽然大家把她当使女一样使唤，而且责骂她白吃面包，她还是热爱父母，热爱姐妹兄弟。只有一桩事，她一想到就悄悄哭泣，这就是由于操持家务，她不能进高等学堂。至于两位弟兄，那大的在枪骑兵团里当士官生，宗教课总是考不及格；小的上中学，却不明白上司为什么非要他懂得希腊语不可。

"妈妈，这种鬼叫似的混帐语言对我有啥用？"他对自己妈妈抱怨说。"喏，拉丁语，这我还懂一点。'Mons, parturiens mus…'②, mus, muris…mons, montis…parturio, parturivi, parturire…完全可以！要开个处方，写社论文章引用几句，——都现现成成！可希腊语……唔，请问，我为什么要学希腊语！"

"大概为了端正品行吧？"母亲猜测说。

"哎呀，我的妈妈！"

这一家整天都是觥筹交错，闹哄哄纷忙不已；整天高朋满座，宾客盈门。他们从这根树枝跳到那根树枝，奏风琴，唱歌儿。金丝雀草籽，山道年花，牛奶泡面包，碎鸡蛋黄，从来不曾离开餐桌，同时半年来在杂货铺里欠下的账也没有付。金丝雀老太爷辗转反侧，好似煎锅里的泥鳅，老想着如何弄钱。每天早晨他只做一桩事，就是飞去找朋友。他见第一个，说前几天他婶母死了，需要使点钱，以便领得那笔遗产；见第二个，说他的份地上发现了煤，没有资本，无法开采；见第三个，干脆宣布他急需钱用。有时他走到作客的一位士官生面前，说道：年轻人，你有没有二十戈比的银角子？非常感激，我明日奉还。钱都给了。然而又是吃喝玩乐。枪骑兵士官生飞来了，把普罗则尔比诺奇卡挤在

① 童话《灰姑娘》里灰姑娘的名字。

② 意思是"产老鼠的山"。以下是这二个拉丁字的语尾变化。

墙角里，捻着胡须。而可怜的加洛奇卡看见姐姐面临很大的危险，就大声哭起来。

黄雀打算加入的家庭，就是这么个样子。街坊邻居都知道，金丝雀老太爷已经灯尽油干，他们前几天还看见金丝雀老太太在灌木丛里同放高利贷的鹈鸟窃窃私语，普罗则尔比诺奇卡却借口上唱歌课，独自飞到夜莺那儿去，后来好象还搬回一个肥大的蛋……但黄雀仿佛已经耳聋眼瞎了。他已经取得了堂上两老的同意，欢天喜地的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偷看他那未婚妻美人儿在木槽里洗澡。偷看得手，就放声歌唱。他唱得装腔作势，如癫似狂，然而，唉，真可惜！造物主给他赐福一生，这却是他唯一能做到的报答方式。

"我感到，我也知晓，"他唱歌似地说，"论官职我不配此等恩宠，但我努力效命，来日受之无愧！"

然而，普罗则尔比诺奇卡值得尊敬之处也应谈谈。她虽然当了新娘，可是对黄雀毫不隐瞒自己的冷漠。当父母向她宣布少校求婚，他们也早已表示同意，她立刻响亮地笑了起来，说道：

"啊哟，maman①，你瞧，他真滑稽啊！"

后来，当父母特意让他们俩单独在一起，以便亲亲热热互相说说话儿，了解了解；但他们并未彼此恭维，而是开始了一场极其坦率的谈话：

"你吝啬吧？"普罗则尔比诺奇卡问他。

"我不是吝啬，而是节俭。"黄雀答道。"我有这么个看法：如果凭自己的本事可以对付，干吗要白扔钱财？但是为了你，为了使你快活，我准备放弃我的节俭。"

---

① 法语：妈妈。

说完这话，少校双脚咔嚓一声，殷勤地立了一个正，但是，唉！这举动非但没有感动普罗则尔比诺奇卡，而且正相反，惹她又爆发了一次讪笑。

“啊哟，你立正得真滑稽啊！再来一次立正，再来一次……对啦，就这个样子！哈，哈！你在家里吃什么？吃些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

“我自己吃上帝给的食物。普通的，但都很卫生。不过我要让你吃金丝雀草籽。”

“啊哟，不，我最爱吃色拉！”

“搞点色拉算不得稀奇。早晨我飞到菜园去，偷偷拔点青菜就得啦。别人这可要花好大一笔钱，我不花一文也能马上为你办到！”

“哦，那你想送我什么礼物呢？最近巴黎来了好些新式套袖……送我呀！好吗？”

“非常非常高兴送你。今天我就吩咐蜘蛛，要他明天天一亮就得办妥。”

“很好，不过这种套袖价钱很贵……”

“这你就不用担心啦！等蜘蛛来向我要钱，我把他吃掉。咱们这就没事啦。”

“哈，哈！你真滑稽！”

他们相处就是这样：不叫新郎“亲爱的”或“心爱的”，而是叫“真滑稽”，此外再也没有别的了。越到后来，新娘也就越加放肆。她几乎完全不跟新郎周旋，却让一些士官生和中学生围着自己身边转，并且以恬不知耻的态度同他们窃窃私语。

“少校，你知道不知道，他们对我讲了你一些什么？”她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最近那场战争当中，你是不是拿霉烂的面包干

给陆军和海军吃？”

他显得很难堪，但并未反驳。他虽然不管面包干的事，也仍然负有罪责，因为他给马匹准备的草料，是好坏掺杂的。这说不定比霉烂的面包干还要糟糕，因为兵士还能告状诉苦，而马却说不出诉苦的话……

唉，他当时的作为实在不好啊！

普罗则尔比诺奇卡有时甚至同她那一伙一起嘲笑他。比如，年轻人想起玩捉迷藏，而他，这个讨厌鬼，却傻立在那儿。现在，他们逼他玩，还蒙住他眼睛：你捉吧！他不顾一切往前直冲，张开翅膀，飞跑着；而普罗则尔比诺奇卡却和她的女友，还有那些士官生，躲到树丛里去了。他们从那里张望着，不住地喊：捉吧，少校，捉吧！——一直喊到他胸脯一下子撞在松树上。

起初，金丝雀老太太还有点儿害怕，唯恐少校见怪，有时甚至还向女儿嚷道：菲尼舍！[1]但当她确信这就象水珠子落在鹅身上，少校根本不在乎，她只好一挥手了事；不过每天黄昏，她都准时无误地来到新郎面前：少校，你有一块卢布吗？我们非常乐意明日奉还。

只有加洛奇卡怜悯可怜的黄雀，谁知道这怜悯里边是否有更为甜美的感觉……至少有天晚上，当少校懒洋洋地拍着翅膀回家的时候，加洛奇卡追上他。

“嗳，你爱这样的美人儿不大合适吧？”她对他说。“最好同我结婚。我会叫你过安逸日子的！”

然而，他惊得好象一根木头。他甚至没有好好听完加洛奇卡的话，就粗声粗气地答道：

---

① 法语 Finissez 的译音，意为：停止吧！

“如果我想娶穴鸟为妻，我就会向穴鸟求婚[1]。因为我已向你姐姐求婚了，所以，我希望花好月圆，和她白头偕老。”

然而，不能说他什么也不懂得。正好相反，他懂得的很多，并且很透彻。但同时他也清楚地看见他遭遇了什么，他的命运已经不可更改地并且永远地决定了。为什么是永远？这点他自己也弄不清楚，只是不断地说着：不可更改！永远！

如今他结婚了。婚礼之后，大吃大喝闹了整整一个黄昏，直至晚霞已经消隐约莫一个小时，黄雀才同年轻妻子走进窝去。他觉得真好！妙极了！温暖的夜散发着芳香；星星象一颗颗钻石，在暗蓝的天空闪光；而他，黄雀，兴奋万分，仿佛浑身燃烧起来了！欢乐流遍他每一根血管，多么美妙的、醉人的欢乐啊！他又象要歌唱，又象要嚎啕大哭，然而有一种敏感的脆弱，迫使他抑制住这种感情的爆发。普罗则尔比诺奇卡看来已经被这种情欲的魅力征服了。她懒洋洋地闭上眼睛，妩媚地哆嗦着，用嘴尖啄了一下他的脑门……但正在这时，突然一群醉汉从黄雀的树洞飞过。这是弟兄们在伴送一批吵吵闹闹的伙伴。他们大喊大叫，打着唿哨，高声唱着一支歌曲：《马尔勃鲁格去出征……》。新娘听见这些声音，立刻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她连衣服也不换，只穿着睡衣就跑到树洞口，同那些士官生嘻嘻哈哈一直闹到鸡叫。黄雀穿好制服，站在年轻妻子后面，也竭力想欢乐一番。唉，实在可惜！他很快就深信，少校的官位是不宜寻欢作乐的。不管他如何强迫自己去作，但官位，加上迟暮之年，终于使他甘拜下风。他的眼睛自动合上了，过了一会儿，如雷的鼾声便响彻整个树洞。甚至随后爆发出来的笑声，也没有把他惊醒。就这样，他穿着钮

---

① 此处为双关语，见第 160 页注。

扣扣得整整齐齐的制服，睡过了他那甜蜜的一夜。

从这时起，他就在年轻妻子眼里彻底完蛋了。

当他一觉醒来——虽然这时很早，——普罗则尔比诺奇卡已经无影无踪。他雇来作女佣的朱顶雀报告说，小姐飞到她妈妈那儿去了，是不是在家里吃饭，不知道。“小姐”！——这话象开水似的烫得他好疼啊！

他在树洞里往外望了望，就跳到了附近一根树枝上。周围是万物苏醒前的死一般的寂静，这时候整个大自然仿佛都失去了生命。鸟雀们还没有醒来，甚至树上的叶子也没有摆动。但东方已经露出红光，少校觉得，那伸着玫瑰色手指的黎明之神，正对他挤眉弄眼，以嘲讽的态度欢迎他。显然，这天夜晚在他的生活中发生了一桩非常重要的事件，而且已经成为他整个未来日子里面一个不可磨灭的黑点。他面临着履行某种义务——极其容易、而且为任何一只黄雀本来就有的义务，——可是，他却象懒惰和狡猾的奴隶，没有履行这项义务……

临到全面讨论自己处境的时候，他首先施展了一番狡猾手腕。或者用科学上的话来说，他从产生这种处境的原因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他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其原因与他有关还是无关？“如果我与此事无关，”他自言自语说，“喏，那就对啦！要是我有过错，哪怕砍掉我的脑袋，我也无话可说！其实任何原因都不在我身上，——你瞧，这是怎么回事呢！”但他刚想到这个搪塞之词，立刻又明白这是徒劳。有些事实，那是不能用因果律解释的。它们都应当存在，这是不容忽视的，而且任何空谈也描绘不出应当有和不曾有过的东西。没有什么可以替他辩白的！没有！没有一个年轻的丈夫，没有一个慈爱的母亲，没有一个陪审法庭，甚至王家法庭，除了说：可耻！可耻！可耻！都不会给他作

出任何别的判决。

他应当回击这一帮子醉汉；他应当把自己的窝作得坚不可摧，应当挺起胸膛保卫自己履行“义务”的权利，为义务而血战……Qu'il, mourût! ①

“可耻啊！”他不由自主地重复说，而且也同样情不由己地不脱制服，蓬着头发，空着肚子飞到那里去了！

金丝雀老太太已经醒来，坐在那里，模样儿十分凶恶可怕。除去她的普罗则尔比诺奇卡出了这种“可耻丑事”之外，昨天夜里，金丝雀表妹也从老远老远飞到她这里来作客，后来她讲的一些事情，惹得金丝雀老太太一肚子的气。她也把自己的米诺奇卡嫁给了山鹊；但……多大的不同啊！唉，多大的不同啊！

“丈夫真爱米诺奇卡啊！”客人说道，“真爱……C'est tout un poème! ② 你想想看……”

女客俯身凑着表姐耳朵，低声讲了几句，随后带着愉快而又害怕的神情朝后仰着身子，重复说道：

“你想想看，我那小家伙是多么惊奇呀！！！”

金丝雀老太太听了这话，恶狠狠地吱哑叫了一声。

“喏，愿上帝保佑米诺奇卡……上帝保佑！”她低声说，“可是我们……人家幸福，可我们……丈夫叫你的米诺奇卡快活得这个样儿，可我们的……别的不去说啦，可我们普罗则尔比诺奇卡总不能叫做光骨头……她又丰满，又活泼……脸蛋儿啦，胸脯啦……你瞧怎么的！那混蛋简直就不放在心上！”

“Est-ce possible?! ③ ”

---

① 法语：哪怕是死！

② 法语：这是一首美妙的诗！

③ 法语：这可能吗？！

正好这时黄雀来了。他刚想作一番辩白，那气恼不已的丈母娘指着门，高声嚷道：

“索尔特！[①]可耻，先生！可耻！可耻！可耻！”

随她之后，仿佛回声似的，表妹也重复着说：

“可耻！可耻！可耻！”

这声音象一记闷棍打得他发昏，他真想立刻飞走，不管飞到什么地方。但他的翅膀甚至也好象折断了。他沿着一条小路向自己的树洞走去，心里盘算着想把这番耻辱藏到树洞里面；但鸟儿们已经醒来，并且全知道了。虽然没有一只鸟儿当面向他说出任何“近似的”话，甚至还有几只鸟儿飞过来向他祝贺，但他看得十分清楚，大家的眼神里明明写着：

“可耻！可耻！可耻！”

然而，傍晚时候，普罗则尔比诺奇卡回来了，但她连傍茹[②]也不道一声，就一直飞进自己窝里。

“亲爱的！我的小亲亲！我的天使！”少校在她后面尖声叫着，叫得很是可怜，那朱顶雀虽是出身平民，也忍不住落泪了。

但普罗则尔比诺奇卡一声也不回答，黄雀只听见她用脚爪拨开窝里的绒毛，只顾铺床过夜。

“我元配的夫人啊！”少校已经不是叫唤，而是象在嚎哭，并且眼泪汪汪了。

但是，普罗则尔比诺奇卡对这声呼唤仍然默不作声。他走到她床前，俯身看她；但她已经睡着了，或者说，多半假装睡着了。

这天夜里少校只好孤单单地度过。制服他当然没有脱，但

① 法语 Sortez 的译音，意为：滚开！

② 法语译音，意为：你好。

也没有决心脱裤子，以免普罗则尔比诺奇卡难堪。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尽管他醒得很早，普罗则尔比诺奇卡也早已不见踪影；她又飞到父母那里去了。

少校的蒙难史开始了。

接连整整一个月，年轻的妻子没有同他交谈一句话。每天傍晚，她都飞到黄雀的树洞，钻进窝里；每天早晨，她都神不知鬼不觉地刹那间就消失不见了，以致少校怎么也候不着她。这期间，她有四次由一大帮士官生和中学生陪伴着飞回来，吩咐朱顶雀给她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然而，她和她那帮酒肉朋友却无礼之极，当着黄雀的面又吃又喝，不向他说一声谢谢，仿佛他不是树洞的主人，倒是看守树洞的门房。而在妻子的家庭里，这位少校除了被叫做“混蛋”，也没有别的称呼。

“‘混蛋’又买了张彩票呀！”金丝雀老太太告诉作客的表妹。

或者：

“看来‘混蛋’快发疯了。他想起心事来啦！”

唯有金丝雀老太爷（岳父）有时还去拜访少校，安慰安慰他，甚至许下诺言，要把普罗则尔比诺奇卡揍一顿；但他并没有实现诺言，只是从女婿那儿骗走了一大堆二十戈比的银角子。

又过了一个月。普罗则尔比诺奇卡对少校的态度有了一点变化，但不是变得更好。金丝雀渐渐进入自己的角色，变得蛮不讲礼。她已经不演沉默寡言的角色了，但她对黄雀讲话的腔调，却象女皇同宫廷中专司生炉子的无名小官说话似的。

“我要用钱，”她说。

“要多少？”

“别管‘多少’，拿来！”

要多少，做什么用，——根本不讲。也许她有意这样做，想

伤害黄雀的心灵；但也可能无意，仅仅“这样”而已。金丝雀的心灵是一团黑暗，无论哪个圣人，都弄不清那里联翩浮想到何处罢休，折磨痛苦又从何处开始。不管怎么说，黄雀没有顶嘴。他到树洞的里间去了一会儿，用颤抖的手取出他储钱的匣子。当她毫无理由地在散乱的五戈比银角子里一个个取着，脸上同时露出古怪的笑容时，他觉得他的心被人剜着。这不是因为他吝啬，而是因为他天生需要随时知道自己存款的准确数目。

她抢得丈夫的存款，马上飞走。过了一小时，黄雀就看见这次抢劫的结果了。普罗则尔比诺奇卡带领一大帮枪骑兵和举止轻佻的贵妇，闹闹嚷嚷唱着歌儿飞过去，在附近一块草地落下来。他们用黄雀的钱，在那里举行愉快的野餐。这群鸟儿大吃大喝，纵情玩乐，又是唱歌，又是跳轮环舞，有时还各自散开飞进树丛休息，一直闹到天边现出晚霞。

有一天傍晚，普罗则尔比诺奇卡飞回家的时候，心情异乎寻常地紧张。她飞来时撞在树洞上（“差点儿没把胸脯撞伤！”），她绕着圈子，唱着，笑着，哭着……少校看见她，起初感到惊慌，但后来忽然起了怜悯之心。他脑里闪出一个不幸的念头，觉得普罗则尔比诺奇卡的心软了，他的考验快要结束，她自己向他走来了……她走来，是要他陶醉于幸福之中，无穷无尽的幸福之中！甜蜜的同时又是火辣辣的急切心情控制了他整个身子，唤起了他那并非每个军需署少校都有的勇气。这时普罗则尔比诺奇卡正站在树洞口，两眼凝视着黑暗的夜空；他情意绵绵，悄悄向她走去，用嘴尖轻轻啄了一下她的脑门。

“傻瓜！”她直截了当地对他嚷了一声，躲开他的拥抱，立刻从树洞口飞走。

这是她采取的非常坚决的步骤。迄今为止，她都是白天飞

走，而现在，夜里也飞走了！

然而，第二天早上她回来了。但她整天闷闷不乐，哭哭啼啼，总是坐立不安。到了晚上，少校刚发出鼾声，她又飞走了。

这样延续了整整两星期。夜里——不知不觉的消失，白天——发神经，流眼泪。少校万分痛苦，老跟在她后面，他为了准备头晕时使用，嘴上衔一只盛满清水的小桶，流着眼泪劝说道：

"喝点水吧！坦白对我讲啊！即使不当我是丈夫，——唉！我不配这个幸福！——可也该当我是父亲，是大哥嘛。谁欺负了你，我的小鸟儿？"

"傻瓜！！！"

最后，她根本不回家了。少校等了一天，又等了一天，便决心……等他个永无尽期。他艰难的时刻，孤苦伶仃的时刻到来了。妻子抛弃了他，亲友们连招呼也不打一声就躲藏起来——也许，金丝雀老太爷后来真的得到了婶母的遗产，——而他也无颜面对别的鸟儿，因为他毕竟没有洗刷掉自己的耻辱，没有证明自己清白无辜。甚至朱顶雀姑娘也要求结算工钱，到顶楼上一处地方和麻雀组织小家庭去了。

这以前他虽然也有痛苦，有锥心的、难忍的痛苦，疼痛得使他辗转反侧，使他咒骂……但他依然怀着希望；如今痛苦仍在，却变得麻木了。这麻木禁锢着他的行动，麻痹了他的意志，使未来充满不见光明的黑暗……

然而，秋天来了。鸟儿们在鸟窝附近忙来忙去，张罗不停；唯独他什么也没有动手做，还在犹豫不决，究竟是飞往温泉，还是留在故乡。大雨倾盆，冷风阵阵；树林脱落着叶子，发出忧郁的喧嚣；夜变得漫长而黑暗。他又冷又饿，却整天整夜坐在那

儿，不合一下眼睛，在自己毫无防御的树洞门口等待。多少次那凶猛的猫头鹰从旁边飞过，翅膀碰着他的树洞啊！多少次那残忍的金花鼠窥探他的树洞啊！但是，由于偶然的幸运，无论猫头鹰还是金花鼠，都没有惊动他。很可能，从食用的观点看，他在这些凶残的动物眼里，实在太渺小了；但也可能，这些凶残的动物知道他从前是一个很能干的军需官，不希望祖国将来失去他的效劳，于是饶恕了……

当他明白他的生活已被毁坏，就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逝去的日子。那时候一切都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心儿也在一旁感到高兴。真的，快意的事并非没有。不单是军需署的措施，而且也有，比如说，那位鹡鸰小姐。多么伶俐、多么讲究的姑娘啊……简直是一条水灵灵的黄瓜！开始也是："唉，你真滑稽！"滑稽来滑稽去，可是她忽然说了："唉，亲爱的，我多么愚蠢！白白浪费了多少时间啊！"他本应和她结婚的，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反而把她连同六个孩子一齐抛弃！或者又是，有一次他到鹌鹑寡妇跟前，她在大路旁开了一家客店，做黍子和荞麦米买卖。问话一句接一句：黍子怎么卖？荞麦米卖多少钱？夫人，您孤零零的没有丈夫，不觉得寂寞吗？——他们张望着，眼见各处灯火都灭了……这时他本应当结婚的，可是他口头上许诺一番，马上溜之大吉！

那时候真是好极啦，妙极啦！他那时对待鹡鸰姑娘和鹌鹑寡妇越是不讲人情，就越加感到自豪，听见夸奖自己的话也越多。军需署里所有的文书都在讲他：我们的少校真有两下子……你瞧，他迈着腿子走快步，你瞧，他慢吞吞地蹓跶来蹓跶去，——他们那些傻瓜就喜欢这样！

嗨！要不要再到军需署去？——那算得了什么！拿起笔，写

一份申请，——就把我请去啦！真的，会高高兴兴把我请去的！

但他刚刚起了这个念头，马上又把它赶走了。他不应当去想鹡鸰姑娘和鹌鹑寡妇，——不，不能想她们！从今以后，他应当做的，只是忍受痛苦和等待。等待他那无比珍贵的黄毛小姐，他那天赐的妻子！她飞来啦，你瞧，已经飞来啦！

然而，他有时也觉得气愤。但这不是自发的，而是飞来向他借钱的那些不怀好意的鸟儿们挑唆起来的。这方面，鸫鸟对他起了特别恶劣的影响。他开头总是对他的孤单表示同情，随后他就这也同情，那也同情，而且非常巧妙地进谗言，出馊主意，说什么如今这个时候离婚也算不上一回事。

“花几个钱请一位驴师①，事情就完啦！”他劝告说。“驴师一下子就会把事情全给你办好的。真的，朋友，离婚吧！理那个烂货干啥！”

除了鸫鸟之外，金翅雀也搅得他心烦意乱。不过这位却反对离婚，他劝他写张状子，递到“乡公所”去。

“凡是烂货都离婚，那给她们的面子未免太大啦！”他说，“干脆上‘乡公所’去吧，狠狠给她一顿教训，叫她永世难忘！”

有一天，少校真的被勾引了。他飞到彼得堡，一直去到驴师巴拉莱金那里。

“我要离掉活着的老婆，跟另一个女的结婚，——你给办一办吧！”

“好的，”巴拉莱金答道，“我自己就离掉了四个活着的老婆，同第五个结了婚，你瞧，现在也没有坐班房呀！”

---

① 律师的讹字。

单单听巴拉莱金说这话的口气，黄雀明白，靠他的申诉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他付了一枚二十戈比的钱币（一次胡说八道的价钱）给巴拉莱金，就硬着头皮飞到“乡公所”去了，但在那里也遭到失败。

“把她带来，我们拿鞭子抽她一顿，”人家对他回答得满有理由。“可要是你没有物证，往后还要来这个地方捣乱，我们就要拿你问罪，不管你是不是少校。”

这是一个叛逆者的所谓回光返照。他转回家去，完全安静下来了。

冬天已过。冻得半死不活、饿得奄奄一息的黄雀爬出树洞，好不容易勉勉强强飞到河边。河上的冰已经很薄了，有几个地方还出现了窟窿。他向一个窟窿近旁走去，希望找到一点吃食，弄到一点臭鱼烂虾；但当他在水里看见自己的倒影，不禁啊呀叫了一声。过了一冬，他消瘦、干瘪，憔悴得不成样子了，穿在他身上的制服，象挂在衣架上似的。从前衣冠楚楚，干干净净，肚子饱饱的黄雀，已经没有一点影儿了；甚至脚爪上的距趾，也不知到哪儿去了。他心上怀着忧伤回到树洞，对更为光明的未来，立刻失去了信心。

如果他等到了她，会有什么好处呢，——他对她说什么欢迎的话？提出什么样的证据，证明他忠于夫妻的爱情？

在一个温暖的五月的黄昏，她突然回来了。回来的时候，她消瘦了，病容满面．疲惫不堪，仿佛情绪很不正常。头上的一撮凤头被拔掉，翅膀上的羽毛给揉皱了，尾毛稀稀拉拉没剩几根；甚至那黄色的羽衣也褪了颜色，变得灰扑扑的。她浑身颤抖，不知是由于饥饿，还是由于羞耻。黄雀好不容易才认出她来。

“现在我来啦！”她说。

“住下吧！”黄雀回答她。

这是他们之间仅有的谈话。关于过去——一声不响，关于未来——一句不说。

从此以后，他们肩靠肩住在一个树洞里，大家默不作声，都在想着什么。也许他们正在等待奇迹，让它来打开他们的心扉，用宽恕和爱情的欢乐填充他们的心；但也可能他们意识到自己已经彻底毁灭了，各自发出忧伤的埋怨。他说：唉，你毁坏了我的生活，没有感情的玩偶！她说：唉，你摧残了我的青春，可恶的少校！

1884年

耿耿忠心的特列卓尔

特列卓尔卡①在莫斯科二级商人②伏罗季洛夫的粮店当看守，时时警觉地守卫着主人的财物。他从不离开狗窝，甚至连粮店所在的剥皮场也没有认真去看一看，从早到晚都套着一条链子跳来跳去，汪汪叫个不停！Caveant consules！③

这条狗非常聪明，对自己人从不吠叫，他的汪汪叫声总是对着陌生人的。有时主人的马车夫跑来偷燕麦，特列卓尔卡摇着尾巴，心里想：马车夫偷的是不是多啦！可是，偶然间一位过路人因为有事从院子旁边走过，特列卓尔卡不等他走近，就会察觉出来：啊哟，我的天，有小偷啊！

商人伏罗季洛夫看见特列卓尔卡如此效劳，便说：这条狗是无价之宝！遇到他经过狗窝到粮店去，必定说一声：把刷锅水倒给特列卓尔卡喝喝！而特列卓尔卡立刻显得乐不可支，竭力表示：愿意效命，大人！……汪汪！大人，您安心睡觉吧……汪汪……汪汪……！

有一天，甚至发生了这样的事：警察所长亲临伏罗季洛夫的院子，——特列卓尔卡一直目不转睛地盯住他。发生了一场虚惊，弄得主人、女主人、孩子们全跑出来了。大家以为强盗来抢劫财物啦，后来一瞧，——原来是贵客光临！

"大人！欢迎欢迎！嗤，特列卓尔卡！混蛋，你这是干什么？不认得吗？嗯？大人！来喝盅酒！吃点东西。"

"谢谢。尼卡诺尔·谢苗雷奇，您这条狗真是好狗啊！忠诚可靠！"

"是条好狗！是条好狗！有的人还不象他那样懂事呢！"

"这就是说，他承认私有权。如今这个时代，这倒是值得高兴的啊！"

接着，他向特列卓尔卡转过身来，顺便说：

"叫吧，我的朋友，叫吧！如今一个人要是希望自己表现出众，必须学狗叫！"

伏罗季洛夫把自己的财产完全交托给特列卓尔卡之前，曾经考验过他三次。他装扮成一个窃贼，（真奇怪，这套衣服他穿起来合身极了！）选了一个漆黑的夜晚，走进仓库偷东西。头一次，他随身带了面包皮——他打算以此来引诱他，——可是特列卓尔卡嗅了嗅面包皮，立刻咬住他的小腿肚！第二次，他扔给特列卓尔卡一大条香肠：抓它吧，特列卓鲁什卡④，抓它吧！——特列卓尔卡却撕破了他的后襟。第三次，他带去一张油污的纸卢布，——心想，这只狗一定会要钱的；可是，特列卓尔卡也不简单，他立刻大叫大嚷，闹得整条街的狗都跑了出来。他们站着，觉得奇怪：怎么这条主人的狗倒咬起自己的主人来啦？

于是商人伏罗季洛夫把家人召集拢来，当着大家的面对特列卓尔卡说：

"特列卓尔卡，我把我的全部家私：老婆、孩子、财产，都交

---

① 狗名，特列卓尔卡是特列卓尔的爱称。

② 从前俄国商人按生意大小分为三级。

③ 拉丁语：要小心谨慎啊！

④ 特列卓尔的昵称。

托给你，——当心点呀！倒点刷锅水给特列卓尔卡喝喝！”

不知是特列卓尔卡听懂了主人的夸奖，还是本来如此，由于狗的天性，他的吠声仿佛发自空桶，格外响亮，——从此以后他就汪汪叫个不停了。他一只眼闭着睡，另一只眼睁着瞧，会不会有谁从门孔下爬进来。他跳累了，就躺下睡觉，不过链子依然叮од作响：我在这儿啊！忘记喂他吃食，他甚至也很高兴，他说：如果每天都喂狗，只消一个礼拜，恐怕他就会不再成其为一条狗啦！家奴们拿脚踢他，——他认为这是有益的警告，因为，当一条狗而不挨打，不多久就会忘记主子的。

“对待我们当狗的必须严厉，”他议论道，“出了事得打，不出事也得打，以作今后的教训！只有这样，我们当狗的才能成为真正的狗！”

总而言之，这条狗有许多原则，而且高高举起自己的旗帜，以致其他的狗看着看着，就赶快夹起尾巴了，——怎么比得过他呀！

特列卓尔卡最喜欢小孩子，然而，却不受他们勾引。主人的孩子走到他面前，说：

“走吧，特列卓鲁什卡，咱们一块儿玩去！”

“不行。”

“你不敢吗？”

“不是我不敢，而是我没有权利。”

“一块儿去吧，笨蛋！我们悄悄把你……谁都不会看见！”

“问得过良心吗？”

特列卓尔卡夹起尾巴，躲到狗窝里，离开引诱愈远愈好。

小偷们也曾几次彼此约好，给特列卓尔卡带一册莫斯科河南岸的风景画去；但是他不贪图这玩意儿。

"什么风景画我也不需要，"他说，"我在这院子里生，我也要把我的老骨头埋在这院子里，——还用得着什么风景画！去吧，别来闯祸啊！"

特列卓尔卡有一个弱点：他非常爱库奇卡，但不是永远爱，而是暂时爱。

库奇卡也住那个院子，也是一条很好的狗，只不过没有原则。叫那么两下子，就不吭声了。因此，她没有给拴在链子上，多半住在主人的厨房里，常常围着主人的孩子们转圈子。她一生吃过许多鲜美的食物，而且从来不同特列卓尔卡分享；特列卓尔卡对此一点儿不存奢望，——她是夫人，就是应该吃好的！但是，当库奇卡春心萌动，便低低地发出尖叫，用爪子抓厨房的门。特列卓尔卡听见这低低的呜咽声，也发出一阵疯狂的、所谓有性格的吠叫，以至于主人也明白其中的意思，亲自赶忙跑来挽救自己的财物。特列卓尔卡的链子给解开了，管院子的尼基塔被派来代替他的位置。而特列卓尔卡和库奇卡，这一对兴奋不已的幸福的狗，便朝塞尔普霍夫家的大门奔去。

这些日子商人伏罗季洛夫变得凶狠起来，因此，有一天早晨，当特列卓尔卡游览归来，主人拿了一条短柄长鞭狠狠把他打了一顿。显然，特列卓尔卡也认识到自己的过错，所以他不象那些尽了自己职责的官儿们那样，大摇大摆走到主人跟前，而是卑躬曲膝，夹起尾巴爬到他的脚边；虽然鞭子抽打得很疼，却不敢大声喊叫，而是轻轻地尖声叫着：mea culpa！mea maxima culpa！① 实际上，他也非常聪明，不会不明白主人这样行动是忽略了某些可以从宽的情况；然而，当他从情理上判断的时候，便

① 拉丁语：我的罪过！我极大的罪过！

得出一个结论：如果这种情况下他不挨打，他必定不会再是一条狗了。

但什么是特列卓尔卡的特别可贵之处呢？是他完全没有沽名钓誉之心。我们不知道，他懂不懂得节日是怎么回事，懂不懂得临到节日商人们有赏赐自己的忠实仆人的习惯。来到院子里的是尼卡诺尔们（是“他”过命名日）也好，是安菲莎们（是“她”过命名日）也好，——他反正跟平日一样，拴着链子跳来跳去！

“别叫呀，真讨厌！”安菲莎·卡尔波夫娜冲着他喝道：“知道吗，今天是什么日子！”

“没关系，让他叫吧！”尼卡诺尔·谢苗雷奇开玩笑答道：“这是他在祝贺命名日呀！叫吧，特列卓鲁什卡，叫吧！”

不过，那类乎沽名钓誉的念头，有一次在他心中油然而生了，——这是当主人那头喜欢顶撞人的牛罗赫里雅，根据城市牧人① 的要求，脖颈戴上铃铛的时候。老实说吧，当他叮叮当当走过院子，他毕竟是不胜羡慕之至。

“瞧，你多幸福，可你凭的什么？”他痛苦地对罗赫里雅说：“只不过凭你每天挤出半桶牛奶那点功劳，可是说实在的，这算得上什么功劳！你的奶水是没有花钱得来的，跟你没什么关系，——喂你吃食好点，你就多给奶；喂你不好，你就不给奶了。你连蹄子都没有碰撞一下，就给东家服务了，还给你好大一笔奖赏！我可是全凭自己，motu proprio②，白天黑夜受劳受累，吃不饱，睡不足，甚至声音都叫哑了，生怕出个差错，——哪怕给我一个小小的铃铛儿也好啊！人家都说，你瞧，特列卓尔卡，你的功劳是有目共睹的！”

---

① 这里谢德林指的是县市地方官。

② 拉丁语：出于自己的意愿。

"你不是有链子吗?"罗赫里雅回答道。

"链子?!"

这时他才明白过来。这以前,他以为链子就是链子,可原来这还是共济会①会员证一类的东西呢。可见一开头他就得了奖赏,还没有作出任何服务的时候,他就得到奖赏了。因此,如今他所应当希望的只有一件,那就是人家把那条旧的、生了锈的链子(他已经拉断过一次)取下来,再给买来一条结实的新链子。

而商人伏罗季洛夫恰巧偷听到了他这微不足道的虚荣要求,在特列卓尔卡生日那天,他买了一条崭新的、铸造得非常好的链子,作为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铆接到特列卓尔卡的颈圈上。叫吧,特列卓尔卡,叫吧!

于是他用一种善意的、忽高忽低的声音叫了起来,正象那些不能把自己狗的幸福,同主子给仓库定所谓不可侵犯的规矩分开的狗的叫声一样。

一般说来,特列卓尔卡的生活是很不错的,自然,有时也免不了会有苦恼。在狗的世界里,也象人的世界一样,阿谀、欺骗、忌妒常常扮演它们无权扮演的角色。特列卓尔卡就不止一次尝过忌妒的苦味,但是他有一个长处,能认识他身负的职责,而且什么都不怕。从他那方面来说,这完全不是自命不凡,恰恰相反,他倒是头一名愿意把荣誉和地位让给任何一条新出现的看家狗,如果这条看家狗能证明他在无往不胜的事业中属于头一号的话。他甚至常常忧心忡忡地想,当年老或死亡使他再也不能孜孜不倦的时候,谁来代替他的位置……但是,唉!剥皮场上

① 共济会是带宗教和神秘主义色彩的秘密组织。十八世纪由西欧传入俄国,参加者大都是沙皇的官吏或贵族。反对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主张博爱,讲求自知自悟,以消除社会罪恶。

偌大一群瘦弱不堪和叫叫嚷嚷的狗当中，凭良心说，他竟找不出一条狗来可以信心十足地指着说：这就是我的继承者！所以，当阴谋分子怎么都想在商人伏罗季洛夫心目中贬低特列卓尔卡的时候，他们只能得到一种结果，而且是远非他们所希望的结果，这就是：显露出狗才的全面穷尽。

那些心怀忌妒的看家狗不止一次或者单独、或者三两一伙去到商人伏罗季洛夫的院子里，在相离几步的地方蹲着，向特列卓尔卡挑战。一片混乱的狗吠，顿时响了起来，闹得全家人听了都恐惧万分，但主人却听得津津有味，因为他明白，特列卓尔卡需要帮手的时刻临近了。在这狂乱的大合唱里，响起一阵并不难听的声音，而那会吓得人喊肚子疼的声音，一点儿也听不见了。有一条看家恶狗显出了非凡的才能，但总是要么叫得比谁都响，要么就比谁都低。在这样的比赛时刻，特列卓尔卡常常是闷声不响，仿佛要让对手有发表意见的机会，但最后按捺不住了，就把他沉着自如的吠声，加进那每一个音调都证明是故作紧张的群狗的吠声中去。他这吠声立刻消除了一切怀疑。厨娘听见了，从厨房里跑出来，用开水烫那些领头的阴谋分子，同时却把刷锅水倒给特列卓尔卡。

然而，商人伏罗季洛夫说得不错，他常说：月亮底下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有一天早上，伏罗季洛夫的伙计走过狗窝到仓库去，正好碰见特列卓尔卡在睡觉。这情况他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他是否曾经睡着过呢，——看来是睡着过的，——这一点谁都不知道，总之谁也没有碰见过他睡觉。毫无疑问，伙计立即把这件奇事报告主人了。

商人伏罗季洛夫亲自来到特列卓尔卡面前，看了一阵，他看见这狗知罪似的摇着尾巴，仿佛在说：我自己也不明白怎么犯

了这种过错！商人用心平气和的充满同情的声音说：

"怎么啦，老家伙，是想上厨房去了吗？老了，身子骨不行了？那好吧！你可以去厨房当差使。"

然而，第一次只决定先给特列卓尔卡找个帮手。这任务并不容易。但经过一番奔忙，最后还是在卡鲁格大门附近找到已经有了相当声望的阿拉普卡。

我不打算描写阿拉普卡怎样首先承认特列卓尔卡的权威，对他绝对服从；他们俩如何相好；特列卓尔卡如何逐步以至于完全调进厨房；虽然如此，他又如何跑到阿拉普卡那儿去，大公无私地教他一些当真正的商人之狗的办法……我只说一点：闲暇无事也好，丰富的美味食物也好，库奇卡的亲近也好，都不能迫使特列卓尔卡忘记他在冬天的漫漫长夜里，冷得浑身哆嗦，蹲在链子上度过的那些令人鼓舞的时刻。

然而，光阴荏苒，特列卓尔卡愈来愈衰老了。他的脖子害了甲状腺肿胀，弄得他的头只好往地上低着，因此很难站立起来；一双眼睛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耳朵一动不动地耷拉着；身上的毛乱糟糟的，一片一片地脱落；食欲衰退了，而刺骨的寒冷常常迫使这条可怜的狗蜷缩在炉子旁边。

"您吩咐怎么办吧，尼卡诺尔·谢苗雷奇，特列卓尔卡身上长癣啦。"有一天厨娘对商人伏罗季洛夫说。

但是，这一次商人伏罗季洛夫却不说一句话。不过，厨娘并没有就此止步，过了一星期，她又报告说：

"孩子们在特列卓尔卡身边该不会传染上吧……他浑身都长满了癣。"

这次伏罗季洛夫还是默不作声。过了两天，厨娘气汹汹的跑进来说道，如果不把特列卓尔卡赶出厨房，她一分钟也待不下

去了。因为这厨娘烧得一手很好的乳猪熬粥，而伏罗季洛夫又对这个菜爱得要命，这样特列卓尔卡的命运就决定了。

“我并不想给特列卓尔卡作这样的安排，”商人伏罗季洛夫感慨地说。“看来，俗话说得不错：狗有狗的下场……把特列卓尔卡淹死吧！”

于是特列卓尔卡被带到院子里来了。仆人们纷纷跑出来，想看看这条忠心之狗的垂死挣扎。甚至主人的孩子们也爬在窗口上看。阿拉普卡也在这里，看着他年老的老师，殷勤地摇晃着尾巴。龙钟老态的特列卓尔卡艰难地挪动着步子，显然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当走近大门的时候，他已经完全没有力气，只得抓住颈子把他拖出去了。

下文如何？这一层故事没有讲起，不过特列卓尔卡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然而，没过多久，阿拉普卡就把特列卓尔卡的形象从商人伏罗季洛夫心中完全赶走了。

1885年

不闭之眼

从前在某国有一位检察官，长着两只眼睛，一只闭着，一只不闭。那闭着的眼，什么也瞧不见，不闭之眼，却能明察秋毫。

这个国家自古以来就有这么个规矩：居民只要生下小孩，有两只眼睛，一只闭着，一只不闭，就得立刻在纳税人的花名册上登记：居民胡闹列斯·捣蛋尼可夫，家住泥沼乡，生男孩一名，取名检察大老爷。此后，大家便等着小孩长大成人。

现在仍然如此。没等到小孩儿长大，大家立刻对他说：

“有请啦！”

“好极了。不过元老院会很快出缺吗？”

“嘿，您请吧！要快就趁现在赶紧去。”

“说得对。”

小孩儿摆出一副庄严姿势，照了照镜子：这是哪来的老滑头？——原来正是他自己。也好。于是二话不说，立刻动手办事：闭着的眼什么也不看，不闭的眼却明察秋毫。“我在这里待会儿，”他说，“马上动身到元老院去，可到了那里我要把两只眼都闭上。上帝保佑，但愿那时我的耳朵也会塞住。”

贪官、诽谤者、害人精、强盗、小偷等等，看见这小孩儿用不闭之眼看他们，立刻感到恐惧万分。大家动脑筋想了又想，如何对付才好，决定都从不闭之眼旁边溜开，躲到检察大老爷那只闭着的眼睛的阴影里面。于是，不闭之眼那一面，便变得干干净净

了，仿佛从来就不曾有过恶棍、小偷或者害人精，有的只不过是平素的一些说谎者、无赖汉、叛徒、变节者和伪君子，其实也是和检察大老爷毫不相干的人。小孩儿看见他不闭之眼前面，展现着一片极其干净的天地，心里甚为高兴。他想，难道上司能不重视他的勤奋么？

他在司法行政的场地上，象只水鸭子似的大摇大摆走着。一边走，一边用尖嗓门喊：当心点！我会把你们扔到坑里淹死的！

他抬头一看，却见有一个人站在那儿拼命叫喊：抢人啦！大老爷，救命啊！自然，他向被抢的人走去了。

“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干吗瞎嚷嚷！看我收拾你！”

“请恕罪，检察大老爷·胡闹列舍奇，有强盗啊！”

“强盗在哪儿？什么强盗？你撒谎，根本没有强盗（可他们就藏在他那只闭着的眼睛那边的鼻孔下面）！你们这些游手好闲的家伙，光诬告别人，故意给上司找麻烦……给我抓起来！”

他继续往前走去，忽然听见：贪官害得我好苦啊，检察大老爷·胡闹列舍奇！出贪官啦！有放印子钱的啊！有造谣生事的啊！有奸夫啊！

“贪官在哪儿？什么放印子钱的？我怎么一个贪官都没有看见！没有出息的东西，故意瞎嚷嚷，破坏威信……给我抓起来！”

他又往前走了，忽然又听见：他们把官家和公共的财物都搬走啦！您瞧瞧，检察大老爷·胡闹列舍奇！他们就在那儿，强盗就在那儿！

“强盗在哪儿？谁搬走官家财物？”

“那不就是强盗！那不就是他们！瞧他用偷来的钱弄了一件多么漂亮的化装跳舞衫！再瞧这一个，他偷了官家好几千亩土地啊！”

“你胡说，没有出息的东西！这不是强盗，是私有者！他们安分守己，掌管自己的财产，手头都有证件的。你们这些游手好闲的东西，故意瞎嚷嚷，破坏私有制原则！给我抓起来！”

越往前走，事情越多。“老婆从早到晚折磨丈夫！”“丈夫眼看就要把老婆打进棺材啦！”“检察大老爷·胡闹列舍奇，您怎么没看见啊！”

“我怎么没看见？难道你看不见我长的什么眼睛吗？眼睛我虽然只有一只，可是，嘿，我可以看多远啊！远得很啦，连你这个游手好闲家伙的灵魂我也看得透！我知道你们这些废物要干什么，你们想破坏家庭联盟！给我抓起来！”

总而言之，他把所有的联盟逐个加以考查，处处发现这些联盟本身都固若金汤。但是，如果不及时堵住那些大喊大叫的家伙的嘴，他们必定会这样制造麻烦。然而，当小孩儿想到国家这个联盟时，就不说话了。他仿佛恍然大悟似的高声喊道：把他抓起来！把他捆上！监禁！充军！他自己喊着，而他那只不闭之眼，却象车轮似的，在眼眶里直打转。

小孩儿就这样成天受苦受累，保护各种联盟，到天黑才回家休息。他躺在床上想：所有一切，都象上司希望的那样，完全做到啦！强盗、贪官、荒淫之徒、作奸犯科者之流，都靠我这只不闭之眼一扫而光；而那些以无理的控告来麻烦上司的破坏分子，也作了特殊的处置！干净，利落。我希望上司对我的劳绩作出应有的评价。

“嘿，我希望什么呢？”他自己对自己说。“要是进元老院，我还会用一只耳朵听，再说元老院又不会从我身边跑掉……若是——虽说不是现在，而是将来，——若是进……不，这除非我失去嗅觉！不，比方说眼下，最近的将来，我到底希望什么呢？”

想象不断搅扰着他，最后简直把他搅乱了。“应该赶快结婚，——这就是我的希望！”

由于他是用那只不闭之眼找未婚妻，不消说，马上就找着了。他找到的姑娘名叫阿格里宾娜，那美貌真是笔墨无法形容。此外她还有二十万卢布陪嫁，和有彩债券的数目完全一样。

他结婚了。他们在扎维塔也夫饭馆举行盛大的婚礼，接着便去到新居。当小孩儿巡视的时候，新娘不知怎么忽然躲到他那只闭着的眼睛底下去了。于是马上寻找：阿格里宾娜！你在哪儿？

“我不是阿格里宾娜，而是阿加菲亚。我命名大庆的日子是二月五号。”

到底怎么回事！小孩儿甚至吓得面如土色：难道鬼来干涉他的功名前程了吗？

“你出来让我看看……阿加菲亚！”他说。

他一看，原来阿加菲亚也和他一样，一只眼闭着，一只眼不闭。不过他的不闭之眼在右边，她的却在左边。好象命中注定他们要共同担任这个检察官的职务。

“你有陪嫁吗？”

“我没有陪嫁。只有一只不闭之眼，——再没有别的啦。”

嘿，简直见了鬼！本来是阿格里宾娜，可突然变成了阿加菲亚！他开始调查，这事是怎么发生的，结果非常简单。当他以不闭之眼注视一旁的时候，阿格里宾娜马上走开，随后就嫁给了一位军官。而他却抓来了……阿加菲亚！

然而，这也无可奈何。办婚事的费用不能白给扎维塔也夫，——就凑合着过活吧。他们躺下睡了，彼此都毫无禁忌：两只不闭之眼互相看着，——他甚至觉得有些害怕了！他感到害怕，

可是她，却象水泼在鹅身上，满不在乎，甚至还高兴呢！

“你说说，你是不是妖精？”他问她。

“不是，我不是妖精。我是你合法的妻子，不过这以前我在阿普拉克辛卖过偷来的袜子。”

“卖过‘偷来的袜子’？我怎么没有捉住你？”

“难道你能捉住什么人吗？你眼睛老是看着一边，而你左鼻窟窿下面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却什么也看不见。”

“喏，要是这样，那咱们就一块儿来抓小偷。我打右边看，你从左边瞧。”

总而言之，他们搭配得非常之好。一年以后，他们生了一个儿子，也有一只不闭之眼。

“这算个什么宝贝！”小孩儿看了看自己的头生儿子，大声说。

只有这时他才明白，无论那不闭之眼多么宝贵，两只平常的眼睛也许更加宝贵。

然而，他的职务还是继续照旧执行。他抓了许多叫叫嚷嚷的人，渐渐把所有的监狱都塞满了，而那些强盗、贪官、承租商以及其他真正的捣乱分子，却在他闭着的眼睛的阴影里逍遥自在。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到后来他两只耳朵都开始聋了。甚至那只不闭之眼，也渐渐睁不开了。这就是说，得赶快进元老院了，虽然嗅觉还没有丧失。

忽然听见……人家叫他啦！

他穿上法兰绒衣服，脚上穿了毛袜和长统毡靴；拿了一截粗绳堵上耳朵，涂上樟脑油，穿上皮大衣。阿加菲亚又在皮大衣上面给他裹上一条毛围巾。于是他向元老院走去。他一面走，一

面想：坐在元老院里的时候，他作的头一个梦会是什么样儿？

然而这时却发生了一件完全意想不到的事。当他用不闭之眼一直瞧着右边的时候，元老院却越来越左，随后便藏到闭着的眼睛那面去了。检察大老爷·胡闹列舍奇找来找去——伸着鼻子在空中嗅，舌头咂得直响，甚至伸出双手摸周围，——还是怎么也找不着元老院。

最后，他看见一位警察精神抖擞地在那儿站岗。自然，向他走去了。如此这般，老总，你知不知道，元老院跑到哪儿去啦？

警察看了他一眼，立刻看破了这不闭眼的人。

"知道，"他说，"元老院么，那就是！这会儿它正在晒太阳玩呢！你瞧，它在那儿观望，怕有哪个淘气孩子践踏法律……嘿，你呀！不过，我们的元老院可没有给每个人都准备了位置。再说，你用不闭之眼看书，可是啥也没看懂，如今是不准这种人坐到这个地方来的。残废人，你最好还是回家去；脱下毡靴，擦擦眼睛，洗洗耳朵，躺上热炕同娘儿们睡睡觉！……我们这地方如今有这样的规定：脑袋瓜、身上其余部分，都要位置恰当，眼睛和耳朵，都得张开才成！

就这样，检察大老爷·胡闹列舍奇没进成元老院。

1885年

傻　瓜

这桩事出在古时候，还是豌豆皇帝当朝的时代。聪明的父母生下一个傻瓜儿子。当伊瓦努什卡还是婴儿时，父母都觉得奇怪：他生得象谁呢？妈妈说象爸爸，爸爸说象妈妈，后来，他们想了一会儿，才得出答案：大概两个都象。

然而，叫父母感到不安的，并不是他们有个傻瓜儿子——如果对人胃口，傻瓜也是求之不得的，——而是因为他是个特殊的傻瓜，为了他得随时到长官大人面前去回话。闯了祸，闹出古怪事儿，得问你凭什么权利？哪条法律是这么写的？

傻瓜往往脑筋简单，可这位却很聪明。你瞧，咱们附近的米里特丽莎·基尔比奇也夫娜，她的儿子辽夫卡，也是个傻瓜。他光着脚丫跑到街上，啥也不管，一只脚跳着，拼命叫喊：的里，的里，辽夫卡挨打啦，哔哔，砰砰！他立刻被抓住，关进了班房：你就呆在这儿吧！当省长来巡视的时候，还请去看辽夫卡，而且大大夸奖了一番：好好看着他，我们很需要傻瓜的！

但这个傻瓜却不寻常。他只知道呆在家里看书，或者同爸爸妈妈亲热，——可是突然，无缘无故的，他的心儿燃烧起来了。他跑着，跑得地也打颤。那应该绕点弯儿才可以做的事，他直截了当地做；应当完全忘掉的话，他偏要乱讲一通；本当不该笑的，可实在是好笑。你就是骂他，打他，他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感觉不出。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做完又跑回家来，躲在爸爸妈

妈身边。

“你怎么啦，我们的宝贝儿？亲爱的，坐下来歇会儿吧！”

“妈妈，我不累。”

“好孩子，你跑到哪儿去啦？怎么对谁都不说一声就跑了！”

“妈妈，我到辽夫卡那儿去了。辽夫卡生了病，想吃白面包；我在面包铺的柜台上拿了一块白面包，给他带去啦。”

妈妈听见这些话，立刻哎呀叫了一声。

“哎呀，真该死！哎呀，倒霉鬼，你简直要了我的脑袋！你干了什么事！你这是偷白面包啊！”

“怎么是‘偷’？什么叫‘偷’？”

邻居们已经向爸爸妈妈提过好几次警告了：

“要管住你们的傻瓜啊！因为他傻，他会给你们带来很多麻烦的！”

但是父母毫无办法，心里只是想：“管住他！”说说倒轻松，可是你怎么管住他呢？这些人怎么不懂得，父母心疼愚蠢儿子，甚至比心疼聪明儿子还要厉害？

确实如此。爸爸有时也开导开导傻瓜：白面包是私有财产。他仿佛也很明白似的：是啊，爸爸！可是突然，就在这个时候，辽夫卡不知打哪儿钻出来了：瓦尼亚①，给我白面包！他忽然溜走了，也真的从柜台上偷来一个白面包！他究竟偷了白面包没有？我们马上就会明白的。

面包铺的老板忍了又忍，但最后生气了，到警察所告了一状。警察所长来到傻瓜的父母面前，说道：不管怎么样，得把你们的傻瓜打一顿。父母心疼孩子，哭了一通，可是没有办法。爸

---

① 即伊瓦努什卡，瓦尼亚和伊瓦努什卡都是伊凡的小称。

爸认为警察所长的话说得有理，就把傻瓜打了一顿。

然而傻瓜一点也不明白。他只感觉疼痛，哭喊几声，并不问为什么？也不喊下回不啦！反而好象有些奇怪：爸爸为什么会这样？

这一课就算白上了：挨打之前伊瓦努什卡是个傻瓜，挨打之后也是个傻瓜。当他在窗口看见辽夫卡光着脚丫在街上乱蹦乱跳，他也跑了出去，脱掉靴子，就那么吊儿郎当，满不在乎，同那个傻瓜一块儿胡闹起来了。

“瞧你干了好事啦！”妈妈生气说。“逗傻瓜玩儿！”

“妈妈，我没有逗他，我是跟他玩儿，因为他一个人怪寂寞的。”

“去闹吧！闹吧！闹到你自己也变成傻瓜吧！”

爸爸听见这番谈话，就责备妈妈：

“应该拿鞭子打他一顿，跟他有什么谈的！再谈下去，就会有好的瞧啦！要是你经常对他严加管束，他在我们这儿早就象人的样子了！”

街坊邻居都赞成爸爸。第一，因为法律规定要管教傻瓜；第二，因为伊瓦努什卡弄得谁也无法好好生活。前几天，邻居的小孩想逗山羊玩儿，他却跑过去保护山羊。他站在中间，不让山羊受到欺侮。山羊在后面用角顶他，小孩们在前面挥着拳头乱打，他满不在乎，给人送回家去，浑身都是青伤！第二天，傻瓜又出了事：他拿走了厨子的鸡。厨子腋窝里挟着一只鸡走进厨房，傻瓜向他迎了上去：“库兹马，你把鸡拿到哪儿去？”“谁不知道，拿到厨房去烧汤。”……傻瓜立刻向他扑去！库兹马还没有来得及定下神来，一瞧，鸡已经飞到篱笆上，在那儿扑打着翅膀了！

爸爸一次又一次向他解释：鸡不是你的，你怎么胆敢从厨

子那儿拿走？他的回答总是那一套：我知道，鸡不是我的，可也不是厨子的，而是鸡自个儿的……

所有家中人虽然都喜欢他的亲切和文静，但是，慢慢地他的行为却使得大家讨厌万分，简直无法忍受。他想吃东西，不懂得对妈妈说："妈妈，让我到柜子里拿个馅饼。"而是径直跑去，在柜子里，或者在厨房里，乱翻一通，不管碰见什么，问也不问，拿来就吃。想去逛逛，就拿起便帽，问也不问，到外面去了。有一次，有个乞丐站在窗口，那时候妈妈把一张三卢布的钞票，象故意似的摆在桌上，——他拿过来，把这三卢布全给了乞丐，一下子就花掉了！

"我的老天爷啊！他真要变成卡尔图什[1]啦！"妈妈气得头晕眼花了。

"准会变成那样，"爸爸说道，"如果你不拿鞭子打他，老跟他瞎扯淡，甚至还要糟糕呢！"

毫无办法，妈妈只好拿起鞭子把傻瓜打一顿。不过应当说句实话，她只是轻轻打了那么几下，能够引以为戒便算了。可是他，心爱的儿子，痛哭流涕，一下子立起来，搂着妈妈。

"唉，妈妈，妈妈！我可怜的妈妈啊！"

妈妈忽然感到万分惭愧，自己也哭起来了。

"我心爱的傻瓜啊！愿上帝把咱娘儿俩带去吧！"

然而，到了后来，他险些把自己、把妈妈都毁了。有一天，他们一家在河畔散步。爸爸挽着妈妈的手臂走着，他却走在前面，自己装做一名侦察兵。他们仿佛想发现尼日尔河的源头似的，他被派到前面去，看看什么地方有危险没有。忽然听见哀号的

---

① 法国十八世纪传奇中的强盗。

声音；他们瞧了瞧河里，不知是哪家的小孩正在水里挣扎！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定神想想，傻瓜已经扑通一声跳下河去了。紧跟在傻瓜之后，妈妈也好象穿着钟形裙似的，忽然出现在河里。随着妈妈之后，两名全副武装的警士，也跳进河里。爸爸却靠着栏杆，象鸟儿扑打翅膀似的，挥舞着双手喊道：救我的人呀！救我的人呀！最后，警士终于把他们三人从水里拖上来了。妈妈大大的受了一场惊吓，傻瓜却整整发了一个月烧。不知他究竟是明白他干了傻事呢，还是他可怜他的妈妈，当他刚刚清醒过来，看见妈妈面黄肌瘦，正坐在他的床头，眼泪便扑簌簌地流下来了！不过他不断说着："好妈妈！好妈妈！好妈妈！为什么上帝还不把咱俩带去呢？"

爸爸也站在那里，一直抱着希望，以为这一回傻瓜总会说："原谅我吧，亲爱的爸爸，下回我不啦！"然而，他还是没有说。

出过这次事故之后，爸爸和妈妈认真商量起来：对傻瓜怎么办？他们互相搂着在大厅里走来走去，从各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研究了好半天，始终得不出一致的看法。

问题在于爸爸是个公正人，在家也罢，作客也罢，乃至在街上也罢，他总是念这么一句经：如不执行，立法即为枉然。他的外貌甚至也十分可笑，好象一只手拿着天平①，另一只手一会儿在行为的盘上放一个戥子，添上一两；一会儿又在惩罚的盘上扔一个戥子，加它半两。因此，当他注意到上述一切的时候，便要求按照家法严厉处置伊瓦努什卡。

"他犯了罪，因此，应当给以适当惩罚。你瞧这儿！"

于是他拿出一张表格给妈妈看，上面写着：

---

① 此处象征公正裁判。按古希腊神话，司法之神费米达手中常常持着天平。

行为名称	鞭打数目
不遵长者之命者	五至七下

然而，妈妈总是妈妈，如此而已。她并不否定公正，但她所理解的公正却是原始意义的，正象普通老百姓说到“公正的”人时所理解的这个词儿一样。不予惩罚，反而还好象要加以宽恕似的。尽管她对法律只是一知半解，但她立刻又叫爸爸蒙受耻辱了。

“为什么我们要惩罚他？”她说，“为了他想搭救落水的人吗？你好好想一想吧！”

然而，爸爸一味坚持，认为傻瓜不能留在家里，必须把他送进“学堂”。

学堂里安定和有条不紊的日常生活，最初一个时期对傻瓜起了相当良好的影响。没有任何一件事物能触动他的敏感，激起他心灵的突发行动。头两年甚至没有真正的学习，只知道一点学习的材料而已。在同学当中，也没有出现显著的差异，需要进行安慰与帮助的差异。一切都按一般的进度进行，而学习的成绩也主要看记忆如何而定。可是，由于伊瓦努什卡的记忆力超群出众，加之心地又极为善良，所以他几乎由一个傻瓜一跃而成为聪明人了。

“我不是对你说过吗？”爸爸洋洋得意地说。

“好啦，别生气啦！”妈妈答道，仿佛承认她过分急于使爸爸蒙受耻辱是错了。

然而，那些规定的学科，份量一天天加重，伊瓦努什卡的情况也随之而复杂起来。多数学科他完全不懂。他不懂历史和法律，也不懂关于财富积累和分配的科学。这并不是因为他不愿意懂，而是真正不懂。老师提出的一切指责，他的回答总是一句：

这不可能！

只有这时大家才真正知道，他是一个毫无疑问的、十足的傻瓜。这样的傻瓜只能知道一点科学的皮毛，科学本身是永远也无法懂得的。大自然有时很无情，它本着对基础材料的理解启发人的才能，但刚刚轮到要从材料中作出结论的时候，它又把门缝塞住，就此完啦。

爸爸又一次感到难堪，于是责备妈妈，说伊瓦努什卡生得象她。但妈妈已经不听这些责备，只是不停地哭着。难道伊瓦努什卡就这样永远是个傻瓜吗？

"你就是装装假，做出懂得的样子也好啊！"妈妈劝告伊瓦努什卡。"你逼着自己做做吧，懂得一点儿就成，喏，你瞧，我做给你看！"

妈妈翻开一本书，念道："异父同母者之继承手续"，他还是一点也不懂！傻瓜和妈妈两人都哭了。然而爸爸却毫不客气地说：首先必须把异父同母者加以区别，第一，是不同于同父异母者，第二，不同于既是异父同母者，又是同父异母者，第三，不同于那些红桃杰克们①……

"你瞧，爸爸多有学问！"妈妈眼泪汪汪，不胜惊异地说。

傻瓜看见母亲流泪，就经常努力用功。课间休息时候，他走进教室，坐下来翻阅笔记，用指头堵住耳朵，并且死记硬背起来。他背得滚瓜烂熟，提问对答如流，象闲聊天似的……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提起马其顿大王亚历山大，他却瞎说了一通，简直气得老师秃脑袋瓜上仅剩的三根毛也竖立起来了。

① 意为外表风度文雅，举止颇有教养，实际都是强盗和骗子的破落贵族。典出十九世纪法国作家德·特莱尔描写巴黎一伙刑事犯的小说《红桃杰克俱乐部》。

"坐下！"老师说，"今后你的命运很可悲啊！你决不会成为治国之材的。感谢上帝吧，他赐给你爹妈的德行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如果不是这个……坐下吧！如果你可能的话，请你尽量别以令人气愤的行为使老师伤心！"

确实，傻瓜只是仰仗父母的良好品行，才一级一级的升了上去，后来，終于在学堂里毕了业。但当他拿着文凭回到家里，妈妈看见上面写的评语，不禁落下眼泪。可是爸爸却厉声问道：

"怎么，你这个没有知觉的木头人，闯祸了吗？"

"我，爸爸，没有什么，"他答道。"学堂里就是这么个规矩……"

他甚至没有好好解释，看见辽夫卡在外面，便立刻跑去。

他比以前更喜欢辽夫卡了，因为这个穷傻瓜变得更加可怜。正象六年前那样，他光着双脚，瘦骨嶙峋，手里拿着耙子；不过如今浑身生满汗毛，长成一个瘦高个儿。米里特丽莎·基尔比奇也夫娜早已丢开他不管了，不给他吃的，也差不多完全不给他衣穿。因此，他时常挨饿，要不是那位慈悲心肠的面包铺老板娘，他早就饿死了。但最使他感到痛苦的，是那些街头顽童。他们逗他，叫狗咬他的腿肚，撕他的衣服，简直不让他有个喘息的机会。他的嚎叫和疯狂而傻里傻气的哭声，整天都可以在街上听见。他痛得大哭大叫，但他不懂这疼痛从何而来。

傻瓜却保护着辽夫卡，他让他烤火取暖，给他吃穿。凡是辽夫卡需要的，伊瓦努什卡问也不问一声，拿走就是。如果不知道在哪儿寻找，那他要东西的声调，仿佛根本不知道有拒绝这回事似的。只有傻瓜的声音里才有这样的信念，目光里才有这样不容怀疑的神情。无论谁，无论什么他都不怕，对任何事物从不加以防范，根本不懂什么叫做危险。他看见警察局长，不

是跑到大街的另一边，而是迎面走去，好象没有犯任何罪似的。城里发生了火灾，他头一个冲进火里；如果听说什么地方有重病人，他就跑到那里，坐在病人床头，细心服侍。这些时候他的一言一语都非常聪明，好象他并不是傻瓜。只有一件事象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他心上：当他以傻事博取人们欢心的时候，妈妈总是彻夜难眠。然而，命运却注定他必须菲薄自己，舍己为人，这是无法克服的。他本能地听从这一指示，不顾可以料想的后果，也不愿作一笔会给至亲骨肉带来好处的交易。

两老曾经再三考虑如何安置这个傻瓜，总想使他能够多少象个人的样子。爸爸决定替他谋一个当地学校的督学之类的差使（说什么没有薪俸，傻瓜也可以胜任，如有薪俸，那就更加有把握了！）。然而，傻瓜马上又胡说八道起来，只是由于警察局长注意到他父母的可靠的良好品行，这才允诺暗中了结此事。这时妈妈起了一个念头，想给傻瓜娶亲，看来上帝会允许他成家立业的。他们终于找到了新娘，一位商人的年轻寡妇波德伏兴娜。新娘是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儿，在商场里有两家小铺子。她的寡居生活清白无瑕，卖的向来是第一流的货色；她做买卖既精明能干，又能独立操持。总之，是再好也没有的一对儿。再说，新娘也喜欢傻瓜，他仪表端正大方，举止温文尔雅。甚至她不否认傻瓜的才智，认为同别人完全一样，只不过她觉得这才智需要调动发挥。而她自己也满怀希望，认为这件事她能马到成功。

但是，傻瓜的一切本能却酣睡不醒，连这极富同情心的淳朴女人也大感惊奇了。他一次也没有因为同她接触而哆嗦一下，一次也没有显出困窘，也没有感觉任何羞赧，而当女人们以珍爱的心对待这种羞赧的时候，她们就会本能地从中揣摩到第一次最甜美的爱的跳动。傻瓜来了，吃完饭，喝完茶，显然完全不明白

他为什么呆在波德伏兴娜这儿，而不是呆在家里。

“你什么都不明白，这不觉得苦闷吗？”美丽的寡妇问他。

“唉，不，我很苦闷啊！大家说，那是因为我没有什么事情干。”

“那就找点事情干干……爱个什么人吧！”

“可别这么说！怎么可以不爱呢！应当爱一切人。爱幸福的人，因为他们能使自己幸福；爱不幸的人，因为他们没有欢乐。”

于是这门亲事就没有说成。寡妇波德伏兴娜很伤心，甚至答应再等一年，但她忍受了一两个月，到了圣诞肉食节的时候，就嫁给市总管李霍捷也夫了。如今他们在商场里已经有了四间小铺子。平日他们在四间铺子里做生意，女的管服饰用品，男的管食用杂货。每逢节日，他们就烤馅饼招待警察局长和其他当权人物。

傻瓜却呆在家里靠父母过日子。而且心安理得，满不在乎。他救火，服侍病人，把乞丐成群成群地领回家来。

“但愿上帝把他召唤回去！”爸爸偷偷地低声说，生怕妈妈听见。

而妈妈总是祈祷，希望上帝保佑。愿上帝开导伊瓦努什卡的智慧，使他明白事理，一步一步的跟着警察局长老爷、他的助手和常任陪审官的路子走去！他应当有个一官半职啊！让一切人都有差使，那是不可能的，不过只是他一人，那就不算一回事了。

只有一人用不同的眼光看待傻瓜，而且这还是一个偶然路过的人。他经过城里的时候，顺便弯到爸爸这儿来了。原来他和爸爸是很老很老的朋友，便讲起故事和传闻来了。他们谈往事，讲够了青年时代的恋情，又顺便聊起如今的世道来。为了防备万一，爸爸掩上房门，两人这才把心里话全部倾吐出来。彼此

都明白了。口里不说，心上却想：老兄，你原来是这么个人！自然，说到傻瓜也不能不诉苦一番。因为对他是用不着客气的，当他在场的时候，也就直接叫他"傻瓜"，并对他表示欢迎。这过路人对傻瓜的故事很感兴趣，就留在老朋友家过夜，第二天他说道：

"他完全不是傻瓜，只不过他没有卑鄙思想，因此他不能适应生活。另外有一些人，他们逐渐解脱了卑鄙思想，但这解脱的过程得费极大的力气，结果还往往有十分痛苦的精神危机。他却不需要花费任何力气，因为他那个机体没有卑鄙思想钻得进的毛孔。这是大自然对他的赐与。然而，毫无疑问，将来总有一个时候，生活的积累会形成一股压力，迫使他在痴傻与卑鄙之间作出选择。到那时他就**懂事**了。不过我不想劝你去催促这个时刻，因为它一旦来临，世间就不会有另一个象他那样不幸的人了。然而，那时候——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他宁愿仍旧作一个傻瓜。"

过路人说了这些话，就从城里出发往远处去了。这时候爸爸却思考起来。他把自己的全部生活一一加以检查，回想他是否有过卑鄙思想，以什么方式解脱出来的？当然，无论怎么严厉考问自己，他还是体面地通过了考验。他从未有过卑鄙思想，因此，他不觉得有解脱的必要。然而，为什么他不是傻瓜呢？

最后，他断定这是老朋友头脑糊涂。"他们坐在彼得堡的小屋子里，脑子发达了。脑子发达，就胡说八道。我们呆在波谢洪尼耶①，脑子不发达，所以也不胡说八道，——这样倒牢靠得多。

① 原为俄国北部一穷乡僻壤，民间形容其闭塞落后，有谚语说："波谢洪尼耶人在三棵松树之间迷了路。"谢德林常借用这个地名指农奴制统治下黑暗愚昧的俄国。

他胡说傻瓜没有任何天赋，愿上帝保佑，不定哪天我的傻瓜一旦聪明起来，自然，也就不会不幸，而是任职做官，这就和别人一样过好日子啦。”

他作了诸如此类的论断，马上开始等待：可不是，伊瓦努什卡满面春风，确实与众不同，眼看就要走马上任了。然而，恰恰相反，有一天人家忽然向他说，傻瓜从家里消失不见了。

几年过去了。年老的父母已哭肿了眼睛。他们时时刻刻都在等待，心里转什么念头，都直接间接地同牵挂失去的傻瓜有关。两位老人忘记了一切，能想起的只是：现在他在哪里？肚子饱了吗？有衣穿吗？想要傻瓜死去，费得了什么力气啊！上帝保佑，别叫仇人折磨父母的心，这颗心承担着全部罪孽，化为千千万万回声的孩子的呻吟，正撕裂着它啊！

然而，傻瓜却回来了。正象他消失那样，回来得也很突然。可是，傻瓜从前那种生气勃勃的健壮身子，却无影无踪了。他苍白、瘦削，一副受够了折磨的样子。他在什么地方流浪？看见了什么？懂事还是不懂事？谁也不能从他那里问出一点名堂来。他回家来了，一直默不作声。

不管怎样，过路人说得对，他一直到死都留着傻瓜这个称号。

1885年

邻　　人

某村居住着两位邻人，一个是伊凡·活财神，另一个是伊凡·穷光蛋。大家管活财神叫“老爷”或“谢苗内奇①”；穷光蛋呢，却干脆叫伊凡，有时也叫伊瓦什卡②。两位都是好人，而伊凡·活财神甚至超群出众，是一个完全合格的慈善家。他自己不生产财富，但对于分配财富，却想得非常高雅。他说：“这是我应有的贡献。别人不生产财富，转的念头也极为不雅，——简直是忘恩负义。我还没有什么。”而伊凡·穷光蛋对于分配财富这个问题，却完全不去考虑（他没有工夫），但作为替代，他生产财富。他也说：“这是我应有的贡献。”

节日前一天的黄昏，穷光蛋和活财神都闲暇无事，两人碰了头，坐在伊凡·活财神宅院前的长椅上，闲聊起来。

“明天你喝什么汤？”伊凡·活财神问。

“喝清汤。”伊凡·穷光蛋答道。

“我喝肉汤。”

伊凡·活财神打了个呵欠，画了个十字，看了伊凡·穷光蛋一眼，觉得他很可怜。

“世上的事实在奇怪，”他说，“天天作工的人，逢年过节只能喝喝清汤；而在闲暇中修身养性的人，虽是平日，也喝肉汤。这是什么道理？”

“我也老早在想：这是什么道理？不过我没有工夫深思。我刚

刚想开头，就该上林子打柴了；把柴搬回来，眨个眼，不是要运粪，就得去耕地。那些念头就趁着这个当儿溜走了。”

“可是我们必需考虑这个问题。”

“我也认为必需考虑。”

伊凡·穷光蛋也打了个呵欠，画了个十字，睡觉去了，而且梦见了明天喝的清汤。到第二天，他醒来一看，伊凡·活财神给他送来了意想不到的礼物：一份烧汤的肉，以备过节之需。

到了下次节日前夕，两位邻人又碰在一起，又是旧话重提。

“你信不信，”伊凡·活财神说，“无论醒着还是作梦，我见到的总是一个样：你比起我来实在太委屈啦！”

“谢谢你的好意，”伊凡·穷光蛋答道。

“虽然我以高雅的思想为社会造福不小，然而，倘使你……你到时候不去耕地，也许我们就不会有粮食吃，只好坐以待毙。我说得对吗？”

“一点不错。不过我不能不去，因为我要是不去，我就会头一个饿死。”

“你的话很对，这套机关安排实在巧妙。但是，你不要以为我赞成。决不赞成！只有一桩事我很痛心：上帝啊！怎样才能使伊凡·穷光蛋生活得好呢？！能做到我有我的一份，他也有他的一份。”

“老爷，谢谢您，真费您心啦。真的，要是没有您的好心，就是过节我也只好弄点黑面包渣儿泡盐水汤喝……”

“你说到哪儿去啦！说到哪儿去啦！难道我是谈这个！别去提

---

① 谢苗内奇为父称，单呼父称是尊敬的表示。

② 伊瓦什卡为伊凡的卑称，伊凡是教名，单呼教名或直呼卑称都是不敬的表示。

它，我说的是这么个意思。我已经多次下定决心：把我的一半领地赠给穷人！而且也赠送了。真奇怪！今天我赠送了一半，等明天一觉醒来，虽然拿出不过一半，可是回到我这儿来的，却是四分之三。”

“这就是说，连本带利……”

“老弟，实在没有办法。我不要钱，可是钱偏偏要来找我。我给穷人一把，可是给我的，不知怎么不是一把，倒是两把。你说怪也不怪！”

两人谈到尽兴，又打起呵欠来了。不过谈话的当儿，伊凡·活财神心里老想：有什么办法能叫伊凡·穷光蛋明天喝上肉汤呢？他想着，想着，想出一条办法来了。

“好朋友，你听着！”他说，“现在离半夜也不会有多久了，你上我菜园子去打打畦吧。拿把铲子随便刨它个把钟头，我尽量酬劳你，就象你真的干过活儿一样。”

的确，要是伊凡·穷光蛋真的拿起铲子摆弄一两个钟头，明天他过节，就会象“真的干过活儿一样”了。

时间一阵阵过去，两位邻人就这样谈来谈去，不过后来伊凡·活财神的心一直翻腾不已，他真的再也无法忍耐了。他说：我要去见父台大人，跪在他面前说，“你是我们皇上的眼珠啊！你在这里掌有生杀予夺之权！请关照关照，将我和伊凡·穷光蛋一视同仁吧！如果抽他一名壮丁，也抽我一名；征用他一辆大车，也征用我一辆；如果他每亩地抽税一文钱，我每亩地也抽税一文钱。至于农奴，无论他的我的，请一律免税！”

怎么说就怎么作。伊凡·活财神去见父台大人，跪在他面前，禀告了他的苦楚。父台大人为此还大大夸奖他一番，对他说道：“你，好汉子，应当传令嘉奖，因为你没有忘记你的邻人穷光蛋·

伊瓦什卡。对我们官府来说，最高兴不过的，就是臣民融洽无间，和衷共济；最可恶不过的，就是争吵不休，在彼此仇视和相互密告之中消磨时光！"父台大人说过这番话，不怕担风险，命令他的帮办，作为试行办法，对两个伊凡要审判平等，捐税平等，至于从前那种一个身负重荷，一个悠哉游哉的现象，今后不许再有。

伊凡·活财神回到自己村里，简直高兴得忘乎所以了。

"喂，亲爱的朋友，"他对伊凡·穷光蛋说："我回来了，靠父台大人的恩典，我心上重重一块石头落下来啦！作为试行办法，现在我对你不再有任何特权了。抽你一名壮丁，也抽我一名，征你一辆大车，也征我一辆，你每亩地抽税一文钱，我每亩地也抽税一文钱。你还没有来得及回头一看，单是这种平等，往后就叫你的清汤里每天都有肉啦！"

伊凡·活财神说过这话，自己"怀着光荣与至善的希望"，动身到温泉疗养地去了，在修身养性的闲暇之中一连过了两年。

他在威斯特发里亚①，吃威斯特发里亚火腿，在斯特拉斯堡②，吃斯特拉斯堡的烤馅饼，在波尔多③，喝波尔多葡萄酒。后来到了巴黎，他就什么都喝，什么都吃。一句话，日子过得十分开心，以致留连忘返了。他心上也时刻想着伊凡·穷光蛋：如今有了平等，他也许吃得很高兴吧！

然而，伊凡·穷光蛋却在劳动中讨生活。他今天耕一垄地，明天还得去耙，今天割一担草，明天——明天要是老天爷出个好太阳，又得去晒。上酒店去的路他也忘记了，因为他知道，酒店是他的一条死路。他的妻子，玛丽娅·伊凡诺夫娜，同他一起劳

---

① 德国西部的省。

② 法国东部的城市。

③ 法国西南部城市，以产葡萄酒著名。

动：收庄稼，耙地，翻干草，砍柴。而他们的孩子一个个都成了小伙子，也得同样拚命干一大堆活儿。一句话，全家老小，从早到晚象开了锅似的忙个不停。然而他家的桌上摆的还是清汤。自从伊凡·活财神离开了村子，甚至逢年过节，伊凡·穷光蛋连那点意外的礼物也见不着了。

“咱们真不走运，”这穷光蛋对妻子说。“你瞧，作为试行办法，人家让我和伊凡·活财神负担平等，可咱们还是老光景。日子过得倒也不错，就是咱们这院子是个斜坡地，不管你弄来什么，全滚到别人那里去了。”

伊凡·活财神看见邻人仍然和以前一样贫穷，不禁哎呀叫了一声。说实在的，他首先想到的是，伊瓦什卡准把挣得的钱送给酒店了。“难道他竟如此积习难改？难道他不可救药了吗？”他深为痛心地说。然而，伊凡·穷光蛋不用费什么工夫就可以证明，他挣得的钱不仅不够买酒喝，而且常常买盐也不够。他不是挥霍浪费的人，不是败家子，而是勤奋的当家人，证据是明摆着的。伊凡·穷光蛋叫看看他的农具，一件不缺，发财的邻人去温泉疗养地以前是多少，现在也是多少。瘦弱病残的枣红马一匹，栗色带白花的母牛一头，绵羊一只，大车、木犁、耙各一。甚至旧雪橇也靠篱笆墙竖在那儿，因为这是夏天，用不着它，即使抵押给酒店，显然也无碍于农事。随后，大家又看了一遍房子，样样齐全，只是房顶盖的草，有的地方给抽掉了。这是由于前年春天缺饲料，就把这种发霉的干草拿了一些铡碎，喂牲口吃了。

总而言之，没有任何一件事实可以指控伊凡·穷光蛋荒淫放荡，或者挥霍浪费。这是土生土长、备受压迫的俄罗斯庄稼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生活权利，他用尽一切力量，然而，由于某种令人苦痛的误会，他所能实现的却很少很少。

"主啊！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啊？"伊凡·活财神颇为痛心地说，"如今人家已经对咱俩一视同仁了，咱们享有的权利也一样，都同样上税纳捐，可是你仍然得不到好处，——这是什么道理？"

"我自己也想，这是什么道理？"伊凡·穷光蛋垂头丧气地答道。

伊凡·活财神开始动脑筋了，自然，他找到了原因。情况之所以如此，说是由于我们既没有社会的倡议，也没有私人的发起。社会漠不关心，私人呢，——人人只想自己；当朝诸公虽然竭尽全力，但依然徒劳。所以，首先必需鼓励鼓励社会各界人士。

说了就做。伊凡·谢苗内奇·活财神在村里召开了村民大会，在这全体户主都出席的会上，他发表了冠冕堂皇的演说，大讲社会及私人倡议的好处……他说得海阔天空、东拉西扯、明白易懂，活象给猪猡撒珠子①。他列举许多例子，证明只有自己能为自己设想的社会各界人士，才是功名千秋和长期昌盛的保证，而那些听凭事件自行发展，不用社会力量加以左右的人，自己先就给自己选定了逐渐死亡和最终毁灭的道路。总而言之，《算盘经》上所讲的一切，全向听众讲出来了。

结果出乎大家所料。城市商贾们不仅恍然大悟，而且都有了自觉。他们从来没有体会到这种象热潮一样涌现的各种各样的感受。仿佛那期望已久的、但不知为什么停顿下来和停顿在什么地方的生活的浪潮，忽然悄悄来到他们身边，把这群愚昧的人高高地卷了起来。人群欢欣鼓舞，为自己的省悟感到高兴。他们祝贺伊凡·活财神，称他为英雄。最后大家一致作出决议：第一，永远封闭酒店；第二，成立乐善好施算盘协会，为自助奠定基础。

这天，按村里登记的人口计算，两千零二十三戈比进了协会

① 俄国成语，意为对牛弹琴。

的钱库，而伊凡·活财神另外还给身无长物的人捐赠一百册《算盘经》，并且说：读吧，朋友们！你们需用的这里全有！

伊凡·活财神又一次动身上温泉疗养地去了，而伊凡·穷光蛋仍然从事有益的劳动，这一回，由于有自助和《算盘经》协助这样的新情况，毫无疑问，这种劳动定会带来百倍的果实。

一年、两年过去了。这期间伊凡·活财神在威斯特发里亚是否吃了威斯特发里亚火腿，在斯特拉斯堡是否吃过斯特拉斯堡烤馅饼，我不敢肯定。但是我知道，当疗养期结束，他回家来的时候，他确确实实地发愣了。

伊凡·穷光蛋坐在破败不堪的茅草屋里，又黄又瘦；桌上摆着一碗泡面包渣儿，因为正逢过节，为了添点香味儿，玛丽娅·伊凡诺夫娜给碗里浇了一勺儿大麻油。孩子们坐在桌子周围，忙忙慌慌地吃着，仿佛唯恐来了生人，会讨走一点儿似的。

“这是什么道理？”伊凡·活财神痛心地、几乎是绝望地叫喊了一声。

“我也说，这是什么道理呢？”伊凡·穷光蛋习惯地回答道。

伊凡·活财神宅院前面长椅上的节前谈话再度开始了。但是，两位邻人无论怎样全面探讨叫他们发愁的问题，都没有探讨出任何名堂来。起初，伊凡·活财神认为，这种事之所以发生，其原因是我们还没有完成学业，但经过一番研究，他便确信：吃吃带馅的大烤饼，决不是一套艰深的学问，非得有张毕业文凭不可。他试着往更深的地方挖，但刚刚开头，就有一些吓人的玩意儿打深处跳出来，吓得他立刻发誓：往后决不再挖了。末了，他决定使出最后一手，请求本地的圣人兼哲学家伊凡·不乐思多非理[1]解答。

---

[1] 俄文 простофиля 译音，意为笨人、糊涂人。

不乐思多非理是土生土长的乡民，一个跛脚的驼背，由于残废，他不从事生产财富，一年四季以乞食为生。但村里人都说他聪明得象谢苗神父一样，他也完全证实了确乎名不虚传。他胡说八道、制造奇谈的本事，谁也比不过。不乐思多非理呼一声大红公鸡① 来，来，来，——一眨眼，那只鸡已经在房顶上扑打着翅膀了；他喊一声鸽蛋雹子下，下，下，——眨眼一看，那发疯的畜群已经给雹子打得在野地里奔来窜去。大家都怕他，当他那根讨饭棍敲着窗口的时候，烧饭的主妇就会连忙给他一块最好的面包。

这一次，不乐思多非理也完全证实他的先见之明确实名不虚传。伊凡·活财神刚刚向他讲完事情经过，接着便问：什么道理？——不乐思多非理不加任何思索，立刻答道：

“因为蓝图就这么定的。”

伊凡·穷光蛋显然立刻听懂了不乐思多非理的话，并且绝望地摇摇头。但伊凡·活财神还大惑不解。

“有这么一张蓝图，”不乐思多非理解释说，每个字都咬得清清楚楚，仿佛在欣赏他自己的先见之明似的。“那蓝图上定着：伊凡·穷光蛋住在三岔口上，他的住处又象是房子，又象是有许多窟窿眼儿的筛子。所以，财物都流走，漏了个精光，你想堵也堵不住。可是你，伊凡·活财神，却住在顺流之处，四面八方水流畅通无阻。你的府邸十分宽敞，家什齐备，周围还密密麻麻装着十分结实的木栅栏。水流带着财物到你府上，一下子就卡住了。比方说，你昨天分出一半领地，今天给你换来的就会多出四分之三。你敬银钱而远之，可是银钱偏要找到你头上来。无论你想

① 意即火灾。

躲到哪里，处处都是财物成堆。这蓝图就是这么个样儿。只要那蓝图上这么定着，不管你们怎么闲扯，不管你们怎么动脑筋，都想不出什么办法来的。”

1885年

思想合理的兔子

虽然这是一只寻常的兔子，但是异常聪明。他论物断事合情合理，很对驴子大人的胃口。他怕被瞧见，躲在树丛里面，自言自语说着话儿。

“凡是野兽，都各有各的生活。”他说，“狼有狼的生活，狮子有狮子的生活，兔子有兔子的生活。你满意不满意自己的生活，谁也不来管你，——活着吧，这就完啦。比方说，大家都拿我们兔子兄弟当饭吃，我们有何理由作此奢望？然而，如果按常理而论，那么这种奢望未必能说是正确的。第一，凡吃食物者都知道为何而吃；第二，如果我们这奢望是正确的，那么拿我们当饭吃就不会停止。反正他们不会吃过定量，而是需要多少吃多少。内政部颁布的统计表……”

每当说到这里，兔子照例会睡觉，因为统计数字具有一种使他昏然入睡的特性。但等他一觉醒来，又开始按常理论事了。

“他们吃我们，吃来吃去，可我们兔子，只消年把工夫，又繁殖了许许多多。所以，我们也不是好对付的。不管夏日还是冬天，你瞧，那林间野地，到处都是兔子跑来跑去。我们钻进白菜园子，或者燕麦地里，或者在幼嫩的苹果树旁作个窝，——说不定我们的弟兄要使庄稼汉倒霉了。所以，对我们兔子也得多长几只眼睛，常常看着我们。难怪内政部颁布的统计表……”

又是睡觉，又是醒来，又是合理思想。兔子没完没了地摆弄

他的聪明才智，不管这样算计，那样猜测，——结果都非常之好。难道还有更可贵的么？——他既不考虑功名仕途，也不想在上司面前显露独到的见解（他知道，上司不听完他的话，就会把他吃掉的），只不过是本着兔子的习性，自家喜欢议论一切罢了。有句诗说：

那些人想事不对，舒瓦洛夫，
他们认为玻璃不如矿石珍贵……①

我们这里正是如此！

有一天，他也那样坐在树丛旁边，忽然心血来潮，想在兔夫人面前炫耀自己的合理思想。他两只后腿站立起来，一下子竖起耳朵，用前爪做出希奇古怪的姿势，话儿象倒豆子似的，一句接着一句。

“不，”他说：“咱们兔子，甚至也能过很好的生活。咱们也办喜事，跳圆圈舞，逢教堂过节也酿酒喝。咱们每十里地安个步哨，可以大唱大叫。狼听见了，跑过来：谁在唱歌？……喏，当然，这就看谁能跑掉啦！能跑掉的，——换个地方酿酒喝；跑不掉的，——狼就吃了你，准会这样！这种事是没有办法的。兔夫人！我说的是实话吧？”

“如果不是撒谎，你说的倒是实话，”兔夫人答道。算上这只兔子，她已经嫁了十个丈夫，以前九个丈夫都在她眼前白白牺牲了。

“狼都是卑鄙的百姓，——这可得说实话。他们脑子里想的

① 这是十八世纪俄国诗人罗蒙诺索夫《论玻璃之利书》一诗中的诗句。

尽是打家劫舍！”兔子继续说。“我说过多少次，也在报上写过文章：诸位狼老爷！可别一下子宰掉兔子，最好只剥他的皮，——过不多久，他就会向你们贡献出另一只兔子啊！兔子虽然繁殖力强，然而，如果今天宰掉一窝，明天又宰掉一窝，——瞧吧，市场上二十戈比的兔子没有了，却出来了五十戈比的兔子！最好按部就班，一个个来：诸位兔子先生！今天可否给狼的餐桌供献几十只？好的，诸位狼老爷！喂，领班的！把轮到的赶过来！我们这儿一切都应当本着法律办事。狼也罢，兔子也罢，大家都满怀希望。我们，你们，一方面，另一方面……啊哈，诸位，诸位！”

兔子说着说着，差点儿又要胡说八道了。正在这个当口，忽然听见不远的草地里，有什么东西沙沙作响。一看，他的兔夫人早已溜之大吉，而长舌婆狐狸太太却匍匐在地上，正向他爬来，仿佛想跟兔子游戏似的。

“你真聪明啊，兔儿！”狐狸首先说话。“你扯得实在动听，我愿永远听你讲，什么都想听！”

兔子是聪明的，不过刚开始也发愣了。他用后脚爪站着，一动不动，不知是斜眼瞧着旁边，看看能不能溜掉，还是心里在想：现在，倒是该用合理的眼光看看自己的处境了……

“饿了吧，大姊？”他问，尽量装作无所畏惧的样子。

“咳，哪儿的话！上帝保佑！我挺饱的！谁知道以后怎么样，可现在，——愿上帝保佑我！兔儿，你好啊，祝你健康！”

狐狸照狗的样儿坐着，也请兔子坐坐。他盘腿坐下来了。可爱的兔子盘腿坐在那里，仍然只顾论物断事：果然不出所料，依我看，事情正是如此。凡是野兽，都各有各的生活。狮子有狮子的生活，狐狸有狐狸的生活，兔子有兔子的生活。好啦，眼下该过兔子的生活啦！

狐狸准确无误地猜透他的心思。他坐着，满不在乎地一再夸奖兔子。

“你这位扯学家①，打从什么地方光临我们这儿？”

“我么，大婶，前不久打九重天跑到这儿来的。我在原来的地方生活，可以说十分之好。我有家庭，也有家私杂物，等等。整整一个冬天，我们都在地主家牲口棚的草垛里过着惬意的生活。白天我们睡觉，夜里就啃槭树果儿和苹果。快到春天的时候，本来该到树林里的别墅去啦，可是狼光临我们的草垛了。那算什么野兽？凭什么理由？得到谁的允许？……不瞒你说，我可跑啦，可是兔婆和兔崽子……”

“这事我听说过。狼是我的亲家，他讲过这事：‘前几天，我捣毁了一个兔子窝，可是那只公兔儿跑掉啦，亲家母，咱们去搜查好吗？’原来你就是他呀。瞧你，大概很可怜老婆吧？”

“我可记不得了。我看见应该跑，就跑掉啦。跑到这里，见一位兔寡妇坐在这儿，我说：咱们一块儿过日子吧！于是就一块儿过活啦。我和她日子过得挺顺当，没什么好议论的，可现在她跑了，我却留下来。”

“唉哟，你呀，可怜啊，真可怜啊！咱们定个期限，找她好啦！”

狐狸打了个呵欠，轻轻咬了咬兔子的大腿（然而，他装做不去注意），侧身倒在地上，仰着头，眯起了眼睛。

“你瞧，太阳多暖和，”她懒洋洋地低声说。“真象在做有益的事情呢！让我稍微睡一睡，你坐会儿，靠近点，说说话儿。”

只好照办。狐狸打瞌睡，兔子却坐在那里，心想狐狸的嘴随时都够得着他，于是又说起故事来了。

---

① 哲学家的讹音。

“大婶，我不是喜欢挑剔的兔子，”他说，“不管怎样生活我都赞成。我活在世上还不到三年，可已经差不多跑遍了半个俄罗斯。刚刚在一个地方住下来，——忽然，要么是狼，要么是猫头鹰，要么是猎人跑来围捕你啦。跑呀，拚死拚活地跑啊，再到九重天去找个新的地方。但我决不埋怨，因为我懂得兔子的生活就是这样。如果有时我不懂，不懂我也照样跑。我们那些地方清一色都是庄稼人。他想去睡觉，窗上却嗒嗒的响起来了！走吧，米海大叔，赶车去！外边大风大雪，全上冻啦，他的马直喘气，他却把当兵的推上车去，这样就跟着雪橇步行了二十里地。过了一天一夜，你瞧，又回家来啦，给孩子带来压花甜饼干，给老婆头上扎条头巾，大家高兴得都掉眼泪了。你问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会回答你：这是庄稼人的生活。我们兔子也这样。生活，就是说我们要活，不是寻短见。我们时刻准备……大婶，我说的话对不对？”

狐狸没有作答，只轻轻吠叫了一声，仿佛还在睡梦中似的。兔子斜视她一眼，想看看大婶是否睡着了。这当儿他有没有动脑筋，想乘机溜之大吉？我可说不准，不过诸如此类的政策，很可能成为兔子生活的纲领。然而，虽然狐狸不仅眯上眼睛，还朝天仰卧，甚至讨好卖乖，把腿伸长，但兔子凭感觉也能猜出，狐狸是在他面前装蒜。

“我给你讲讲，”他继续说，“我大叔侍候一位兵爷的事。那兵爷捉住他的时候，他还是个小不点儿，当兵的生活习惯，他都学会了。不论打枪还是操练枪法，下操还是傍晚擂集合鼓，我大叔都是第一流。他们俩常常赶集，在集上演出，——靠基督的善心，有的给个鸡蛋，有的给个戈比，有的给块面包。这时候，那个兵爷亲口对我大叔讲了他的生活，——我住在父母家里，有一天我

爹派我安装雪橇，准备冬天使用。我安装着，嘴上哼着歌儿，抽抽烟斗，——忽然，甲长来到院子里：走吧，谢苗，到乡公所去，要你当兵。我么，叫做啥，就做啥，好在还来得及把烟斗藏在裤兜里。我去了，这以后二十年，我的宝押输了①。过了二十年回到老家，——地无一垄，房无一间，干干净净！……事情就是如此，”兔子以深明事理的口气补充说：“庄稼人的生活变化多大啊！一会儿是庄稼人，一会儿又是兵爷，这个，那个，都叫做生活。所以我们兔子……”

“难道他们也送你们去当兵？”狐狸问，好象马上醒过来了。

“不，他们吃我们。”兔子尽量用愉快的声调答道。

“我也这样想，因为你们算什么兵啊！比古时候的城防兵还要糟，虽然光荣的比比柯夫将军②管他们叫‘窝囊废’。你那大叔大概后来给兵爷吃掉了吧？”

“没有，兵爷死啦，我大叔就跑了。他回到家里，兔子的营生却干不了啦，都荒疏了。我大婶不答应白养他。有一天，他想了个主意：去村里赶集，演滑稽戏。他刚刚打鼓演奏《骑兵快跑曲》，——就给狗撕碎啦！”

“活该，干吗要惊动公众。不过，你大叔恐怕早知道，总有一天他也会给吃掉的。不是狗吃，就是狼吃；不是狼吃，就是狐狸吃。对你们全体兔子，只能作这么个裁决。喏，现在你给我讲讲：依你们看，狐狸怎么样？大概很凶吧？”

“依我们看，老实说吧，狐狸甚至是非常凶的。我可没有在这么近的地方会见过狐狸。我只是见过，有一次，一只狐狸，就

---

① 显然，兔子讲的是很遥远的时代，当时兵役不少于二十年。由于担心半路逃跑，新兵是戴上脚镣的。——原作者

② 比比柯夫是普加乔夫起义的镇压者。

在我眼前，给猎人放出的猎狗追捕着了。所以，说真的……"

兔子本想说"真痛快"，但一下子顿住，害怕起来了。然而，狐狸猜出了他的意思。

"没想到你还是个吸血鬼啊！"狐狸责备他，在他腰上狠狠咬了一口。伤口直淌鲜血。

"哎哟！"兔子痛得尖叫一声，但是忍了一两分钟，又恢复了雄赳赳的气概："老人家，我是说别处的狐狸，这里的狐狸，据说很善良。"

"真的？"

"我说的没有错。去年我们树林里剩了一只兔子孤儿，告诉你吧，一只狐狸就把他领去，跟自己的孩子一起抚养。"

"抚养，不就是释放吗？那么你们那个孤儿眼下在什么地方？"

"谁知道眼下在什么地方……好象失踪了。据说，起初他偷偷摸摸，后来醉得摇摇晃晃，走路打圈子，到最后，他勾引了一位年轻的狐狸姑娘。仿佛就因为这件事，狐狸老太婆把他吃了。"

"我把他吃了，我就是你听说的那只狐狸。不过我吃他并不是因为他醉得转圈圈和沉湎于女色，而是因为他的时候到了。"

狐狸思索一阵，捉了一只虱子，牙齿咬得咯吧响了一声。随后，她不慌不忙地站立起来，抖抖身子，完全好心好意地问兔子：

"那么现在，你看我该吃谁啦？"

兔子虽很聪明，却没有料到这一手。或者，说得好听一点，他当时脑子里闪了一下：瞧吧，兔子的生活……开始啦！——但他自己死也不愿承认这点。

"我不知道。"他回答说。

然而，从他的神情和声音看，显然他是撒谎，狐狸真正生

气了。

"好一个撒谎的家伙！"她说。"人家不知多少次向我讲起你，什么扯学家啦，心理学家啦，原来你却是一只最寻常、最糟糕不过的兔子！我要吃你！吃你，先生，吃你！"

狐狸往后一跳，摆出一副架势，好象马上就要扑去，把兔子吃掉。可是一下子她又坐下来，仿佛若无其事似的用后脚爪挠起耳朵来了。

"你能不能饶了我？"兔子低声提出一项胆小的建议。

"越说越不象话啦！"狐狸更加生气了。"你在哪里听说过狐狸饶命，兔子得到宽恕？难道我和你这个笨蛋生活在一个地方，是为着玩饶命的把戏吗……嗯？"

"喏，大婶，这种例子可是有的啊！"兔子一味坚持，依然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不过立刻就泄了气，而且忧心忡忡了。

他回想起来，他象一个分裂派教徒的庄稼人，如何奔来奔去，到处"寻求至高无上的真理"；他如何不吃不喝，整天整夜躲在树洞里发抖；有一次，由于害怕凶恶的野兽，他如何秘密跑到庄稼人那里，幸而那时正是大斋谢肉节，庄稼人就把他释放了。他想起他那些心爱的兔夫人，他和她们一起照看兔崽子，甚至来不及同哪位夫人亲热一番。他一面回想，一面不断悄悄说着：

"唉，能活下去可就好啦！唉，哪怕再活一会儿也好啊！"

正当这个时候，狐狸却真的给了他一个意想不到的好消息。

"听着，卑鄙的小兔儿，"她说，"我本来认为，你真的是一位扯学家，可是，死亡的念头又叫你很不愉快。现在我为你想了一个自由自在生活的办法。我往前走四丈①，背向你坐着，五分钟

① 指俄丈。1俄丈等于2.134米。

内不看你这个混蛋一眼。你就在这时从我身边跑过去，尽可能别叫我捉住。你要是能溜掉，你就赢了；要是溜不掉，我立刻对你作出裁决。”

“哎呀，大婶，我怎么行啊！”

“笨蛋！如果你不溜，你仍然可以磨时间。找点事情做做，痛快痛快，——愁闷就没有了。反正象兵爷在战场上一样：痛快，痛快，——一眨眼就完蛋啦！”

兔子想来想去，不得不同意狐狸想出的办法是不错的。顺便就吃掉，总比消磨时光苦等着被吃要自在一些。真正的兔子之死正是如此，是在风驰电掣之中，也就是说，拚命飞跑，一下子完蛋。

“你一点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倏忽之间把你撕成两半！”兔子想象着，又本能地补充道：“可也说不定……”

“喏，这些幻想你扔掉算啦！”狐狸猜出闪现在他脑际的朦朦胧胧的希望，向他提出警告。“你最好不要存幻想……一，二，三！上帝保佑，开始吧！”

狐狸说完这话，便向前面走了四丈。她事先叫兔子背对密密匝匝的灌木丛坐着，这样一来，他怎么也无法从后面逃跑，要逃也只能从她身边跑。

狐狸坐在那儿，作她自己的事，仿佛没看见兔子似的，但是兔子毫不怀疑，即使狐狸再往前走四丈，他任何一个最微小的动作，也逃不过狐狸的眼睛。好几次他举腿要跳，把耳朵贴在背上；好几次他想把整个身子蜷缩起来，打算作一个奇怪的跳跃动作，想一下子逃脱追捕。尽管狐狸不看，可是什么都看得见，这信念使他呆若木鸡。然而，狐狸毕竟有她自己的道理：兔子的确有兔子的营生，可以大大减轻他垂死的痛苦。

最后，五分钟的期限到了，兔子仍在原地一动不动，专心一意地思考他那兔子的营生。

“喏，兔儿，现在咱们来作游戏吧！”狐狸建议说。

他们开始游戏了。狐狸绕着兔子跳了大约一刻钟工夫：一会儿咬他，而且很想咬断喉管，一会儿又跳到一旁思索：要不要饶他？但是，对兔子来说，甚至这也是一种营生，因为，如果说他没有真正进行防御，他毕竟还是用爪子挡着，尖叫一声……

但是，一刻钟过后，一切全告结束。兔子没有了，剩下的只是几片皮毛和他那合情合理的话：“凡是野兽，都各有各的生活。狮子有狮子的生活，狐狸有狐狸的生活，兔子有兔子的生活。”

1885 年

自 由 主 义 者

某国有一位自由主义者，此人极为坦率，谁都不讲话了，他却扯开嗓门嚷道："喂，先生们，先生们！你们干什么呀！你们岂不是自己害自己吗！"听见这番话，谁也不生他的气，恰恰相反，大家都说："让他警告吧，这样我们倒更好！"

"任何社会应当有三项因素作为根基，"他说，"这就是自由、保障、主动。如果社会失去自由，这就是说它生活没有理想，没有思想的激情，既不会有创造的基础，也不会有相信未来命运的信心。如果社会认为自己缺乏保障，这就给它打上备受压抑的烙印，它会对自己的命运漠不关心。如果社会失去主动，它就没有处理自己事务的能力，甚至渐渐失去乡土的观念。"

这就是自由主义者的想法，说实在的，他想得确实不错。他看见，他周围的人们，象受了伤的苍蝇似的，彷徨不定，于是暗自说道："这是由于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自己命运的缔造者。他们是戴上脚镣的囚徒，对幸与不幸毫无先见之明，也不专心致志地研究自身的感受，因为他们不能断定，这真的是感受，还是某种荒诞无稽的胡说。"总而言之，这位自由主义者坚信：只有上述三项因素能给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带来其余一切为社会发展所必需的福利。

然而不仅如此，自由主义者非但思想高尚，而且全力以赴办

好事。他念念不忘的，就是希望那使他的思想感觉温暖的光芒划破四周的黑暗，让光明普照大地，一切有生之物都沐浴在阳光雨露下。他认为一切人都是兄弟，一视同仁地号召大家都在他心爱理想的荫庇下享受幸福。

这个想把理想从九霄云外搬到人间来的愿望，虽然有点不够忠诚可靠的味儿，但自由主义者真心诚意怀着火一样的热情，人人觉得可亲可爱，所以，即使还有点不那么忠诚可靠，大家也乐于宽恕。他能笑容可掬地说出真理，如果需要，也能装做缺少心眼的模样儿，炫耀自己大公无私。最主要的是，他提要求时从来不，也决不会掐着你的脖子，往往总是尽其可能。

自然，"尽其可能"这句话，对他的热忱并无任何称许之意，但自由主义者仍然容忍了，首先，是为了他一向摆在首位的共同利益；其次，为了防止自己的理想白白毁掉或者夭折。此外，他也知道，那些使他受到鼓舞的理想，要是用来直接影响生活，未免过于抽象。什么是自由？什么是保障？什么是主动？尽是抽象的术语，想要它在社会上开花结果，还应填补真正触摸得到的内容。这些术语，共同之处是能够教育社会各界，提高他们的信念和希望的水准，但是不会带来可以触摸得到的、直接使你感到极为满意的福利。要取得这种福利，要使这理想家喻户晓，必须化整为零，在小事上做文章，而且已经挂上这个招牌去医治苦恼着人类的种种痼疾了。正当在小事上做文章的时候，"尽其可能"这句话便应运而生。这句话由两个彼此相关的方面组成，一个方面是，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弃故步自封；另一方面是，只好在相当程度上缩小自己的要求。

我们的自由主义者对这一切是理解得十分透彻的，有了这些想法替他保险，就准备上阵，要与现实搏斗了。当然，首先请

教行家①。

“自由，这恐怕是无可非议的吧？”他问他们。

“岂但无可非议，而且应当大为赞扬，”行家答道。“因为人家总是诬蔑我们，说我们不要自由，其实我们只不过为它担忧……自然，在限度以内……”

“唔……‘限度以内’……明白啦！那么对于保障您有什么高见？”

“欢迎之至……当然，也是限度以内。”

“至于我的社会主动的理想，您有何见解？”

“正感缺少，当然，仍然是限度以内。”

有什么好说的！限度以内就限度以内吧！自由主义者自己十分明白，非如此不可。好比一匹没有笼头的马，一时间使惯了性子，几年以后可就无法更改了！戴上笼头，这是天经地义的事！马一边走，一边回头望望：当心点，马儿，我会用鞭子抽你……就是这样！

于是自由主义者开始在“限度以内”行事了：这个地方撕去一块，那个地方切下一片，再一个地方干脆躲藏起来了。行家们看着他，真是喜之不尽。有一个时期他们非常赏识他的作为，甚至可以认为，他们也成为自由主义者了。

“干吧！”他们鼓励他。“这里得绕个圈儿，此处要离远一点，那里可千万别去碰。这样就会万事如意。亲爱的朋友，我们非常高兴把你这只山羊放进菜园子来，你自己看看，我们的菜园子

---

① 八十年代，沙皇政府曾数次邀请各地专家参加官办的各种专门委员会，如“讨论减少酗酒问题专门委员会”之类，以便研究政府某些有关措施。这些由政府从贵族地主中挑选的专家，人们称为“行家”。对这类人物，谢德林多有嘲讽。

是用什么篱笆围起来的！”

“看倒是可以看的，”自由主义者表示同意，“只不过我觉得毁坏自己的理想太可耻！太可耻了！唉，真可耻啊！”

“噢，有那么点儿害羞，没关系，反正羞耻是无伤大雅的！所以，你还是尽其可能照自己的主意行事吧！”

然而，当这位自由主义者尽其可能把自己的主意付诸实现的时候，行家们看出，即使挂着这样的招牌，自由主义者的理想也发不出玫瑰的香味。一方面，考虑得过于广泛；另一方面，有欠成熟，无法接受。

“你的理想我们受不了！”行家们对自由主义者说。“我们不愿意，经不起考验啊！”

于是把情况作了一番估计，详详细细而又明确无误地举出论据不足和卑劣之处，以至于自由主义者无论感觉多么痛苦，也只得承认，在他经营的事业上确实存在着命定难免的疏漏，真是裤子穿不进，只好拉倒！

“唉，真令人伤心啊！”他埋怨命运了。

“这就奇怪啦！”行家们安慰他，“有什么好诉苦的！你需要什么呢？你的理想保证有前途吗？要知道，我们也不是阻碍你这样做啊。只不过，上帝保佑，你千万别着急呀！既然‘尽其可能’不成，那就尽量争取‘多少有点’，也该心满意足啦！因为‘多少有点’也是值钱的。谨小慎微，太平无事，不慌不忙地念着上帝保佑，——忽然，你已经一只脚登上宝殿了！这宝殿，连同那些建筑物，谁也没有看过一眼；可你说看就看了一眼哩……光凭这点就该感谢上帝呢。”

毫无办法，不得不屈从了。既然“尽其可能”不成，只好努力努力，争取“多少有点”，说声多谢多谢。自由主义者就这样行动

起来，不多久就习惯了他的新立场，甚至自己也感觉奇怪，过去他怎么那样愚蠢，居然以为可能有另外一些限度。于是各种各样的比喻都来为他帮忙了。比方说，一粒麦子不是立刻结出果实，它也要讲一番客气。先要把它种进土里，接着就要等候，等到它发生分化过程，然后萌发出幼芽，幼芽生长着，渐渐拔节，抽穗，等等。这样经过几番魔术般的变化，又会变成麦粒儿，而且结出的果实比先前多一百倍！追求理想，也是一样。把"多少有点"种进土里，——就坐下来等着吧。

果然如此：自由主义者把"多少有点"种进土里，就坐下来等着了。不过等来等去，不见长出"多少有点"来，不久便完事大吉了。这到底是落在石头上面，还是在粪堆里霉烂了，——让我们来探究一下！

"这是什么原故？"自由主义者嘟哝说，陷入了极度的困窘中。

"还是那个原故，你抓得过于广泛了，"行家们答道。"可是我们的民众非常软弱，越来越卑鄙。你好心待他，他们却拚命要把你淹死在水洼子里。对付这样的民众而又要保持自己身上干净，需要有极大的手腕！"

"算啦！如今还谈什么干净呀！我带了点盘缠上路，到头来，半路上丢了个精光。起初我本着'尽其可能'行动，随后又凭'多少有点'走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难道还能走下去吗？"

"当然能。比方说，你愿不愿'顺应卑鄙'？"

"怎么个顺应法？"

"很简单。你说，你给我们带来了理想，我们就说，好极了。不过，你如果希望我们有所感觉，你就顺着行事吧。"

"噢？"

"这意思是说，别拿理想抬高自己，而要按照我们的尺度把它缩小，还得顺着行事。往后，也许我们，如果看得见好处……老弟，我们也经历过一些世面，提空头方案的人还是见过几个的！前不久，鳄鱼将军也这样来到我们面前，说道：先生们，我的理想就是班房！请吧！我们一时糊涂，相信了他，如今就给锁在他身边啦。"

自由主义者听了这番话，深深地沉思起来，没有这些，他原来的理想也只剩下几条标签，现在又要添上赤裸裸的卑鄙！果真如此，也许还来不及回头望望，自己也变成卑鄙之徒了。我的天啊！这可得开导开导！

可是行家们见他沉思，却来逼他了。"自由主义者，既然你已经搅乱了这锅粥，你可别自作聪明，就搅到底吧！你打乱了我们的秩序，你也得来给我们收摊子……行动吧！"

于是他开始行动。一切都顺应卑鄙。不瞒你说，有时他也想悄悄溜到一旁，可是行家立刻揪住他的袖子：自由主义者，你眼睛往哪儿瞟呀？瞧前面吧！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而"顺应卑鄙"的事业也随之前进，成就可观。理想已经无影无踪，只剩下一堆污秽，——而自由主义者仍然没有灰心丧气。"我把自己的理想滚上一身卑鄙的污泥，这又算得什么？因为我自己宛如一根栋梁，屹立无恙！今天我滚进泥坑，明天太阳出来，晒干污泥，——我又是一条好汉！"行家们听见他吹牛皮，连声说道：不错，不错！

且说有一天，他同自己的朋友走在大街上，照例大谈其理想，并且把自己的聪明说得天花乱坠。可是突然他觉得，他脸蛋上好象掉了几点水星子。哪来的？有什么原由？自由主义者朝天看了一眼：不会下雨吧？然而，他看见，晴空万里无云，太阳在

头顶烧得旺旺的。虽然微风吹拂，但因为禁止从窗口倒脏水，所以也不能对这种行为妄加怀疑。

“这就奇怪啦！”自由主义者对朋友说。“没有下雨，也没有人倒脏水，可我脸上却飞来几点水星子！”

“你瞧，墙角里躲着一个人，”朋友答道。“这是他干的事！由于你干的自由主义好事，他想啐你一口，可是当面这么干又缺少勇气。所以，他，也‘顺应卑鄙’，在墙角里啐了一口，风就把唾沫星子吹到你脸上来了。”

1885 年

健 忘 的 绵 羊

远古以来，家养绵羊便在人的役使中生活，其真正祖先，无从得知。

——勃莱姆①

从前家养绵羊是不是“自由民”，这问题历史毫无记载。在遥远的古代，氏族族长们早已拥有成群驯服的家养绵羊了。后来，经历许多世纪，绵羊遍布大地，成了好象特意为人的需用而驯养的牲畜。另一方面，人也驯养了一批又一批彼此几乎完全不同的特殊品种的绵羊。一种培育来吃肉，另一种用来提取脂肪，再一种用作制造暖和的羊皮，又一种是剪取大量柔软的羊毛。

家养绵羊自己当然不怎么记得他那自由的老祖宗，只知道他是属于诞生时刚好碰上的那个品种。这个时刻成了绵羊的个人历史的起点。但是，随着绵羊一天天成长，到了成年，甚至连这个时刻也渐渐淡忘了。所以，称得上真正聪明的，只有除去供他们食用的青草、干草以及混合饲料之外，什么都不记得，什么都不知道的绵羊。

然而，谁也难免不碰上灾难的。有一天，一只绵羊睡着了，做了个梦。大概他梦见的不仅仅是混合饲料，因为他醒来时显

得惊惶不安，六神无主，眼睛老在找寻什么。

他开始回想这是怎么回事；但是，哪怕把他打死，也什么都想不起来。一个被银白色月光笼罩的远方，此外再也没有什么了。他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好象有一个不成形的银白色的远方，没有任何确定的轮廓，也没有一个生物的形象……

"羊妈妈！羊妈妈啊！我梦见什么啦？"他问睡在他身边的母羊，这倒真正象一只母羊，她有生以来就没有作过梦。

"睡觉吧，瞎说啥！"母羊气愤地答道。"人家从海外把你运来，不是叫你作梦，赶时髦！"

这公绵羊是英国细毛种羊。地主伊凡·索宗迪奇·拉斯塔可夫斯基花了偌大一笔钱把他买来，并对他寄予厚望。然而，他从海外带他回来，当然不是要他生育一代聪明的公绵羊，而是要他为自己的主人生养一群细毛母羊。

初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绵羊的表现确实很好。他不议论任何事物，什么都不感兴趣，甚至不明白为什么把他运来，往何处去，而是单纯得很，活着过日子罢了。至于什么是绵羊，有什么权利和义务这类问题，这绵羊不仅没有作过这方面的任何宣传，甚至对这一类问题能否打动绵羊的脑筋，几乎也有点儿怀疑。然而，恰恰是这一点，帮助他忠心而认真地经营绵羊事业，以至于使得伊凡·索宗迪奇非但自己欢喜之至，而且还叫邻人欣赏：你们看呀！

突然这个梦……这究竟是什么梦，绵羊完全不能想象。他只觉得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东西，一种惶恐不安，一种苦恼，忽然闯入他的生活。显然，他那羊圈是原来的，饲料也是原来的，供

① 十九世纪德国著名动物学家。

他用来改良品种的一群母羊，仍然是原来的，但他觉得这一切好象都同他毫无关系了。他在羊圈里踱着方步，茫然若失，只是不断地咩咩叫着：

“我梦里看见的是什么啊？请你给我解释解释，我看见了什么？”

但母羊对他的惶恐没有表示丝毫的同情，甚至不无讥讽地说他聪明，管他叫扯学家，正如大家知道的，这在羊语里，那意思比贵族口中的“下流东西”还要糟糕。

从他开始作梦以来，母羊们就怀着痛苦的心情想着那只普通的西里西亚细毛公羊，以前他接连摆弄了她们四年，后来，因积年劳累给送进了厨房，从此杳无音信（她们只看见人们极其隆重地把他盛在盘子里，从厨房端进老爷的屋子里）。那可是一只真正服务的绵羊啊！他从来不作梦，从来不觉得有什么惶恐，而是准确遵照绵羊章程经营自己的事业，此外，再也不想知道什么。可是不知怎么的，这年高老练的仆役被撤了职，却派来一个游手好闲的幻想家代替他的职务，这家伙从早到晚咩咩地不知叫些什么，这一来，母羊们也不下崽了！

“这英国笨蛋完全不来改良我们啦！”母羊们向牧羊人尼基塔抱怨说。“在伊凡·索宗迪奇面前，该不会要我们替他那个傻瓜担负什么责任吧？”

“亲爱的，放心好了！”尼基塔安慰她们。“明天我们给他剪毛，然后拿荨麻鞭子抽他一顿，——这就老实啦！”

然而，尼基塔的估计并未得到证实。绵羊被剪了毛，也挨了鞭子，可是他当天夜里又作了梦。

从此以后他一直作着梦。不等他盘腿蹲下，梦魔就来守候他了，不管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

他只消闭上眼，一切都仿佛变了样儿，他的面孔好象不是绵羊的嘴脸了，而是显得庄重严峻，象旧时那些称为“大臣”的人们当中一位年老而又思想可靠的庄稼汉的面孔一样。所以，凡是从他身旁走过的人都会说：这只绵羊放在牲口棚里可不是地方，应该让他当村长啊！

然而，不管他暗地里等了多少次，希望记忆里重现刚才作过的梦，但他的努力终归徒然。

他记得曾梦见一个个生物的相貌，甚至一幅幅完整的图景，思考着这些东西，他也感到欢欣鼓舞；但是，每当回复到这种精神振奋的状态，那些相貌，那些图景，就会忽然消失到不知什么地方去，而他又成了一只平凡的绵羊。一切差别只不过是以前他勇往直前迎接他那绵羊事业，如今却茫然若失，痴痴呆呆地找寻着什么，究竟要找寻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一只绵羊，而且还是忧郁症患者，今后等待着他的，除了一把屠刀，还能有什么呢!?

但是，除了挨刀的前途，绵羊的境遇本身也苦不堪言。最大的痛苦就是无力冲破黑暗走向光明，看清令人担忧的麻木不仁。这突然渴求着不可言状的理想的、可怜的、备受压抑的生物，现在辗转不安，筋疲力竭了，他不能说明这些理想的性质，也讲不出它们的来源。他感到他的心已经被火焰包围，却不知道这火焰为什么燃烧；他隐约觉得这世界并不止于羊圈的墙壁，那墙壁外面还展现着光明灿烂的远景，甚至也指不出这远景的征兆；他预感到了光明、辽阔、自由，却不能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光明、辽阔、自由……

梦越作越多，绵羊的不安也越来越增大了。无论何处他都找不到同情与回答。当他走到母羊身边，她们惊惶失措，互相挤

撞。显然，牧羊人尼基塔虽然知道一点个中究竟，却一味闭口不谈。这是一个聪明的庄稼汉，他对绵羊事业洞察入微，认为绵羊只有一条必须遵守的规矩：

"如果你生而为绵羊，那么，你就在这个等级里过活吧！"他郑重其事地说。

但这条规矩绵羊恰恰不能执行。折磨他的，正好是这个"等级"，这倒不是因为他生活不好，而是因为自他作梦以来，就时常感觉还有一个全然不同的"等级"。

他不能再现自己的梦，但他的本能却被大大地激发起来，以至于虽然他内心涌起的惊惶还含糊不清，他也无法克制了。

然而，过了一段时候，他的惊惶开始平息，他也变得仿佛老成持重了。但这平静不是由于清醒地决定了照绵羊的老路子走的结果，恰恰相反，而是更加证明了绵羊的机体完全软弱无力。因此，他再也不会有什么好处了。

绵羊——显然是怀着偏执的意图——从早到晚只是睡觉，仿佛想在梦里求得甜美的感受，而生气勃勃的现实却又不让他恢复这种感受……

同时他也一天天萎靡不振，骨瘦如柴，最后身体坏得叫人吃惊，以至于那些愚蠢的母羊见了他也不理睬，而且还带着讥笑的神情彼此窃窃私语。他患上这难以猜测的病症以后，嘴脸上的表情显得越来越深明事理了。所有的牧羊人都可怜他。大家知道他是正直和有朝气的绵羊，如果说他辜负了主人的希望，过错也不在他，只不过是因为他遭受了大大的不幸，而这种不幸也决非绵羊所特有，同时，正如许多人凭本能可以猜出，这种不幸也能为他本人带来极大荣誉的。

伊凡·索宗迪奇本人对绵羊的苦痛极表同情，牧羊人尼基

塔曾一再暗示，了结这桩哑谜事件的最好法门就是屠刀，但拉斯塔可夫斯基坚决拒绝这个建议。

“我的钱不就泡汤啦。”他说，“我在他们身上花钱，不是要用他那张皮。就让他自己去死吧！”

现在，那盼望已久的明朗时刻到来了。暖和的、遍地月光的、六月的夜在原野上闪烁；周围万籁俱寂，死一般的沉寂；不仅人躲藏得无影无踪，而且整个大自然也凝固了，仿佛着了魔似的，一动不动。

羊圈里一切都沉睡了。母羊们低垂着头，在栅栏旁打瞌睡。那绵羊孤零零地横卧在羊圈中央。忽然间，他惊慌地飞快一跃而起。他直着腿子，伸着颈脖，抬头向上，浑身都在打战。在这等待的状况下，他仿佛倾听和端详着什么似的，站立了几分钟，然后一声强烈的、动人心魄的咩叫，从他胸脯里迸发出来……

母羊们听见这弥留之际的庄严的声音，都惊惶万状，从原地跳了起来，一齐往旁边窜去。看羊犬也醒来了，汪汪叫着扑去维持受惊羊群的秩序。但绵羊再也不去理会这场惊恐了：他完全进入了冥想中。

他梦见的那个美妙的秘密，在他暗淡的目光里清晰地展现出来……

又经过了一分钟，他最后哆嗦了一下。随后，他腿子不由自主地弯下来，倒地死了。

伊凡·索宗迪奇对他的死极为伤心。

“这是什么原因？”他高声埋怨说，“好端端的一头绵羊，忽然象中了邪……尼基塔！你当了五十年的牧羊人，大概知道这种羊的毛病。你说说，他为什么遭到这样的灾难？”

“恐怕梦见‘自由绵羊’了，”尼基塔答道，“梦里看倒是看得

见的，可真正的是什么样儿又想象不出来……所以他起初是忧愁苦闷，过一段时候就死啦。反正象我们当中常有的一样……”

但伊凡·索宗迪奇回避了进一步的解释。

“这就是我们的教训啊！”他称赞尼基塔。“在别的地方这头绵羊也许会成为山羊的，可是我们这个地方有这么一条规矩：如果你是绵羊，就好好作一头绵羊，不要胡思乱想，异想天开。主人好，你也好，国家也感到愉快。青草、干草、混合饲料，一切全会满足你。母羊对你也会亲亲热热……是这样吧，尼基塔？”

“的确如此，伊凡·索宗迪奇！”尼基塔答道。

1885年

老　　马

老马卧在路旁，昏昏沉沉打着盹儿。庄稼人刚给他卸下套，放他吃草。但老马哪有工夫吃草。这片地的活儿十分艰巨，到处布满小石头。他同庄稼人要费极大力气才能征服它。

老马是平常的农家牲口，受尽折磨，挨够了打骂，狭小的胸脯凸着一根根肋骨，耸着磨烂的肩，四条腿皮开肉绽。老马的头总是低垂着，颈子上的鬃毛乱七八糟，绞缠在一起，眼睛和鼻孔流着粘液，上嘴唇耷拉着，象片薄饼。这样的牲口早已干不了什么活儿，可是还得干。颈轭整天不离老马的颈脖。夏天，从早到晚在地里干活，冬天，运送“产品”要一直到解冻。

而老马哪来的力气：吃的草料只够磨牙齿。夏天，当人家夜里赶他去放牧，还可以找到一点柔嫩的青草吃吃；而冬天，他运送“产品”到市集去，回到家来，只能吃点很难咽下的烂干草。春天，他给赶到田里，四条腿象竿子似的撑着他的身子，而田野里连一根青草也没有。有些地方只是象线头似的冒出几茎烂草根，这还是去年秋天从牲口的牙齿边幸存下来的。

老马的生活过得很坏。幸而他遇见的是个善良的庄稼人，不会平白无故折磨他。他俩带着木犁来到地里。“驾，亲爱的，使劲拉啊！”老马听见这熟悉的吆喝声，就明白它的意思了。他伸着骨瘦如柴的可怜的身子，两只前脚蹬在地上撑着，后脚拚命用力，脑袋弯到胸脯底下。“驾，受罪的，拖啊！”庄稼人跟在后面，

用胸脯顶着木犁，双手好似铁钳，紧紧夹着木犁，两脚陷在土块里，眼睛凝视着，生怕木犁捣鬼，弄出一点差错来。他们在犁沟上走着，从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到这头。他俩都在发抖：瞧，那不就是死神！死神正向他俩——老马和庄稼人——走来。天天都是死亡。

尽是尘土的乡间小路，象条狭长的带子从这座村庄通到那座村庄；它在一个村子隐没，随后又冒出来，向不可知的地方奔去。小路经过的整个路程上，两旁都有田野守护。田野无边无际，辽阔遥远的地带浑然一片，甚至那地天相接的地方，也是田野。金黄的、碧绿的、袒露的田野，象铁箍似的把村庄箍着，除了走进这张着大口的无底深渊般的田野，哪里也没有出路。你看那个人，他远远走着，也许他的脚腿由于急急赶路酸痛得都要断了，可是远看起来，他总是在原地踏步，仿佛摆不脱那征服了无穷空间的田野。那细小的、隐约可见的黑点子，没往深处走去，只是依稀可见，逐渐模糊。它愈来愈模糊，忽然一下子不见了，好象这广阔的空间把它吸进去了。

这森严的、全然不动的庞大田野，呆呆地过去了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仿佛在看守它俘获的神奇力量。谁来解放这被囚的力量？谁召唤它走向光明？这任务落到两个生物，庄稼人和老马的肩上。他俩从生到死为这项任务苦苦挣扎，流血流汗，而田野至今也不释放它那神奇的力量，那使庄稼人摆脱桎梏，治好老马痛肩的力量。

老马躺在炎热的太阳底下；周围没有一棵小树，空气烈火似的燃烧着，热得喉咙喘不出气。尘土变成旋风，一阵阵在乡间小路上奔驰，但那吹起尘土的风送来的不是凉爽，而是一阵又一阵的热浪。牛虻、苍蝇象发了疯，在老马身上乱窜，钻进他的耳朵，

爬进他的鼻孔，叮住伤口；当他给蜇得疼痛的时候，只是本能地摇摇耳朵。老马是在瞌睡，还是在走向死亡，这是无法猜测的。虽然那暑热，那筋疲力竭的使劲，仿佛烧灼着他的五脏六腑，他也不能诉一诉苦。上帝不让这哑口无言的生物得到一点安慰。

老马打着盹儿。痛苦难熬的昏迷代替了他的休息，他眼前飘过的不是幻梦，而是黑压压一团杂乱无章的阴霾。阴霾里不仅没有神像，甚至也没有怪物，只是一些庞大的点子，一会儿乌黑，一会儿红如火焰，时而停顿，时而又同疲惫不堪的老马一起走动，拉着他向那无底的深处越走越远。

田野无边无际，无论往哪里走去，你都离不开它！老马拖着木犁走来走去，走遍了田野，可是仍然没有止境。这袒露的、鲜花怒放的、在银装素裹中僵硬了的田野，威风凛凛地伸展开来，无限深远，无限辽阔。它不是召唤你同它搏斗，而是直接把你奴役。你捉摸不透它的心思，征服不了它，也不能使它衰竭。它一会儿死了，一会儿又活过来了。你不知道这里什么是生，什么是死。但无论生或死，老马都是第一个见证，永世不变的见证。对于大家，田野是逍遥自在，是诗，是广阔天地；对于老马，它却是奴役。田野压榨他，夺去他最后的力气，仍然不知满足。老马从早到晚一直走着，他前面也走着一个摇摇晃晃的黑点，拖着他走啊，走啊。此刻那黑点正在他眼前摇晃，此刻他在朦胧睡意中听见了他吆喝的声音：驾，亲爱的！驾，受罪的！驾！

从早到晚把温暖的光流倾注到老马身上的火球，永不熄灭；雨，风暴，大风雪，严寒……永不停息。对于大家，大自然是母亲，对老马却只是鞭笞与折磨。大自然的每一生活现象，反映在他身上都成了痛苦；每开一次鲜花，都是毒害。对他说来，没有芳香，没有音响的和谐，也没有色彩的调配；除了疼痛、疲劳、不

幸的感觉，他什么感觉也没有。虽然太阳给大自然送来光和热，虽然阳光使万物欣欣向荣，欢欣鼓舞，但可怜的老马只知道：在那交织成为他的生活的无数毒害之中，它又给添上新的毒害。

工作没有止境啊！他生存的全部意义只是工作而已。他是为工作而投胎、而诞生的，离开了工作，不仅谁都不需要他，而且，正如那些精打细算的东家们说的，还是一种损失。他所生活的整个环境，只是不让他那可以干体力活儿的膂力衰竭。喂他多少草料，让他休息多久，得看他能完成多少作业。此后，就任凭田野和风霜雨雪摧残他，——他的腿上、肩上、背上增添了多少新的创伤，谁也不过问。需要的不是他的幸福美满，而是他的生命，能够戴上颈轭、挑起工作的生命。这颈轭戴了多少世纪，他不知道；今后还要戴多少世纪，他不计算。他生活着，就象沉没在一个黑暗的无底深渊，这活生生的机体所能感受的一切，只是干活带来的绞心的疼痛。

老马的生活打上了一个意味着永无穷尽的烙印。他不是活，可也不是死。田野象一条鳟鱼，有无数的触须把他吸住，不放他走出指定地带。无论偶然事故把他的外貌变得怎样不同，他永远总是一个受尽折磨、挨够打骂、半死不活的模样。正象这片他以自己的血灌溉的田野一样，他不计算日子，不计算年月，也不计算世纪，而是只知道永远如此。他在整个田野上走动，这里，那里，他都一模一样伸着他那可怜的、骨瘦如柴的身子，到处是他，到处都是一个模样的他，这无名的老马。他是整整一大块物质，这块物质不会消失、分化和灭绝。永远活下去，无尽无休，——这就是这块物质所能明白的独一无二的东西。但这样的生活是什么？它为什么用永生不死这一枷锁把老马牢牢缚住？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也许总有一天，未来会为这些问题作出

答案……但它也可能仍旧哑口无言，无动于衷，象那让世界布满无数魑魅魍魉，叫活生生的人作他们牺牲品的历史的黑暗深渊一样。

老马打着盹儿，游手好闲马却从他身旁走过。乍一看，谁也不会说老马和游手好闲马是一个父亲的儿子。然而，有关这个血统的传说还未完全销声匿迹。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匹年老的马。他有两个儿子，一个是老马，一个是游手好闲马。游手好闲马这个儿子道貌岸然，多愁善感；老马却粗野不堪，麻木痴呆。老马老人对于老马的粗气容忍了许久，长久以来对两个儿子一直是一视同仁，正如一位慈父所应有的那样。但后来他生气了，说道："我看你们永远照我的意思办吧，老马吃干草，游手好闲马吃燕麦。"从此之后就这样办了。游手好闲马被安顿在温暖的马房里，用柔软的干草给他作垫褥，蜜糖水喝得饱饱的，小米撒满了食槽；而老马给牵进马厩，却扔去一把烂干草，老马啊，你磨磨牙吧！想喝水，就在这水洼子里。

游手好闲马已经全然忘记他还有个兄弟活在世上，不知为什么他忽然感觉烦闷，于是回忆起来。他说："这温暖的马房我待腻了，蜜糖水喝得我心烦，小米也咽不下肚。我要出去走走，看看我兄弟日子过得如何！"

他一看，原来他的兄弟却是永生不死的啊！无论怎么打他，他照旧活着；喂他点干草，他也活着！无论往田野什么地方看，到处都是这位兄弟在拉犁干活。此刻你看见他在这里，眨个眼，他又在那里迈动着腿了。看来他好象修得了一身道行，棍棒碰着他就断，他却毫无损伤！

这时游手好闲马围着老马踱来踱去。

一个说：

"由于不断干活，他积累了许多合理思想，所以无论什么都能忍受。他懂得，耳朵不会长得高过额头，鸡蛋碰不过石块，规规矩矩过日子，事事遵照谚语格言，太太平平，象在上帝怀抱里一样。祝你健康，老马！干自己的活儿吧，别睡着了啊！"

另一个反驳说：

"唉，他之所以长命百岁，决非由于合理思想！什么是合理思想？合理思想是极为平凡之物，其明白易懂已到庸俗不堪的程度，就象数学公式或警察局的命令一样。决不是这个使老马成为不可摧毁之物，而是他具有精神的生活与生活的精神①！只要他有了这两样宝贝，无论什么棍棒都伤不了他！"

第三个说：

"你简直胡说八道！精神的生活，生活的精神，——如果不是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这算是什么？决非因为老马是攻打不破的，而是因为他为自己找到了'真正的劳动'。这种劳动使他得到精神的平衡，叫他顺从自己的良心，顺从众人的良心，同时还给了他一种甚至几世纪的奴隶制度也战不胜的坚强精神！劳动吧，老马！用腿子撑着啊！用蹄子刨啊！到劳动中吸取我们游手好闲马永远失去的精神觉醒啊！"

而第四个（他大概是从酒店老板的马厩里直接跑来的）却插嘴说：

"唉，先生们，先生们！你们都大错特错了！老马之所以能忍受，决不是因为他有特殊原因，而是由于自古以来他就很苦命，过惯了苦日子。现在，即使你在他肩背上打断一棵大树，他

① "精神的生活与生活的精神"原是斯拉夫派诗人霍米亚可夫的诗句。此处谢德林借以讽刺斯拉夫派反动保守的理论主张。

仍然活着。你瞧，他躺在那儿，好象一点儿精神都没有，要是你拿起一根鞭子，好好鼓励他两下，他又会迈腿走起来的。派谁干什么活儿，谁就干什么活儿。你们数一数，分散在这田野上的这些残废者到底有多少，——大家都一个样儿。现在，随你怎么摧残，他们一点也不减少。一会儿没了，一会儿又从地里钻出来啦。”

因为这一切议论都不是出自办理正事，而是出自苦闷，所以游手好闲马们谈着谈着便互相责备起来。幸而刚刚争得热闹非凡，庄稼人却醒来了，一句话解决了全部争端：

“驾，受罪的，快起来！”

这下子游手好闲马们皆大欢喜，都高兴得几乎连气也喘不过来。

“你们看，你们看吧！”他们异口同声喊道：“你们看，他怎样挺直身子，怎样用前腿撑着，怎样用后腿刨着呀！确实是事怕行家啊！拉呀，老马！就该学这个样子！就该以他为榜样！驾，受罪的，驾！”

1885 年

果子羹

厨娘烧好果子羹，端来放在桌上。老爷们吃了果子羹，连声道谢，孩子们却津津有味，舔着手指头。果子羹交了红运，大家觉得很合口味，非常满意。“嗨，好甜的果子羹啊！”“嗨，多软的果子羹！”“多好的果子羹啊！”……只听见对它一片赞扬。“喂，厨娘，最好每天桌上都有果子羹！”他们自己吃了个够，也让客人尽情地吃，最后还给街上的过往行人端上一碗。“正直的先生们，请尝尝果子羹！它在我们这儿可妙啦，自己会往嘴里钻啊！多吃点，它喜欢人家吃它啊！”于是每人都走过来，舀上一勺儿果子羹，吃下去，擦擦嘴。

果子羹味道香美，而且软和，吃起来不会感到不舒服。相反，当他听见一片赞美之声，甚至妄自尊大起来。它站在桌子上，只顾冒气泡。“既然老爷们喜欢我，看来我是很不错的！别偷懒呀，厨娘！倒点来啊！”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日子一天天过去，老爷们对果子羹也渐渐感到腻了。老爷们比从前更有学识，甚至那些品位低微、如今多少有个官衔的人，也宁愿吃果子冻和奶油冻了。

“算啦！”一位说，“果子羹有什么好的？难道这能算个食品吗？你尝尝看，多软啊，又粘糊，又甜腻！”

“诸位，把果子羹给猪吃吧！”另一位附和说，“咱们上温泉去逛逛！逛它个够，如果都觉得非吃不可，咱们回家再吃果子羹。”

好吧！猪总是猪，这是确确实实的，至于果子羹，无论哪等肥猪吃它，反正一样。只要吃了就好。猪把嘴伸进果子羹，直到耳朵边，咂嘴之声响彻整个猪圈。一面咂嘴，一面哼哼呼呼说："吃够了老爷的果子羹，我出去兜上几圈，躺一会儿！"这畜生是不知道饱的，厨娘耽搁了一会儿，他就哼呼着叫道：倒点来呀！如果人家说：果子羹已经完啦，——他就在各个角落，一些僻静处所，用嘴在粪堆里翻，而且真在什么地方找到了一点。

猪吃了又吃，最后，吃得一点不剩了。而老爷们逛来逛去也逛够了。逛够了，他们互相说："现在我们再也没有什么好逛的了，走吧，回家吃果子羹去！"

他们回到家，拿起勺儿，——这才看见，果子羹只剩一些干渣子了。

现在大家——既有老爷，也有猪，——都异口同声大喊道：

"我们吃果子羹，却没有留下一些作储备啊！今后拿什么来饱肚子呀！你在哪里，果子羹？喂！"

1885年

闲　谈

如今没有这种事了，可是从前却有那么一个时候，官员们忽然都成了伏尔泰的信徒①，上司讲究这种时髦，官员们就学样。

正是这个时候，有位省长，许多事他全不相信，而另一些人，由于忠厚老实，倒是相信的。主要是，他们不懂为什么设立省长这个官职。

正好相反，这省里的贵族理事，却什么都相信，对省长这个官职的意义，甚至可以说理解得细致入微。

有一天，他俩坐在省长办公室里争执起来了。

"我们之间讲的话，我完全不明白。"省长说。"依我看，如果把我们这些省长不声不响全部撤掉，那是谁也不会注意的。"

"哎呀，大人，您怎么说这种话！"理事表示异议，他很惊异，甚至有些恐惧。

"当然，我这话不足为外人道……但要是凭良心讲，那我还要再说一遍：我的确不明白这一点！请你想想，人们太太平平过日子，心中有上帝，尊敬女皇，——忽然他们那儿……来了省长！！从哪里来的？怎么来的？什么原因？"

"原因就是政权呀！"理事开导他。"没有它可不行。上头是省长，中间是县警察局长，下面是乡长。左右两旁是贵族理事，法院院长，军队……"

"这我知道。可是为什么呢？你说乡长，那很好。乡长，这

是安置在庄稼人那里的，这点我明白。现在你想想看：庄稼人过着日子，在地里干活，耕地，割草，生儿育女，添丁进口，总而言之，划一个自己生活的范围。可是，不知从脚底下什么地方，忽然来了个乡长……为什么？出了什么事？”

“不是出了事，而是可能出事，大人！”

“我不信。如果人们都心满意足过日子，他们要乡长作啥？如果他们温文尔雅，安于贫穷，心中有上帝，尊敬女皇，那么，除去好事以外，还能出什么事？在这种情形下，乡长能取消一点什么，或者能增添一点什么呢？上帝叫庄稼丰收，就会丰收；上帝不叫庄稼丰收，就马马虎虎，对付着过日子。这跟乡长有什么关系？难道他能给一捆庄稼减少或者增添一茎穗子吗？不，他横冲直撞，惹是生非，弄得吵嚷之声不绝于耳，搞不好还要送人家进班房。仅此而已。”

“喏，关人可不能平白无故，总有点道理啊！”

“可是，你也许会同意吧，如果他没有碰上倒霉事，一切按部就班，照样进行，就决不会有什么‘有点道理’的。不管怎么样，谁也不会坐班房。可是只要他一出现，‘有点道理’就立刻接踵而来了。”

“唉，大人，要知道，乡长也有各种各样的啊！比方我们这里……”

“不，你听完我的话吧。我不是说哪一个人，我也不想在你面前危言耸听。我凭经验懂得这套玩意儿，甚至可以举我自己

---

① 十八世纪下半叶及十九世纪初，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著作在俄国极为流行，贵族和官僚都以伏尔泰的自由思想为时髦，竭力模仿，而他们的言行实际上并没有超出温和派贵族的自由主义：谢德林正是针对这点予以讽刺。

作例子。比方说，我从省里出去旅行，——忽然出了什么事呢？没等我走出城门，全省立刻风和日丽，人人心旷神怡。警察局长不再到处驰骋，警察所长不再四下奔跑，警士们也不再辛苦劳累了。甚至对我的存在不甚明了的贩夫走卒，也感觉着一个处处叫他们难受的障碍物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了。这种梦一般的情景是什么意思呢？——我问你。不然的话，阁下，我的继任者就做不到我能做到的那一切，因而，也就是由于这种不同无论公务人员还是庶民百姓都感到轻松的那一切。但如今我又回到自己任上。喧哗声，鞭打声，出巡，奔忙，……有的人戴上三角制帽四处奔走；有的人过了一个月美满日子，又垂头丧气了；大家瞧着眼前这没完没了、令人厌烦的无聊玩意儿……是啊，这种事情讲起来可多啦！你自己恐怕多少也经受过……”

果然，理事想起，这类过失他也有的。往常只要省长来到门前，他立刻喊道：喂，套车！——于是飞快下乡去了。省长不在，他就在那里代行，直到上司再次责令履行职务为止。不过省长却敷敷衍衍，走走过场。他经过副省长公馆，顺便去这位替身那里呆一阵子，相约道：

“喂，阿列菲·伊凡内奇，如果出了什么事，火速派个人来！”

“哪能出事！上帝保佑一路平安！”

“哦，那就再会吧；问候卡皮托林娜·塞尔格也夫娜。走吧！”

说完他就跑掉了。

“过失倒是有的，”他说，“不过毕竟不是因为……单是想要休息……你就休息好啦。”

“问题就是‘休息’啊！可是有谁打扰了休息呢？难道休息有什么错吗？什么错也没有，就是打扰了，因为他是省长——仅此而已。现在咱们再往下说。你是否注意，平民百姓想要称赞

省长的时候，是如何议论的？他们说，只要规规矩矩坐在那里，不碰动任何人，这就是一位好省长。就是这么说的。如果他是体贴大家而无所事事，那么，省长身上还有什么最值得人们喜爱的东西呢！你凭良心判断判断，他干涉居民事务，实际上能有什么好处？他来省里是个外乡人，这是一；他也许能学点什么，不过不是应当学的那一套，这是二。此外，他不知齐家治国之方，不懂地方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在他那个时候还没有记载。哪里有条什么河，往哪里流，为什么，有什么好处——他五次跑遍全省，也许就是打听这个。关于铁路的情况，只知道哪一次车何时开出，开往何地，以免万一赶不上搭乘，而对于为什么修建铁路，去年收入多少，今年收入多少，哪里需要铺一条什么样的供应支线，——这一切，他都漆黑一团。自然，这也可以打听打听，了解清楚，而且所有资料都在手边，不过没有多大意思，也用不着。这些资料弄不出什么名堂来。①或者关于做买卖，做手艺：有的做皮靴，有的种菜园；一个地方编蒲席，另一个地方打长短镰刀，作什么用？为什么？要吓唬谁？"

"大人！"贵族理事打断了发怒的省长的话。"要知道我是本地居民，可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这回事啊！"

"你自然不一样，你是贵族理事。牛肉端到你餐桌上，你用不着知道哪儿来的。只要味道好，这就行啦。可我是省长，我应当知道一切。不定什么时候会突然问我：你经营的菜园情况如何？"

"是呀，如今这个时候，什么意外都会发生的。"

"老兄，眼下每个戈比都要算计算计，不管什么都要有点油

---

① 当然，这只在童话中才有可能。——原作者

水，——可油水倒是在哪里呢？人家说，课税不是很好吗？眼下就是这个样子。咳，时时刻刻我都得担当责任，生怕出麻烦，——算啦，别奢望得太多了。”

“是啊，不过我们的洋白菜……”

“问题就是这个‘洋白菜’。我前不久才知道这件事。最近人家给我送来一棵，我以为这是从阿尔及尔来的，可它却是从波兹吉耶夫卡弄来的。”

“不错，是从波兹吉耶夫卡弄来的。那里有胡萝卜，也有芜菁，样样蔬菜全有。我们这里从来就是这样。我们都到艾姆斯或马里因巴德找水喝[①]，可在我们波兹吉耶夫卡就有我们自己的水，而且还要好，因为喝了马里因巴德的水会坏肚子。”

“那么你讲讲，波兹吉耶夫卡的洋白菜是谁种出来的？是省长吗？恐怕不是吧！是庄稼人，老爷。那时候，有一位住在波兹吉耶夫卡的谢苗·马里雅夫卡，在罗斯托夫看见当地庄稼汉栽了一些洋白菜秧，回家时他带了一些种在自己的菜园里。别人看见他种，也种起来了。”

“确是如此，大人。”贵族理事不得不同意。

“我们的各行各业，不知怎的都挤在一个地方。这里百业兴盛，邻近地方却一无所有。你看，就在波兹吉耶夫卡附近，有个垮台村，菜园这种事听也没听说过，所有庄稼人都弹羊毛。夏天照一般农家习惯都种地，到了冬天有的跑到外头去了，有的弹羊毛。这也不是省长带来的，而是一个叫阿勃拉姆柯的普通庄稼人到了卡里雅津县，从那里带来的。你现在明白了吧。洋白菜，

① 艾姆斯是西德城市，著名的疗养地，以产矿泉水闻名。马里因巴德为捷克马里安斯克-拉兹纳城的德文名称，是捷克西部的疗养地，此地产冷矿泉水。

黄瓜，弹羊毛，靴子，蒲席……都是他们，都是居民呀！你想想，你们遗失村是谁修的钟楼？是省长吗？不是。是商人波里卡尔普·阿格也夫·派拉里切夫修的，而省长只是出席净化祭和吃鱼筋馅饼。”

“这话不错。”

“头一个熏制别列斯拉夫鲱鱼的是谁？”

“这也不错。不是省长。”

“谁烧滩头鲑鱼？谁种柯里桑悬钩子？谁做尔则夫和柯洛明软果糕？是省长吗？嗯？”

“对不起，大人，要知道除去菜园和各种杂食，别的东西也可以……”

“举个例子好吗？”

“例如捐税……收税，追缴……”

“捐税是什么？听说过吗？”

“捐税……这，这是所谓产权证明……”贵族理事开始说，但他乱了套，就住口不再作声了。

“问题就是这个‘证明’……这个可爱的‘证明’你是怎么看的？瞧呀！我来收税啦！嗨，好极了！带来种姆罗蒙黄瓜或者熏唐波夫火腿的诀窍，那才妙啊……否则捐税就吹啦！比方说，如果波兹吉耶夫卡的庄稼人那里长不出洋白菜，请问，我如何实现这个‘产权证明’？这里我是什么角色？我给各个警察局长下命令，仅此而已；各位警察局长就大喊大叫，喊遍了全省，也是仅此而已。不管什么时候我都实行强制，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警察局长喊叫，可是为什么喊叫，他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官家的捐税跑到哪里去啦？是歉收使庄稼人破产，酗酒坏了事，土豪喝他的血，还是庄稼人自己捣鬼，想攒点钱？要知道什么事都

能出啊，能说这就没事啦！可我们却瞎忙，乱嚷嚷，什么也不想知道，能收税就行，仅此而已！”

“是啊，这话不错。光是胡嚷乱叫，甚至往人家衬衫里面看；可是这有什么结果，自己都不知道！”贵族理事闷闷不乐地说。

谈话双方思索了一会儿。

头一个明白过来的是贵族理事。显然他还没有绝望，他脑子里已经在想一个问题了：是国民道德呢？教育呢？科学呢？艺术呢？——省长好象猜出了他的想法，严厉地看了谈话对方一眼，后者只好说：

“国民的口粮呢？”

“你不觉得可耻吗？”省长不作回答，而是直截了当地反问他一句。

贵族理事脸红了。他想起，年初时候他如何以地方自治局主席身份在乡里走了一圈，等等。他回想着，感到惭愧了。

“倒不如这样，而且……”他大声说，忽然想起了什么：“请听我说！你该办一件事：协助组织一个团体！”

“什么团体？”

“本地的。”

“唔……你的意思是要我组织一个本地的团体？”

“大人，是你，还有你的夫人……路凯里雅·伊凡诺夫娜。”

“路凯里雅·伊凡诺夫娜，还可以，可是我……不行！我……你就免了吧！再说，谁需要办这种事……‘组织一个团体’……而且还是本地的？！”

两位对谈者完全不作声了。要不是省公署的司库跑来解围，也许他们都会觉得很难为情的。

这是本月三十号的事。正如大家所知，很久以来都是这一

天领取薪水，各部门的司库会拿着收讫签字的薪水花名册来到长官们面前。

省长从司库手上拿到一叠钞票，不急不忙地清点了一阵，放在桌上，接着就签了个字。

“哦，是这个吧？”贵族理事指着一叠钞票，开玩笑说。“应当如何理解‘这个’？……”

“是啊……就是，你的意思是不是指‘这个’？”省长好象忽然明白过来，又问了一声。

“是呀！是这个。就是它……这个！”

“唔……‘这个’？这……这是报酬呀！”

1886 年

村 里 火 灾

（既非童话，也非真事）

约莫正午时分，梭佛尼哈村发生了火灾。事情出在六月翻地时往田里堆粪的时候。男男女女都在田里。据说，有一位兵爷经过村子，在墙根的土台上坐下来，抽了一阵烟，随后走了。他走之后就着起火来。

村子已烧了个精光。只有那一排粮仓，还剩下一半。庄稼人转眼之间失去一切，都成了一贫如洗的穷光蛋。烧死的有普拉斯柯维雅老奶奶，还有塔吉雅娜的小男孩彼吉卡。男人和妇女看见浓烟，都丢下犁头和马匹，在田里拼命跑。但是已经无法挽救了。好在牲口都不在家，粪也刚刚运了出来，否则真不如死了的好。起火时候正在街上玩耍的小孩子，逃到河里拼命哭喊。大姑娘们手里抱着小孩儿，恐惧地看着烧焦了的房子和光秃秃的火炕骨架。

塔吉雅娜大婶是个年纪还轻的健壮妇人，六年前死了丈夫，但她接替丈夫，挑起了供养全家的担子。她向村社买了半份份地，自己翻耕，割草，收庄稼。她有个独生儿子彼吉卡，八岁上下，是她的心肝宝贝儿，而且她已经把他看作一个未来的庄稼汉子。他也自认为是个庄稼汉子，所以他说：

“妈妈，我要当庄稼汉……农敏（民）。”

全村人都喜欢他。这小男孩生得机灵可爱，已经上学了。在村里他常常从老人们身旁走过。

“喂，小伙子，帮妈妈干活吗？”老人们问他。

“帮妈妈干活。”

街上堆满了庄稼人的各种破烂。庄稼人是什么也宝贵，什么都需要的。家人们围着各家家主，都在自己房屋的灰烬旁徘徊，看见什么就拿什么：旧鞋底、锈钉子、破马套、破犁铧，等等。有些人的地窖还完好无损，但因为那是饿肚子的时候（彼得斋戒期），所以地窖也是空空的。一个靠“残羹剩饭”混了十来年，显然是乞丐的人，跑来跑去高声嚷着：

“我的钱罐在哪里？在哪里？谁拿去啦？告诉我啊：是谁？”

阿芙多吉雅奶奶在街上东奔西跑，把两张烧坏了的有奖公债券拿给大家看。债券边上已经烧焦，中间的几张息票还是完好的。

“说不定会支付的！”村长米海安慰她，“你看，号码都清清楚楚（在完整的息票上）；回头东家太太在彼得堡张罗张罗就成啦。”①

老人们聚在一起，商量如何解决村社的困难。人们脸上显露着深深的痛苦，有的眼里噙着泪水。大家一致作出决定：全村社一起出动，求告同属一个世袭领地的邻村，希望他们在临时住

---

① 事实如此。一八七二年扎奥则里亚村（乌格利茨克县）一位农妇来找作者，她拿出两三张烧焦了边的公债券来，因为中间的息票完好无损，所以号码和套号都是清楚的。我请几个好心的熟人向银行申请兑现，大家觉得此事毫无问题。但当时主管银行的拉曼斯基先生却持不同见解。既不换发公债券，甚至也不照票面价值支付。请注意，这是银行的利益。真正的官员就是如此维护国库利益的！——原作者

所搭好之前能给灾民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随后又给村长准备行装，派他骑马进城到县衙门，要求发给救济金和保险费。

村里的神父也来了，他在庄稼人中间走来走去，安慰他们。

“谁赏赐？——上帝！”他说，“谁取走？——上帝！难道他不知道吗？”

庄稼人默默地向他打躬。

“你们不要伤心！”神父继续说道，“有什么权利？为什么？怎么能这样？谁允许的？牲口就在你们眼前，农具都是好好的，粪肥运到地里去了，——庄稼人还需要什么呢？你们发什么牢骚！回头县衙门会拿钱出来盖房子；地主太太给缺粮人送来粮食；我也……难道我没有为你们祈祷吗？我不仅为你们，而且也为大家祈祷啊。‘为所有东正教的基督徒’，——我就是这样作的。”

庄稼人又一次躬身弯腰，饶舌的神父却接着说：

“如果你们有畏惧上帝之心，又勤于朝拜神的殿堂，转眼之间上帝就会百倍奖赏你们。今年的庄稼眼看有一个好收成。冬麦长得很好。春麦呢，上帝保佑，一看就很喜人。往后你们向东家太太租一块地，——连干草都有了。运走一车，再运一车，——口袋里就装满钱啦。把冬麦、黑麦运到市上，——这又是钱；最后，那些燕麦，——也是钱。到了明年，茅屋被无情的火焰烧毁的地方，转眼之间又会出现漂亮的新房子，又舒适，又宽敞，你们大家住在里面，每人都在无花果下欢欢乐乐、一心一意感谢上帝给你们的恩赐。不信你们就看吧。”

可是，塔吉雅娜大婶却无可奈何地在自家那片灰烬旁走来走去，扒拉着阴燃的木柱，高声喊道：

“彼吉，亲爱的彼吉，你在哪儿啊？答应我啊！”她没去听老态龙钟的老头儿卡里斯特拉迪奇对他说的话：

“你瞧，他是不是逃到树林里去啦？刚才我还看见他。我坐在仓库的台阶上，你的房子正着火。我瞧见彼吉卡在房间里转圈子，拿衬衫扑火。我向他喊：亲爱的，推门呀，推呀！他只是转圈子，转来转去，后来就什么也瞧不见了。大概是吓得逃到树林里去啦。”

然而，塔吉雅娜除了觉得她的心裂成碎片外，已经是什么感觉也没有了。

“彼吉，彼吉啊！你在哪里呀，亲爱的？答应我啊！”在村民们的一片话语声中迸发出她的呼号。

最后，有两个人怜悯她，走来帮忙。他们扒开塌下的天花板，在冒烟的破木片下面找到了孩子的尸体。身体和面孔向上的那一面，烧成一片焦黑，不成个样子，而紧贴着地板的一面，仍然是原来的模样。

塔吉雅娜摇晃了两下，眼前一团昏黑，她的胸脯里发出了震撼全村的哭叫：

“主啊！你看见没有？”

神父听见这声哭叫，自然赶忙走来安慰：

“埋怨个啥？”他以亲切的责难口吻说：“你记不记得约伯[①]？不记得吗？那么我给你讲讲！他是有钱又有声望的人，他有孩子，有牲口，有金银财宝，——突然，由于上帝的意旨，孩子、牲口、朋友，他所有的一切全给夺走了，他自己又得了疯癫病，被赶出了城，卧在城门旁的垃圾堆里。野狗舔他的伤口……是野狗啊！但他对这些不但不埋怨，而且更加热爱创造了他的上帝。上帝见他如此忠诚，很关照他。过了不多久，约伯身体恢复健康，

---

① 《圣经》上的人物，下面讲的故事出自《旧约·约伯记》。

又有了钱，比以前更有声望了。牲口增添了许多，孩子生了不少，总之，一切……”

然而，在塔吉雅娜耳里，神父的规劝却成了混乱和讨厌的噪音。她两眼死死盯住彼吉卡脸上那条把好肉和烧焦的肉区分开来的线，低声说道：

“主啊！你看见没有？”

这时候，善心的夫人安娜·安得烈也夫娜·戈比谢可娃正在庄园里庆贺自己的生日。聚会的人虽然不多，但都是真诚的朋友。这里有贵族理事基皮雅谢夫夫妇，有警察局长西皮雅谢夫及其侄女，还有伊凡·伊凡雷奇·格拉斯，这是一位在野人士，但人们讲起他来，都说当着他的面可得闭起嘴巴，少说为佳。然而，由于对这里所有的人，也都有少说为佳的必要(安娜·安得烈也夫娜自己说，她是在什么地方“任职”)，所以，伊凡·伊凡雷奇觉得自己在这一伙人中间十分惬意。神父和他的妻子也到场了。

安娜·安得烈也夫娜是将军的寡妇，年纪四十挂零，还有一些姿色，在舞会和晚会上，她那浓装艳服的上半身特别出众，露肩衣服和她的胸部必然把不同年龄和挂着各种佩刀的男人们的视线吸住。但她总是对自己说：ni—ni——c'est fini①，并且把整个身心贡献给自己的孩子。因此上流社会里说她是 c'est une sainte②，由于有爱国心，又说她是 c'est une fière matrone③；正象所有的俄国贵妇人一样，她讲法语，懂得 un peu d'a-

① 法语：不，不，——这已经完啦。

② 法语：圣徒。

③ 法语：高傲的女人。

rithmétique, un peu de géographie et un peu de mythologie (cette pauvre Léda!)[1]，长期住在国外，而最近时期，她成了一名爱国者，爱上了“善良的俄罗斯人民”。三年前她拜访了故园戈尔比列伏，此后每年夏天她都去那里。她在花园里给已故的丈夫修了陵墓，每天做祷告。除了老练的“治安朋友”，她不结交任何人。她不经管家业，而是按对半分成把土地租给庄稼人，看来颇会勤俭持家。她有一个儿子，名叫谢廖沙，十六岁，是法学院学生；还有一个十八岁的女儿，维洛奇卡，是个聪慧的姑娘，也懂得 un peu d'arithmétique et un peu de mythologie。

先生们已经从教堂回来，正坐下来吃早饭，人们就跑来说梭佛尼哈村着火了。神父立刻不见踪影，跑去安慰大家了；其余的人都跑到窗口观看。只见一大片乌云般的黑烟，瞧不见火焰，烟雾随风向庄园飘来，各个房间里都能闻到它的苦涩味。也瞧不见人，只有邻近的农夫和仆人三三两两沿马路向火灾场跑去。

“你们请便吧，诸位，”最后，安娜·安得烈也夫娜说。“我可不能作漠不关心的旁观者。要知道他们都是我的农民。恶人把我们分开，——我希望这是暂时的，——但我还是记得，他们是我的农民。”

但大家并没有让她单独完成自我牺牲的伟业，大伙儿都愿陪她一起去。

“总之这是我们的职责，”安娜·安得烈也夫娜继续说，“即使都不是我的农民，到他们受难的地方去，这也是我们的神圣义务。我们变穷了，我们受了委屈……但我们都会忘记。我们只记得受苦受难的兄弟正眼巴巴地望着我们！”

---

① 法语：一点算术，一点地理，一点神话(唉，可怜的列达啊！)。

她知道这天给帮工和仆役烤了面包，就吩咐把面包切成小块给灾民送去。

"明天再给自己人好好烤点面包…… 一定烤！别忘了撒点盐！"

总之一句话，她做了她权力以内所能做的一切，最后，她说了一声"万一要用"，就拿起了钱包。而维洛奇卡也学母亲的样子，取出装着银币的心爱的钱袋。

大伙儿在村口停下来，但维洛奇卡和西皮雅谢娃小姐却按捺不住，径直往里边的街道走去。

"给庄稼人讲讲，我捐给他们两石①黑麦！"安娜·安得烈也夫娜在她们背后大声说。

五分钟以后，维洛奇卡跑回来了，满眼都是泪水。

"啊哟，妈妈呀！"她说，"那儿有个贫穷的妇人，她的小儿子烧死啦！唉，真吓人……她遇到了多可怕的事啊！神父劝她，她不听，只是一再说着：主啊！你看见没有？妈妈！这太可怕啦，太可怕，太可怕啦！"

"这穷妇人真可怜，可你怎么这样神经质，维拉！"安娜·安得烈也夫娜责备她。"这不好啊，我的朋友！处处都有天命，——这是首先应当记住的！当然……这是很大的损失；但有时并不都是这样，我们还是听天由命和忍耐吧！你可记得：巴依马可夫的破产和我们的活期存款……给了百分之六…… 有什么办法！不过，好听的话儿养不活夜莺。诸位！"她转身向周围的人说："咱们给这个可怜的受难的母亲来一个小小的科列克特②！谁出多少！"

① 指俄石，1俄石等于209.91升。

② 法语 La collecte 的译音，意为：募捐。

她用发颤的手从钱包里掏出一张十卢布的纸币，放在手里，把手伸出去。维洛奇卡立刻把自己的钱袋放在她手上，客人们也掏出几张小额纸币。唯独伊凡·伊凡雷奇·格拉斯扭转身去，只顾吹口哨。大约募了三十卢布。

"喏，给她拿去吧！"安娜·安得烈也夫娜对女儿说。"告诉她，世界上不会没有好心人。把黑麦的事向庄稼人讲清楚……两石！还有，面包送去没有？告诉他们，要分给大家！这是用来解眼前的饥饿的！"

维洛奇卡很快跑去了。这会儿她觉得她是一个保护天使，手拿三十卢布，拍着银色的翅膀在蓝天飞翔。她看见塔吉雅娜还是和刚才的情景一样。这女人站在那里，大睁着眼，机械地努动着嘴唇，没有任何自我感觉的征兆。神父依旧站在她身旁，举一段历史作例子，讲着残暴的尼禄皇帝时代最早一批受难者的故事。塔吉雅娜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她以后该怎么办？她需不需要房子、田地，总之，这以前充满了她生活的一切？或者，她是否应当浪游各地当一个佣工？

可是突然来了保护天使。

"给你，亲爱的！妈妈派我送来的！"维洛奇卡说，把钱递给她。

塔吉雅娜什么也不明白，甚至对这份施舍看也不看一眼。

"拿着吧，固执的女人！"神父劝她，"善心的老爷们可怜你，你怎么不理睬！"

甚至庄稼人也关切起来，都开始劝她：

"拿着吧，塔吉雅娜大婶，既然给你，就拿着吧！盖房子用得着……拿着吧！"

塔吉雅娜一动不动。

维洛奇卡站了一会儿，随后把钱放在地上，伤心地离开了。神父拿起钱。

“喏，如果你不愿拿，”他说，“我就用它来装饰教堂。我们那个枝形大吊灯不太好，旧的也该报废了，用这些钱换个新的！教徒们，大家作个证！”

“妈妈，她不要啊！”维洛奇卡噙着眼泪高声说。

大家感到惊讶。

“真是，他们身上还有一股臭味！没打扫干净！”格拉斯莫名其妙地说。

但这一次安娜·安得烈也夫娜却不同意他的话了。

“有股臭味，——这话不错。但是也不该不看到她的苦难多么深重啊！只有母亲的心才懂得失掉……儿子是怎么回事！”

神父的预言实现了。两年以后，我经过梭佛尼哈村，见到了真正的变形记①。在原先的灰烬场上，耸立着一排高高的更宽敞的新房。不错，房顶是稻草盖的，但稻草经过梳整，既没有散乱的草，也没有吊挂着的碎片让你看了刺眼。新的梁柱在阳光下闪亮，好似剥壳的鸡蛋。只有原来的塔吉雅娜的房子所在的地方，堆着一些未经收拾的烧焦的木头，而她本人却不知从村里躲到什么地方去了。也许她遵照基督的启示，漫游圣地去了。庄稼人过得和和气气，因而也平安无事。大家都勤奋干活，赎金和村社的捐税从不拖欠，还服种种劳役，尽各项义务，如服兵役、

① 希腊神话有人变成动物或植物的故事。古罗马诗人奥维德曾根据这些神话传说，写了著名长诗《变形记》。这里是谢德林的讽刺语言，他认为沙皇实行农奴制改革之后俄国现实生活中的变化，不过是神话传说中或诗人写的变形记。

出车差、修马路等等。如果还有什么额外要求，他们也情愿照办。

警察局长西皮雅谢夫对他们赞不绝口。

“我这座村子，要数第一！”他说。

上帝保佑，孩子们！

1886年

在 路 上

（一段谈话）

两个庄稼汉在路上走着。一个是伊凡·包德罗夫，一个是费多尔·戈鲁布金。他俩是同村人，又是邻居。他俩都刚刚在春天的肉食时期① 结婚。从四月起，他们就住在莫斯科，当泥瓦匠；眼下他们向东家告了假，在割草时节回家去呆几天。他们要顺铁路走四十里② 路，这么一大段路程，就是一个走惯了路的庄稼汉，一天一夜也未必走得完。

他们不急不忙地走着。大清早走出门，而现在已是日当中天了。他们走了整整十五里，两条腿早已要求休息了，何况天气又热又闷。但他们一面四下张望，看能不能遇见一个可以吃吃东西、睡睡觉的干草堆，一面兴致勃勃闲谈。

"伊凡，你带什么回家？"费多尔问。

"结账时候，东家给我三张五卢布的钞票。不瞒你说，在莫斯科买点零星东西花掉一张，另两张带回家去。"

"我也一样。可是就这么两张五卢布的钞票，顶什么事？"

"好歹就这么多，可是父亲吩咐说，有一笔从前欠的税款，催得顶紧。也许都要花到那儿了。"

"我们的粮食吃不到新粮下来。割草期到了，一双手整天挥个不停，怎么你也得吃点东西。我们什么都没有，没有面包，没

有盐，可我们被认为是人啊。大家说，你们是泥瓦匠，在莫斯科做工，你们准有钱……到了秋天你会带回许多钱！”

“我们庄稼人的日子真苦啊！没有更苦的了。”

“那还用说！”

两位旅伴叹息了一声，又默默走了几分钟。

“咱们的人眼下干什么？”费多尔又开始了。

“干什么！还不是运粪，耕地……耕地，耙地，撒种；整个夏天都在地里转，可还是没有粮食。一连三年啦，一会儿涝灾，一会儿旱灾，一会儿下雹子……真不知老天爷如今想干什么！”

“可是我，老兄，还有倒霉的事呢。乡长死乞白赖跟着杜恩卡，没有别的，老是跟我女人纠缠不休。他还派了媒人拿着礼物来。我父亲用缰绳把媒人教训了一顿，结果他自己倒蹲了三天班房。”

“真没办法！你可记得，去年马特辽娜·普罗霍罗娃是怎么上吊的？也是乡长……她忍呀，忍呀，后来就拿绳子往脖子上一套……”

“我们苦，可我们的女人更苦。我们至少可以去莫斯科，见见世面，可是女人，能上哪儿？象关在牢里一样。一个夏天手上脚上尽是伤口，面孔象黑色的靴筒子，哪里还象个人样儿。可是人人都想欺负她们，辱骂她们……”

“费嘉③，真难受，咱们来唱首歌吧！”

他们开始唱歌，但由于痛苦和疲乏又好象唱不出来了。

---

① 从圣诞节开始至大斋期这段日子。

② 指俄里，1 俄里等于 1.06 公里。

③ 费多尔的爱称。

"听我说，伊凡，我想问问你：真理在什么地方？"费多尔说。

"我也不止一次问过人家：真理在哪儿，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莫斯科有位年轻的老爷对我说，它躲藏在井底。"

"你瞧，说得倒好！要是真这样，咱们那些女人早拿桶捞上来啦。"费多尔开玩笑说。

"当然，那位少爷是笑话我。跟他有什么关系！没有真理，他们照样过活。可是歪理早叫我们厌烦啦。"

"老人们说，叶列美爷爷还在老老爷的时代就找真理，可是真理却害得他一身残废。"

"从前有许多人找真理；生活实在艰难，老人们都伤心极了。单是徭役就害了不少人啊。田里死人，家里也死人，到处都……有位农民上教堂过节日，瞧见四面墙上都写着真理，可就是从墙上拿不下来。"

"你说得对，拿不下来。农民怎么办？干瞪眼瞧着。我们是愚昧无知的人，又很不幸，只好唉声叹气，眼泪汪汪，哭喊：上帝啊，饶恕我们吧！……这就完了。做做祷告我们也不会啊。"

"从前有些请愿代表，他们拥护村社①。那时有个代表悄悄跑到彼得堡，到了那里他却给押走了……"

"从前还有人谈谈真理，总算不错啊。老人们告诫孩子，歪理叫我们吃够了苦头，该找真理。我爹说：叶列美爷爷就有这样

---

① 一八六一年俄国废除农奴制之后，原属地主的土地转为村社所有，在俄国大部分地区，村社成为农村基层行政组织。农民虽然领得份地，但只有使用权，无所有权。农奴制名义上废除了，实际上地主仍然保持剥削农民的权利。同时村社要保证向政府缴纳赋税，因此也是沙皇搜括农民的工具。农民只有交清赎金之后，才能脱离村社，完全领有份地。当时民粹派革命家认为，资本主义不会在俄国得到发展，村社是社会主义的胚胎，通过村社可以达到社会主义。谢德林反对这种观点。

一颗心，他一心一意拥护村社。今天他却成了个残废躺在炕上。人已经虚弱不堪，可嘴里还老说着真理！不过如今没有人听他的了。”

“据说，问题就是日子更容易过了，所以都不听叶列美的话了。如今谁还要真理？村民大会上，小酒馆里，——如今到处都是容易……”

“从前是老爷们折磨人，现在是土豪劣绅和酒店老板。①哪个村子都有土豪，总折磨基督的子民，再没有别的了。”

“就拿瓦西里·伊格纳切夫来说吧，他用基督子民的血汗给自己修了座公馆，真够富丽堂皇，漂亮的房顶，一里以外就能看见。旁边是店铺，他立在门里，肚子会擦着门框。”

“大家都尊敬他。乡长来了，同他一道喝酒吃饭，先收他的帐款，后收官府捐税；警长来了，也住他家……他有肉汤，有烧酒。去年少爷从彼得堡回来，立刻说：请瓦西里·伊格纳启奇到我家来！……喏，怎么样，瓦西里·伊格纳启奇，万事如意吧？生意好吗？咱们一起喝杯茶…… 您是真正善良的俄罗斯农民啊！您为自己操劳，给别人作榜样……您如果有什么需要，给我捎封信到彼得堡来。”

“他买了一座庄园，还有一块带七个农奴的份地！完全退出村社，自己当老爷了。”

“如今，交税的日子一来，村社就得央求他。全村社都替他割草，给他收粮食……”

“大家说的容易原来是这么回事！不，你说说，到底什么地方能找到真理？”

---

① 指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剥削分子。

"大概在上帝那里。上帝把它拿到天上去了，不放下来。"

两个旅伴又一次沉默，又一阵叹息。但费多尔相信，世界上不会没有真理，所以他不大喜欢他的伙伴对这种信念抱轻浮态度。

"不，我要试试，"他说，"我一到家，马上去找叶列美爷爷。我要问问，他是怎样找真理的。"

"他会告诉你他怎样在警察局里挨打，怎样给押走，而且准备发配西伯利亚了，只是老爷忽然醒悟，这才决定叫叶列美当看林人。他守着老爷的林子，一直到实行自由①，住在荒无人迹的地方，谁也不准上他那儿去。不行，最好别碰这种事！"

"不碰不行。就拿杜恩卡来说吧，我一回去，马上一五一十对我讲起来……难道我能象根木头站在她面前么？不成，这就和死了差不多啦。我得把那条喂不饱的饿狗的肠子揪出来！"

"瞧你怎么的！老说真理，现在却扯到肠子上头去了。难道这是真理吗？你可知道，为了这种真理人家会怎样处置你？"

"随他们怎样处置吧。照你的意思，就这样别提算啦。就说，请来吧，叶戈尔·彼得罗维奇，我的杜恩卡随时……不，绝对不行！我要找真理，我要找！"

"嘿，多热的天呀！"为了转换话题，伊凡说。"马上会看见路桩啦，那儿就是村子。怎么样，咱们上那儿吃午饭，还是在地里歇歇？"

但费多尔还没有平静，老是说我要找真理，要找真理！

"我看啦，你什么也别找，因为没有我们的真理；告诉你，时间没有到！"伊凡说，"你最好想想用什么钱买粮食，新粮下来以

---

① 指一八六一年的农奴解放。

前才有吃的。"

"还是得去找那个瓦西里·伊格纳切夫，求告他！"费多尔愁眉苦脸地答道。

"只好这么办了；为了等新粮下来，咱们给他割一亩① 草！我爹也许会说：为什么用了多一半五卢布的钞票给老婆买头巾，买宽腰带，留下来买粮食不是更好吗！"

"咱们受冻挨饿，年年老这么等着：也许往后会好点……可是要等到什么时候呢？世界上当真没有真理那也好！不过人们怎能平白无故说：真理，真理……真理在哪儿啊？！"

"前几天，莫斯科有一个书呆子对我说：真理在我们心上；你们就照真理生活，——你们，我们，大家都会过得好。"

"大概这书呆子是吃饱啦，所以才瞎扯淡。"

"也许老爷们顶喜欢呢。他说，庄稼人头脑简单。你看，人家说得多好！他过上了舒服日子，可就忘了别人痛苦。"

这时，一个一半朽坏的路桩忽然出现在两位旅伴面前，上面隐约可以看出几个字：距莫斯科十八里，距鲁达卡车站三里。

"咱们在地里歇歇好吗？"伊凡问。"离那干草堆没几步路。"

"当然在地里歇歇，还能上什么地方？难道去村里买饭吃不成？"

两伙伴从大路上弯过来，在一个倾斜的旧干草堆的阴影里坐下。

"世间有这么一些人，"伊凡脱着树皮鞋说，"他们还存有干草。我们到了春天房顶上的干草也得给牛吃。"

他们开始午餐。弄来一点水，取出口袋里的面包，—— 一

① 指俄亩，1俄亩等于1.09公顷。

顿饭这就完了。随后，他们从干草堆上拉出一把草来，各自躺下。

“你瞧，费嘉，”伊凡躺下的时候，一边打呵欠，一边说，“四面八方多么宽广！大家都有个地方，可我们……”

1886年

壮　士

不知是哪个朝代，出了一员壮士。妖婆雅加生了他，喂他吃喝，细心养育，拉扯他成人。当他长成了高高的个儿，雅加自己却告老归休，到荒原去了，让壮士去闯四方：去吧，壮士，建立功业去吧！

不用说，壮士首先往树林里闯。他看见一棵橡树，连根拔掉；看见另一棵橡树，一拳打成两段；看见又一棵有个树洞的橡树，就钻进树洞睡觉去了。

绿叶满枝的橡树妈妈听见他如雷的鼾声，呻吟起来了；猛兽跑出树林，禽鸟乱飞；林精吓破了胆，抱着妻儿，溜得不知去向。

壮士的名声传遍大地。不管是自己人还是外邦人，是朋友还是仇敌，对他都不胜惊佩：自己人怕他，一般说来原因是，如果不怕，该怎样生活呢？除此之外，也存有一个希望：壮士躺在树洞睡觉，必定在睡眠里养精蓄锐，“瞧吧，等哪天我们的壮士一觉醒来，我们就会名震世界。”外邦人也怕他，他们说：你听啊，遍地都是呻吟，“那个”地方准出了壮士！醒来时候，可千万别来攻打我们啊！

附近一带人人都踮起脚走路，悄声细语说着：睡吧，壮士，睡吧！

这样过了一百年，然后两百年，三百年，忽然，整整一千年

了。蜗牛走呀，走呀，也终于走来啦。山雀口出狂言，天天吹牛，大海也没有真的燃烧起来①。庄稼人给煮了又煮，直到再也煮不出油水，才说：好啦，庄稼人！

一切都做过了，一切都结束了，彼此抢了个精光，这才完事！可是壮士仍然睡大觉，仍然用那视而不见的眼睛在树洞里看太阳，往百里外送去他那如雷的鼾声。

仇敌们观望了许久许久，想了许久许久：这个人人都怕壮士的国家之所以强大，大概只是由于他在树洞里睡觉吧！

然而，仇敌们渐渐地运用智慧了。他们想起，这个国家遭受过那么多惨重的灾难，而壮士却一次也没有来拯救小民。

有一年，小民们用极其野蛮的手段互相厮杀。无数人白白送了性命。那时老人们伤心极了，痛苦地呼喊：来啊，壮士，来评判评判我们这艰难世道啊！可他没有来，却在树洞里睡大觉。有一年，所有田地都被太阳烧得焦黄，给雹子打得精光，人们以为，壮士会来养活村社的庄稼人。可他没有来，仍旧呆在树洞里。有一年，城市和乡下都发生大火，烧光了，小民们没房住，没衣穿，也没有饭吃。大家以为，壮士立刻会来解除村社的穷苦。可这时他还在树洞里睡大觉。

一句话，整整一千年，这国家遭受了种种苦难，壮士既没有动一下耳朵，也没有眨一下眼睛，打听打听大地上为什么一片呻吟。

这究竟是个什么壮士啊？

这是个多灾多难，长年忍耐的国家，它有极大的永不衰竭的信心。哭泣时候，有信心；叹息时候，也有信心。它相信，当眼泪

---

① 典出民间谚语和克雷洛夫写的寓言：有一只山雀扬言要烧干大海，但大海并未燃烧，山雀却由此得到极大的声名。这里意为：只说不作，空许诺言。

和叹息的泉源枯竭了，壮士就会找个时机拯救它。如今，时候到啦，但不是百姓们期望的那个时候。仇敌涌来，包围了壮士在树洞里睡觉的那个国家。大家都向壮士一直走去。起初有个人小心翼翼地走到树洞附近，闻出一股臭味；另一个人又走过去，也闻出一股臭味。“原来壮士已经腐烂啦！”仇敌们说着，一古脑儿冲进这个国家。

仇敌很残酷，简直是铁石心肠。为了报复多少年来壮士给他们造成的那种可笑的恐惧，凡是他们碰见的，都烧个精光，砍个干净。小民们东奔西窜，看着这艰难世道，一齐向仇敌扑去，——他们反正什么都没有了。

这时大家又想起壮士，异口同声地喊道：

“快来啊，壮士，快来啊！”

于是出现了一个奇迹：壮士竟纹丝不动。正象一千年前一样，他那视而不见的眼一动不动地看着太阳，但早已没有曾叫绿叶满枝的橡树妈妈浑身颤抖的有力的鼾声了。

这时候傻瓜伊瓦努什卡向壮士走去，一拳打烂树洞，一看，原来壮士的身子已经给毒蛇吃得只剩了个脑袋。

睡吧，壮士，睡吧！

1885年

鬣　狗

（训　诫）

你们随便翻翻哪本动物学，请仔细看看描写鬣狗的文字。他那下边尖尖的嘴，既不说明奸猾，也不说明狡诈，更不说明残忍，甚至看来反而有些可爱。

这良好的印象，他是靠流露善意的小眼造成的。别的尖嘴动物，眼睛清澈敏捷，炯炯闪光，眼神是残忍的，野心勃勃的。而他的眼睛，却懒洋洋、水汪汪，眼神善良，使人信赖。当天主教神父 ad majorem Dei gloriam①，想把信徒的良心搜索一番的时候，往往会出现这种温存的眼神。或者说，有些受到信任、以绝密方式誊写值得庆贺的奖赏名单的官员，为了给一切人以希望，同时又能保守国家机密，对大家一律报以微笑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眼神。

谁会认为这里描写的是自古以来就声名狼藉的鬣狗？！

古人把鬣狗看作超自然的东西，认为他能施展魔法。对鬣狗的这种观点，在这类动物栖息的国家的土著居民当中，多半至今还占压倒优势。就勃莱姆写的故事看来，当地阿拉伯人相信，人吃了鬣狗脑子要发疯，魔法师利用这个办法伤害他憎恨的人。除此之外，阿拉伯人还相信，鬣狗不外是伪装的魔法师，白天是人，夜里变成野兽，杀害一个个虔诚的灵魂。

显然，这些传说不大近乎情理，正象我在莫斯科河南岸一位商人妇那里听到的寓言一样，她说：我知道有一条鬣狗，白天变成人，请来各位贵宾；到星星刚刚闪亮的时候，就拿起笔来——用鬣狗的方式——“给报纸写文章”……多么荒唐啊！

然而，讲到条纹鬣狗，勃莱姆的评价却相当宽容，虽然他没有看到他有特殊的美德。不过一般说来，野兽是既不会有美德，也不会有恶德的，而是只有本性。据勃莱姆证明，条纹鬣狗的吠叫，决不象人们讲的那样讨厌，——他听见这吠声，往往觉得开心。相反，花斑鬣狗的吠叫，确实有一种特性，会“使任何一个虔信宗教、又有生动想象的灵魂，极易认为这是魔鬼及其一群地狱伙伴的可怕的哈哈笑声”。所以，如果你读御前报纸，听见“可以认为是魔鬼的”哈哈笑声，那么你就知道他是花斑鬣狗，而这种鬣狗的变种是所有鬣狗之中最危险、最可恨的。

关于这种鬣狗，勃莱姆没有任何说明，不过必需总括地说一说，他讲鬣狗的故事多少有点混乱。显然，这种混乱之所以产生，正是由于这类善于摇身一变的鬣狗好象从他那里逃脱了。幸而他没有逃过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位莫斯科河南岸的商人妇的眼睛，毫无疑问，她是亲眼见过这条鬣狗的。

“看看他吧，——多么可爱啊！”她说，“他开始哼哼哈哈……哈哈，哈哈，可突然又呜呜哭啦……主啊，救救吧，饶恕吧！”

然而，勃莱姆说过，鬣狗有尖得令人厌恶的声音，浑身发臭，吃东西呼哧直响，叫喊声、哈哈声会使迷信的人十分自然地觉得地狱里的魔鬼发疯了，—— 他所指的无疑正是这样的变种。再说，这种鬣狗只攻击弱者、睡着的和毫无防护的（自然，如果牺牲

---

① 拉丁语：为了神的最高荣誉。

品是被捆绑着的，那就更好了），此外，他白天常常跑进屋去，拖走小孩。一般说来，小孩是善于摇身一变的鬣狗喜爱的美餐。夜间他钻进玛姆布克人（卡弗尔部族①之一）的住所，走过牛犊身旁，动也不去动一下，却从熟睡的母亲的被子底下拖走孩子。

活捉鬣狗并不特别困难，所以养兽人贱价买来，把他们装在笼内供人参观。关在笼里的鬣狗整小时整小时地侧卧在那里，象一段粗短的木头，后来，忽然一跃而起，以难于言传的愚蠢神情看着大家，身子在格子上磨蹭，不时发出一阵阵刺人骨髓的哈哈狂叫。

然而，据同一位勃莱姆证明，鬣狗有多么奸诈，就有多么怯懦。有一次，他到天蓝河畔一群伙伴那里过夜，忽然紧靠篝火旁边出现了一条鬣狗，唱起他裂人肺腑的歌。但当聚集在一起的伙伴们刚刚哈哈大笑，来回答这支歌儿的时候，这位不速之客却惊惶万状，立刻跑掉。另一次，在赛纳阿尔城，勃莱姆半夜作客回来，在城里一条街上遇见相当大的一群鬣狗。但是，只扔去一块石头，就把这整整的一群驱散了。

鬣狗甚至可以驯养。当然，做这件事不会给人愉快，但作为详细研究这种动物的习性，诸如此类的尝试并非无益。驯养也相当容易，只要时常殴打和洗冷水澡就可以了。勃莱姆说，用这种办法驯养出来的鬣狗，看见他就立刻跃身而起，高高兴兴地吠叫，先是在他身旁跳来跳去，把前爪搭在他肩上，闻闻脸，最后就直挺挺地竖起尾巴，把翻卷着的肠子从肛门里伸出一英寸半至二英寸。总之，这里正象在任何地方一样，人赢得了胜利；只是那伸出的肠子，倒是多余的了。

---

① 居住在非洲东南的部族。

不过，看见癞狗快活……这也各有不同……

但这个故事到底是什么意思，写它有什么目的？也许读者会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我讲这个故事，目的是以直观方法表明，“人性”永远而且必定战胜“癞狗性”。

有时我们觉得，“癞狗性”准备充塞整个世界，不断向左右扩充，眼看就要挤死一切有生之物了。这幻觉并非偶尔产生。四周响着哈哈声和尖叫声；阴暗深处传来唤起仇恨、争吵、倾轧的呼喊。一切有生之物都在无名的恐怖下叩头作揖；善屈膝了，美屈膝了，人性屈膝了！一切内心活动都在这个恼人的念头的重压下停滞了。象挂起密不透风的帷幕似的，一切都被仇恨、诽谤、癞狗性永远遮盖了！

然而，这是极大的和犯罪的谬见。“人性”从来没有真正屈膝，而是在暂时撒满“癞狗性”的灰烬底下继续燃烧。

今后它也不会屈膝，也不会中止燃烧，——决不！因为，只要能够认识“癞狗精神”绝对施展不出会造成无理及恶毒的偏见的魔法，从而使心灵与头脑醒悟，人性就会赢得胜利。这醒悟一旦出现，就不再需要培养“癞狗精神”了，——为什么？它毕竟不会停止发出臭味，况且培养也有许多麻烦，它将自然而然地向深渊越走越远，最后，直到大海把它吞没，象古时吞没猪群一样。

Dixi。①

1886年

① 拉丁语：我说完了。

出在叛逆可夫[1]身上的怪事

（童话哀歌）

有天早上，叛逆可夫一觉醒来，清清楚楚地感到，他没有了。昨天他还意识到自己是存在的，而今天，象中了魔似的，昨天的存在忽然变为不存在了。但这完全是一种特殊的不存在。叛逆可夫连忙摸摸自己，然后大声念了几个词儿，最后又照照镜子。你看，他明明在这里，还是作为一个纳税人，同昨天一模一样的存在着。此外，他又试了试，看看能不能思考。原来他也能思考……虽然如此，但对他来说，毫无疑问，他已经不存在了。他再也不是头天晚上他认为的那个非纳税人的叛逆可夫。仿佛有扇门在他面前砰地一声关闭起来，或者他前面的道路忽然堵塞了，他无处可去，也没有理由再走。

他不断从一个设想转到另一个设想，而且以好奇的眼光观看周围环境，同时还对那摆在书桌上的已经开了头的文章瞟了一眼，突然象有一道电流穿过他全身……

不需要了！不需要了！不需要了！

………………

起初他以为：实在荒唐！——于是拿起笔来。但当他想把已经开头的文章继续写下去的时候，立刻相信，他真的应该在那上面画条线，写一行字：不需要了！！

他明白，一切都同以往一样，只是他的心灵被贴上了封条。从今以后，他可以任意尽一个纳税人所特有的职责，或许也可以任意思考，但所思考的一切都是不管用的。他被剥夺了构成他生活的基础与实质的主要的东西，那使他可能用自己心头的火点燃旁人的心的辐射力量已被夺走了。

他站在那里，惊愕不已。他看着，可什么都看不出来；他找着，可什么也找不到。一种无穷尽地折磨着人的东西象一团火烧灼着他的五脏六腑……而空中又传来荒诞和胡闹的低语：人家懂啦，猜出来啦，拆穿啦！

"这是什么？这是怎么回事？"

毫无问题，他的心灵被封住了。正象每一个有信心有信仰的人一样，叛逆可夫有一座内心的殿堂，那里保存着他心灵的宝物。他没有把这宝物藏起来，不认为这是自己独有的财产，而是慷慨使用。依他看，这就是人生的全部意义。这种积极力量，让人深感要把光和善献出来，同时又使他能接受旁人的光和善。如果没有这种积极力量，人类社会就象一座坟场。这不是社会，而是死尸仓库……现在轮到他作死尸的时期已经到来。光和善的交流已临末日。他，叛逆可夫，自己是一具死尸，而他不久前还认为是自己事业的活命源泉的那些人，也是一些死尸……他甚至难于想象，竟有如此深重的不幸。

叛逆可夫是波谢洪尼耶土生土长的文学家，除了读者，他没有任何别的眷恋，除了和读者交往，没有任何别的欢乐。对他来说，读者并未化身为某种物质形式，然而却永远呈现在他眼前。在这种对抽象人物的眷恋之情里面，有一种独特的、狂热到了病

---

① 此姓原文为Крамольников，有叛逆者的涵义。这个人物是作者对晚年处境的自况，取这个姓，也有其特殊的用意，故采此种译法。

态的东西。整整几十年间，他都以这种眷恋之情为生，而且感到一年比一年迫切。最后，垂暮之年来临了，生活的一切幸福，除了一种最崇高最根本的幸福，对他说来，最后都成为无关痛痒的、不需要的了……

可是就在这个时刻，最后的幸福突然成了泡影。黑暗的深渊张开大口，吞噬了给生活以意义的"唯一的东西"……

在文学车间里，可以时常遇见只倾向一方的人物。从年轻时起，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片面，无论什么意外都不能推他们离开天意标定的轨道，也决不会出现重大的或连续不断的偏差。在一大堆淤积起来的废物下面，真正的血脉仍然继续流动着。生活的多姿多彩显得虚假了，它的全部意义集中为一个放光的点。他们永远不明白路途上还会遇到哪种意外，他们从来不事先看看，不努力保障后方，不从事侦察，不查对原来的旧例。这倒不是因为他们不明白眼前经过的现象以及他们对这些现象的依附，而是因为无论怎样预见，无论怎样查对，都不能使职能的形态有丝毫改变，而这种职能一旦中止，就等于中止了存在。要中止这种职能，必须把人杀掉。

现在，这谜一般的时刻，不正是在杀人吗？是怎么一回事？他徒劳地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只懂得一点，那弥漫开来的空虚正从四面把他包围。

叛逆可夫怀着火一般的热情献身于祖国，无论祖国的过去还是现在，他都十分清楚。但这种知识却以特殊的方式影响他：它是痛苦的活的源泉，痛苦不断地出现，最后成为他生活的主要内容，给他的全部活动指示方向，增添色彩。他不仅不消除这些痛苦，恰恰相反，还对它们进行加工，让它们活在自己心中。痛苦的生生不息和不断地感受痛苦，这就是生动形象的源泉，通过

这些形象又把痛苦传达到旁人的意识中去。

他知道，波谢洪尼耶这个国家自古以来便以反复无常和动摇不定而闻名，她的大自然是信任不得的。河流时常泛滥，几乎年年改道，现出许多五花八门的沙滩。大气中突如其来的现象也很令人吃惊，好象耍魔术似的：今天炎热难当，衬衫也拧得出水，明天同样一件衬衫，却硬梆梆的翘在居民背上。夏天短促，植物缺少，泥沼望不见边……一句话，是最低能、最靠不住的大自然，任何事都难于预料的大自然。

但人们的命运在波谢洪尼耶更加反复无常。庄稼人说：讨不讨饭，坐不坐班房，谁也打不了保票；城里的买卖人说：我们的利润是用叉子写在水上的；贵族说：昨天我的耳朵长得比额头高，可今天却找不着了。昨天和明天之间没有联系！人仿佛在魔谷里徘徊，上帝保佑你走出去——你就是贵人，不保佑你走出去——你就完蛋。

当周围的一切都在变化，都在叛变，还能谈什么良心？良心拿什么作依据？它靠什么养育自己？

叛逆可夫知道这一切，但是，我再说一遍，这知识复活了他心中的痛苦，成为他工作的出发点。我再说一遍：他深深地爱自己的国家，爱她的贫穷，她赤裸裸的一无所有，她的不幸。也许他看到，将来会出现奇迹，能把折磨着他的悲痛消除。

他相信奇迹，正期待着它们到来。他是在魔术的环境中培育出来的，他自己不知不觉顺从了魔术的作用，承认这是波谢洪尼耶生活的决定性因素。魔术会把自己的作用指向哪个方面？全部问题就在这里……况且过去并非全是黑暗。有时黑暗减退了，在短促的一线光明的时刻，波谢洪尼耶人无疑地感到精神振奋。这种不管在多么微弱的阳光下欣欣向荣和精神振奋的特性，

证明对于所有一般的人来说，光明是他们所希望的事物。必须支持他们这种对光明的本能的渴望，必须提醒人们生活是欢乐，不是只有死才能解救永无尽期的苦难。解开这些结的不应当是死亡，而是恢复本来面目的人的形象，是清澈明朗的、已经洗净在被奴役的时代堆积起来的层层耻辱的形象。这真理极其自然地从人的一切定义中产生出来，甚至不容片刻怀疑它未来的胜利。叛逆可夫相信这胜利，并为唤起人们注意而献出自己的一生。

为了使自己心腹朋友的心灵恢复光明和真理的观念，维护他们心中对光明必将到来，黑暗不会把它笼罩的信念，他献出了自己智慧与心灵的全部力量。这就是他一生事业的主旨。

果然，魔术毫不迟疑地行使自己的权利了。但这不是他所希望的有益的魔术，而是平庸的、残忍的波谢洪尼耶的魔术。

不需要了！不需要了！不需要了！

叛逆可夫值得敬佩之处，应当说在于他一次也没有问：为什么？他懂得，在完全缺乏证明的情况下，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仅不适当，而且直接证明提问题的人精神不振。他甚至不否认他遇见的事实是正常的，——他只认为，在眼前的情况下这种正常却表现得过分残酷、过分刺眼。在长期的文学道路上，他在魔术面前曾不得不一再扮演 anima vilis① 的角色，但是直到此刻为止，后者仍然没有使他的心灵遭到玷污。现在它却把这心灵夺走了，揉坏了，封上了，无论叛逆可夫对魔术的乖戾性情多么习以为常，这一次他自己也感到大为惊讶了。他整个儿仿佛给碰碎似的，浑身上下都感觉剧烈的、新添的疼痛。

---

① 拉丁语：下等动物。

他忽然想到“读者”。在此以前他把全部力量献给了读者，毫无私心；现在在他心头第一次涌上了希望得到响应、同情、帮助的纷乱的心绪……

于是他本能地向大街走去，仿佛那里有什么解释在等候他。

街上是平常的波谢洪尼耶的景色。叛逆可夫觉得，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片口哑、目盲、耳聋的荒凉天地。只有石头在叫喊①。人们象小偷似的，小心翼翼、左顾右盼地走着。只有这根弦是活的。其余的一切都充满惊讶，甚至麻木。然而叛逆可夫一下子气愤地感到，即使这哑然无声的大街，也知道某种事物。他恨不得把石头的喊叫当作人们的喊叫。然而他也有一部分对了。实际上，这里那里都传出一阵阵放肆的嗡嗡之声。这是自由主义者、他不久前的朋友们的嗡嗡之声。他赶过一些人，另一些人又迎面走来。唉！他们脸上看不见一丝一毫同情的神色。恰恰相反，早已出现了背离的阴影。

“真岂有此理！老兄，他们简直把你埋葬啦！真快！”一些人说。“好厉害，先生，好厉害！咳，可是你也……不能如此，我的朋友；我早就对你说啦，不能如此！他们对你忍耐，忍耐，喏，终于……”

“什么‘终于’？”

“‘终于’就是‘终于’——不就完啦！已经毫无意思了。如今用不着空谈，应该观望，如果可能，就留意留意。先生，你自己事先也该想到啊；如果你由于满腔热情而厌恶附和，——那就稍微表示表示也好啊：你可以琢磨琢磨，我在那儿……在里头是怎么样的！可你总是轻举妄动！轻举妄动！喏，人家就讨厌啦。我

---

① 指恐怖或令人气愤的现象，石头遇到这种现象也要叫喊。典出《圣经》。

自己……你以为，我真的舒服吗？想必你不是昨天才认得我的！然而，我认真想了想，同一些好心人商量商量…… 愿上帝保佑……卜通一声就完啦！”

另外一位说：

“是啊，亲爱的朋友，你实在可惜，很可惜！我高兴拜读你的作品。读的时候会笑，会叹息，有时也能找到颇有道理的东西…… 甚至会常常连忙跑去告诉朋友。公事房里大家都引用。我有一位熟人，还能背出许多来。但是，从另一方面讲，一切都有个限度。时候已经到啦，需要另外一套；这点你应当明白，别等人家砰的一声关你的大门。所谓‘另外一套’是什么呢——往后自然明白，但不是现在……所以，我追随旁人之后，观察了一阵，就对我老婆说：应当如此！她也说：应当！于是我打定了主意……”

“你打定了什么主意？”

“很简单，随大流呗。不左顾右盼，不好高骛远，不考虑宏图大业……谨小慎微，太平无事。虽然，这有点寂寞，有点枯燥乏味，但要知道，一方面，出人头地的事我们无力胜任，另一方面，我们有家室儿女。妻子爱打扮，喜欢玩儿……我自己也一样：有社会地位，有交情，有朋友。你看，旁人都在不断前进，步步登高，——难道老这样坐失时机？你以为，我真的永远……不，我也有保留。美好日子总有一天会来……举个例说吧，如果尼古拉·谢苗内奇……一旦大权在握，老兄，现在是……今天是伊凡·米哈依雷奇，而明天却是尼古拉·谢苗内奇……喏，那时又……”

“可是要知道，尼古拉·谢苗内奇是个贼啊！”

“贼！唉，你怎么说得那么无情！”

最后，第三个人简直是冲着他嚷了：

“活该！你得了吧！先生，你不仅使自己，而且也使别人名誉扫地，——这就是你干的好事！为了你，昨天我给传去问话，今天还不知道要不要再问！你有什么权利，请问？‘同叛逆可夫先生有朋友关系，因此……’我勉强对付对付。‘这算什么朋友关系呀，大人？不过逢场作戏，——工作之余为什么不开开心，笑一笑！’好，给你二十四小时反省反省，以后再说。可我，我有家庭，有老婆，有儿女……再说我又不是田里漏种的地……谁知道以后会不会碰上这种事！我再说一遍：你有什么权利？唉，唉，唉！”

叛逆可夫认为没有必要再谈下去，又继续往前走了。但因为他走的这条路上，有一幢他老同学居住的房子，便向这房子走去，心想哪怕去谈谈心也好。

仆人愉快地迎接他，显然，仆人还什么都不知道。他说，德米特里·尼古拉依奇不在家，阿格拉雅·阿列克舍也夫娜正在客厅里。叛逆可夫推开门，但他刚刚跨过客厅门坎，坐在里面的夫人大叫一声，立刻跑掉。叛逆可夫只好溜走。

最后，他想起，沙滩街住着他一位老同事（十五年前叛逆可夫也在不良思想司任过职），雅可夫·伊里奇·伏罗布什金。这人非常崇拜叛逆可夫，官运也不怎么亨通。他辛辛苦苦当了十多年科长，至今仍不见有什么高升的希望，每当气候有个变化，就浑身哆嗦，为他那份科长差事提心吊胆。他胆子小，天生不会逢迎，不能在私业上找到立足之地。不知怎的，一开始他就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找寻什么，写请求注销和取缔的签呈，在门厅和楼梯上徘徊等等，他都觉得奇怪。有一次，他送上一份签呈，讲到有必要鼓舞穷人；但司长阅过之后，立刻指着鼻子吓唬了他一

番，从此以后，伏罗布什金就闭起嘴巴，什么也不讲了。然而最近一段时期，他抱着一线朦胧的希望，开始去他的上司常去的那座教堂，因为他那位上司有一次给了他半张祝福的圣饼（底部），还说：我很高兴！可见他的事业已经大有希望，可是突然……

老女佣给叛逆可夫开了门，她身后露出几张惊恐的孩子面孔，在门里张望。女佣很生气，因为这位不速之客打扰她捉虱子。她劈头给叛逆可夫来了顿闭门羹：

“雅可夫·伊里奇不在家；就因为你他给叫到上司那儿去了，现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太太也上教堂作祷告去了。”

叛逆可夫走下楼梯，但刚走了几步，就遇见伏罗布什金。

“叛逆可夫！请原谅我，我不能保持我们的老关系啦！”伏罗布什金用激动的声音说。“这一次看样子还能证明我清白无辜，可我也不敢保险。司长是这样对我说的：‘你身上有了洗刷不掉的污点！’我也有妻子儿女啊！离开我吧，叛逆可夫！请原谅我胆小怕事，可是我不能……”

………………

叛逆可夫回到家里，心情十分抑郁，甚至感到惊恐。

从此注定孤独了，—— 这一点他是认识到了的。他所以孤独，并不是因为他没有了看重他、甚至热爱他的读者，而是因为他丧失了同*自己的*读者的任何交往。这种读者太遥远了，不能来把捆绑着他的结子扯断。相反，也有另外一种近在眼前的读者，他们随时随刻都可能把叛逆可夫刺痛得要命。这样的读者还留在眼前，还大言不惭地说：他憎恨叛逆可夫的缄默。

他脑里忽然闪过一个模糊的念头。在他亲眼所见的一切背离行为当中，隐藏着的不单是个人的背叛，而是整个的、占压倒优势的事物秩序。所有这些昨天的自由思想家们，不久前还是

那样亲切地握他的手，而今天却象逃避瘟疫似的躲开他。他们这样做不仅因为害怕犹太人①，而且也因为他们受到压抑。

生的渴望压抑着他们。由于这渴望十分自然、合情合理，所以叛逆可夫想到这点，就感到可怕。"难道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存权利，非得戴上耻辱和残酷的枷锁不可？"他问自己。"难道在这谜一般的世界上，只有违背最衷心最宝贵的心灵愿望才是自然的吗？"

要不还可以说：刚才同他谈过话的那些人差不多每一个都谈起家庭。一个说："妻子爱打扮"，另一个说："我有妻子"，——仅此而已，再没有别的了……但特别使他感觉沉重的，是这话出自伏罗布什金之口。家庭夺走了他的灵魂。大概他已失去自己的一切，吃不饱饭，睡不好觉，在外面找活儿挣几个钱，——一切为了家庭。然而，即使如此，他挣得的钱还是这样少，只有靠鲁凯里雅·瓦西里也夫娜（伏罗布什金的妻子）的自我牺牲帮助度过穷困日子。你瞧，为了这小小的东西，为了少得可怜的施舍……

这是怎么一回事？什么是家庭？怎样安排好家庭的基础？怎样才能使它不至于成为人的最大溃疡，不处处把他拖累，不妨碍作一个公民？

叛逆可夫想着，想着，突然仿佛有什么刺了他一下。

"为什么你以前不象现在这样一再想想这些迫切的问题呢？"内心的声音对他说。"是不是因为你以前是个自以为还有某种力量的奴隶，而现在你是一个无力的被压迫的奴隶呢？为什么你不直接走去，不作自我牺牲呢？为什么你让自己依附于一

① 意思是畏惧当权者或某种势力。典出《圣经》，亚利马太人约瑟因为怕犹太人，不敢说自己是耶稣的门徒。

种给你地位、交情、朋友的职业，而不急于到那发出呻吟的地方去？为什么你不直接面对这些呻吟，而只是抽象地为它所激动呢？

“你的笔下发出了抗议，但你又给它一种落地便死的形态。你所抗议的一切，如今仍然摆在那里，同你抗议以前一模一样。

“你的劳动是没有结果的。这是在谎言包围之下已经唇敝舌焦的律师的劳动。你抗议，可是既没有指出需要作什么，也没有说明人们越陷越深以至灭亡，而你只是随后把自己的同情寄予他们罢了。这是俘虏式的思想上的激怒，虽然这激怒是善良的，但也仅仅是激怒而已。甚至那些今天这样无耻地背弃了你的人，你也没有很好了解。你认为，昨天他们不同于今天。

“是的，你不会跟着这些人走；你不会背叛那些善良的激怒，因为从年轻时候起它们就成为你的血肉了。当然，这要算到你的名下……可是在哪儿，什么时候？但现在，当老年连同它的疾病把你重重包围的时候，自己去考虑考虑吧，你面临着什么？……”

作者 post scriptum① 。当然，上面所写的一切，不外是一篇童话。现在和过去都没有叛逆可夫其人；而变节者和反复无常之辈却随时都有，不仅此时而已。但因为其他一切都太平无事，所以没有必要多找麻烦了，这是作者要向读者们坦白抱歉的。

1886 年

① 拉丁语：附启、又及。

复活节之夜

（传　说）

原野还处在麻木状态中，但在万籁俱寂的深夜，白雪覆盖的地下，已经听得见苏醒的小溪的喃喃低语了。在山谷和洼地，这低语变成一片震耳的低沉的响声，警告行人这一段路上有许多雪水冲成的坑坑洼洼。但树林还默默无声，压着一层霜，仿佛童话里戴钢盔的勇士。密密麻麻布满黑暗天空的星星，向大地洒下颤动的寒光。沉没在雪堆中的村庄，象穿着丧服，在骗人的闪闪星光下时隐时现。孤寂、荒芜、贫困的印痕，烙在这僵死的原野上，无声无息的村落上。一切都被封锁住了，都软弱无力，毫无声息，仿佛被一种看不见却是森严可怕的枷锁镇压住了似的。

这时，平原的一端响起了低沉的午夜钟声。另一端，应声传来另一记钟声，随着又是第三记，第四记。在暗夜的背景上，清晰地显出了灯火辉煌的教堂尖顶，周围突然有了生气。村里人一行行走在大路上。前面走着沮丧的、被生活与贫穷折磨的人，带着破碎的心和垂着头的人。他们把自己的顺从和叹息带进神殿去；这是他们所能献给复活的上帝的一切。他们后面，相隔不远，走着穿节日盛装的村里的财主、富农以及其他的权势人物。他们愉快地彼此交谈，把他们未来一周欢乐的美梦带进神殿。但

人群很快便落到村子的深处去了；最后一下召唤祈祷的钟声在空中消逝，一切又庄严地沉寂下来。

这刚开始的活动突然停顿，使人感到这里有一种深深的秘密，——仿佛在这眼前的一片沉默之后，那必然唤起生命和复活的奇迹就要来临。果然不出所料，没等东方现出红光，预料之中的奇迹已经出现了。被咒骂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上帝复活了！自古以来受折磨受痛苦的心就向他喊“主啊，快来吧！”的上帝复活了。

上帝复活了，出现在整个宇宙中。辽阔的草原吹起狂风，卷着白雪，站起来迎接他。伸延在草原后面的雄伟的森林，也感到复活的上帝走来了。粗壮的云杉向天空举起毛蓬蓬的枝梢；百年古松的树冠响着沙沙的声音；山谷和河流发出低沉的声响；野兽跑出洞，鸟儿飞出窝。万物都感觉到一种光明的、强有力的、发出光和热的东西从深处来了，万物都在喊着：主啊！是你吗？

主祝福大地和流水，祝福野兽和飞禽，对它们说：

“愿你们平安！我给你们带来春天、温暖和光明。我撤去河上的冰封，给草原穿上绿色的衣衫，让森林处处鸟语花香。我给鸟兽食物和饮水，我使大自然充满欢乐。愿大自然的法则使你们感到轻松，愿它为每一茎小草、每一条细小的昆虫划一个使它们忠于天赋使命的地域。你们不是罪犯，因为你们履行的仅仅是从创世之初就领受来的义务。人同大自然进行着不停的斗争，他要识破自然的秘密，预料不到自己工作的止境。人需要这些秘密，因为它们是人类创造幸福和建立功业不可或缺的条件。但大自然却独立存在着，这是它的优胜之处。人要慢慢深入它的核心，这是没有必要的，——他只是征服原子，而大自然却继续以它原始的不可征服的形态屹立在他面前，并以自身的巍峨雄伟

使他信服。愿你们平安，草原和森林，飞禽和走兽！愿我复活的光使你们温暖，使你们生机勃勃！”

复活的上帝祝福过大自然，然后转向人们。首先走来迎接他的是哭泣的人，在工作的重压下弯腰曲背和被穷困摧残的人。当他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立刻哭声震天，匍匐在地，默默祈求拯救。

复活的上帝的心被揪心的巨大悲痛包围了。当在客西马尼园里等候为他准备的那杯苦酒[①]时，他那颗心也充满了这样的悲痛。所有匍匐在他面前的多灾多难的人们，为他的名义肩负着生活的重担；他们最先聆听他的话，并且永远铭记在自己心头。他在各各他山[②]上时，曾看见他们在奴隶的罗网下，在远处奔波；他捧着十字架走在路上时，曾为他们大家祝福，许下给他们自由的诺言。从那时起，他们苦苦盼望，恨不得立时奔往他身旁。大家怀着由衷的信念，向他伸出双手喊着：主啊！是你吗？

“是啊，是我。”他对他们说。“我扯断死亡的结，到你们面前来，我忠心的仆人，我亲爱的难友啊！我随时随地都与你们同在，凡有你们的血流着的地方，我的血也与你们的血流在一起。你们怀着纯洁的心深深相信我，只因为我讲的道是真理，如果没有这种真理，宇宙就成了祸害的渊薮和暗无天日的地狱。爱上帝吧，爱亲人吧，象爱自己一样，——这就是简单明白的真理，最能理解它的，不是神学家和书呆子，恰恰是你们，是你们这些纯朴和痛苦的心。你们相信这真理，等着它到来。夏天，在炎热的太阳下，你们扶着犁为它服务；冬天，那漫长的夜晚，在冒烟的油灯光下，吃过简单的晚餐，你们把它教给你们的孩子。无论它本

① 据《圣经》载，耶稣因犹大出卖在客西马尼园被捉住。

② 各各他山，即髑髅地，耶稣在此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身多么简短，但对你们来说，它包含着生活的全部意义，是一次又一次谈论的永不枯竭的源泉。你们早晨带着真理起床，晚上又带着它躺下，一同进入即将到来的梦乡；你们也把它带上我的祭坛，化为眼泪和叹息，比香炉里的缕缕香烟还要甜美，溶解着我的心。听我说吧：虽然谁也没有看出，你们的时刻何时将会来临，但现在它已经不远了。这期待的时刻一定会到来，会出现黑暗无法战胜的光明。你们会打碎套在你们身上，带来无限悲伤的忧愁、痛苦和穷困的枷锁。我向你们讲这些，正象从前在各各他山上我祝福你们取得心灵的财富一样，现在我祝福你们在光明、至善和真理的王国过着新的生活。愿你们的心不要偏向诡谲的言词，愿它象现在一样的纯洁和朴实，而我的话就会是真理。愿你们平安！”

复活的上帝往前走去，路上又遇见另一些人。这是财主、土豪、狠心的官吏、强盗、害人精、伪君子、假善人和不公正的法官。他们都怀着一颗塞满灰尘的心走着，快快活活地讲着话，他们所要迎接的不是复活，而是节日的浮华。但他们感觉复活的上帝走近了，惊惶不安地停留下来。

复活的上帝也停留在他们面前，说道：

“你们是本世纪的人，你们要遵循自己时代的精神。贪婪和爱上司，—— 这就是你们行为的动力。恶充斥了你们生活的全部内容，你们却轻松地肩着恶的枷锁，而你们的良心在这枷锁为你们安排的未来面前毫不战栗。你们周围的一切，好象都负有为你们服务的使命。但是，你们掌管天下，不是由于你们自身强大，而是因为你们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力量。从此以后，你们受到重重保卫，世上的强者认你们为心腹。从此以后，你们举着火与剑步步向前；你们偷盗和屠杀，你们随意亵渎神和人的法则，

吹嘘自古以来你们就继承了这样的权利。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你们的美梦烟消云散的时候就要到来，而且已经不远了。弱者也看到了自己的力量。你们会认为自己在这力量面前是微不足道的。你们是否预感到这威严的时刻总有一天将会到来？难道这预感不使你们为自己和你们的孩子感到不安吗？”

有罪的人对这问题无言以答。他们站立着，眼睛看着地下，仿佛等候更大的痛苦。于是复活的上帝继续说：

“但是，为了我的复活，我为你们打开一条解救的路。这条路就是你们自己良心的审判。它把你们的过去赤裸裸地袒露在你们面前；它召唤被你们伤害的幽灵，叫他们在你们床头守卫。咬牙切齿之声响遍你们的屋子；妻子不认得丈夫，孩子不认得父亲。但当你们的心为悲伤和苦痛煎熬干枯，当你们的良心象碗一样已被痛苦盛得满满，再也装不下时，——这时候，受害者的幽灵才会同你们和解，为你们打开解救的路。那时不再有强盗、害人精、受贿者、假善人、不公正的掌权者，大家都同样欢欢喜喜地坐在我这住所的公共餐桌旁。去吧，记住我的话是真理！”

正当这个时刻，东方现出红光，在树林的逐渐消退的黑暗里，显出一个不成样子的、挂在白杨树上摇摇晃晃的人影。这吊死鬼的头垂挂着，几乎要和身躯脱离了；乌鸦已啄去他的眼珠，吃掉他的面颊。身子上许多地方从衣服的破洞里裸露出来，显出处处腐烂的伤痕，双手随风摇摆着。一群猛禽在尸体上面兜着圈子飞来飞去，而一些比较勇敢的却毫无畏惧地继续干破坏勾当。

那是一个叛徒的尸体，他自己已经完成对自己的审判。

所有站在这里的人，都怀着恐怖和厌恶的心情掉转了头，不愿看这眼前的景象；复活的上帝眼里燃起了愤怒的火焰。

“啊，叛徒！”他说，“你以为随随便便地死去就能逃脱那紧压着你的背叛；你很快认识到自己的可耻，就赶忙了结你可耻的一生。罪孽如此明显地摆在你面前，你恐惧地避开大家轻蔑的目光，宁愿受精神的折磨。你对自己说：‘一瞬之间，我的灵魂沉入不见一线光明的黑暗，就不再了解良心的苛责了’。但是不会这样的。下树来吧，叛徒！让你那被啄去的眼珠回到你眼里，让腐烂的创伤封口吧，让你可耻的面目恢复，象你在吻被你出卖的人时那样。活过来吧！”

随着这话音，在大家眼前，叛徒从树上走下来，跪在复活的上帝面前的地上，央求还他死亡。

“我已经为大家指出解救的路，”复活的上帝继续说，“但对你，叛徒，这条路却永远是关闭的。你为神和人所诅咒，你是永生永世被诅咒的。你不是杀害对你襟怀坦白的朋友，而是猝不及防地把他交付处决，让人咒骂。所以我判你活下去。你将从一个城市走到一个城市，从一个村子走到一个村子，无论什么地方你都找不到一处栖身之所。你敲门，谁也不给你开；你想乞讨面包，人们给你石头；你要解渴，人们端给你一盆被你出卖的人的鲜血。你哭泣，而你的眼泪却化为一束束火苗，烧灼你的面颊，给你盖一层疮痂。你脚踩的石头，也会大声喊叫：叛徒！该诅咒的！集市上的人群给你让出一条道来，你会在所有这些人的面孔上看到这样的字样：叛徒！该诅咒的！你将在陆上和水上寻找死亡，但死亡到处躲开你，低声喊着：叛徒！该诅咒的！此外，命运暂时也会怜悯你，你找到一个朋友，又出卖他，但这朋友却从监狱深处向你喊着：叛徒！该诅咒的！你将获得行善的才能，可是这善却毒害你所赐福的灵魂。让人们诅咒吧，叛徒！他们高声喊着：你和你的所作所为，都该受到诅咒！你将怀着一颗

虫子咬了的心，带着受伤害的灵魂，永生永世走着。活着吧，你这该诅咒的！让你为子孙后代作个证明，叛变行为就会受到这种无穷无尽的苦刑。站起来，拿住你想找到死亡的树枝当你的手杖，——走吧！”

复活的上帝的话音刚在空中消散，叛徒就从地上站起来，拿起他的手杖，他的脚步声就在无边无际的、谜一般的远方很快消失了，在那里，一代接一代的生活正等待着他。直到如今他还在大地上走着，散播着纷争、叛变和不和的种子……

1886年

乌鸦叩首陈情记

老乌鸦的心痛苦极了。大家都在消灭乌鸦种族：谁高兴，谁就打他。有的只想得点好处，有的却完全为了寻寻开心。乌鸦自身也变得胆小如鼠了。往日那种预报吉凶的聒叫，如今已完全听不到了。乌鸦成群结队站在白桦枝头，白白喊着：我们在此！自然，啪的一声，一群之中立刻少去一二十只。以前那种随处可得的食物，如今也没有了。树林周围砍得精光，沼泽干涸了，野兽撵走了，——无论如何不能靠老实办法养活自己了。乌鸦开始去菜园、花园、牲口棚找吃食。可是这样一来，又是啪的一声，一群之中又少了一二十只！幸亏乌鸦繁殖能力极强，否则还有谁来向鹰隼、鹞鹰、鹫鹰进贡呢？

他，老乌鸦，于是劝告自己的小兄弟：别呱呱瞎叫！不要飞到人家的菜园去！可他只听见一个回答：你这老顽固，一点也不想想新情况！处在如今这个时代，不能不偷。科学是这样讲的：如果你没有吃的，就自寻出路吧。如今大家都这么过活：活儿不干，专门自寻出路。难道只该咱们倒霉！我们天不亮起床，出窝，飞遍整个树林，——到处空空如也。没有野果，没有小鸟儿，没有死去的野兽。甚至虫子也钻到地里去了。

老乌鸦听见这些话，深深思索起来。他记得从前也曾有过艰难时代。饥荒整年整年折磨着乌鸦种族，死掉的乌鸦数也数不清。但当时还有一条规矩：你有爪子，——就用它抓自己的胸

口吧，不许对别人的口粮眼红！然而，当时已经可以看出，这个学派的乌鸦是撑持不了多久的。看见旁人哼哼唱唱过日子，自己甘愿饿死，——单是这一点，随便哪个的心都会痛苦难当的。

真巧，这时科学来帮忙了：什么东西能啄，什么地方可以啄，你就啄吧！能把嗉囊填满，就肚儿饱饱的，快快活活的自由飞翔；要是不成，就被子弹打穿身子，挂在菜园地里，代替稻草人！这本来就是战争嘛。

当老爸爸从七重天外把刚长出羽毛的他带到这里的时候，这一带地方还是很自由的。树林和流水，举目皆是。树林里有各种各样的野果，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一切应有尽有；水里鱼儿成群结队，游去游来。那时候也象现在一样，他们的父母官是鹞鹰，但当时的鹞鹰是终日饱食，而且极为老实，直到如今还有一些谈他老实的笑话在世上流传。不错，他喜欢品尝年幼的小乌鸦，但他能遵守公平原则：今天从一个窝里抓走一只小乌鸦，明天就上另一个窝里抓；如果他看见这个窝寒伧破落，他就飞走，什么也不抓。当时赋税也不重，每一个窝缴蛋一枚，每只翅膀缴羽毛一根，每十个窝缴小乌鸦一只，作为赠送鹰的礼品。尽完义务，可以放心睡觉。

但是越往后，情况起了越来越大的变化。人看中了这个自由的地方，开始动用斧头了。树林渐渐变得稀疏，沼泽给填了起来，河流变浅了。起初河岸上出现了一些圈地，后来又有了庄子、村落、地主庄园。斧头的砍伐声，象响亮的回音，响彻树林深处，打乱了鸟兽们惯常的生活。乌鸦族中的族长们那时已经发出预言，说有一个不祥之物威胁着大家，但年轻的乌鸦却快活地呱呱叫着，围绕着人的住宅飞来飞去，好象欢迎这些新来者似的。先辈们的严训使年轻的心感到讨厌，密林深处也叫他们腻

味了。他们希望得到奇异的、未曾见过的新天地。乌鸦们分成了几派。争吵、倾轧、不和开始了……

发生这些变化的同时，上层鸟类里面也起了变化。老鹞鹰对他的职务已经不能胜任了。他只能在宗法制的时候料理一点事情，但当各种社会关系变得复杂，新因素向乌鸦的生活步步侵入的时候，他便完全失去行政的嗅觉。那些当官的头头们管他叫老饭桶，乌鸦们争夺他的权力，毫无礼貌地凑着他的耳朵胡说八道。他非但不去根除这类恶行，反而以欣赏态度眨眨眼睛，开玩笑说：当心点，到改革时候，你们就知道喊爹叫娘啦！最后，盼望已久的改革到来了。老家伙给送进档案，派来了年轻的鹞鹰继任父母官，同时还安排鹰隼当他的助手，以便实行严格的监督。

新任父母官飞到任上，便向乌鸦族讲了不够仁慈的话。鹞鹰喊："我要将你们归纳为一！"而鹰隼也补充说："我也一样。"他们说完这话，便宣布今后捐税增为原先的三倍，发了税额通知，就径自飞去。

彻底的破产开始了。乌鸦们抱怨说："苛捐杂税定了许多，另外的好处一点儿也没有！"整个树林都怨声载道。但是，鹞鹰也罢，鹰隼也罢，都不注意乌鸦的牢骚，并且派出一批青鹰捉拿那些造谣惑众的捣乱分子。于是许多鸦窝家破鸟亡，许多乌鸦家族当了俘虏，送给狼和狐狸吃了。他们以为，乌鸦心里害怕，随后就会缴纳赋税。但乌鸦们只是吓得到处乱飞，埋怨地呱呱叫道：把我们宰了吧，枪毙我们吧，赋税我们是缴不起的啊！

直到如今情况依然如故，乌鸦家破鸟亡，国库仍旧空虚。去外地谋生的乌鸦，半路上也遭青鹰抢劫一空。总之，情况坏到极点。乌鸦们心想，应该去寻找新的天地，还派出飞得快的乌鸦到

前面侦察，但他们飞倒是飞走了，可是一去就没有回来。可能迷了路，也可能半路上被青鹰掐死了，还可能是自己饿死了。是啊，要从住惯的地方飞往天涯海角，可不是说着玩儿的事情！如今没有自由的地方！人无孔不入！就是人也感到地方挤了。他拿着斧头往前走着。树林呻吟，野兽逃跑，他却从早到晚挖树桩，清理田地，盖木房子，到了夜间就呆在窑洞里，又冷又饿，一直哆嗦着，等待这一大堆忙乱出一个头绪。

老乌鸦就这样想着，想着，终于想出主意来了：必须飞去陈述真理。不过他已年迈体衰，—— 能飞到吗？要知道飞的路程可不短啊！首先要向鹞鹰叩首，其次得向鹰隼叩首，而最后还要向老雕叩首，当时他类似一位边疆的父母官，统治着乌鸦种族。

鸟类也和人一样，处处没有官位，处处会问：见过鹞鹰吗？见过鹰隼吗？要是没有见过，随时会把你叫做暴徒。

然而，老乌鸦终于在一天清晨离开老窝飞出来了。他看见，鹞鹰栖息在一棵很高很高的松树上，已经吃得饱饱，正用爪子擦着尖嘴。

"你好，老头儿！"鹞鹰客客气气地问候他。"有何贵干？！"

"我飞到这里来是要向大人陈述真理！"老乌鸦激昂慷慨地呱呱叫起来了。"我们乌鸦种族快死光啦！快死光啦！人在消灭他们，苛捐杂税弄得他们家业破败，青鹰搞得他们忍无可忍……乌鸦天天在死，留下一条性命的，也没有东西糊口。"

"原来如此！难道不是由于你们玩忽职守，这些灾难才临到你们乌鸦种族头上吗？"

"你自己是知道的，我们一点也没有玩忽职守。从早到晚我们飞个不停，寻找食物。我们靠劳动过日子，正象老实的乌鸦那样过着本分的生活，不过想用老实办法得到一点东西已经不可

能了。"

鹞鹰思索了一会儿，仿佛没有决心说出真话，但最后还是说了：

"你们自寻出路吧！"

然而，这种解答并没有使老乌鸦满足，只不过叫他大为气愤罢了。

"我知道，如今大家都靠自寻出路生活，"他气冲冲地答道。"不过在这种事情上我们乌鸦种族倒是老实本分的。别人偷了千千万万，象水泼到鹅身上，没一点事儿，可是乌鸦偷了一个戈比，那就是死罪。你想想，一个戈比，处以死刑，这难道不是暴虐吗！可你还说：自寻出路！派你当我们的父母官，是要保护我们免受欺凌，可你却头一个作了破坏者和压迫者！我们还能忍受到哪天？要知道，如果我们……"

乌鸦没有说完话，害怕起来：显然，陈述真理也不那么容易。

但是，正象前面说过的一样，鹞鹰已经吃得饱饱，客客气气望着这位不速之客。

"我知道，别往下讲了，"他说。"这支歌儿我们早就听到啦，不过眼下上帝还保佑你……你可要好好记住：你飞来向我陈述真理，而你刚说出头几句话就结巴起来了……你都讲了吗？"

"暂时都讲了。"乌鸦答道，仍然有些畏缩。

"好吧，现在我来回答你：你的真理大家早知道了；不光你们乌鸦知道，连青鹰、鹞鹰、老雕也知道。不过在我们这个时代，它是不合口味的，因为无论你陈述多少次，哪怕到处叫叫嚷嚷，也不会有什么结果。至于真理何日宣布到来，——这一点眼下谁也不知道。明白吗？"

"我只明白一点，就是我们乌鸦种族的末日到了！"乌鸦悲痛

地答道。

"哦，如果还不明白，咱们就再来谈谈吧。你说，人在消灭你们，——但是，我们鸟类难道能反抗人吗？人发明了火药，我们能拿什么对付它？人发明了火药，就用这个打我们，想把我们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跟庄稼汉完全一样，大家从四面八方随便向他们开火，一会儿是铁路，一会儿是新机器，一会儿是荒年，一会儿是苛捐杂税。他们只能转来转去，到处躲闪。这样一来，古鲍什略波夫得着了铁路，而他们钱包里的银子从此以后便大为减少，——难道愚昧的人懂得这个吗？其实事情也很简单：古鲍什略波夫发明了火药，而庄稼汉就象虫蛆，只会在粪堆里钻。如果你是虫蛆，你就应该象虫蛆一样生活。你们乌鸦也不给虫蛆食物的。你想想吧！要是他也向你们吵吵嚷嚷，那会怎么样，你们不也是头一个表示诧异，说道：虫蛆，爬来爬去的东西，也讲起话来啦！——就是这么回事，老头子！谁能战胜，谁就是对的。现在明白了吗？"

"这样说来，非灭亡不可啦？唉，你说的话多么无情啊！"乌鸦发愁了。

"我的话是不是无情，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没有向你隐瞒真理。这不是你所寻找的真理，而是如今这时代大家都该考虑的真理。但我们还得接着谈谈。你说，青鹰飞来抢走你们的食物，我鹞鹰又毁了你们的窝，我们不是你们的保护者，而是破坏者。这有什么奇怪：你们想养活自己，我们也想养活自己。要是你们更强，你们会吃掉我们，我们更强，我们就吃掉你们。要知道这也是真理。你向我陈述你的真理，我向你陈述我的真理。不过，我的真理你能亲眼看见实现，而你的真理却在九霄云外。明白吗？"

“要灭亡啦，要灭亡啦！”老乌鸦继续说，几乎没有意识到鹞鹰这番谈话的真实意义，不过他本能地感到，这些话里包含着一种闻所未闻的残酷无情的东西。

鹞鹰回头把这叩首陈情者从头到尾瞧了一眼，因为他肚里还饱，所以想给老头儿开个玩笑。

“我把你吃掉，你干不干！”他说，但当看见乌鸦本能地往后一跳，就继续说道，“去你的吧！你又瘦又老，能算什么好食品！嗳，你打开坎肩瞧瞧看！”

老乌鸦张开翅膀，自己也大为惊讶：一身皮包骨头，没有绒毛，也没有羽毛，——饿狼看见这样的鸟儿，也不会眼馋的。

“你瞧，你是个什么样儿。这都是因为你想真理。如果你守乌鸦的本分，过着无所用心，没有思想的生活，你会是这个样儿吗？老实说，是收场的时候啦。你还埋怨说，向你们乌鸦征收了许多苛捐杂税，——这是实在的。不过你得想想，向谁去征收？麻雀、山雀、黄雀、金翅雀，——他们交得了多少？松鸡、大雷鸟、小鸨、啄木鸟、布谷鸟，——这些鸟儿都各过各的生活，大白天你怎么也找不着他们。只有乌鸦集群而居，象真正的庄稼汉一样，过着社会生活，同时他们自己又不断地宣扬自己，——他们上了纳税者花名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如果你上了纳税者花名册，你就担当下去吧！如果最近时期税收真的比以前更重，那是因为必需如此。需要得多，税收也就多。不管你去问谁，事情都是这样，老头子。你说的是真理，我说的也是真理，谁的真理更牢靠，——你们乌鸦的生活就是这个问题的回答。嗳，现在飞回家去吧，我要睡觉啦！”

但老乌鸦并未回家，而是往鹰隼那儿飞去。

“不管怎么样，我都要把事情干到底！”他想，吃力地扇动着

衰老的翅膀。“如果鹰隼不接受我的真理，那我就飞到省里见老雕去。我决不放弃真理！”

老雕住在一个峡谷的山坳里，到他那里很不容易。他住所的大门上有值班青鹰负责接待求见者。这一次担任值班的，是全乌鸦种族都知道的青鹰伊凡·伊凡雷奇。他是鹰隼的宠臣（甚至还传说是他的私生儿子），凡有重要和秘密事情，鹰隼总是交给他去办。这家伙精明强悍，小个儿，外表看来倒也厚道，有一种和蔼甚至文雅的风度。有时他也说说笑话，飞到云霄之外的什么地方吃喝玩乐，同朱顶雀姑娘戏耍一番，甚至也借点东西给好朋友；但是所有这一切温情善意，只是在他不办差事的时候才有。一旦他执行任务（尤其是秘密使命），转眼之间就变了个样子。他变得冷酷、严峻，执行命令简直是残酷无情。命令他追上去，他就追上去；命令他掐死，他就掐死。如果一个鸟儿大他一倍，强过他一倍，他就一个筋斗突然飞到面前，先把鸟儿吓得大喊大叫，急得窜来窜去。总之，凡是吃过他苦头的鸟儿，只要听见他的名字，就吓得浑身打颤。

“没睡醒吗，老头儿？”伊凡·伊凡雷奇以讥讽的口吻欢迎叩见者。

老乌鸦懂得，这里已经完全知道了。鸟雀们也有自己的侦探，通过他们不仅能知道居民的活动，而且也知道他们的秘密思想。

“老年人能睡什么好觉！”他支支吾吾地答道。

“你飞来陈述真理吗？”青鹰接着说。“当然，这是你的事情。要通报吗？”

“是的，那就劳你驾啦。”

伊凡·伊凡雷奇立刻飞到山坳里去，约莫在那儿呆了一个

钟头。老乌鸦怀着绷得紧紧的心，等候他的到来。最后他终于出现了。

“大人叫我转告你，”他说，“他没工夫同你闲扯淡。你的真理自古以来谁都知道，如果它本身没有什么表现，显然它有缺点。你的性子不大安分，你在民众中间讲了许多废话。单凭这点，早就吃掉你了。不过，告诉你吧，你已经年老，又是瘦弱不堪。看来你现在要飞去见我们的边疆长官大人吧？”

“不，哪儿的话……”老乌鸦想隐瞒。

“别耍赖！我可看透你啦！这有什么关系，飞去吧！不过千万别叫人家把你的眼睛当作你的真理给啄去。小心点，别吃亏啊！也许你还不认识路吧，你瞧，那儿有朵云，穿过这朵云，上边就是。”

虽然青鹰有话在先，老乌鸦还是决意把叩首陈情干到底。他在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上攀登飞翔，夜里宿在野兽抛弃了的洞子里，肚子饿了就找点掉在山坡上的野果充饥。最后，他飞进了云层，迷人的景色出现在他眼前。

几座毗连的雪峰，在旭日的光辉里闪射着火焰。远远看去象童话故事中的城堡，城堡底座周围凝聚着一片白云，而上面，代替屋顶的，是一片无边无际的蓝天。

大雕栖息在山岩上，周围有一大群各式各样的鸟儿。他右边坐着白色的鹰隼，这是他的助手和顾问；各种担任特殊任务的官员，如鹦哥、满腹经纶的灰雀和黄雀，都在他的脚下翻筋斗；后面，画眉象个合唱队，用齐一的声音报告早晨的新闻；猫头鹰、雕鸮、大蝙蝠在旁边单独一个山峰上打盹儿，仿佛在开省议会之类的会议；许许多多乌鸦在远处时隐时现，他们耳朵上夹着羽毛笔，急急忙忙写着命令、指示和报告，高声喊道：热腾腾的刚刚出

锅，五个戈比买两个！

大雕是个龙钟老头儿，由于年迈，只能勉强张嘴吱吱叫那么几声。当老乌鸦飞到他脚旁的时候，他刚吃过午饭，正闭上眼，晃着脑袋，似睡非睡地打着盹儿，虽然周围的谈话声和嘈杂声震耳欲聋。然而，叩首者的出现，却在鸟雀中间引起一阵惊惶，以至大雕也一惊而醒。

“有何请求，老头儿？”他亲切地问老乌鸦。

“我打九重天外飞来向大人陈述真理！”老乌鸦兴高采烈地开始说，但立刻被鹰隼制止住了。

“别咬文嚼字！”鹰隼冷冷地打断他的话头。“报告事实吧，不要渲染，要简单明了，逐条讲来。你想要干什么？”

于是老乌鸦逐条讲起他来叩见的理由：人消灭乌鸦种族，青鹰、鹞鹰、鹰隼打家劫舍，苛捐杂税弄得大家破产……每当他讲完一条，老雕就张张嘴，说道：

“你的话不错，老头儿！”

老乌鸦听见这赞同的话，他的心在胸脯里欢跳不已。到底有了这一天啊！他心想，我会看见我自幼就苦苦思念的这个真理！我要为我的种族服务，我要为它效命！他的话越往下说，调门也越来越激烈。最后他说完了他心里的一切，这才住口。

“你都讲了吗？”大雕问他。

“都讲了。”老乌鸦答道。

“鹞鹰，鹰隼，都叩见过了吗？”

“都叩见过了。”

他简单地叙述了他同鹞鹰的谈话，也讲了没有会见鹰隼的经过。

“现在我对你的真理说几句话。”大雕说。“我在这个悬岩上

呆了两百多年，我可以侧身看太阳……但真理，直到现在我也不能正面看一次。”

“为什么？”老乌鸦呱呱叫了一声，感到迷惑不解。

“因为把真理装进肚内，这对鸟儿来说是无力胜任的。如果谁自以为装进了真理，谁就应当实现它；而我们，显然是无法实现的，因此我们看见它就皱眉头，心里想，但愿它能从旁边溜过去！”

大雕思索了一会儿，又接着说：

“鹞鹰对你说的话确实无情，但没有错。真理虽好，却不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听见它都很舒服。有的会受它迷惑，有的又觉得它是刺耳之物。还有的乐意为真理服务，可是双手空空怎能走到它跟前！真理不是乌鸦，——逮不住它的尾巴。你看看周围吧，到处是倾轧，到处是争吵；谁也不能认真作出断定，该往哪儿去，为什么去……因此，每一位只好大谈其自己的个人的真理。但是，等到每一个生物都明白了他的生活所应有的界限——那时候纠纷便自然消失，而一切微不足道的‘个人的真理’，也随之烟消云散。真正的、唯一的、大家必须遵守的真理出现了；这时全世界大放光明。我们大家会相亲相爱，和睦相处。事情就是这样，老头儿！现在你安安心心飞回去，向乌鸦种族宣布，说我对他们，就象对这座大石山一样，寄予厚望。”

1886 年

圣 诞 故 事

我们村里的神父，为庆祝节日，今天的传道讲得好极了。

他说："千百年前，就在这天真理来到世界上。

"真理是永恒的。他首先同博爱的基督在天父右面坐了一个世纪，同他一起显灵，在大地上点燃自己的明灯。他站在十字架的基座旁，同基督一起被钉在那里。他化身为快活的安琪儿，坐在基督的棺木旁看他复活。当博爱的基督升入天国，就把真理作为自己永远热爱人类的生动的证明留在大地上。

"从此之后，全世界就没有一个地方不渗透和充满着真理。真理抚育我们的良心，温暖我们的心房，鼓舞我们劳动，指示我们生活应当奔向的目标。痛苦的心在他那里找到忠实可信、永远开放的避难所，能在这里避开生活中的意外风波，得到安宁和慰藉。

"有些人想得不对，他们说不知什么时候真理躲起来不见面了，或者更糟糕，不知什么时候他已被歪理战胜。不，甚至在悲痛时刻，当目光短浅的人以为谎言之父得胜，实际上也是真理赢得胜利，在世界上展翅飞翔，以他永不熄灭的光照耀世界。臆想的谎言的胜利烟消云散了，象一场痛苦的梦，而真理却继续行进。

"真理同被压迫受欺凌的人一起走入地下，钻进山谷。他和信徒们在篝火之上升起，并肩站在受难者面前。他吹燃他们心

灵中的圣火，驱走他们沮丧与背叛的念头；他教他们潜心承受苦难。谎言之父的祭司们把表现为判刑和处死这样具有特征的事物看作胜利，这是他们枉费心机，妄加臆想。最凶残的处刑也无力摧毁真理，恰恰相反，而是赋予真理更大的吸引力。在这些处刑面前，纯朴的心燃起了火焰，真理就在这里取得撒播种子的新沃土。篝火燃烧，吞噬信徒们的躯体，但这篝火的火焰却点燃了数不清的明灯，正象黎明晨祷时候，一支燃着的烛火，好似千万支蜡烛，突然照亮整个神殿。

“我同你们谈的真理究竟是什么呢？福音书上的训诫回答了我们这个问题。首先爱上帝，然后爱他人，象爱你自己一样。这条训诫虽然简短，却包含了人生的全部智慧，全部意义。

“爱上帝吧，因为他赐予生命，他仁慈博爱；他是善、是道德上的真与美的源泉。真理就在他那里。在这为上帝作不流血牺牲的神殿里，信奉真理从不间断。它四面的墙壁都渗透着真理，所以，你们——甚至你们当中最坏的，——走进这座神殿，会感觉自己心境平和，神志清醒。这里，面对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你们消解了你们的悲愁。你们在这里为你们不安的灵魂找到了安宁。他为真理被钉上十字架，发自他身上的真理的光，射向全世界，——你们面临考验的时候不就松了一口气吗？

“爱他人，象爱你自己一样，——这是基督训诫的另一段。我不讲不爱他人就不会有共同生活，我要坦率地、毫无保留地说，除去种种外来理由，这种爱的本身就是我们生活的美和乐。我们爱他人不是为了得到爱的回报，而是为了爱的本身。要矢志不渝地爱，忘我地爱，甚至甘心为爱捐躯，象善心的牧人为自己的羊捐躯一样。

“我们应当尽力帮助他人，不要计较是否报答；我们应当保

护他人，不让他们遭灾受难，即使灾难也威胁着我们，要吞噬我们自身；我们应当在世间的强者面前为他们仗义执言，为他们而战。爱他人，这感情是最崇高的财宝，只能为人类所特有，使人类有别于禽兽。没有它那生气勃勃的精神，人类的一切事业都会失去生机，陷于死亡。没有这种感情，生存的目的也黯然失色，不可理解。只有燃烧着爱和忘我精神之火的人，才能过完美的生活；只有他们才懂得真正的生活欢乐。

"总之，我们要爱上帝，要彼此相爱，——这就是人类真理的意义，我们找寻它吧，沿着它的道路行进吧。我们不怕谎言的诡诈，但我们要行善，用我们获得的真理对抗谎言。谎言必遭失败，真理会留存下来，温暖人们的心。

"现在你们都回家去，尽情享受博爱之主的诞辰的欢乐。但你们欢乐的时候，别忘记真理是同他一起来到世上的，他每日每时每刻都在你们中间，他是照耀和温暖人类生存的圣火。"

当神父讲道完了，唱诗班唱出"请称颂耶和华之名"时，整个教堂响起一声长叹。这一大群祈祷的人仿佛用这声叹息首肯说：是啊，都来称颂吧！

但是，在来教堂的人中间，对巴威尔神父的话听得最仔细不过的，是小地主的十岁儿子谢辽沙·鲁斯兰采夫。有时他甚至显得很激动，眼眶噙满泪水，两颊烧得发红，象要问什么似的，探出整个身子。

玛利亚·谢尔盖也夫娜·鲁斯兰采娃是个年轻的寡妇，在村里有座小庄园。农奴制度的时候，村里约有七座地主庄园，彼此相距不远。这里的地主都是小地主，而费多尔·巴夫内奇·鲁斯兰采夫又是最寒伧的一个。他共有三户农奴，十来名家奴。但由于他几乎经常被选来担任各项职务，这就帮他攒了一笔不大

的资金。到了取消农奴制度的时候，作为小地主，他得到了一份优厚的赎金，由于他在当作份地留下的一小片土地上继续经营农事，所以能一天又一天地生存下去。

玛利亚·谢尔盖也夫娜是在农奴制取消以后很久才嫁给他的，可是出嫁一年后，她就守寡了。费多尔·巴夫内奇骑马查看自己的林地，不知为什么马受了惊，把他从马鞍上摔下来，一头撞在树上。两月之后，年轻的寡妇生下个儿子。

玛利亚·谢尔盖也夫娜生活过得比较简朴。她不种大田，把土地租给农民，自己留下一座庄园。庄园里有一小片土地，种着青菜和果树。她的牲口只有一匹马和三头牛，仆人只是一家从前的家奴，这一家是由老保姆及其女儿和已婚的儿子组成的。老保姆照料全部家务，看管小谢辽沙，女儿烧饭，儿子小两口喂牲口，养家禽，种菜地，管果园等等。生活过得安安宁宁，不觉得有什么欠缺。柴禾和粮食自己有，不用花钱买，花钱买东西几乎完全没有必要。家里人都说：我们象在天堂里过日子！玛利亚·谢尔盖也夫娜自己也忘记了世界上还有另一种生活（这生活她只是从她受教育的学院的窗户里看过一眼）。不过谢辽沙有时却叫她放不下心。起初他长得很不错，但快到七岁时，就显出了病态的征兆。

这小男孩生得聪明伶俐，文质彬彬，但体弱多病。七岁时候玛利亚·谢尔盖也夫娜叫他坐下来读书识字。最初由她自己教，后来，小孩快到十岁时，巴威尔神父也来教他念书了。原来准备把谢辽沙送进中学念书，所以要让他知道一点古代语文的基础知识。时候快到了，玛利亚·谢尔盖也夫娜想到快要和儿子分别，就感到心烦意乱。只有付出离别的代价，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省城离这里很远，要搬到那里居住，靠每年六七百卢布的收

入显然不可能。关于谢辽沙的事，她已经写信给住在省城、有个小职位的亲兄弟讲过，最近几天收到来信，兄弟答应把谢辽沙接到自己家里。

从教堂回来，喝茶的时候，谢辽沙仍然激动不安。

“妈妈，我要按照真理生活！”他重复着说。

“是啊，宝贝儿，生活中主要的东西就是真理，”母亲安慰他，“不过你来日方长啊。孩子们都是按照真理生活的，他们不可能过别的生活。”

“不，我不希望这样过活。神父说过，凡是按照真理生活的人，都应当保护他人，不让他们受人欺凌。现在需要这样生活，难道我是这样生活的吗？你瞧，就在前几天，人家把伊凡·穷光蛋的牛给卖了，——难道我替他鸣不平吗？我光看着哭。”

“这眼泪里就有你孩子的真理。任何别的事情你都办不了。人家卖了伊凡·穷光蛋的牛，那是依法办事，要还债啊。有这种法律，人人都得还自己的债。”

“妈妈，伊凡不能还债。他想还，也还不起。大妈说，全村再没有比他更穷的庄稼汉了。这算什么真理？”

“我再给你说一遍，有这种法律，人人都应遵守法律。如果人们在社会上生活，那就无权不顾自己应尽的义务。你最好想想学业，——这就是你的真理。你进中学念书，发奋用功，规规矩矩，这就是说，你是按照真理生活的。我不喜欢你这样激动。不管看见什么，听见什么，都要记在心上。神父说话从来就是这样，在教堂里不能不这样说，可你却用到自己身上来了。为他人祷告吧，别的事上帝不会要求你做的。”

但谢辽沙没有安静下来。他跑进厨房，仆人们这时都聚在那里喝茶，祝贺节日。厨娘斯杰潘尼达拿着火叉，在炉旁张罗，

不时取出瓦罐，里面盛着正在沸滚的油腻腻的莱汤。空气中充满了煮烂的肉味和节日馅饼味。

“大妈，我要按照真理生活！”谢辽沙说。

“你打算啥时候开始呀！”老太婆开玩笑说。

“不，大妈，我已经给自己许下诺言，必须做到！我要为真理而死，决不向歪理屈膝！”

“啊哟，我可怜的孩子！瞧你脑袋瓜里想到什么啦！”

“难道你没听见神父在教堂里讲的话吗？必须为真理捐躯，——这就是他说的！人人都要为真理而战！”

“教堂里讲什么，大家都知道啊！办教堂就是叫大家去听讲好事的。不过你，小家伙，听一听当然好，可也得动动脑筋啊！”

“揣着真理过生活可得小心点儿，”帮工格利戈里满有理由地说。

“比方说吧，为什么我和妈妈在餐厅喝茶，你们却在厨房里？难道这是真理吗？”谢辽沙说得慷慨激昂。

“是不是真理别去管，反正自古以来就是这个样儿。我们都是普通人，在厨房里就很好。要是大家都进餐厅，再多准备一些房间也不够用。”

“谢尔盖·费多雷奇①，你听我说！”格利戈里又参加进来，“等你长大了，餐厅也好，厨房也好，你想在哪里待，就在哪里待吧。现在你年纪还小，就和妈妈待在一起吧，——凭你这个年纪，最好别去找这个真理！神父不多会儿要来吃午饭，也会对你这样讲的。我们干的活儿可不少：又要喂牲口，又要刨地，老爷们却用不着干这些。就这么回事！”

---

① 即谢辽沙。这里用教名和父称是尊敬的表示。

“这就是歪理啊！”

“不过我们的看法是这样，如果老爷们善良，能怜悯人，——这就是他们的真理。如果我们干活的人勤勤恳恳伺候老爷，不骗人，努力做事，——这就是我们的真理。如果人人都照自己的真理行事，那就谢天谢地了。”

一阵短暂的沉默来临了。显然，谢辽沙还想讲几句反驳的话，但格利戈里的道理讲得很不错，他也有些动摇了。

“在我们那个地方，”老保姆首先打破沉默，“我和你妈妈就是从那儿来的，有一位地主拉索什尼可夫。起初他也和别人一样生活，可突然他要按照真理生活了。后来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卖了领地，把钱分给穷人，自己出去流浪……从此就再也没见到他了。”

“哦，大妈！这是多好的人啊！”

“不过，他有个儿子在彼得堡的团队里服务。”老保姆补充说。

“父亲把领地给了人，儿子可就什么也没有啦！……不妨去问问儿子，父亲的真理好不好？”格利戈里发出这样的议论。

“难道儿子不懂得父亲是按照真理办事吗？”谢辽沙说。

“问题就在他不太懂得这个，却也要瞎折腾。儿子会说，他为什么送我到团队去，既然我现在没有财产维持自己生活？”

“送到团队去……没有财产维持自己生活……”谢辽沙本能地重复着格利戈里的话，他在这些对比中感到迷惑。

“我记得有这么一回事。”格利戈里继续说，“我们村里有个汉子，叫做马尔登，学着这位拉索什尼可夫的样儿做起来。他也把手头的钱全分给穷人，只给家里人留一座小木房子，自己背起背包，有天夜里悄悄走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不过，他好象忘了

办护照①，——过了一月，就把他押回家来啦。"

"为什么？难道他做了什么坏事吗？"谢辽沙反问。

"是不是坏事别管它，我不是讲这个，我是说按照真理生活可得小心点儿。没有护照不准走，——这就完啦。大家都往外边跑，找活儿做，——流浪汉又这么多，不会……"

喝茶结束了。大家从桌旁站起来，做了一阵祷告。

"嗯，现在我们要开午饭啦。"保姆说："好孩子，到妈妈那儿去吧，同她坐一会儿。神父和神父太太很快就来啦。"

果然，两点左右巴威尔神父带着妻子来了。

"神父，我要按照真理生活！我要为真理而战！"谢辽沙欢迎客人时说。

"好一员勇将！小不点儿的，就想去作战啦！"神父开玩笑说。

"我都听腻了。一大早起来就老说这句话。"玛利亚·谢尔盖也夫娜说。

"没关系，夫人。说说就会忘记的。"

"不，我不会忘记！"谢辽沙很固执，"刚才您亲口说的，必须按照真理生活……在教堂里说的呀！"

"教堂是用来宣讲真理的。如果我这个牧师没有尽到职责，教堂本身也会使人想起真理。除我以外，那里讲的每句话都是真理。只有那些铁石心肠的人才会把它当作耳边风……"

"是教堂里吗？那么怎么生活呢？"

"应当按照真理生活。等你长到合适的年纪，你会完全明白什么是真理，现在你只消有你那个年纪该有的真理就够了。爱

① 当时村社农民在缴清赎金之前，不能自由离开，想要外出挣钱谋生，必须得到政府当局准许，并给以护照，有效期最多一年，期满必须回村。

妈妈，敬兄长，发奋读书，谦虚谨慎，——这就是你的真理。”

“可是受难者……您刚才亲口说……”

“是有受难者的。为了真理应当忍辱负重。不过你还不到想这个问题的时候。道理很清楚：彼一时也，此一时也，真理多起来，受难者就没有了。”

“受难者……篝火……”迷惑不解的谢辽沙嘟哝着。

“够啦！”玛利亚·谢尔盖也夫娜再也忍耐不住，对他嚷了一声。

谢辽沙不再作声，但整顿午餐他都思虑重重。餐桌上讲的乡间见闻都是老生常谈。故事一个接一个，可是从中总看不出真理赢得了胜利。说实在的，那里既无真理，也没有歪理，而是穿着自古以来大家习以为常的外衣和衬衫的日常生活。这些谈话谢辽沙听过无数次，从来不曾使他特别感到激动。但这天，他身上仿佛有什么新的东西在唆使他和招惹他。

“吃呀！”母亲见他几乎什么也没有吃，就来逼他了。

“In corpore sano mens sana。”① 神父也补充说。“听妈妈话，这是证明你爱真理的最好办法。应该爱真理，但也不能无缘无故把自己看成受难者，——这就成为追求虚荣，徒劳无益了。”

对真理的这种新说法，使谢辽沙大为惶恐；但他仍然低头端着盘子，拼命吃东西。可是突然间他嚎啕大哭起来。大家围绕着他，乱做一团。

“是不是头疼？”玛利亚·谢尔盖也夫娜探问道。

“头疼。”他用微弱的声音回答。

“喏，去床上躺躺。大妈，带他去睡！”

---

① 拉丁语：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健康的灵魂。

他被带走了。午餐中断了一会儿，因为玛利亚·谢尔盖也夫娜再也坐不住，跟着保姆走了。后来，两人回来说，谢辽沙睡着了。

“不要紧，睡会儿就会好的！”巴威尔神父安慰玛利亚·谢尔盖也夫娜。

然而，到了傍晚，头疼不仅没有消退，而且发了高烧。半夜里谢辽沙惊惶不安地起了床，双手老是在身边摸来摸去，仿佛找寻什么似的。

“马尔登……押解，为真理……是怎么回事？”他嘟哝着，说得语无伦次。

“他说的哪个马尔登？”玛利亚·谢尔盖也夫娜觉得莫名其妙，问保姆。

“也许你还记得，我们村里有个汉子，照基督的旨意离了家……不多久格利戈里在谢辽沙面前讲了他的事情。”

“你们尽讲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玛利亚·谢尔盖也夫娜很生气。“压根儿就不能让孩子去你们那儿。”

第二天，做过早弥撒，神父自告奋勇上城里请医生。到城里有四十里路，不到深夜医生是来不了的。说实在的，这医生是个老头儿，医术也不高明。不管外科内科，他开的方子都是樟脑膏①，除此之外，他不用任何别的药物。城里人说他不信医道，只信樟脑膏。

大约夜里十一点钟，医生来了。他检查了病人，按了按脉，说是有点儿“发烧”。然后吩咐给病人擦樟脑膏，又逼着他吞了两粒丸药。

“有点发烧，不过你们瞧吧，擦了樟脑膏立刻会退得干干净净！”他满有把握地说。

---

① 俄国民间常用来治风湿痛，这里类似我们说的万金油。

请医生吃过夜宵，又安顿他睡觉，可是谢辽沙却整夜辗转不安，烧得象一团火。

医生被叫醒了好几次，但他的办法还是樟脑膏，而且仍然要大家相信，到了早上烧就会退干净的。

谢辽沙说胡话了。他不断重复说："基督……真理……拉索什尼可夫……马尔登……"继续在身边摸来摸去，喊着："在哪儿？在哪儿？"然而，到了早上，他却安静下来，睡过去了。

医生借口说城里还有别的病人等他看病，说了一声你们瞧吧！他就走了。

在恐惧与希望之间过了整整一天。当外面天已放亮，病人觉得好了一些，但身体十分衰弱，说话也几乎没有力气了。等到黄昏来临，又开始"发烧"，脉搏也跳得更快。玛利亚·谢尔盖也夫娜吓得说不出话来，默默站在病人的床边，竭力想要弄明白什么事情，可又弄不明白。

樟脑膏已放弃不用了。老保姆给谢辽沙的头敷上醋浸湿布，擦了芥末膏，给他喝了椴花汤，一句话，不管有效无效，只要听人说起和手边有的一切药物都用上了。

快到深夜时候，昏迷开始了。晚上八时，一轮圆圆的月亮升了起来，由于窗帘一时疏忽没有放下，墙上映出一大片月光。谢辽沙微微抬起身子，双手向月光伸去。

"妈妈！"他嘟哝说："你看，全身穿着白……这是基督……这是真理……跟着他……到他那儿……"

他忽然倒在枕上，孩子似的哭了一声，就死去了。

真理在他眼前闪现了一下，使他浑身感到欢乐。但这少年的脆弱的心经不起冲击，破碎了。

1886年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２４　谢德林童话集　［俄］谢德林　张孟恢
作者＝ＢＥＸＰ
ＳＳ号＝
加密地址＝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５．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５５／ｄｉｓｋｊｙ／ｊｙ３８／１４／！００００１．ｐｄｇ
页数＝３１６
下载位置＝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５．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５５／ｄｉｓｋｊｙ／ｊｙ３８／１４／！００００１．ｐｄｇ

书名
版权
目录
目次